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一册

诗文（上）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二册

诗文（下）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一册　诗　文（上）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二册　诗　文（下）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三册 书 信

王 栻 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四册 按语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五册 著译 日记 附录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全五册）

王　栻　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 52印张 · 14插页 · 1201千字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1986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 册

统一书号：11018 · 1168　　定价：10.70 元



一九〇五年严复第二次赴英后所摄，时年五十三岁。此影下端系严复英文签名。



一八七八年摄于巴黎，时年二十六岁。
严复有诗"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即此照。



直報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第四十號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禮拜三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直报》所载《辟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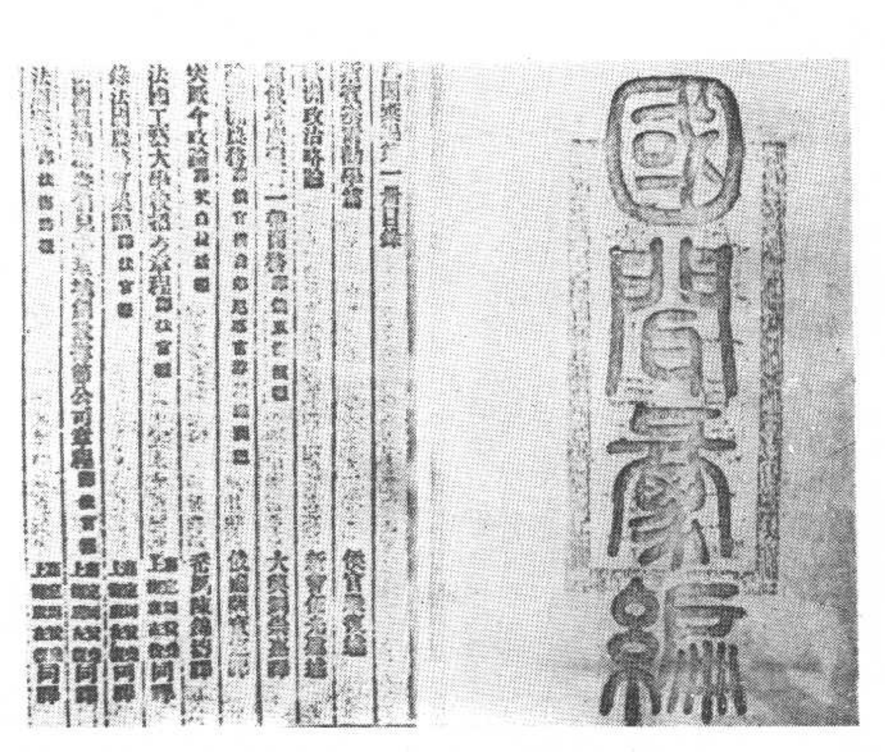
國聞報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月廿六號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闻报》创刊号所载《〈国闻报〉缘起》。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所载《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


國聞彙編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汇编》创刊号。

此系应京中诗人成多禄之邀而作，书于一九一六年。见本册《瘉壄堂诗集》。

此系严复晚年手迹。

前　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特别在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史中，严复占有显著的地位。严复生平活动的最主要时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国侵略者正在这个时期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仅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且还企图将中国彻底瓜分了。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并有初步发展。虽然它具有特殊的软弱性，但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严复正是代表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用以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1854—1895年），是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以前（1895—1898年）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维新变法理论家，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是他最进步的时期。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1898—1911年），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继续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在辛亥革命以后以至于死（1911—1921年），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却已成为一个顽固的老人。

严复的父亲是中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比较困苦。他不能象当时普通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

派所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他在学堂中呆了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以后又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里留学三年。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呆了二十年，所以，严复在甲午战争前，几乎一直过着海军学校的生活。他的同学回国后都在海军界任舰长等职（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与严复同批出国的同学），而他只是空守着天津这个学校。"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①。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同时，严复对李鸿章也是很不满意的。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所谓洋务事业能救中国。他始终认为，必须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他刺激很大。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这四篇论文系统地发挥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批判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他在当时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居然敢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认为国君都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当日很有权势并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就要弹劾他。

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原著者是英国

① 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学说最勇猛的捍卫者。严复借赫胥黎的著作，特别是进化论中人工淘汰的观点，发挥他自己要求变法自强，反对守旧复古的主张。在译文之后，还往往以按语方式，用自己文字加以补充说明。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898年，但在1895年便已译成初稿。这本书不仅在当时并且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那个暴风雨的时期，影响都是极大的。根据我们所知，清末就流传着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出版界所罕见的。当时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大家都抢着看。鲁迅先生说，他当日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虽然本家长辈严加训饬，但他仍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这本书使严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人物。使象康有为那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

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于严复之手，当日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社论，很有些尖锐泼辣的味道。譬如他在《道学外传》一文中，就对当日的所谓儒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严复说：你无论跑到那里，都会碰到这么一些自号为孔孟程朱之徒的读书人，"面戴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额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如果到他家里去，充其量只有《古文观止》及《纲鉴易知录》等几本书。如果问他有没有看报纸，他就说："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如果你问他，不怕亡国吗？他就说："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严复因而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

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实唯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才，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而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就往往出于其中。这些人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于日本？“岂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①严复不仅反对这种八股迂儒，而且认为那些自号博雅的人物所皓首致力的词章、书法、考据、程朱陆王之学，统统是“无用”“无实”的学问。这些学问，只能点缀太平，决不能挽救危亡，其甚焉者，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居今之日，只有提倡西学的一条路，就是说，“大讲西学”。他认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至于“西学”到底是什么？严复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③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

戊戌政变证明改良派的政治活动全部破产。改良派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严复却仍安稳地做他天津的水师学堂校长。为什么严复会平安无事呢？我们认为，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参加维新变法，“大讲西学”，但他只做宣传工作，而不愿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一起参加政治活动，更没有卷入当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才脱离一住二十年的天津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② 《救亡决论》。

③ 《救亡决论》。

水师学堂，而过着南北奔走随处嗷食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开会讲学，以后又到天津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都未抛心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要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三年中，他发表自己写作的文章还是次要的事。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与译《天演论》一样，他往往在译文后面加上自己的按语，用以发挥自己的见解。在戊戌政变后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他认为他的译书事业是救国大业，同时也觉得这些书译成之后"仆亦不朽矣。"①在这段时期内，陆续翻译出版的有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只译完前半部），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合前译《天演论》一共为八部，以后商务印书馆汇编而名之曰《严译名著丛刊》。八部译书的字数，约近二百万字。他翻译的态度，一向是比较审慎的。这些书译完后，他的精力也已衰颓，进入晚年了。

他对于翻译工作是很自许的，他说他翻译时，每一个字都是费尽斟酌，"字字由戥子称出"。这也就是他翻译《天演论》时自己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他自信，"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这就是说，他自信如果把中西学术和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中西文字水平总起来说的话，自己是当时全国第一人。

在苦闷的时候，他也曾有所感慨："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1] 是的，我们也正要问一问，到底他辛苦写成的译著对国家，对人民有多少用处？有几部书如《原富》、《法意》，原著本是英法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是进步的，内中按语，也大多是进步的。就是《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其目的也仍在提倡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以与中国儒家的唯心论思想作斗争。但是，如翻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诠》时，其主要目的，就并不在乎与顽固派作斗争，而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他认为那些革命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因此要他们"何如稍审慎，而先澄于学之为愈乎！"其实，即在《原富》与《法意》等书的按语中，也可以找到有些条，其思想是很不健康的。但总的说来，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后辛亥革命以前这十三年的翻译工作，对当时社会，还是功大于过，其主要的影响与作用，还在与传统的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还是他在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斗争工作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在报刊的论文及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了顽固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筹安会"。我们也承认，他自己所说的筹安会之事"颇缘被动"，不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

---

① 《蹇斋賸墨》所录严复赠英华诗。

发挥淘炼而已。"[1]

中国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连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那种比较彻底一点的革命性都没有，而具有特别软弱的妥协性。这个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所联合组成的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也曾经战斗过一个时期，"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这个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他们"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2] 中国近代史中的严复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二)

现在再谈一谈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所根据的哲学思想。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说明一点。严复青壮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所阅读的书籍，所研究的学问，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学问为主，而同时期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不同，他们从小所受的是封建教育，所读的是孔子的书，他们虽然也仰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但他们不能阅读西文，不能深刻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他们只能读西方传教士所写的那些既肤浅又歪曲的作品，江南制造局等处所翻译的浅近的科技书，以及甲午战争前那些也到过外国，但只能一般了解外国情况的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一批改良派前辈人物的著作，再加上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地所亲眼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构成了他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了解的全部。所以他们维新运动的理论根据主要仍是根据孔子的思想，他们只是说，孔子是主张革新，主张变法的圣人，而不是主张守旧，主张复古的圣人。只因两千年来所

---

①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十三期。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六九〇页。

有的读书人都将孔子的书读错了，后代的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原意，所以这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才成为亡国灭种的根源。严复则不然，他知道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新学"或"西学"，是不能与代表传统封建主义的"旧学"或"中学"相提并论的，并加以牵强附会的。严复维新理论的根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与自然科学。他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此来反对封建思想的。

严复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严复的著作中，充满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有时激昂慷慨，有时几乎痛哭流涕。不过早期文字在措辞上更激烈些。且举一例：在甲午战争后期，清政府决定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严复曾发表《原强续篇》，强烈主张与日本作战到底，反对签约卖国。他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于〈和〉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他认为我们如果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整顿军队，就可以取得最后胜利。而日本方面，则已经山穷水尽，民怨沸腾，再打下去，就只能失败，我们万不可又以几万万两银子，作为赔款，送给他们，使之死灰复燃，转危为胜。又譬如，他对帝俄之侵略中国，也是极端痛恨的。他说："中国之大患终在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帝俄的专制政治充满着残酷与腐败，将来总有一天会失败。以后日俄战争发生，帝俄所以失败的种种原因，也正如严复文中所详细分析的。总之，严复的爱国思想是非常强烈的。其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正是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

第二，竭力主张民主。严复著作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民主思想。1895年他所发表的《辟韩》，是最早期也是最猛烈反对专制提倡民

主的文章。他承认"民"（虽然实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的概念）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君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几千年来专制君主及其公侯将相，本应该替老百姓服务，其实却都只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仍沿着戊戌变法时期的路子，提倡民权。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在晚年翻译《法意》的按语中，他仍说："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至于严复提倡经济的民主，即提倡民间或民族资本主义的文字，无论在著作中或在翻译按语中，都随处可见。不过，我们要注意，严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赞成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主政治，而只想努力提高民智，以为只要民智提高了，就会自然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他甘愿埋头苦干，大量翻译西书，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第三，竭力提倡科学。严复所提倡的"西学"或"新学"，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学说，还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实验及实践，通过后天所得的经验，才可取得真理，才可使学术日益昌明，民智日益提高。他常引用赫胥黎的一句话："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文字者，斯真学耳。"他认为中国人只要认真将科学的方法学到手，以此研究自然现象，就会有许多发明创造，就会民富国强。严复生平虽然没有翻译自然科学的书，但他非常注意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学中的归纳法，他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这一段时间内，还要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年老力衰，只得半途而废，但他终究不甘心，改译了一部简明扼要

的《名学浅说》，用以提倡科学及科学的方法，才算粗了了自己的心愿。

总之，严复的政治思想，扼要地说，就是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及科学思想。他正是以爱国思想作为出发点，竭力提倡民主与科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寻找祖国的光明前途。

那么，严复政治思想所赖以为根据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严复具有唯物论的观点，反对唯心论的观点，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的唯物论与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是不同的。因为古代的唯物论只是以常识为根据的朴素唯物论，而严复的唯物论已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当然不能和现在的辩证唯物论相比，但与朴素唯物论相比，不能不说是进了一步。

严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自然界一切物质及其变化都有因果可寻，都遵循着一定规律，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由于什么上帝意志的操纵。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用不着依靠"灵魂"、"上帝"等等东西来解释。所以，严复的唯物论，是以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就在他晚年的《庄子评点》中，他还是强调说："西人唯心派哲学，与科学家之唯物论大异，别为两派。唯物论谓此心之动，皆物之变，故物尽则心尽，所言凿凿可指，持唯心之说者，不可不深究也。"

第二，严复具有唯物论的经验论的观点，而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为民"作之君，作之师"，他们都是命定要做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严复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生而知之"的先验的知识。即如几何学中的公理，许多哲学家、科学家认为这总是先验的了，但他也不以为然。"科学之几何、代数，素称独为精确，遂谓其理（公理）之根于良知

（先验），不必外求于事物，则又不可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归纳法），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于此可见……智慧之出于一本，无所谓良知（先验）者矣。”他又说：如果一个人对于“形（逻辑）、数（数学）、质（化学）、力（物理）诸学略有问津”，就知道“其论之无以易。”①我们可以说，严复的唯物的经验论观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及自然科学为根据的。

第三，严复有发展论的观点，而反对复古论的观点。他的进化论观点，有自然科学的根据，而中国传统的变化或发展论思想，只能以朴素唯物论为根据。

我们知道，当严复二十多岁留学英国时，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之后。英国及全世界正为这本书所发挥的进化论所震撼着，并且达尔文本人也还健在。严复一生受进化论的影响极大。他在1895年所写的那篇重要论文《原强》中，一开始就表明自已是这个学说的信仰者。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后，“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其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

第四，严复有“制天论”的观点，斯宾塞尔和赫胥黎都是庸俗进化论者，但他们的认识又是有差异的。斯宾塞尔主张“任天为治”，既然非洲、澳洲及亚洲等国家都是“劣种民族”，那么，根据“优胜劣败”的法则，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理所当然。赫胥黎则相信强者侵略弱者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他强调生物现象中的另一方面——“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控制“自然淘汰”，因而他强调“人定胜天”，反对斯宾塞尔的“任天为治”。严复的思想，更象赫胥黎，当日他所以选择赫胥黎的《天演论》，其用心正是要替变法图强、斗争抵抗的思想找到自然科学的根据。所以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

---

① 《穆勒名学》部乙按语。

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所以《天演论》全书结尾时，严复借赫胥黎的原文，警告人们，不可如佛教徒一样，"哀生悼世"、"徒用自弱"，应该"沉毅用壮"，"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要"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严复这里所谓"与吾古人有甚合者"，指的就是古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并且加以科学的根据，对当时中国人敲起警钟。他要大家下大决心，抛弃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思想，效法西方那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文化，积极变法图强，抵抗外国的侵略，挽救中国的灭亡。

总之，严复在当时新的资产阶级的"西学"与旧的封建主义的"中学"的斗争中，进行了积极的战斗，这对以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启蒙作用，这种历史的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　　　　*　　　　*　　　　*

《严复集》的编辑，系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复集》编辑小组的集体工作。这项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组内成员调动频繁，六十年代初参加的有丁金平、胡大泽、陈运谟同志及孙述圻、殷勤等同学。七六年以后参加的有蔡少卿、童光华、史全生、黄征、周衍发、施一揆、孟昭庚、严仲仪及孙应祥等同志，研究生俞政、钱宪民、姚杏民、胡伟希等同志也参加了一些工作。吴白匋教授及宋志伊先生也在部分文字的校勘及辨认原稿的草书方面帮助了我们。

参加者大多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其中有的只担任过某一部分的工作。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近代史组外的孟昭庚及严仲仪同志，他们整理了《天演论》的原稿本、严复关于《古文辞类纂》、《王荆公诗集》的评语以及《庄子评语》。

但在各位同志中，花费工力最多的，还是最后参加此项工作的孙应祥同志。当日我们虽然搜集了四十多册的稿件并有所加工，

但仍是各行其是，体例紊乱，校勘也疏漏很多，直到孙应祥同志参加后，才在各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尽可能按原稿原刊，从头到尾重新做了校勘、分段和标点，并统一其体例。对原来的考订也逐篇加以审查和修改，对有些原来未加考审的又进行了考订，对原来未收集到的资料也进行了增补，补写了题解、注释。整整三年间，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才将这部集子整理出来。

我们水平都不高，一定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及不足之处，极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并帮助我们继续搜集严复撰译及有关严复的文字。

王　栻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编　例

一、本书收录了严复的生平著述。严复的译著，因另已刊行，本集只收其《天演论》一书和《鸦乘羊者》一文。

二、本书所收资料，分为诗文、书信、专著和按语四类，各类著述大体按撰写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原件未注时间者，则按考订的时间顺序编入；无法考订者，则附于该类之末。

三、本书所收资料，均注明来源。已发表的，注明书刊，手稿、抄件则注明保藏处所。

四、本集各件，均标点分段。凡肯定是误字，改正字上加〔 〕；衍文用〔 〕标明；脱字注于〈 〉中；缺字或字迹不清者，用□标出；有些缺字，以"当为某字"注于页末，以供参考。原作的夹注，一律排单行小字。

五、凡古体字、异体字，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改用通行字体。

六、本书附录收入了有关严复的碑传年谱，他人为严译名著写的序跋，师友评论译著的来函等；并有本书编辑后记一篇，详细说明材料搜集、考订与编辑经过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供读者参考。

诗文卷说明

一、本卷包括诗和文两部分，先文后诗。

二、严复的文集，过去以贡少芹、蒋贞全所辑《严几道诗文钞》收录的文字为最多，约八、九万字，但遗漏很多，校勘也不精细。现在搜集到的原稿、抄稿、报刊及他人著作中的严复诗文，较《严几道诗文钞》多出三、四倍，我们全部重加校勘、整理。还有几十篇文章——主要是登载在《国闻报》上具有社论性质但又不署名的那些文章，很多出自严复手笔，现将考定确系严复所作的列入正文，另将一些可能是严复所作，但又不能确考的，作为本卷附录。考订文字也一并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三、严复的诗，大部分已收入严复长子严璩编印的《瘉壄堂诗集》①，现仍按原集排印。我们又见到的集外诗词还有数十首，今补录其中的三首。

四、严复的女儿和严群先生先后寄给我们严氏家藏的《瘉壄堂诗集》两本。严璩对诗中一些人物作了注释。这些注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予以收录。两本诗集注释略有不同，我们以较详尽者为底本，再以另一本加以补充。凡严璩的注释，均加"原注"两字。至于其它书刊中所录的严复诗作，与本诗集所载偶有不同，但意义无甚出入者，不复一一注明。

---

① 瘉壄堂，严复手稿中均作瘉壄堂。



严复五十三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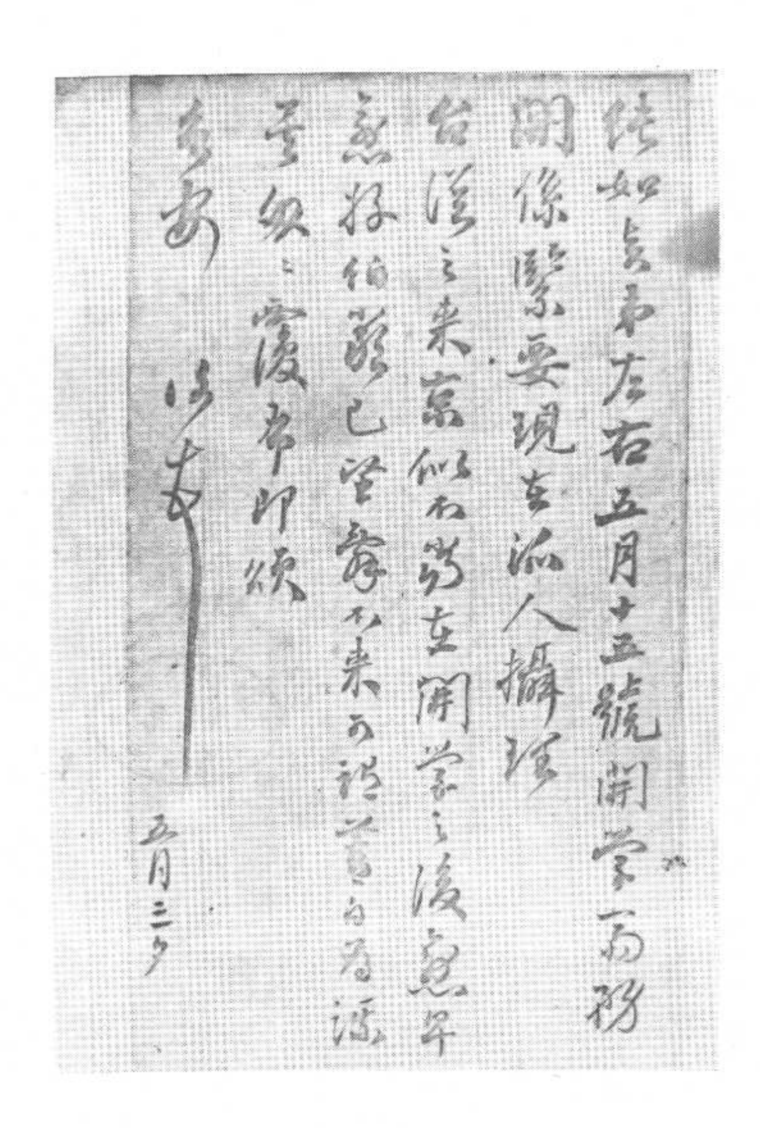
一九〇八年严复与甥女何纫兰合影

严复与陈宝琛书手迹

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手迹

严复与汪康年书手迹

严复与张元济书手迹



严复与熊纯如书手迹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手迹

书信卷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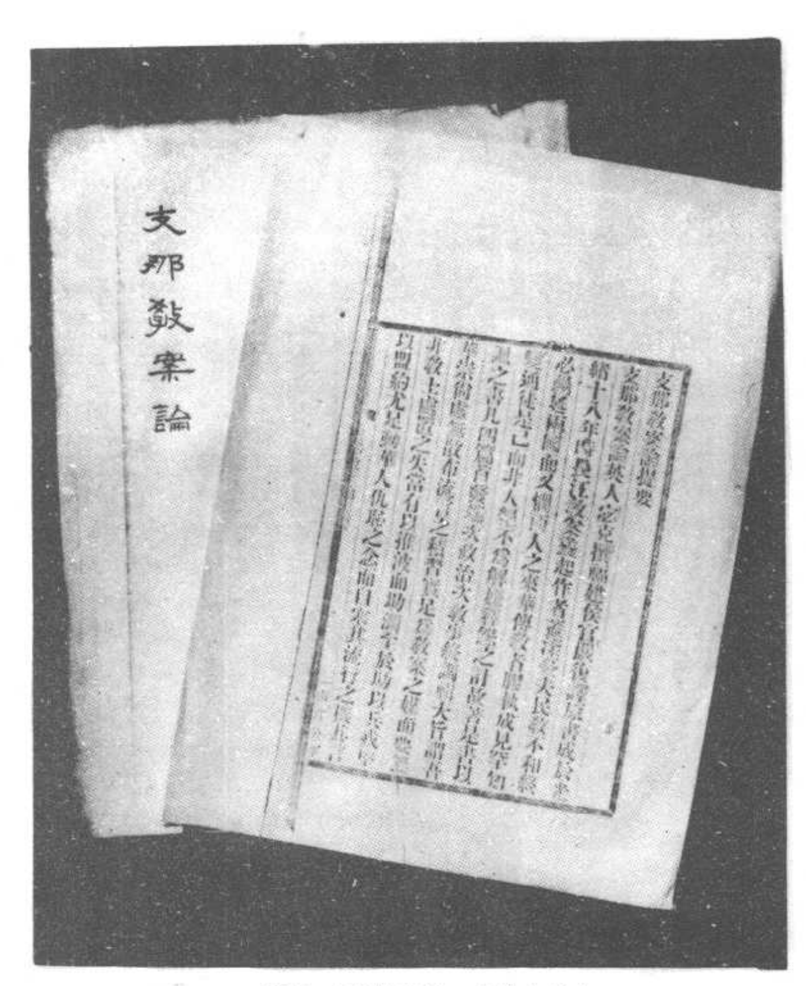
一、本卷包括与师友书信及家书两部分。

二、本集所收严复书信，有的已刊，有的未刊，各篇都分别注明来源。所收各函，尽可能根据原信或最早报刊所载作了校勘，其中严群先生所供稿件，均经严群先生校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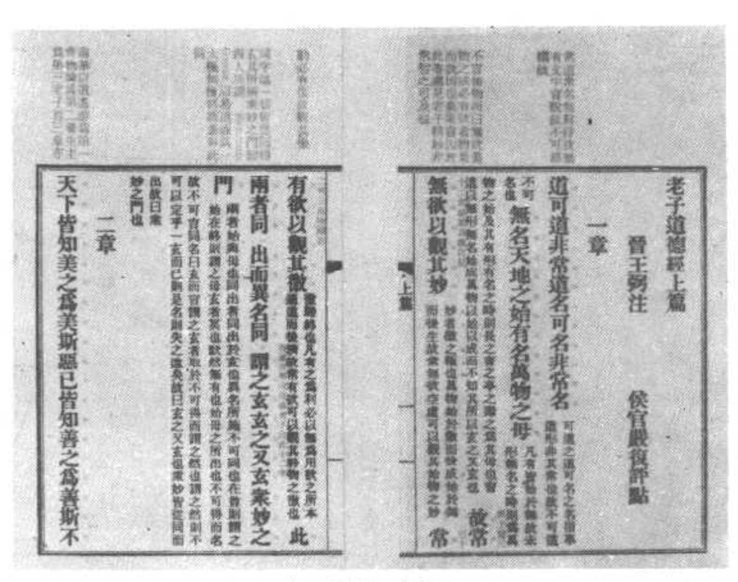
三、书信大都有月日而无年份，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了各书信写作的年份。考订文字注于各页末。原书月日，大体是严复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以前用农历，以后用阳历；民国以后，亦有用阴历者，但都注明阴历、夏历、廿四节气或朔、望、初几、闰月等字样，若仅填某月某日者，皆指阳历。严复给儿子严琥的信中说："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书，用新则纯用新，用旧则纯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用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学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严复自己写信时的规则。



严译《原富》，光绪辛丑（1901年）南洋公学本。


支那教案論

严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本。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王弼注　　侯官嚴復評點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老子评点》书影。



莊子卷第四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

《庄子评点》手迹。

因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臨川全集卷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

按语卷说明

本册收录按语包括严复翻译按语和古书评语二部分。

严复生平主要的翻译，计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等十种。此外尚有《国计学甲部》、《计学浅说》及《有机天演》等未曾译完亦未出版的残稿。这些译著，大部分都有严复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其中有的是评论，较能反映严复的思想；有的只是对文义的说明和对文字的诠释。今从中选录比较重要的按语三百六十余条，约十五万字。

古书评语有四种：《老子评语》、《庄子评语》、《王荆公诗评语》及《古文辞类纂评语》，今也选其比较重要的录入。

所录按语评语，凡意思完整的均未引原著文字；反之，则择有关部分录入，以便了解按语的意义。按语、评语中的讹误，我们也尽可能作了校勘，校勘文字，均置注中。



摄于译《天演论》时，年四十四岁。

赫胥黎天演論卷上

候官嚴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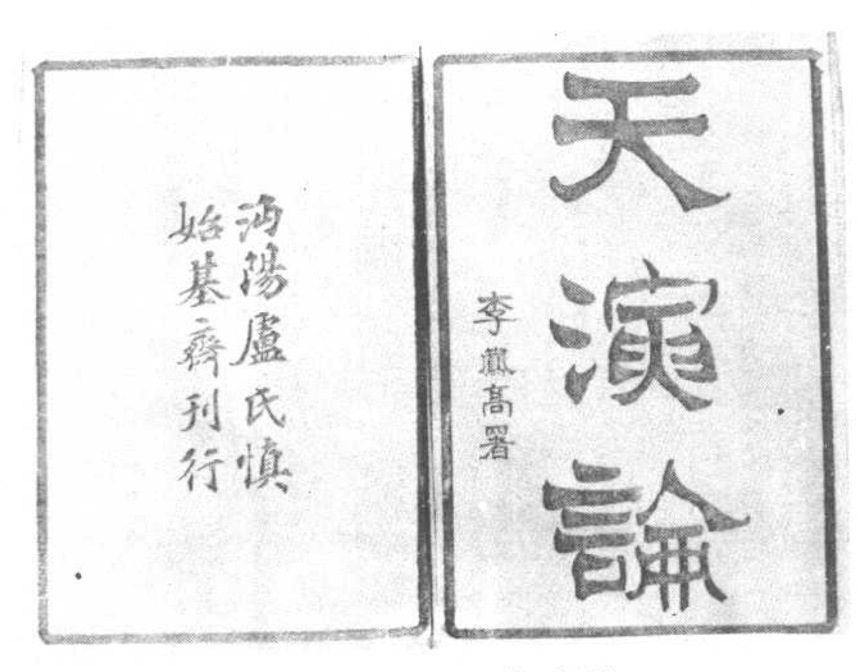
卮言一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窗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中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力未施，其借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

严译《天演论》手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闻汇编》第二册

所刊《天演论》部分内容。



严译《天演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慎始基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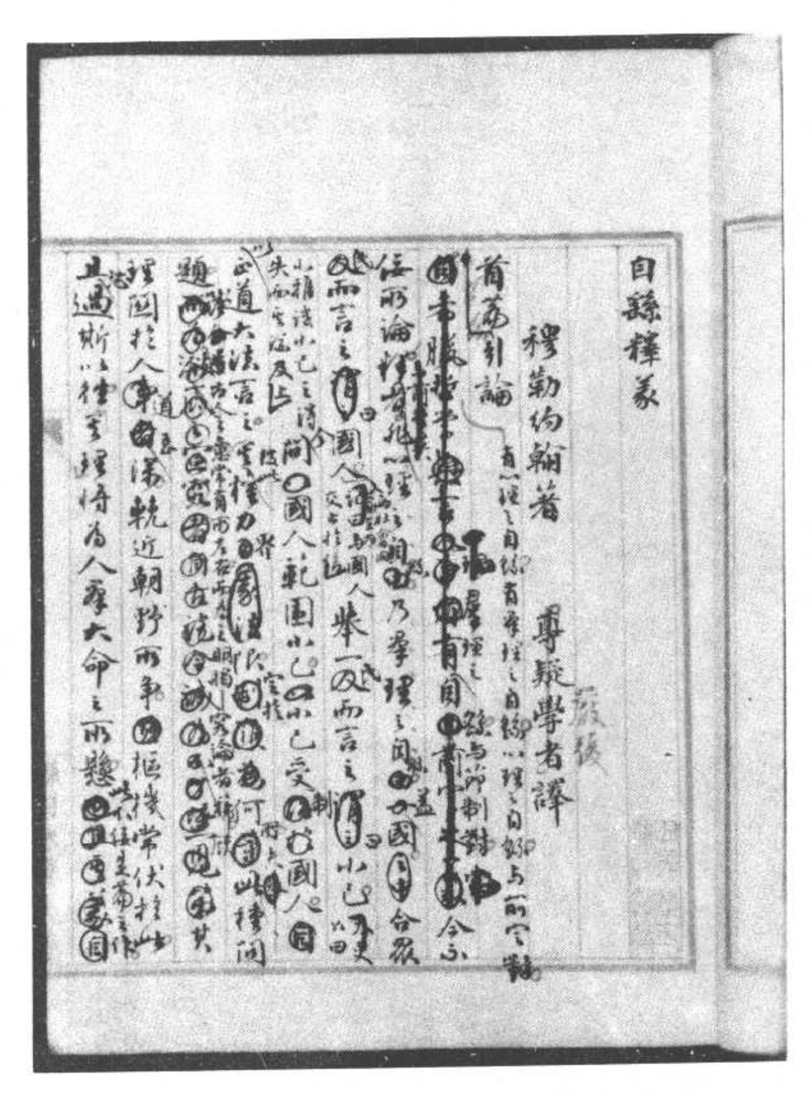


侯官嚴幾道先生述

赫胥黎天演論

呂增祥署檢

严译《天演论》，光绪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本。


自繇釋義

穆勒約翰著

首篇引論

严译《群己权界论》(初译名《自繇释义》)手稿。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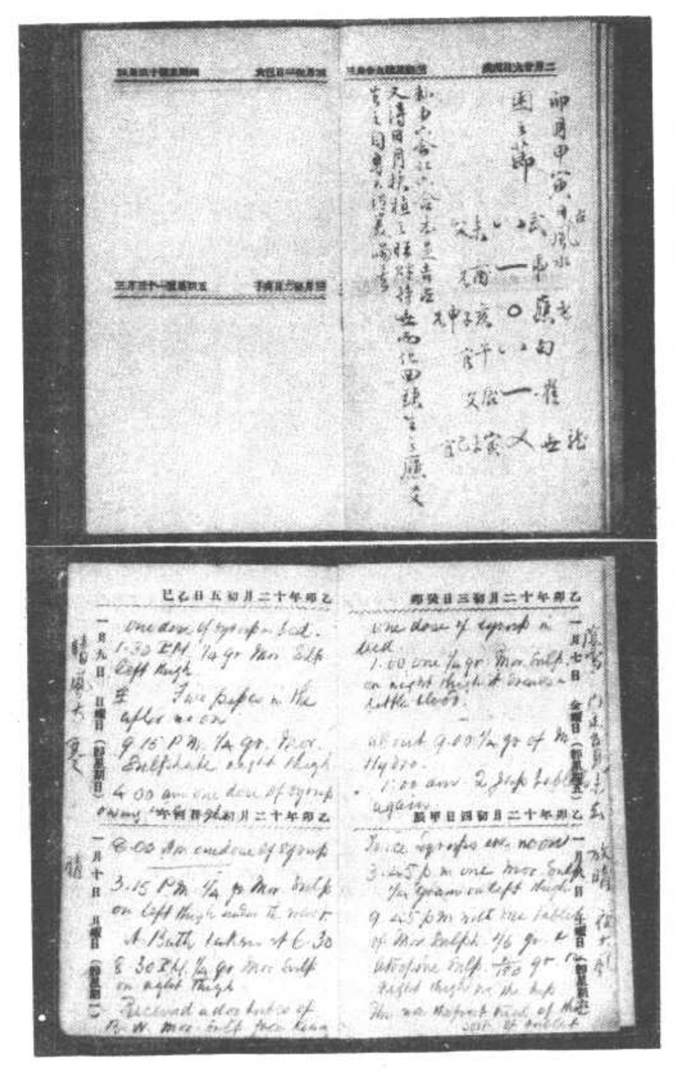
詁漢文英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英文汉诂》书影。



严复日记手迹

总目录

第 一 册

诗文卷(上)目录

第 二 册

诗文卷(下)目录

第 三 册

书信卷目录

第　四　册

按语卷目录

第五册
著译、日记、附录、目录

与陈宝琛书* 五封

一

弢菴先生阁下：

前托孙香海代呈一椷，知经伟览。近① 者时局滋不可问，平壤卫汝贵所带淮军十余营，自本月十三、四后为倭所围，城外筑台十四□□□夹击，糜烂溃涣②。统领朱保贵〔左宝贵〕死之，馀兵退走鸭绿东北，义州之九连城，尚不足以扼贼之北突也。自战后，东边③告急之电，日数十至，合肥知事棘，乃饬刘盛休带铭军八营赴援，军从鸭绿之大东沟登岸，丁禹廷督海军十一船护送之。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与我遌，自午至酉，恶战三时，倭沉三艘快船，力尽而退，我亦失致、经二远，并超、扬两艘；定远受千二百余弹，几沉不沉，铁甲之为利器如此。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其尤异者，则镇远大副杨君雨臣，开□□战旗既升，乃身自猱登，以钉钉之，盖深知此仗之□□□竖降旛者，为此，所以令诸将之有死无降也。此□□□□□□□风，稔其平日在军，勤奋有为，条理详密，林开士倚之如右手，此人日后必为海军名将也。将弁死事其

---

* 此据福建抄寄件。原件除第四函藏福建省图书馆外，其余四函均藏于福建省博物馆。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橘隐，福建闽县人。中法战争前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辛亥革命前夕，任山西巡抚，旋调京。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师傅。与陈宝琛书共三十八函，除这里选录的五函外，其他因残缺甚多，故不收录。

① "伟览近"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② "烂溃涣"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边"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众，刻所可知者，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翰人建勳而已。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卒将黄建勳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子香、凯士居圜坛中，故得不死。丁禹廷□□□伤，闻昨已乞假，让刘子香为海军提督矣。是役德西汉纳根在军助战，故归述甚悉，据言军□□张道士珩不肯照发药弹，致临阵不应手，不然，倭之七艘快船可尽沉也。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此时海军见存诸船受伤甚重，非月余日大修不能复出，而所供尽有道府秘不敢穷也。故我之一切虚实举动，倭无不知，知无不确。合肥词气惟耗，期以一死谢国。以今日之事势为论，虽西晋、北宋之事复见，今日无□□□耳。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埠〔壻〕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爛然之不足恃也。今者数月内时事殆不可知，公何不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督抚持禄保位，公意中尚有何人耶？

闽民贫地散，虽在海疆，敌所弗顾。今日倭事，校〔较〕甲申法事固大相径庭，不能一概论也。乡里可无恐矣。可太息者，自甲申□□□□载，大可未雨绸缪，乃相率泄沓，内则峻宇雕墙，□山海子之费至于数千万缗，而今兹安危利菑□□，不赀所费，千古荒亡，如一丘之貉；外则政以贿成，各立门户，羌无一人为四千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道地者。仆①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

① "仆"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萍梗，衹能听其漂荡而已。小儿子年少不更事，见时望时有以戒教之。敬托，敬托。心惊手颤，书不成字，恕罪恕罪。此讯
著安　并颂
上待万福

名心照不具　八月二十四日沕①

二

弢菴先生侍右：

前后两书覼缕东事，想经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及，所最可痛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取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倭扬言冻河以前必犯京室，门户荡然，一无可恃，新集之卒，与御营之兵，真儿戏耳！刻人有戒心，士无固志，绝不知舟流之所届也。初二日翁常熟携一仆坐篷舆入节署，所与北洋深计熟虑者，一则议款，二则迁都而已。朝廷始持战议，故责备北洋甚深，今者势处于不得不和，故又处处恐失其意，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如此。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其事前泄沓虚骄，□□怠傲，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复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推委挟制，莫可谁何，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苟朝廷一旦捽而去之，则天下亦从以丧。故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本午罗弦庵来谈时事，问走所以处今日者，走言急则治标。使走为一省督抚，稍可藉手，则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以与

① 是函及第二、第三函，皆不署年份。函中论述甲午战争事甚详，知均为一八九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光绪二十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

倭争□□之命而已。弦印斯说，但曰此又非李中堂不□□□，诸公素于洋务若风马牛，又不求洋务真才，言借债则洋人不信，募将则任否不知，购械则□□已被侵渔外，又必遭阻夺，又乌足以及事耶？□□之论固矣，但不知有人焉，虽才足办此，其所为祇以自固位，于国之休戚，秦越肥瘠，则又何裨耶？方益堂竟以不免，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则有人庇之耳。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近者之事，有谓营伍既如是之不足恃，海军扶伤救弊，恐亦无济，不如早和，宁忍眼下之亏，事后认真振作，则东隅之失，或收桑榆。此论固矣，然自走观之，不外偷活草间苟延残喘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何则？中国吃亏，固不自今日而始有也，事后振作，皆安在耶？沈隐侯有言：后病深于前病，后著不及前著[1]，正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而且舐糠[2]及米，国本愈伤，上下之礼学俱亡，渊从之鱼爵益□增，此番汉奸官民中不知凡几。知者不为，为者不知，几何不沦胥及此耶！史传所载易代更革之事，要不过一朝□偾。闻倭于十七大仗之后，尚有余船七八艘在各海面游绎。畿辅门户洞开，门焉宫焉皆无人，且枪弹告乏，军储四万棵，有事以来已亡其半。曩合肥请以宋祝山赴奉，宋非三十营不可，廷旨已指的饷矣，然以无枪，尚不知何日成军。天津[3]、保定见兵不及五千，再募不独乌合，且徒手□□□何。倭有枪廿六万，子药称是，奸民遍地皆是。闻倭于去年散五十万员以购间谍，一昔敬如所捕倭谍[4]一朝兴，而中国之为中国固自若也。至于今日□□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

---

① 沈约与徐勉书原作"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

② "舐糠"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天津"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④ 原件第七页至此止，另一页自"一朝兴"起，疑中有缺页。

闽中现□□谧。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惓惓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从者如有赐覆，径寄津水师学堂或津卫大狮胡同大姓字号后严公馆当不失也。此颂
侍安

名恕具　九月初五日

三

弢盦先生阁下：

得舍间书，知左右新抱人琴之戚，至以为念。前两缄当达伟览。时局愈益坠坏，九连、凤凰二城联翩皆告陷落①，倭寇在旦暮间□□金、复二州境内者不下三百人，北趣则与东股合袭奉天，南首则旅口必危。其地兵皆被遣，粮复未屯，龚照玙一市井小人，岂能坚守？旅口不守，则北洋海军不败自废，而且门户既失，堂奥自惊，倭来畿辅间恐不在冻河后也。如何，如何？遡自五月东事军兴□□□练各军几若□蒙□□，大东沟一战，特差强人意耳，尚未尽海军能事也。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也。本日于友人处得见九月初七日科道诸公弹参合肥一摺，闻系张季直、文芸阁二人笔墨，其欲得合肥甘心，可谓不遗余力。大致谓倭寇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合肥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而用湘楚诸人，则倭患计日可弭。呜乎，谈何容易耶？十月以来，淮人用事者渐渐剪落，闻侯刘岘庄到直，则合肥以原品休致去矣。若凭事实而言，则朝廷如此处置合肥，理不为过，但言者所论，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岘庄何如人，岂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

① “陷落”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迩来大有幸秦之意，其派恭邸督办军务，乃为留守道地也。京师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而上则纷滑颠倒，愈觉莫□□□，事急则驱徒手袒裼以斗于每分钟发四百弹之机器炮下，呜乎，尚有幸耶！刻我已极欲和，而敌则曰，其时未至。束手待死，一筹莫施，噫，其酷矣。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理得宜，则后来藉用恢复，但此时真须一著不错，又当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一□□□□□拚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将随风而靡耳。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此请
道安不宣

十月十日复顿首

四

弢公执事：

别后于十九早动身，车到新郑，适有碰坏车头卧道，以六时工力始得移开通轨，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索，舆论於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馀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苟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所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镪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约而言之，可以划一如左：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

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谘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人多不便多写，知关忠系，先此草报，书不能悉。敬颂

道安

弟复再拜廿三晚①

五

橘叟阁老钧座：

昨承教诲，快慰无极。比者□□重光，薄海称庆，复辟上谕，辞旨悱恻，定武通电，历指共和□痛，可以悬诸国门。诚使从此国家永息胶扰，则吾侪小人须臾无死，以观德化之□，宁非至幸。惟鄙陋之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自述十九日启程、二十一日抵汉口、二十二日会见黎元洪、二十四日赴沪各节，同黎元洪辛亥十月二十四电所称，唐绍仪、严复等“于二十一日到汉”、“于今晨乘洞庭轮往沪矣”相一致，知此函作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辛亥十月）。

愚所不能已于长虑却顾者，则以为立国之道与用兵异，迅霆不及揜聪，于以取一时之胜利则有余，而以奠磐石之安则不足。是以目前大局虽若底定，而献酬群情，弥纶万方，安反侧而固根本，为事无穷，且作急起直追，恐无及耳。辛壬以来，变亦亟矣，顾扼要而谈，则新故□□之争已耳。此五洲历史公例，民物进化情状莫不皆然。近今百年，发动尤烈。方其兴也，号为向明矣，而暴民恣睢，人欲横肆，随以用事。譬如水然，每流汇趋，演进荡决，蛟鳄百怪，翔舞并下，漂溺破坏，刿目惊魂，而踰时之后，畅流千里，故革命之事，方于其时，突起并兴，诚无人理也。逌从既往而观之，则人心不死，往往自为反补〔颇〕偏以循轨道，及是之时，故者虽亦□□精，而新者常胜，此进化必经之阶级也。是故治水之功，当利于疏凿，而堤雍□挽，欲使荆扬之水返于梁益者，势所不能，为之且败。今议政诸公，诚欲为救国振民之业，□以期所戴之安者，于前言不可不三复也。故今日□争，既复辟矣，而继今所刻不容缓者，繄实立宪而已。朝廷明降德音，首议宪法，次集国会，务使南北之民，知此事名复旧制，实则不过使元首之位定于一尊，而无继续选举总统之烦扰，于以休养生息，遏乱萌，至于其余，则与共和国体等耳。

夫国会非不知其为聚讼捣乱之媒，然必不可畏而堙之远之，且宜进而成之，使为完全真实民意机关，于□宣郁滞，视进退，此在选举法之议造与奉行耳。再者既曰责任内阁矣，则首揆握兵，乃至不得已一时之权计，而万万不可□□。然窃计今日之局，必宪法、国会、阁制三者以次完全产出，而后可以言安，不然，无论形势□何赫耀，皆厝火积薪而卧其上也，其□□破坏，特早晚耳。吁其危哉！感左右知爱，而复辟立宪，又居恒所大愿，用是慺慺之诚，不敢终默，馀俟面乃尽。此颂

侍福

弟复叩头　五月十四日

本日阅英文报，其攻击定武不遗余力，且言大局之必无究竟，为不怿者久之。定武□□外交一面，似稍大意，此亦今日要害，不可不□□疏通之。国中反对，似所不免，然其组合实力，至少亦须月余，最好有法先有以消弭之，乃胜算也。匆匆又及。

张勋五月十三日复辟次日作书①

与汪康年书* 十三封

一

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

启者，前寄一函，想经伟照。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厌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甚盛！甚盛！

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入，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手此。敬颂

撰安

---

①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当日即改用旧历，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此信所署五月十四日，亦即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二日。

* 原件存上海图书馆。通信时间在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年。汪康年（1860—1911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后又创办《中外日报》、《刍言报》等报。

侯官严复顿首　八月十八日①

二

孺博、卓如、穰卿三先生阁下：

每怀风采，延企为劳；伏惟台候万福，为时自重。

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贵报，俾我下乘，附骥而行，谅荷垂察。拜读三十五大报，尚未附录，殊为悬盼。陈锦涛至津，备述尊意；爱我之情，至为周密。感荷！感荷！弟等本议旬报之外兼出日报，日报则仅详北数省之事，旬报则博采中西之闻；与尊属一节，正相符合。现在资本已集，印机已购，开办之期即在来月；伏乞将前寄启文赶为登录。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馆派报处代为分送；素纫公谊，当亦乐观其成也。启中文字有未审处，尚求雅削。专泐公叩

台安

弟夏曾佑、严复、王修植同再拜②　八月廿五日③

三

穰卿仁兄大人阁下：

钦仰风徽，积日已久。常欲奉书左右，又以冗废。比者同学萨君鼎铭奉檄来津，备述贤者任事朴忠，救世之心甚热，敬佩奚如。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内云：“寄上汇票百元……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查《时务报》第七册（一八九六年十月七日）《本报告白》中云：“严又陵观察助银一百元”，知此函作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② 此函非严复手笔。

③ 此函请《时务报》刊登《〈国闻报〉启》，并云《国闻报》“开办之期即在来月”。按《国闻报》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廿六日（十月初一日）在天津创刊，故知此函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兹承五月廿六日华缄，以拙译斯宾氏《劝学篇》①中废可惜，属将原书寄沪，当令名手赓续成之，以公海内，具徵悲闵玄度。第此书弟处仅有一分，难以借人；既承台命，当急代觅寄上，不悮。至《天人会通论》，卷帙綦繁，迻译之功更巨。公等既发此宏愿，弟谨开书名一单，到上海黄浦滩别发洋书坊随时可购也。抑窃有进者：《劝学篇》不比寻常记论之书，颇为难译；大抵欲达所见，则其人于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官骸诸学，非常所从事者不可。今其书求得时姑寄去；如一时难得译手，则鄙人愿终其业。《时务报》能月筹鹰洋五十元见寄者，则当按期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也。商之。此覆，并请

勋安

严复又陵顿首　五月初三②

又启者：菀生病已早愈；穗卿已过虎班，一时似难得缺。国闻馆被劾事已解矣。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据有人言，此举乃报复，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闻否？谨奉达。

四

穰卿有道：

启者，前得惠缄，敬已裁答，想蒙鉴矣。

---

① 《劝学篇》，即严复后来所译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他曾译了一小部分，登于《国闻汇编》。

② 此函又启云："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按《清实录》载：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五月廿九日辛巳（七月十七日）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摺，着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覈妥议，奏明办理。"知此函作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又，所具月日为五月初三，原件旁注"六月十二到"等字。但收与发何以相距如此之久，且五月初何以能预知五月底议改《时务报》为官报之事？据严群先生说，所具月日初误作五月，后严复将"五"字改为"六"字注于旁。汪氏又于"六"字下加"月十二到"等字。

所谓斯宾塞《劝学篇》顷已检得另本，特邮几下。到日祈以数行见示，以释浮湛之系。所惜旁行之文，非公所素习，不然，手舞足蹈之赏，讵有量哉！曩英人理雅各言："辛苦学华文十余年，得读马贵与《通考》一书，便为无负。"仆于是书亦云。俗冗稍暇，尚拟迻翻。"五十饼"前言直与足下戏耳；使公竟诺之，则仆食言矣。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此以见士趋时逐利者多，而仆学求自得之懿者尠也。

梁卓如大学堂章程颇为知言之累，岂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南皮辈流耶？英华发露太早，正坐苏子瞻《稼说》所指病痛；过斯以往，斯亦不足畏也已。公度欲富贵，遂富贵矣，于国种亦无望也。幸秘之。不宣。

复顿首①

五

穰老足下：

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顷待用也。手此。即颂

仁安

愚弟复顿首　廿三夕子②

---

① 此件未署年月日，但汪氏注有"七月初四到"数字。函中所说梁启超草拟大学堂章程，其事在百日维新时期内。此书当作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

②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将"束装北上"。按严复本住天津，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起，才离开天津，转居上海。时汪康年亦居住上海。据陆树德救济日记说，是年农历闰八月，严复曾随陆树德等自上海到津京一带任救济工作，但事未了即先归。此函当作于一九〇〇年九、十月（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北上前。

六

穰卿老兄惠鉴：

启者，午后走访不遇，为歉。兹有极恳者：冬令将至，需款孔殷，而蒯礼翁译费尚未寄下，不知是否事在必行。吾兄必当悉其底里，望即见告。若事无反覆，弟拟向尊处先手规元五百两；一俟前途汇款到时，即当划还不误。可否之处，诸希卓裁；但求明示而已。手此。敬颂

勋安　不宣。

愚小弟严复顿首　九月廿九日①

七

六句钟四马路万年春之约敬悉，必到，或稍迟一刻半点，望勿讶也。此复穰卿先生足下。

弟严复顿首　初三日②

汪老爷

八

穰卿老兄足下：

奉别忽匝两月，盛暑，伏惟起居安吉为颂。

兹有告启千余言，可否求于《中外日报》中留数方寸之纸为之地乎？此亦与外国力争利权之一大事也。弟自到津以来，凡百明訾，惟山河举目，满市夷骑，令人邑邑耳。京津两处，皆有人拟鸠股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所说"蒯礼翁译费事"，系指《穆勒名学》一书。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云："庚子（一九〇〇年），蒯检讨光典（字礼卿——引者）请译《穆勒名学》。"此函当作于是年。

② 此函与第六函相连接，亦当作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本，开设绝大报馆，挽弟为之著述家。独是朝廷虽累有新政之诏，然观其行政用人，似与所言尚非相应者。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开而议之，窃恐方今之日尚不能言者无罪也。足下以为何如？

小儿伯玉业于本晨晋都，不知能得一二等翻译否？此行附骥者极多；然此行是何等事，窃望随从之人稍为持重暗默，若趾高气扬，则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其不为外国所鄙叹者寡矣。弟颇欲回申一行，不独察视彼所煤局，兼有私事期了。一是俟面乃罄。先此奉托，并颂

近祉 不露所怀。

弟严复顿首五月九日①

九

无广先生有道：

每《刍言报》出，读其议论，如渴得水，如痒得搔，果社会尚有一隙之明，得贤者苦口药言，略以挽颓波、制狂吠，则真四万万皇人之福耳！复从昔年以反对抵制美货之议，大为群矢之的，自兹厥后，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争，无所发言，为日盖久。不幸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以三四事被政府党之目，汹汹者殆欲得而甘心焉。一哄之谈，其不容立异同，为言论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与为正论笃言也耶？今岁秋间，必将辞职，盖年老气衰，不能复入是非之场。逮睹足下言论，则朝阳鸣凤，出诸羸病之夫，毅然与怒潮恶风相抵拒，又心平气闲，犁然意尽，故不觉面发怍而首俛至地耳。

---

① 此函未署年份，所署日期为五月九日，收信人注“十四到”。内中说到“自到津以来”，“忽匝两月”，与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云：一九〇一年“三月，应潞河张燕谋学士翼之招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正相符合。信中又说“朝廷累有新政之诏”一事，亦指一九〇一年事。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十一日猥蒙嘉招，必当趋领。先此布达，余俟面言。不宣。

严复顿首　初九晚①

十

无广先生有道：

昨日奉扰郇厨，渥聆教言，兼饱眼福，至用为快。

兹有求者，曹君淳化帖、郭家庙碑，又费氏仕女四幅，是否求售？能借观数日否？曹帖即不求售，亦乞代为转借；缘敝处亦有此帖，欲校对也。又昨见有日本所影右军墨迹，私心以为神妙；此物须向何处购买，望以见示。尊处此帧能先借观，亦尤感也。此恳。即讯道履　不宣。

弟复顿首　十二②

昨有叔韫《国学丛钞》一本，阁置尊斋，忘带归；送前件时，祈一并付纪，千万！

十一

无广先生赐鉴：

启者，卧病涉旬，承惠枉前绥，不克迎迓，至用为怅。曹家淳化阁帖的是佳拓，但索赖至五百金，此非有骨董癖而雄于赀者，畴能脱手以收此物耶！徒呼负负而已。

中央教育会与贱恙相始，故至今未莅议场，放弃责任，与左右同出无可奈何。明日又是会期，当一与会，然亦仅能为旁听耳。近

---

① 原件无年月。函内提到《刍言报》。查《刍言报》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创刊于北京，第二年汪康年逝世后即停刊。函内又云："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严复于一九一〇年以"硕学通儒"为清政府的资政院议员。是函当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② 此函未署年月。前函云："十一日猥蒙嘉招，必当趋领。"是函又云："昨日奉扰郇厨。"知两函前后衔接，亦当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时人于此种会事，言论渐近翔实，靠事势发挥，此是好消息；而急进者犹或非之，甚矣，俗之难与周旋也！前期《刍言报》除记载教育会日表外，无他议论，想天气炎熇，贤者稍为精力消停；顾外议必以此为弩末，或竟废不购阅。北方诸报章，惟此稍有救正之能，故私心常以失坠为虞，顾有以勉就盛业也。送上摺扇一方，润资四饼，求鸥容介弟为作山水图，署贱款。专此奉托，余容晤谈。手颂
痊祉　不宣。

小弟复顿首　初五日夕①

十二

诗笺涂讫，老眼昏眵，不能作细书，致欹斜不成字，蹧蹋旧纸，可惜可惜！令弟画山水殊超胜，有人欲其画。昨所带润格，不省置何处，有便乞更赐数纸，当为延誉也。

穗卿近尚在沪否？如知其行止，亦祈相示也。此颂
穰卿有道暑安

弟复顿首　初九

十三

无广先生执事：

承假珂罗版《王右军帖》，把翫累日，所得不少。兹谨奉还，谢谢。

迭读大著《刍言报》，不惜以一身当群流之冲。古人有言，如尊乃勇耳，倾佩无量。第四十八号诘问条第二则言：近各报查得孙仲

① 前函曾叙及“乞代转借”淳化帖事，是函云此“是佳拓”，第十三函又说到还帖事，知此数函相连接。第十三函又云：《刍言极》第四十八号诘问条第二则，有“近各报查得孙仲英盗卖盐坨”事。查《刍言极》第四十八号，系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刊行。故此三函均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英盗卖盐坨，似微有悮。盐坨公物，契卷又不在孙处，即乘纷乱，孙又乌从卖之；即卖，外人亦不受也。以仆所知，则庚子天津失守时，法军藉口拳匪以盐坨为根据地，伏而开炮攻击，领廨因而没其积聚之盐，嗣于天津未收之时招商包卖，仲英出而承之，乃大得利，然以此几不免矣。若盗卖盐坨，则决知其无此事也。和议既定，卫城租界所增拓者何限，而中国局厂廨署，如东制造局、海军公所等，皆一去不还，彼皆非买而得之也。

执事主持言论风纪，于人未尝为已甚之辞；今兹所言，似未得实，故不自外，有以为献。出入所关于人名节甚大，望有以救正之也。再者，孙，江宁人，尝为天津水师学生，故复知其梗槩云。手此奉布。即颂

纂祺

弟复顿首　廿九

与梁启超书* 三封

一

卓如先生足下：

前得复缄于无似，私心若桴鼓之相应，喜慰过望，殆难以言语形容也。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其用意恳到，盎溢行墨间，自维何物，乃膺斯宠。

《时务报》已出七帙，中间述作率皆采富响闳，譬如扶桑朝旭，

* 严复与梁启超书三函，第一函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第二函录自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第七期，第三函录自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第十二期。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此三封信的时间在一八九六——一九〇二年之间。时梁启超先后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等。

气象万千，人间阴曀，不得不散，遒人木铎之义，正如此耳。风行海内，良非偶然。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夫如是，而使窳与窳遇，则雌雄胜负效不可知，及乎衰与盛邻，则其终必折以入。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为术，皆无当也。仆之命意如此，故篇以《原强》名也。能事既不足心副，而人事牵率，遂以中绝。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

载诵来书，撝抑之语，皆由至诚，尤征学养。如谓学不知本，则隔靴搔痒，不通文语，则凡所诵习，皆彼中粗迹吐弃之谭云云，此自盛德若虚，不自满假语耳。自仆观之，则足下虽未通其文，要已一往破的。无似因缘际会，得治彼学二十余年，顾自揣所有，其差有一日之长者，不过名物象数之末而已。至其宏纲大旨，则与足下争一旦之命，胜负之数，真未可知。况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至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已哉！梁君梁君，无怠，嗟呼！士顾愿力何如耳。

复自入学官以来，所谓同学者，以十数；所谓后进者，以百数，又其中以他途进者，不识几何人，此皆通其文语，亲见国俗，习其艺数者也。而试求所谓殚众生之便蕃，察教派之流变者几人哉？有几人哉？承示，从马兄眉叔习拉丁诺文，往者圣祖仁皇帝曾从西士学之，其名如此作。甚感甚感！此文及希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之中国雅学，学西文而不与此，犹导河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独恐颇〔足〕下事烦，能日抽一二时为之，期勿作辍，一年之后，自有妙验。近来士大夫欲问津西洋文字者，颇不乏人，浅尝之后，多以俗累致废，又怀望过奢，求效太亟，见初学謇浅之事，意弗屑也，因以怠废。故以中年而从事西学者，非绝有忍力人，必不能也。在他人，仆固未尝怂恿之，至于足下，则深愿此业之就。使足下业此而就，则岂徒吾辈之幸而已，黄种之民之大幸也。

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何如？余惟爱护波潮，敬勖光采，以副慕仰之私而已。

严复顿首①

二

新民执事：

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跂何穷！三篇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

① 原书未注明年月。函中云："《时务报》已出七帙"（参见《与汪康年书》之一末注），知为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十月所作。

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译《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今者我圣上广厉学官，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跂，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以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诐诐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挽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

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觝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下走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蚹，生物家言蛇蜕最苦。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敭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勤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

严复顿首①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r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义之事，

① 此函论所译《原富》。严译《原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陆续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共五篇。首二篇出版时，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加以推荐，并对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新民丛报》第七期刊载了严复这篇答书。原标题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下注壬寅三月。

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后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Right，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脗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準之名，然平準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準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三

（前略）① 来教谓佛经名义多用二字，甚有理解。以鄙意言之，则单字双字，各有所宜。譬如Economics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未闻行文者遂以此窘也。Economic Laws何不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 何不可云食货问题？即若Econcmic Revolution 亦何不可言货殖变革乎？故窃以谓非所患，在临译之剪裁已耳。至于群学，固可间用民群。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

① 此函"前略"、"后略"，系原刊所略。

也。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如上章"爰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譬如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l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何则，生人之初，固有直而无权无利故也，但其义湮晦日久，今吾兼欲表而用之，自然如久庋之器，在在扞格。顾其理既实，则以术用之，使人意与之日习，固吾辈责也。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 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①。（后略）

---

① 此信载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新民丛报》第十二期。原标题为《尊疑先生覆简》，下注壬寅四月。

与吴汝纶书* 三封

一

挚甫先生执事：

复一病匝月，今虽邀福粗瘉，然脑气浮纵，追念前事，都如隔生。本日逼于公事，来堂晤子翔玉润，询悉起居，知送眷属回南，旅居得无寥落，至念至念！

承手教，大慰所怀，能使疲神顿爽。然颇怪先生以不自满假之故，谓复于论说大著左碑之辞有非实者，一曰虚奖，二曰妄叹，三曰过言；谓之过言可也，谓之虚与妄则大不可；过言或出于愚，虚妄则涉于欺，此所以断断乎不敢闻命也。平生甚耻为欺，于言行践履则力求其实，于学问则力讨其真。倘论古人，虽孔孟程朱，苟有未慊，不能强尊信之，而谓复独缘世故而贡谀左右也哉，必不然矣。

贤者文词，当其下笔，自有义法，妄庸子点窜涂改而末系先生之名，传诸来叶，一言不智，谁实当之。怪近世小儿为祖父作传志，如绘先容，辄喜作美伟丈夫，如坊中所卖天官赐福者，其仪貌固利俗目而称美矣，而如非吾祖父之真面目何哉？求改者固可哂，而为之改者尤可怪也。此文既署先生之名，有更动一字而非先生所许者，急取回为是，不可徇也。

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凡此皆受

---

* 与吴汝纶书三函。第一函系吴汝纶侄孙女吴珺秀先生所藏。第二函系吴汝纶孙吴防先生抄寄。第三函系祁龙威先生抄寄。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一九〇二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未就）。

先生之赐矣。

来教又谓复略具知识，可以整齐教俗，一洗陈宿，辟新机，振衰势，此无论投间置散，万不能为。即令复当路得柄，庸弱如此，求收尺寸之效且不可得，矧如前所云者耶？此固复自知甚明者也。中国人心坐二千年尊主卑民之治，号为整齐，实则使之噎胃不能出气，其有爱人周急为无告所仰，而为黔首所爱慕者，则怒其行权为侠，背公死党，痛锄治之，令根苗尽绝乃止，故任恤与保爱同种之风扫地无余。其悬爵禄，废廉节，又使之耻尚失所。是以今日之中国譬之如肉，当其生时，全块中亿万质点皆有吸力，能相资以生，至于今则腐肉耳，所有莫破微尘有抵力而无吸者，与各国遇，如以利剑齿之，几何其不土崩瓦解也！先生以复言为妄乎？则试观前史，汉唐最强，其时之民气如何，可以见矣。每读郭解传，未尝不流涕，史述其少年无状事，未必不诬。盖不如是，不足以见天子族之之是。嗟乎！使有以公孙弘之说，行于泰西各国之间者，其民无不群起而叛之矣。

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俄于东省、朝鲜如封豕长蛇，处心荐食；而日本举国妇孺同愤，甲午以来，其磨厉淬炼，百倍过前。先生试思此而可以不战息耶？战则中国必属弭橐鞬以从俄人之后，此盖吾久失自主之权之故，资粮与兵，而彼族为之将帅。孰为雄雌，今不可知。而吾之长城东北必非吾有，金瓯既缺，则陈孺子宰肉之局成，而中国之民长与身毒之民等耳。且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此抑为复所过虑，或经物竞天择之后吾之善与真者自存，且有以大裨西治，未可知也。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悱而已。治国固以人心风俗为本，如今日中国之人心，虽与之德之陆旅，英之水师，亡愈速也，呜乎！衮衮练兵购船何

为者!

许序《天演论》,感极。改本已抄得两份,当托子翔寄一份去,恳先生再为斟酌,如可灾祸梨枣,公诸海内,则将备二、三百金为之。郑侨有言:"吾以救世也。"新病初瘥,筋跳脉动,执笔几不知所作何字,脑气陡发,词意跅弛,虽然,却露本真。伏惟惠子知我。

复顿首 十月十五日①

二

莲池先生左右:

得廿四日手教,知合肥之南,猥蒙论荐,再番皆不得复,荐士行于不相习者可耳;若合肥之于贱子,相从将及廿年,而当用人之际,尚待旁人之推毂,虽成亦何足道乎!惟先生相为之深,则真可感也。

沪上之行,以孱躯不耐犯寒,秦望权船,上下不易,所以中辍,无他故也。

《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以□□之雅,乃累先生念之,岂胜惶悚。

和度无计留之,实为可惜。其书当今无与比肩者,但少疲缓,则其短也。常俗计册论资,见复出百余金,所得者不二三写本,则共讥其费。近者,复为荐之南中,彼以排印相距者,正坐此耳。然鄙意明春稍可设法,尚欲留勿使去也。中国虽尚文教,顾诗、文、字三者,几人人为之,而求其可称为能,往往绝无而仅有。幸而相遇,可不宝贵也耶?

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廿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有"许序《天演论》"等语,当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天演论》未正式出版前,乞吴作序之时。据《桐城吴先生年谱》云,《〈天演论〉序》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此函当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以前而论，则有似夙因；由后而云，则又有若定命者，先生以为何如？

文正公《古文四象》已为里耳之大声，集资印之，自为寡和之曲。然子云虽明知之覆瓿，尚终为之。先生勉为其难，未必无同志也。文正集见者惟黎刻及鸣原堂。前种以桐城之严洁，运□出文选之详瞻高华，于宋以来之文章，益叹观止。独其议论，则每有不能仰止者。如《书扁鹊仓公传后》，辄谓无关史氏宏旨，致讥子长。此独不知医药之有关治道。此理得今，西国群学而益明。且忘太史氏所职者之为何事矣。且不讥其日者龟策，独讥扁鹊、仓公，又何说耶？书来尚望有以开之。

《原富》未译者尚余五分之一，不以作辍间之，夏间当可蒇事。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谁属矣。先生其勿辞。

日来朝论益棼，不涉世途，安知非福？所愿者，多成几册译书，使同种者知彼族所为何事，有所鉴观焉耳。《天演论》索者日多，顾其文字尚须商量也。

手此奉复，並颂

著安

复顿首　除夕前一日①

三

挚甫先生惠鉴：

① 此信未署年份。信中曾提及李鸿章南行事。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载：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署两广总督，次年四月二十六日实授，六月十二日调直督。据《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十二，李鸿章十二月十六日抵粤，十八日接任，则李鸿章南下接任两广总督之时，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冬，此信应作在此时。再者，李鸿章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调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至是时前后计十九年，信中有“合肥之于贱子，相从将及廿年”之语，亦可证。光绪二十五年除夕前一日，是一九〇〇年的一月二十九日。

数日前曾邮一书，并拙作《斯密亚丹学案》，想经霁照。昨有友赴保，托其带呈甲部两册，兹复呈上译例言十五条，敬求削政。此二件并序，皆南洋译局所待汇刻成书者，即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

开平矿务，自夏间合办议定，其中用人理财一切皆在西人掌握，鄙人名为总办，实无所办。即至簿书期会，亦是寥寥，故得暇晷以从译事。《名学》卷帙稍比《原富》为多，然亦了其四分之一矣。知念，并布。独是行年四十有九，虽选耎无似，深不愿以素食为西人之所轻，决意弃此改图。所迟迟者，以燕谋学士于役未归而已，言之令先生知吾心也。秋深，惟起居保练，不宣。

严复顿首①

与张元济书* 二十封

一

菊老吾兄大人有道：

近者叠接十三、十八两日尊缄。承起居安隐，潭祉吉祥，无任慰系。国论变更以还，士之有心救时者，大都蔽以党字束置高阁。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严复生于咸丰三年，信内称“行年四十有九”，知作于一九〇一年。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事，亦在一九〇一年，可参证。《原富》卷首译事例言作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八月），吴汝纶序文作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月）。此信既称寄去译事例言，又乞吴为作序，则当作于是年之九月至十二月间。

* 与张元济书共二十函，原件除第二十函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其余十九函均存上海图书馆。原件排列次序错乱，现重加考定排列。张元济（1866—1959年），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刑部主事。戊戌政变后去上海，先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上之用人既已如是，则下之求友亦将以是为决择。故其甚者至欲寻一噉饭之馆而犹难之。岁月悠悠，真不知何以自了也。十八书谓：南洋公学将有译书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则为吾兄庆一枝之借，取过目前，且不至销耗精神于无用之地也。

承示欲印宓克《教案论》，甚善！甚善！此书前经合肥饬译，鄙处之稿，不记何人借去。书衡比部既有抄本，正好付印。但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其体例不尊，只宜印作小书，取便流传足矣。尊指谓书式欲与鄂刻《天演论》一律，此自无可无不可。盖后书亦不过赫胥黎氏绪论之一编，并非天演正学；且所刻入卢氏《慎始基斋丛书》，作为一种，我们固不必墨守其式也。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自奉别以后，新稿渐复盈指，此则仰足告慰者耳。月之望夜，东邻不戒于火，弟适在局，举家雌弱，几被六丁取去；幸亲友扑救者多，昨于乱书检出，差喜瓦全。不然，数载苦心，一炬尽矣！居室半毁，不堪更住，刻已移住海大道德源里新居。点检书丛，遗失损坏者不少。弟运气衰败，可想见矣。

来教命作序文，以心绪恶劣，不堪著笔，乞少辽缓之。如急切要用，请以此书呈盛廷尉，请其赐我一篇，有光拙作定当不少。不揣雅意以为何如？别纸所询数事，亦容迟十余日奉上。但弟有所密商者，则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簿书累我。是以居平自忖，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人。弟于此事，实有可以自信之处。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

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今南学中既已有意欲开此局，此诚莫大盛举。兄何不为我一探盛廷尉口风？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仆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事矣。四百金看似骇人，然银价日微，不过往者之三百。而中国延请外人，动费千金月俸，其能事岂遂在复上耶？此非贪得，盖不如是，不能捐置一切也。盛廷尉有心人，似尚可撼，兄试为我谋之。此事果成，不但廷尉之费不至虚掷，即复亦不至虚生也。成人之美，非兄而谁？手此。草颂

撰祺

弟复顿首①

仲宣诸兄，同此致候。

二

二月十八日手示中所询各条，谨依次详答如左，以备采择。

一云：拟延上等英文译员一人，专译书，不理他事，每日六钟能译几何，月修须若干两。

答：目下学习洋文人几于车载斗量，然其发愿皆以便于谋生起见，其为考察学问政治，而后肆力于此者，殆不经见。粤中便家及新加坡、檀香山等处富人，多送子弟往英美各国学堂肄业者，顾其人于中国文学往往仅识之无，招充译手，纵学问致高，亦与用一西人等耳。所以洋务风气宏开，而译才则至为寥落。公办此

---

① 此函在原件中为第十五函，未署年月日。函内提到盛宣怀将委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的译书院，这是戊戌政变以后的事。其次，第二函重提的密商之事与第三函重提的失火事，都在此函中首先说到。第二函作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可知此函应作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之前。再次，函中说“迭接十三、十八两日来函”，先作此函答覆，至于“别纸所询数事，容迟十余日奉上”；第二函开头就说：“二月十八日手示中所询各条，谨依次详答如左”，可见两函时间紧相衔接。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张氏来函以后，同月廿五日第二封来函以前，即公历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之间。

事，久将自知而信复言之不妄也。复所知者，亦不能尽一手之指，而皆有差事，月入或二百余金，或百余金不等，使之为译，自不能下于此数矣。且此事须得深湛恬憺，无外慕人为之。彼以此事为乐，为安心立命不朽之业，其所译自然不苟，而可以垂久行远，读者易知，学者不误；若徒取塞责了帐，则每日所译虽多，于事依然无益也。大抵所译之多寡，亦看原书之深浅。其理解之与中国远近，易者六钟千余言不为多，难者数百言不为少；而其中商量斟酌，前后关照，以求其理之易通、人人之共喻，则又不在此论矣。总之，欲得善译，可以岁月课功，断难以时日勒限。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呜呼！此真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见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若不如此，则一年可以蒇事，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天从人愿否？此书卒后，当取篇幅稍短而有大关系，如柏捷《格致治平相关论》、斯宾塞《劝学篇》等为之；然后再取大书，如《穆勒名学》、斯宾塞《天演第一义海》诸书为译。极知力微道远，生事夺其时日；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此事非扫弃一切，真做不成也。

一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

答：古人开局译经，所从事者不过一二部，故义法谨严，足垂远久。今察我公之意，似未免看得此事太易。然亦问所译何等，若仅取小书，如复前译《天演论》之类，固亦无难，但名著如林，稍难决择。今欲选译，只得取最为出名众箸之编，盖亦不少矣。若译大部政法要书，则一部须十余年者有之。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公法书作者如林，

非逐译四五种，则一先生之说，不足以持其平。理财一学，近今学者以微积曲线，阐发其理，故极奥妙难译。至于商务，大者固即在理财之中，未尝另起炉鞴也。总之，前数项固属专家之学，然译手非于西国普通诸学经历一番，往往不知书中语为何，已先昏昏，安能使人昭昭？无是理也。又或强作解事，如前者次亮诸公之译富国策，则非徒无益，且有害矣。选书固无难事，公如访我，尚能开列一单也。

一问：拟先译专门字典。

答：此事甚难，事烦而益寡。盖字典义取赅备，故其中多冷字，译之何益？鄙见不如随译随定，定后为列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近闻横滨设一译会，有人牵复入社，谓此后正名定义，皆当大众熟商，定后公用，不得错杂歧异，此亦一良法也。

一问：选定书籍，发人包译，以复为总校。

答：包译事诚简捷，总校复亦愿当。但译事艰深，至于政法理财，尤为难得好手。遇其善，则斠者逸；遇其不善，则斠者劳。此事前因《国闻报》馆曾将原文西报分与此地学生教习等翻译，而其中须重行删改者，十人而七八，诚如是，则总校难矣。此局既立之后，书有定价，非优则好手不来，以其皆有事干而不耐烦之故。优则鱼目混珠，或始佳终劣。其志既在得财，其书自难精审，此最为可虑者也。

一问：包译如何办法，如何给费？命复举所知译人。

答：如包译，自将应译之书开列一单，注明各部价目，分给能译之人，令其自行认译；所成之稿，随时送阅，俟书成后给价。但前海军章程有此一条，且许从优照异常劳绩保举。然乃从无应者，盖东耕勤而西收远，人情所不歆；又一时译才希少，舌人声价甚高，略学三五年小儿，到处皆可得数十金之馆，一也。所学皆酬应言语文字，一遇高文，满纸皆不识之字，虽遍翻字典，注明字义，而词意不能贯属，二也。且译书至难，而门外汉多易视之，无赫赫之名，而所偿终

不足以酬其勤，三也。此所以三十年来译书至少，即有一二，皆不足存，而与原书往往缪戾。前者上海京师所译，除算学外，其余多用西人口传而中士手受，虽慰情胜无，而皆难语上乘矣。至于鄙人所知译手，则有罗稷臣英文、伍昭扆英文、陈敬如德文、魏季渚法文。前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至于次等译手，北地可觅四五人，不能多也。复闻见孤陋，南中海上人才渊薮，或有复所不识者，公自物色之。然自前岁报馆宏开以来，其中多登译稿，所言不外时事，乃最易译者；然就仆所见，惟佳者寥寥，以此为书，不足垂久矣。

以上就公所垂询者作答，恐不能悉当尊指，然以复所见，实是如此，无如何也。设使复专办此局，则作法固将与公不同，大抵仿照晋唐人译佛经办法。兼通中西文字者，必将精选，固不在多，即使但得一二人，亦可兴办。外则润文通品，如郑苏龛、吴挚甫者，须倍前者之数；而以精通西学之人副之，聚于一堂，不得散处，以资讨论。通西学者或口译、或笔译，能佳固妙。即不然，能达原书深意，不译本文，是为至要；然后徐加讨润，而以兼通者达两家之邮，设有违悮，自然可以批驳。当其译也，不过两种，一短一长，而义取相近，可以互见；而勤以将事，自然不日成书矣。夫译书并非易事，果能年出大书一部，以饷士林，俾学者得所流览思议，果其用功如是，已足。其有益亦非少矣。复之意在于求精求快，且一书发刻，必不谬而可传，一行贪多，便无可录者矣。不审公意以为何如？果其如是，则经费亦不在多，年有万余金，即资兴办。但求才既精，则薪赡不得不优，务使精神志虑专用于斯，而无他事之或间；且书成列名简编，其人不朽之业亦即在此，后日大名亦即在此。必不苟如斯，夫而后有其可传，而无悮人之作也。

复前书有与公密商之事，恉即同此；通盘筹画，如是而后有功，非敢贪也。总之，译才难得，公所深知；南洋公学有心为此，如必得

佳书，非用复之言，殆不能至。若徒骛其名，以多为贵，则前者制造局自有章程可以仿照，不必他求也。缕缕布答，无当高明，伏惟亮察。此颂

鞠生老兄大人时安

弟严复顿首　二月廿五日①

三

鞠公有道：

前月杪坚仲道津见访，承南中起居万福，欣慰欣慰。九日杨渭春来，带到手教及枇杷四筐，琐屑小事，前恃爱未辄以奉浼，而公为费清神如此，罪过。译事自寓居失火，时时作辍，力微道远，未知何日脱稿也。坚仲、中宣二君皆锐意于西学，天不假缘，致使耽误时日，鄙所深惜者。渠昨过津，弟因为言此间颇欲添附译馆，设译员及润文、誊写、总校、总纂约十数人；此事若成，则夏、赵二子皆可分占一席，借此兼习西学，法至善也。昨晤寿帅，先陈明大旨；而帅则谓月费七八百金，恐经费之难出，云俟汪君牧出京后细商筹法，为此迟迟。数日前，坚仲亦有信询及此节，弟尚无以应之也。总之，坚、宣二公无论何时来津，若专为西学起见，则随时皆可位置，不过于学堂中腾出两间房子，饬君潜、昭扆二弟照料讲解足矣。若兼谋馆地，则须看译局之成否。此实情也。汪穰老所送斯宾塞②……兄办此年余之后，必当深信吾言；瀹发民智，其事之难如此。近厦

① 此函原件为第九函，署二月廿五日。函中云："现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天从人愿否？"按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开始翻译《原富》。据吴汝纶致严复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译成一册；又据以下第四函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间，译至八、九册，"已及半部"；则此函所署二月廿五日，当在光绪廿五年，即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

② 原件以下缺页。

门英领事名嘉托玛者，新著一理财书，名《富国真理》，已译出，然欠佳。姑寄一部去。其原书名 Simple[1]Truth，发在黄浦滩别发书坊售卖，可购观之。

穗卿选得祁门，尚不窘。昨地山有信来，索所寄藏洋书《天地球》等。此件阁寓中已久，经火散失，书仅余四十五本，《天地球》幸无恙。银子除付黑白报价外，尚余十零两，已尽交来弁带去矣。知念附布。

时事靡靡无足谈者，瓜分之局已成，鱼烂之灾终至，我等俯首听天而已。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杨崇伊因去年前往芦台看操，不知会荣相，荣嗛之，以是不得升转，闻近杨有楼合群不得志者乘间隙与荣为难。风传杨倡连日之议，由庆邸以达东朝廷。太后已与日人定有密约，以必得对山为质，已署诺矣，而荣不与知。此事果实，则都下不久将又有一番耸动也。枇杷价几何？度不在十元以下。津门如有所需，望以见告，使得为木桃之报。千万勿客气，为恳。草草连纸，意致不佳，惟亮察。此颂

著安

弟严复顿首　五月十一[2]

仲、宣统此致念。

四

鞠公足下：

---

① 原件如此。

② 此函原件为第十一函，以下第四函为第十函，第五函为第十二函。三函都提到直隶总督裕禄（字寿山，函中亦称寿帅）筹办译局事。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裕禄于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八月十三日就直督任。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六月十二日免去；这三封信连续作于五月至八月间。创办译局之事，既不能筹议于光绪廿四年八月裕禄未到任之前，也不能筹议于光绪廿六年六月裕禄已免职之后，所以这三函当作于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的五月至八月间。

迩来连接二书，承兴居安燕，至慰至慰。地山于初二日至自京师，明日当赴唐沽絜眷东渡。采老始以候菀生勾留，今为菀约赴沪，亦拟明后日发轫。风流星散，相见之日，动须五六年。而此别之后，世界不知作何变态；江文通以为黯然销魂，岂虚语哉？中宣明晨晋都，月半后乃偕坚仲来津附学，此大佳事，但不识能持久否？鸾飘凤泊，即暂得相聚，亦各惘惘也！弟暇时独以译书遣日，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然已八九册，殆不下二十万余言也。刻已雇胥缮本，拟脱稿时令人重钞寄几下，但书多非可猝办耳。译局一节，上游尚所肯为，但要论部包译。包译有二弊：一潦草塞责，一名手价高，恐不乐出价。如《原富》一书，拟二千四百金，得无吓倒，故至今尚未成议也。余京津无甚新事，本日闻有人劾菀老，想定谣诼也。前密约一节，内里欲以此餂东人，冀得逋者继知不能，亦罢论矣。《国闻报》有死灰复然之说，必不可信，大家作事尚须格外谨慎迴避也。馀事当面罄，不复赘矣。不宣。

复顿首　七月三日

五

鞠老无恙：

启者，前于穗卿处得读尊函，中言敝处译稿事，极感执事用情深挚。当时即托穗卿于覆书中径达鄙怀，刻穗已南下，想晤时当已提及也。愚意译书以上紧成书为第一义。果书已成，或鸠资自刻，或经售译局代印，均属易事。复匏系一官，家无儋石，果费二三年精力，勉成一书之后，能以坐得数千金，于家事岂曰小补？则台端之意，复无不乐从者，固可决也。

目下亚丹斯密《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盖其书共分五卷，前三卷说体，卷帙较短；后二卷说用，卷帙略长。弟今翻者，已到第四卷矣。拙稿潦草胡涂，现已倩人缮清。此人颇有字名，能作

六朝北魏书，其功程稍罷缓，可恼，迟日拟与包写，当较快速。俟清出几卷后，再商南寄、先行分刻与否可耳。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徵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近复于北洋亦有请开译局之事，经上游属令选书包译。弟为选书十数种，分理财、武备、公法、制造四门。《原富》一书，估价三千两，限三年蒇事也。此事裕帅颇以为然，并蒙赞许所拟章程妥善，选书合宜。但不知主议之支应局于此事如何措意置辞耳。总之，复译课总不放松，局成亦译，不成亦译；有钱译，无钱亦译。想足下鉴此意也。

菀生北来，知谭第均佳，至为慰怀；渠下月当进都办到省也。复近来亦有不能鬱鬱久居此之意，颇拟季秋入京，于当道有所钻仰。时事之不可为，夫岂不知，止求聊适己事而已。京津稍复静谧，无新闻可道者。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闻近在东洋又与王小航辈不睦；前者穰卿，后者小航，如此人尚可与共事耶？穗卿极袒对山，弟则自知有此人以来，未尝心是其所举动；自戊戌八月政变以后，所不欲多论者，以近于打落水鸡耳。

本日《国闻报》论说刊者乃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太后书，注云七月廿二日呈刚钦差代奏，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

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然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断语也。以弟所闻，则不过此人与对山同日召见，在上前说过对山之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至后来八月十二日入枢府以后之事，则祸机已熟，所有杀逐之事，岂可遂谓皆此人所为乎？王小航尝谓太后本顾惜名义，弟于此人亦云责人既过其实，则不但不足以服其心，且恐激成祸变。千古清流之祸，皆此持论不衷者成之，可浩叹也。《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可怕，可怕！弟年来绝口不谈国事，至于书札，尤所谨慎。今与吾兄遂有忍俊不禁之意，望阅毕即以付丙，不必更示他人，使祸根永绝，为祷。此颂

秋安

弟名心叩　八月二十日

六

鞠生老兄有道：

启者，九月八、九两日叠接惠械，备聆壹是。《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罷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而所得不过如是，则甚矣此道之难为也。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不可言。伏惟译书原非计利，即使计利而每册八十余金，亦为可估之善价，岂有不欢喜承命之理耶？但刻下北洋亦有开设译局之事，制军责令各人包译，此部开列在前，估价乃三千二百两；其馀尚有十馀种，大抵分理财、公法、武备、制造四门，皆有价目年限；事已禀院月余，而交支应局妥议，尚未回复。拙稿在制军处翻阅，后来局议如何，制军批定何若，皆须十余日乃可揭晓，故于惠械一时不能定议作答也。著作一道，珍之则海内之宝书，易之则一家之敝帚。虽高文典册，如杨云未遇知音，且覆酱

瓿；不能如东坡所言，良玉精金市有定价也。支应局乃司出纳之有司，自然难免于吝，后来于鄙人所拟章程作何议法，正自难言；使其无意助我，只须"经费支绌"四字败之有余，而制军亦未见为我左袒也。

昨晤汪、杨二君，皆极口赞许笔墨之佳，然于书中妙义实未领略，而皆有怪我示人以难之意。天乎冤哉！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又可怪者，于拙作既病其难矣，与言同事诸人后日有作，当不外文从字顺，彼则又病其笔墨其不文。有求于世，则啼笑皆非。此吴挚甫所以劝复不宜于并世中求知己；而复前于译局请款一事，所以迟迟不发直至于今者，亦正畏此耳。感兄知我，聊发愤一道，不足为他人言也。

穗卿想已返沪。一行作吏，将无往而非荆棘，然当劝其自下耐烦，弦歌本为三径之资，此行本为钱，稍露圭角，则于本旨荒矣。菀生本日晋都办引。此老入世狡狯神通，不必我曹代为煎虑也。顷又闻孙慕韩将有高丽之行，夔老之力致此有余，似不虚也。至于鄙事，尚是漠然无向，姑徐徐耳。

来书爱我之深，令人增缟纻之重也。前缄缮毕，久阁案头未寄，致时日不符，非邮者过也。坚仲、仲宣进境均好。仲宣口齿差些，而尤攻苦，似此年余，可望观书写信矣。知念坿布。觌缕奉复，乞宥尤长。并颂

勋安

小弟严复顿首　九日①

---

① 原件为第七函，仅署"九日"。第四函（光绪廿五年七月）说：译"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第五函（廿五年八月）说："《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第八函（廿五年十月）又称："《原富》一书，译者大半。"此信也说到译《原富》事，说"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可见此函之作与第四、第五、第八各函相近，也在一八九九年（译《原富》至一九〇〇年冬才全部脱稿）。此函提及迭接张氏九月八、九两日信，而第七函（十月廿八日）却不曾提及，则此函似是十月九日所作，在第七函之前。

七

菊生吾兄左右：

前寄一椷，想蒙照察，比维兴居佳胜，上侍康娱，至为颂祷。

复于本十九日为见爱者敦促晋都，七日而返，所图颇有头绪。第念生平进取之机，往往将成辄毁；今者此事，外无督抚之一保，内则译署之无人，虽前途力大，许以提挈，然而口惠之与实至，固断断乎不可同也。况声利之场，皆有捷足尖头之辈，复驽駘后时，庸讵必得，则亦听之天命而已，无容患得患失于其间也。

《原富》一书译者太半，北洋译局一事，交主出纳者议，悠缓延宕，殆无成期，故前者曾托仲宣先为函达一切，想已登览。今拟分卷随钞随斠随寄。至于陆续上石刷印，抑俟书成之日全部影点，听凭尊裁。敝处写手李生和度嘉璧受书法于武昌张廉卿，号一时名手。今观所钞，固亦简靖朴穆，异于世俗，书摺卷者，即此上石，固甚不恶。鄙意上石时可将字格缩小，约得三分之二，而书之额脚，均使绰有余地，则尤合格好看也。公意以为何如？此书开卷当有序述、缘起、部篇、目录、凡例、本传诸作，复意俟成书时终为之。此时倘先将随出者刷印公布，如西人之书之刻法，亦甚便阅观之人；但拟印若干部，须先前定耳。复自诡全书明年春前可蒇，即便一时人事间之，亦当抽空勉卒此业；或者钞者略迟，则不敢必者矣。

夏穗老此时必已过申，何时赴所治，深为念念；如未离沪，属其勿忘慰我，多作函也。菀生慕韩于前两日召见，想不日当出京。盛大理思为国家整饬财政，菀为其捉刀人。在京日闻其建白甚多；合肥商务一席，闻乃渠所面奏者。尚有估税诸事。前往通商各埠，想是明春之事；此事题目甚大，小做则无补，大做则不能策其成效，结果不过同于昔岁河工已耳，未必有所补也。广州湾挟二岛偕去，法人如是，恐将有接踵而来者。天下事如下水船，置之无足道也。

复年杪拟往海上，有续絃之事，封河前南，开河后北，果不中改，则腊鼓声中，当有一番聚晤，复与足下共盼之矣。手此。敬颂
箸安
寅候回玉。

弟严复顿首　十月廿八日①

八

菊生老兄有道：

昨得正月十六日手教，敬稔兴居康娱，上侍万福，至慰至慰。

李君一琴已道津晋都，未获晤面。《原富》稿经仲宣倩人分抄，蒇事者已尽前六卷，不日当由仆校勘一过奉上。其续抄之六七册，正在重加删润，日内当可发抄矣。刻已译者已尽甲乙丙丁四部，其从事者乃在部戊论国用赋税一书之约；若不以俗冗间之，则四月间当可卒业。但全文尽译之后，尚有序文、目录、例言及作者本传；拟加年表，不知来得及否。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又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搉，往往往返需时。如此则译业虽毕，亦须两月许方能斟酌尽善。甚矣，一书之成之不易也。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虽前者郑太夷言，此书竟成，百家当废；近者吴丈挚甫亦谓海外计学无逾本

① 原件为第五函，署十月廿八日。函及李鸿章任商务大臣事。按李任商务大臣在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年）十月廿二日。函内又谈及年杪将赴上海续絃。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一八九九）年续怀人诗，怀严又陵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以上两端可证此函作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惟据严氏与吴汝纶书，是年年杪并未成行；故严璩所撰年谱将续弦事系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书，以拙译为用笔精悍，独能发明奥赜之趣，光怪奇伟之气，决当逾久而不沈没，虽今人不知此书，而南方公学肯为印行，则将来盛行之嚆矢云；然而亦太自苦矣。已抄之稿，当交李君带南，抑仆于月底赴沪自携呈政，此番决不次且矣。商印是书，鄙意似不以即图久远为得，盖恐其中尚当修改，一成不变改则所费不赀；果使他日盛行，则雕之以图久远可矣。公意以为何如？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弍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隗千金市骨之意也。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不必拘拘矣。

昨者仲宣来云，都下风谣，颇有絷维白驹之说，《国闻报》纸亦载此番经姓电请之事，瞆瞆者颇疑文、张、宋三君所主使，故有此说，想仲宣当早有信达左右。弟初闻时极为忐忑，后见菀生，据云的系子虚，不觉额手也。但外间既有此讹，则一时风色甚厉可想，所望加意韬晦，上为老母，下为家室友朋，千万千万。菀生近亦有交北洋查办之事，乃一篇老文字，幸裕制军极力肯为洒刷，当可无虞。早知如此，当时真不合做此等事也。又闻有人见新出《清议报》册后，刻有穗兄吊六君子诸诗，居然将其大名明白著布，此事仆实疑而不信。窃谓穗兄晓人，决不当所为矛盾如是，身为州县，名在禁书中，有是理耶？不然，则出报者有意嫁祸穗兄而后出此；又不似，则斯言奚宜至哉？望台从就近一查，若果有此事，即宜驰书切戒穗卿，并属其设法速止；徒祸身家，于时无毫末之益，即以正道言之，亦为违反也。切托切托，琐琐写寄，不觉累幅；馀相见不远，俟晤面罄。此颂

侍安

复顿首　二月二日夜四鼓[①]

---

① 原件为第六函。函中言及翻译《原富》已至部戊最后部分，可于四月间卒业，知此书当作于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年）。

校讹单奉缴。新抄之第一卷，当细勘过。原抄第一卷，既有新抄，似可掷还，顷卢木斋甚欲得此册也。又及

九

菊公撰席：

前后诸缄，想经伟照。闻与同事洋友殊难得调，已向丞堂请退；贤者去就固宜如此，但吾为东南六七行省有志新学者惜耳。今日时事无往而不与公学相同。无所立事，则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异类横亘其间，久久遂成不返之势。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即谓此耳。今夫矿、路、船、电诸公司，借助洋财者，犹可言也；至于学堂，又何取乎？瞶瞶者以为必洋人乃知办此，不知教中国少年以西学，其门径与西人从事西学者霄壤迥殊。故近日所成之材，其病有二：为西人培其羽翼，一也；否则，所学非所用，知者屠龙之技，而当务之急则反茫然。至于学本易而故难之，事在近而故远之，尤其常遇不一遇者矣。号曰培才，徒虚语耳。中国之旧，岂宜一概抹杀？而西人则漫不经意，执果断因，官则无一非贪，政则无往非弊，而所以贪、所由弊之故，又非异类之所识也。自去年大受惩创之后，行省官吏前之痛绝深恶教士者，今皆奉之为神师，倚之为护符，一切兴作更张，惟教士之言是听。此其流弊殆过于前，无怪宓克恒言，亡中国而至斩绝根株者，必此教也。呜呼，岂不痛哉！南之福开森与北之丁家立，遥遥同调。自北方倡乱，联军入境之后，丁居都统衙门，其权绝重，所暴富于产业地亩者，盖以兆数；福见如此，当仿实命不犹，思欲久踞公学，特其分所应得者耳。

《北乱原因》钞本，承已寄到，当拨冗尽译寄与宓君。此老年七十余，于中国绝爱护之。近著《中英交涉录》，西名《English men in China》别发有卖，烦属小儿买一部，交周传谦寄来，或自带来。大噪一时，诋諆列强，其言极刻酷。近者和议稍易就绪，此书与有力焉。过香港时，

徇英督贝来克之请，演说教案近事讲义，听者二三百人，其中刺破公、修二教党之幽隐，不遗余力；读其文，始悟西人不以人理待中国也。此讲义复暇时已译得少半，俟完，拟寄与足下也。近者赫德于《英苏半月报》亦有所列，大旨在劝各国稍留余地，免五十年后报复之惨。英美然之，而德俄不悦。韩侂胄之死，金人谥以忠缪，吾于刚、李诸罪魁亦然，忠见所忠，而缪则古今之至缪，即此见学问之不可一日缓也。宁为李秉衡流涕，不为许景澄道屈也。足下以为何如？大抵今人以中无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谓"贤如醉汉，扶了一边，倒了一边"，新党诸人，其能免此者寡矣。

《原富》拙稿，未经交文报局寄南。顷得吕君止先生来书，始言经交敝同乡邓太守带去。盖君止入都时，木斋将此稿五册付之挚甫，而是时适邓入都，闻旁人言，其人不久即将南归，君止遂属挚甫将稿检交此人，不图遂尔浮湛至今也。细忆同乡邓姓府班，独有前当海运局总办邓心茂太守，号松生者，汀州人，似以运事春间曾北来一行，欲访此君行止，舍亲伊俊斋及王旭庄、孙述庭两太守，均能得其详也。一稿之烦如此，真令人生厌也。刻吴、卢两处均有信去，即今果尔浮沉，当另钞寄，不至中断矣。

此时外间欲办报馆译局者甚多，而皆嬲复为之提倡，京师则有廉部郎惠卿愿出束修三百金；津门则有陈序东以培太守许束二百金，兼办译报时，则三百。而昨得公来书，亦云拟于海上集钜股为此；又王筱航近已回国，急切愿设译书局，聘挚老与复为之总裁。此皆佳事，但人才极难得，今始恨前开学堂诸公办理非法，果如复言，此时译手当不至如是之寥寥也。前事以交情言，则公与复为最相爱；以地言，则京师诚不可无好报。但复既就开平之席，诚恐难以分身。然近者颇厌北方，乐南中风土。开平一局，与华洋同事能否终处，尚须数时乃决，此来徒为五百番月入耳，其事非所乐也。他日能与足下共事，亦未可知。津门之译局报馆，以陈太守之久于

官，遂有处处官做之意，如集官股奏设分派州县阅看诸节，皆复中心所未安者也。惟足下窥此意耳。外致沪局董事周敞徒妄其号矣信一，宜递与否，尚斟酌之。急于报命，乃出此耳。此颂

台安

复顿首　四月二十五日①

十

菊老惠鉴：

敬启者，月之二日往唐矿查事后，于初六旋津，则《原富》原稿五册由吴挚甫处已寄到。其稿所以迟迟者，缘始杨濂甫接盛丞电索，适挚父在幕，知其事，又适卢木斋在都，因嘱木斋迅往唐山取书到京，卢即照办；及书到京，由挚交濂甫嘱速寄沪，濂甫忘之，久阁，寻挚又得书，乃往濂处取回，而于晦若又取去，读久不还；四月初弟又以书向挚问浮沉，挚始于前月之望，向于斋头取出寄津，此展转迟阁之实在情形也。顾浦珠赵璧究竟复还，安知非鬼物守护，转以迟寄而得无恙耶？走自怜心血，不禁对之喜极欲涕也。今保险寄去，兄知此意，书到勿忘早覆也。

醇邸定五月二十七日出京，六月初五搭德公司邮船赴欧，小儿今日尚未抵津，临行承②……者，所讥评诟谇矣。顾华人之权未尽失也，勉为更张，犹可振起。及乎一旦权失，或为外人所乘，彼则假剔弊之名，以一网取华人而尽之。继则以洋人或附于洋者代其位，从此遂为绝大漏卮，利虽至厚，于地主人无与焉。与此言开平，岂

---

① 原件为第十四函。信中提到一九〇〇年"北方倡乱，联军入境"事，并说："自去年大受惩创之后，行省官吏，前之痛恶深绝教士者，今皆奉之为神师，倚之为护符。"可知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廿七年）。信中又说到他就开平矿务局总办事，"徒为五百番月入耳"。严璩所撰《年谱》，此事也系于一九〇一年。

② 原件以下缺页。

止言一开平已哉。此主权既失之后，万事所以不可一为也，又何怪往者刚赵之徒之痛恶此等事乎？彼欲绝之而不知所以绝之者，此所以降而加厉耳。呜呼，亦足悲尔！挚甫书又极为廉惠卿报馆说合，又托秋樵劝驾，知两贤皆复至交，意在必欲得当。复言报论取直，动触忌讳，恐阻挠不终。渠则云，此后报馆不致仍前阻挠；亦嫌南中诸报客气嚣嚣，于宫廷枢府肆口谩骂，此非本朝臣民之所宜出，果见地不谬，立言不妨和婉，在笔端深浅耳；若无微妙之笔，则不涉议论，但采外报译传，似亦其次。廉意欲复于主笔之外，更为要删英美宝书译之，用以维持报馆；辇毂人材所萃，且出政之地，劝复勿以财利计较出入，而有以领袖提挈云云。又寄来章程一册，用意极为周到，似是挚老己所擘画，他人不能到也。可知此老必在事。

得挚缄后，胸中至为踟蹰。语曰：士为知己用；此言诚然。且都门士大夫之渊，约纳自牖，乘大创之余，导其将反之机而启之，于世局至为有益，一也。人各致力于己之所长，言论思理，仆之所长，奔走会计，仆之所短，二也。开平有五百饼之月束，又有房屋住家，虽较三百金诚所优厚，独事权尽失，恐难有为，而在局同事旧人所以责望复者甚重，久之无效，必致唾骂，三也。合是三者，将辞多就寡无疑。然有难者，开平之就在先，而京报之招在后；况此时督办将有远行，同事之梁已与偕去，复如舍而之他，另觅必难其人，一也。新故交接之间，复来此间，坐席未暖；闻闻而来，见见而去，不知者将谓此局必有所以使仆弃如敝屣者，望风揣测，将大不利于此局与其督办之人，是彼以厚我而反得害，此诚义不愿出，二也。京席主笔之外，且有译书，顾一心不能同时而异用，两手不能右圆而左方；复已许金粟斋译《名学》矣，然诺必不可侵，礼卿之谊必不可负，终当先了此书，而后乃可他及，三也。况又有宓克诸公相托之事，即有馀晷，岂遑旁骛，四也。是以左右寻思，幸其馆尚未开，只宜许以他日开时，日寄一篇论说；至于编辑译印等事，另委能者。商之足下，

以为何如？公虑事最为精细，举措动合义理，走所心服，必当有以教我也。望后尚想回沪一行，果尔，面罄当有期也。手此布臆。即颂
箸安

弟严复顿首[①]

书系五册，然当时记是六册，不识如何脱落，果有接不上处，乞细检，急示洋文由某处至某处讫。此债总须还也。又及。

十一

鞠生老兄大人执事：

前上一笺，想经惠鉴。所言嗣后售卖《原富》一书，作定值百抽几，给予凭据，以为译人永远利益一节，未得还云，不知能否办到，殊深悬系。鄙知老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亦知此事定费大神代为道地，但以权有所属，或不得竟如台恉，此仆所以深为悬悬者也。夫平情而论，拙稿既售之后，于以后销售之利，原不应更有馀思；而仆于此所不能忘情者：

一、此书全稿数十万言，经五年之久而后告成。使泰西理财首出之书为东方人士所得讨论；而当时给价不过规元〔银〕二千两，为优为绌，自有定论。

二、旧总办何梅翁在日，于书价分沾利益，本有成言。

三、于现刷二千部，业蒙台端雅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是其事固已可行；而仆所请者，不过有一字据，以免以后人事变迁时多出一番唇舌，而非强其所必不可。

① 原件为第十三函，未署月日。此函有舍开平之席他就之意；严复一九〇一年在开平，一九〇二年受张百熙之聘主持编译局，故是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函中言及"醇邸定五月二十七日出京，六月初五搭德公司邮船赴欧"；按醇亲王载沣赴德事在一九〇一年，严复既知醇亲王赴欧行期及所搭船只，可证此函当作于五月二十七日之前不久（公历六、七月间）。

四、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

且诚蒙俯纳所言，而译局准予售书分利凭据，则一切细目尚有可商，以期平允，如：

一、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

二、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

以上种切，统祈卓夺。好是盛督办、劳总办诸公皆于无似不浅，当不至靳此区区而不予畀也。即使事属难行，亦祈明示。

自沪上揖别以来，到津者又匝旬月；日间到局办事，晚归，镫下惟以迻译自娱，日尽大板洋书两开。刻《名学》部甲已讫。若循此以往，明年此时，其书当了。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手此奉渎，即叩

纂安　不具。

弟复顿首　八月六日①

别纸烦致仲宣。

---

① 此函原件为第十六函，第十二函原件为第十七函，均未署年份。两函连续谈及《原富》抽版税问题，知前后衔接。第十二函云"新闻社事，须回銮之后再定从违"。回銮事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此两函均当作于是年。

十二

菊生仁兄大人阁下：

得八月四日函，未即还答，多罪多罪！商务《英华字典序》，近已草成，其书取名《音韵字典》，"音韵"二字似不可通，当改"审音"二字，或有当也。兹呈乞斧政寄与。《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交挚甫斟酌，并乞其一序，至今未得回音，正在悬盼，顷拟信催，俟寄来即当奉上。渠前书颇言，欲见全书，始肯下笔；如五部均已刷印，即寄一二分见赐，以便转寄与此老，何如？校时如有疑义，昭扆如肯过目最好，不必远寄前来，致多周折也。一昨见津报，言南洋公学译书局，丞堂以沈、费两公董其事，不知是否讹传；沈、费所为，岂能出阁下右耶？吾不知丞堂之指也。《原富》分利一节，有兄在彼，固当照分，所以欲得一据者，觊永远之利耳。然使其人不相见爱，则后来所卖，用以多报少诸伎俩，正可使所望皆虚，吾又乌从而禁之乎？不过念平生于牟利一途百无一当，此是劳心呕血之事，倘可受之无愧，且所求盖微，于施者又为惠而不费之事；若闻者犹以为过，则亦置之不足复道也。

近来有一种人，开口动言民智，于是学堂、报馆、译书，三者日闻于耳。如译书一事，则专为读书者设想，而不为著书者道地。然不知非于译才有所优待，则谁复为之？今且无论他人，即无似自揣，《名学》脱稿之后，亦未见肯为他人再译也。夫设译局何难？但译者于执笔之顷而有计利省力之情，则其书已可见矣；姑无论其不能而强为也。所以外国最恶龙〔垄〕断，而独于著书之版权、成器之专利，持之甚谨；非不知其私也，不如是，则无以奖劝能者，而其国之所失必滋多。子路救人，受牛而孔子与之，则亦此意耳。然此是我们背地议论，至老兄与公学总理如有十分为难之处，不必勉强也。

八月二十日又有上谕一道，看似十分诚恳，然总是隔膜，须光

复之后，看行为如何，方有定准。如以无所知之人办不可知之事，此是第一病痛；且朝廷欲天下信其真诚，必先从不护前短始。老兄相劝，于新闻社事须回銮之后再定从违，真祖腹中所欲言也。颇闻都下议论，朝廷有起用戊戌人才之意，设一旦鹤书下逮，兄其蹇裳就道乎？抑俟时也？复在此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在洋人手里；且有合同所明约者，押墨未乾，而所为尽反。经此一番阅历以后，与洋人做事，知所留心矣。令兄穗生先生，傥可为力，断无靳者，其寂寂无以报命，正缘此上苦情耳。

《名学》年内可尽其半，中间道理真如牛毛茧丝。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得蒙天助，明岁了此大业，真快事也。[①]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而环顾所知，除一二人外，实无能胜其任者，来者难知，亦必二十年以往，顾可使心灰意懒，置其所至亟而从事其可缓也哉。嗟呼！惟菊生知吾心耳。

复顿首　九月初二夕

十三

菊兄如见：

奉到初三日手教，悉慰悉慰。《外交报》义例译笔均佳，必能行远；此其有益当轴诸公，实非浅尠。复自九月，凡三度入都，每次皆作十余日勾留，回思戊戌之事，真同隔世。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月初已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于开河时以二三十部寄复，将以为禽犊之献也。《群学彪蒙》，刻方赶译，然常有俗尘败我译兴。窃恐开冻未必能卒业也。前奉之缄，去后都忘何语；岂果如来教所云卓识，抑恒泛之谈，而兄与我世故也？《外交

---

① 自“《名学》”以下至“真快事也”各句，原信中皆加双圈。

报》已接到第二册，其再寄十分则尚未领，不知何处浮湛矣。

小儿近在都，住福州新馆虎坊桥，然无所事。君潜则经五城学堂请作分教，束五十金。其洋总教系敝徒天津人王君少泉劭廉，其汉总教则林孝廉琴南纾，在杭东林讲舍作山长者。二君学皆有根底。少泉肫挚沈实，琴南豪爽恺悌，皆真君子人也。林君最佩足下，虽相与未必甚稔，然察其用情，骨肉不啻，足下何以得此于林君哉？此学堂可谓得人。独惜主者满汉十御史，益以顺天京尹，共十一人，皆蠢蠢如鹿豕。京兆似较胜，然好自作聪明，自经嘉奖，益谓天下人莫己若，此人小器易盈，不久将仆，可惧可惧。如办黄慎之工艺局一事，则为忮之见端；其坿片语皆陈久之义，而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论。黄固假新政以济其私，然果办之得术，于穷困小民，不为无益；陈乃以孑孑之义责之，无怪众口之汹汹也。黄又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其实京兆仅夺其义仓而已；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陈方修名，亦颇以此事为悔，云行当谋所以复之者，未知其何如也。想兄欲闻之，故为论及如此，不必示外人也。

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辅之。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嗣复抵京，叩吴所以，则云家事放纷，非归不了；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邱墓；且归家非无所事，当为李文忠收拾遗文，以答厚我之意。吴言如此，然测其隐，则亦虑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券，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复近有书与其女夫王子翔，劝以舍己为群之义，不识可撼与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朝命以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

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张有难色。继

问办法，则请设四斋：一正斋，从西文入手，驯致头等学业，以待少年之俊与各省学堂所送之高才生；二附斋，以中语演译西文，专讲西史、理财、立法、交涉诸科，以待年稍长之京朝官；三外斋，募自备资斧游学外洋已得学凭子弟，课以中学，如掌故、词章之类；四改同文馆为外交学堂，以言语、公牍、国际课之，以备外部出使之取材。张与沈胡诸公皆韪吾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良、平也。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然尚书尚未面及，颇觉谮者必多，未必果尔。使复而不为总教者，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刻旧之提调、总办诸人则以谓大学复兴，此为彼辈应得权利；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嗾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铃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张为大窘。复曰，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去，留则留。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刻闻已拟将七教习辞去，独留丁。补给前此停薪，须银四万余两，此事由小沂办理矣。

其英皇加冕致贺一事，始之群望皆属肃邸，即肃邸亦自谓必行；及揭晓，乃有所谓振大爷者，可笑也，其故：盖自去岁乱后，肃邸颇得洋人欢，于是媚夷谤起；而庆邸尤深忌之，恐其归来将夺外部之席，则百计为其子谋此使差，到河南行在，尝面恳二圣，又时时以和议之成，为己旋乾转坤之力，而后二圣乃得天旋地转如此也。使英命下之日，不独肃邸失望，即近支王公，愿行者尤众，咸鞅鞅也。振大爷何等人物，足下将自知之，无待仆论。而庆、肃二邸之优劣，以我观之，则肃当胜。肃接见新进甚勤，故或嫌其太邱道广；然复尝与深谈，其胸中固未尝无白黑者，未若庆邸，真是行尸走肉，其所甄识，皆极天下之鄙秽。前番醇邸使德，若麦佐之，若刘祖桂，若治格，若象贤，若杨书雯，皆庆邸夹袋中物，馀可知矣。以此人而据外交之要席，中国前路不问可知，而朝廷方且以有再造之功重

之，不可去也。

至于肃邸为人，于满人之中，真不得不指为豪傑之士。一日复至其门，倒屣而出，入座诸客，则皆吴挚甫之保定诸徒。诸客去后，出一纸示我，中开二三十事，大抵皆新政之所宜亟成者，如请归政、破党祸、捐畛域之类，盖以呈荣相者。荣则择其要者，加以四圈、三圈，其次要者则一二圈而已。其所云破党祸，盖即起废之说，所列四五人，则黄公度、陈伯年、足下与李孟符等也。陶公子亦在内。凡此种种，虽未知事效何如，然亦不可谓之无意想耳。兄且以为何如？今天下所喁喁待命者，大抵皆求变法，然军机、外部、政务处三者鼎峙，大率随众昌言，而实阴用其阻力。仁和尤甚。某日袁督钻得参预政务之命，即到其处大言曰：诸公在此，此局之设，原为变法，而公等所变果何法耶？众相视无有对者，独于式枚出曰：大家正是商量此事。袁叹曰：变法商量五年于此，今直行耳！若再商量，即是亡国。石季龙真磊落人，可儿可儿！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瑕者自瑕，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已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尝谓荣、王二相之不同，一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而仁和则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幸今天下之开报馆、操报政者多浙人耳。不然，仁和之毁固当在刚、赵诸人上也。且近来学宦皆以此老为师资，故天下靡靡，愈入于不救。外示和平，而中则深忌；李希圣因刻一政务处条议明辨，比已不安于京师，而求改外矣。总之，回銮将一月，而新机厌然；来岁新春，即有一二更动，亦将为其所可缓，缓其所必急，以涂塞天下耳目而已。思与足下谈宴而不可得，遂复琐叙，以供一览，想同此浩叹也。

昭扆想已回申，闻子培已去差，而仲宣继之，确否？《外交报》祈

送一份来，报资由尊处代垫后缴。续有所闻，当更告也。此颂
岁安

弟复顿首

本日小儿家信又言，陈玉苍京兆要保人材，以此问之林琴南，而琴南以仲宣、昭扆、一琴、穗卿与高子益对，约年内即当出摺。果尔，则所保五人，四是盛宫保属员，大足为宫保生色也。碎佛近状何如？尚复窘否？复近晤曾重伯，其议论大抵学穗卿，而傅会过之。渠有《重电合理》一作，类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渠欲复评点，复据实批驳，不留余地。中国学者，于科学绝未问津，而开口辄曰吾旧有之，一味傅会；此为一时风气，然其语近诬，诬则讨厌，我曹当引以为戒也。

除夕前二[①]

十四

菊生老兄史席：

别后忽已隔岁，辰惟兴居百福，潭祉吉羊，为颂。年内寄书，想达几下。廿五日筱沂、仲宣联袂贲舍，面述长沙之意，欲以复主持译局，意在先行编辑普通读本，以备颁行海内小学堂。颇闻兄在沪滨已办此事，第不知近所已成者几种，种系何科。便中望以见示。复膺此席，断不能以一手足之烈了此巨工，又不知沪港及各省中有何人材可以相助为理。足下与守六、允中诸子办译有年，夹袋中定多物色，能各举所知以副所望否耶？再者，应译之书至多，而能手类多见用。所以近筹两种办法：一是住局译书，月领薪俸；一是随带自译，按书估价，以酬其劳。但见近日海内并日本东京、横滨诸学

---

① 原件为第十九函。函有"回銮将一月"语，知作于光绪廿七年十二月廿七日，即公元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

堂、报馆，所翻者率多政治、名理诸书，此种以供私家览阅之本，尚非官译局之所急耳。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不知此书近已毕校刷行否？信来见告，以慰悬悬。最好有便人北上时，托其携带一二十部见与，其价值自当照算也。昭扆、一琴、穗卿诸子皆为玉苍京兆所保奏，冶秋冢宰贺其得士，可知浑金美玉市有定价也。但诸子当于何日北上，有所闻否？

复近业《群学肄言》一书，若不以事夺其日力，月余日可以蒇事。第一行入都，憧扰不免；即书成后，尚须斟酌，殆非半岁难以成书。撰著之不易如此。其《名学》一种，拟此书粗毕，即当续功。复手中有此两书，已足两年之事，再益以官书，真不知何以应也。

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顷闻京学编史一事，以付于君晦若，甚欲见其成书也。《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外交旬报》销路何如，甚欲闻之。此问居起。不宣。

弟复顿首　正月卅①

十五

菊生仁兄榭长执事：

自腊月初一到英后，皆为清河写备供词，并翻译公文，忙逼已极。此案今定西正月十七堂讯，正不知红白如何？再者，此番前来，一切行费皆德璀琳筹垫。清河面许月束千元，前者问其支发，竟不

① 原件为第十八函。函中提到张百熙请主持译局事，据严璩及王蘧常所编年谱，此系一九〇二年事。函中又说"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新民丛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春，亦证此函是一九〇二年春间所作。

能付，甚为诧异。后询旁人，乃知渠自落职以来，千疮百孔，负债极重；所冀此案翻转，方有生机，不然，不堪设想。弟甚悔此行之冒昧也。虽然，中国名矿经办事者之糊涂、洋人之局骗，良亦可愤；若得略助反正，虽辛苦复何言耶？但所居皆欧土名都，在在需费；假使不名一钱，亦足辱国。昨交麦加利二千镑一票，想经收到。念银价降而愈高，左右未必即转为现银；如果如是，祈将此据再交该号，嘱其即电英支，俾复得以支用，至为感祷。复虽甚不欲轻动此款，然远涉异国，事未可知，小儿所得薪水仅足自给，此间筹措无从，不可不早为道地也。复身边现银不过十镑而已，外则水陆公司尚有十数金存款，此款一尽，若薪水再不能支，即属妙手空空儿矣。

到欧以来，气体尚健，无劳远念。在英中国学生数十有余，有南洋人在内。其中甚有佳者，恨中文则大抵不通耳。此事留为后图可也。手此。敬颂

勋安

弟复顿首　腊月初九①

十六

菊生仁兄榭长大人阁下：

到英邮上一械，想经伟览。所托将镑票再交麦加利，嘱其电英，俾弟得以前往支用，不识已未办到，至为惦系。如兄未收此票，用 Non-receipt一字，或已转为银，只须 fransformld 一字，亦乞

---

① 此函至第十八函，原件为第一至第四函。均寄自欧洲，内容相衔接，大都关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邀他同赴伦敦诉讼事。严璩所撰年谱说：“乙巳（一九〇五）春初，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约府君同赴伦敦。”严复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抵英，次年四月返国（参见《严复与曹典求书》之四）。往返都在公历一九〇五年春。第十八函又言及日俄战争事，所说情况，正在一九〇五年一月沙俄旅顺海军覆没之后，五月波罗的海舰队未败之前；知此四函都作于光绪卅年十二月至卅一年正月间，即一九〇五年一月至三月间。严复与开平矿务局的关系，请参考《为张燕谋草奏》一文题解。

电示。如未收此票，即属存在舍间，盖濒行匆促，封信置车中藤篮，未及面交，弟到吴淞即已信达舍间，属其急行检呈尊处，想不至误。弟此行惟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张某前与德某于卖矿事实系有连，即今上堂全行卸过于德，而德执有信据，将行揭之；如此则鹬蚌衅生，而被告必享渔人之利。又此番出行，张实不带一钱，一切皆资于德，盖亏空至数十万金，无款可筹故也。同事薪水但资张罗略给，有似骗局，令人愈不满意。张本市侩起家，当一帆风顺时，尚有表面可观，至今日暮途远，丑状毕露。北京人最好饶舌，又处处自以为能，顾所言则无一非唾馀废话，令人真生厌也。即使讼事得手，弟亦去之。但既与为缘，自当俟其事毕。他日当往巴黎，与小儿同住，志在练习法语；假炳烛余光，尚堪致力，当入法之律学，破三年之功，罄其底里，他日为国有足用也。至于学费，以节啬行之，当可为力。

通州之事，胶葛甚多，考其受病本源，皆在不识西文而与西人画诺；当时译者又含混颠倒，无可酌裁，但向华文咬嚼，尽属无补。况私利之意杂行其中。外间人言不尽冤诬之也。最可笑者，渠此番上堂，禁弟在旁观听，故开堂三日，同行三人，皆不得观；此其意可怜可鄙，然不知其语一一皆当刊列、布诸通衢耳。总之，此案墨林固属骗诈，而张则不无利心，如：九龙马头所卖十余万尽行乾没；又以公司之财盖造屋宇、购买地皮，至于出卖，其款尽行入己；又何说耶？此不独开平一事为然，自有译署以来，所坐皆为如此。乃至今娼嫉之夫尚云办洋务与识洋文是两事，则宜乎其国权之日削也。

近来英法所最可喜者，东来学子日多，拔十得五，不乏有志之士，游欧所以胜于游日也。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沈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躁进之风耳。闻小儿言，坚仲天资稍差，然极沈挚向学。其中佳者，如李一琹之阮、李文正之儿，皆渠侬所最佩服者。后起有人，可为中国贺；所惜朝廷所用尚皆秦誓第二段人，后日回国，不知何以位置此等耳。兄在柯大夫处学习英文，柯处祈代致意，千万！

另日当有信去。甚望认真，此事勿视为泛泛也。穗老无恙。

十二月十九日在伦敦泐

YenFuh

十七

菊生榭长足下：

弟已辞席，拟在英暂住十余日后即行赴法，其在巴黎久暂，专看气体何如；年过知命，一是健忘，诚恐前志有所不逮，惟有浩叹而已。夫巳氏来英，不携一钱，欲取偿于所讼，顾案情轇轕，而延误至今五年，赃款已散，复向何人收合余烬？察其来意，专取责认副约，然即此尚未可知，盖该矿所卖是实，昨有比人来此争论，乃知永平金矿亦经卖出。虽卸过德氏，而德氏有便宜的据；况此事议已经年，实不在拳匪偾事之后，联军至津而后逼而出此。前后函电、往返契约文书，今经公堂纖悉呈露。以复观之，此后虽欲粉饰事实、涂障国人，必不能矣。此人必败，故借神劣不能脱身求去。呜呼！不幸为贫牵累，致与作缘，至今虽离，亦云晚矣。伦、巴盛地，所费不訾，乃于今日到麦加利处，议举款二三百镑，以利行旅。本日该号当有电至沪，属公将二千镑收据交与为质，而后乃可取金；然此信到时，其事已阅月矣。至英已来，未得公信，不知前据已交收否，私心颇极悬系，复在欧迁徙无常，如沪上诸友有函见及，当寄小儿璩处，乃不至浮沈也。

复气体尚自支撑得住，无劳介意。手此奉布，即颂

台祺　不一。

严复顿首　腊廿五

小儿居址附呈。晤柯医，深代致意，道复尚未能一至爱尔兰也。

十八

菊生榭长执事：

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自与通州分手以后，乃决知此身乃天生贫骨，万分不能事人。世界物竞炽然，不独不能有益同种，甚且不克自了生事。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

满洲战局，俄国断难持久，譬如赌博人，风头既坏，自以早了为佳，侥幸稍胜而后收场，徒使所负益深而已。俄国所望专属波罗狄海军，然船数虽多，其坚者不外数艘而已。远道趋敌，无所停泊，战后又无处可修，所挟之煤船医船，在在皆为弱点。又此来于旅顺既覆之后，小胜亦不为功，必全胜而操海权而后有济，据往策今，能乎否耶？况内乱蜂起，国中报纸皆力主罢战；尼古拉第二忧愤欲狂，不得已乃议大集国民代表，以决战媾；顾所难者，媾将如何出之耳。俄为天下强国，而内政腐败，遂无幸若此。回观我国，又当何如？泄泄之肉岂足食乎？一昨中国议聚当道数人，号为议政基础，各国大相揶揄；又山东巡抚一事，听命德使，群谓自弃主权。呜呼！人言非过论也。

此行差强人意者，见英法两国留学各数十人，此真吾国进步。但恨来者根柢皆极浅薄，不徒洋文，即汉文通者已为至少，年齿或至三四十，真不知当途何取乎尔也。大抵今日官场，上者亦祇为名，其次则并名不顾，然慰情胜无，亦不暇刻论之矣。

复在此候舟东归，三月之初，当与小儿及慕韩家眷东渡。但小儿乃奉差越南，查检商务及人头税等事。慕韩苦心孤诣，凡力所能至，尚肯为之，于群使自不能不首屈一指。杨子通辈，死不蔽辜也。

执事得此信时，亦毋庸覆，以届时弟已到家矣。一是心照，容晤谈。

严复顿首　正月廿六在巴黎泐

十九

菊生仁兄大人阁下：

夏间揖别，彼此黯然，不图祸发之近如此。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耳。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不识阁下以为何如？昨见许九香与程雪楼、伍秩庸诸君书，以为先获我心，使复言之，不过如是，又不知阁下曾见之否，见后以为何如？此书殆得北京士大夫大多数之同意矣。复愚以为事至今日，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庚子与丙丁间排外及抵制美货等事皆然。然各人举动，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而其时今日首事诸公大都黄土，取快一时之意，而贻祸彼之子孙，此虽桀纣豺虺之不仁不至此耳。悲夫！悲夫！且为今日之中国人，又为中国人中之汉族，而敢曰吾人之程度不合于民主，而敢曰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则其言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然而仆亦爱国之一男子，有问于我，必将曰：中国汉人程度真不足，而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何则？事已至此，诚不敢爱死而更欺吾同胞故也。阁下又以为何如耶？

自风云变色以来，海上市情危岌，殆与京师相若。不识商务馆

受何影响，复尚有五千余元存款在彼，可能安稳无恙，颇欲提出交麦加利存贮，庶几他日尚存送老之赀。伏望……①

二十

菊公赐鉴：

敬启者，弟原拟秋凉赴京，但日来喘咳又剧，不得不暂作罢论。恐过此凉气益深，北行愈加无由。老病残年，行动之难如此，可浩叹也！

兹有恳者，四小儿璿肄业交通大学，乞公就近凡事推爱照拂，见此信时，烦由敝处馆中活期划付伍拾元与之，费神，极感。迁沪之议，恐须复活。闻长浜路有新造房子，颇相宜，公能为一查不？并托。即颂

仁安

弟复白　九月廿八日②

与《外交报》主人书*

外交报主人阁下：

自大报风行，其裨益于讲外交者甚巨。曩所惠寄初二三编，体例修絜，裁审群言，多合于原序"文明排外"之旨，钦企！钦企！

顾走所愿效忠告于左右者，窃谓处今日之中国，以势力论，排

---

① 此函原件为第八函，因残缺，不知其署何月日。函中论辛亥革命事，有"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语，则其时南京政府尚未成立。按武昌起义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共和政府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一年十月至十二月间。

② 此函内云："迁沪之议，恐须复活。"系指严复在一九二一年打算从家乡重新迁到上海，并托张元济代觅房屋一事。（参阅《与长子严璩书》十一至十六函）此函当为一九二一年所书。

* 原载一九〇二年《外交报》第九、十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原稿。

外无可言者矣，必欲行之，在慎毋自侮自伐而已。夫自道咸以降，所使国威陵迟，驯致今日之世局者，何一非自侮自伐之所为乎，是故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二者终始先后之间，其为分甚微，而效验相绝，不可不衡量审处以出之也。不敢以空虚无据之辞进，请即大报所论列者，相与扬榷辨晰之可乎？

即如第三期译报第一类，于英国《天朝报》所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大报译而著之，且缀案语于其末。意谓此后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国语，末引日本、埃及兴学异效之事，以为重外国语者之前车。此其用意，悉本爱国之诚，殆无疑议。顾走独窃窃以为未安者，则谓事当别白言之。若世俗不察，徒守大报一偏之意，逮此风既行，则十年以往，学堂之无成效可决。

夫中国之开议学堂①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②皆成理。际此新机方倪，人心昧昧，彼闻一二钜子之论，以为至当③，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误之，殆无幸已。此走所以不避婴逆而有言也。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

---

① 《外交报》作“中国之议学堂”，今从原稿。

② 《外交报》作“不必”，今从原稿。

③ 《外交报》作“以为当然”，今从原稿。

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1]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2]。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论天文地质之奥殚，略举偏端，则医药通乎治功，农矿所以相养，下洎舟车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者矣。

尝谓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谓非者浅，而存于人意之所谓是者深；图其所谓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

---

① 《外交报》本作"滋所谓"，今从原稿。

② 《外交报》本作"本斯而起"，今从原稿。

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蹏，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辅之说。特其一端已耳。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

虽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沈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嗟夫！员舆之上，数十百国之所为，其废兴存亡之故，可覆观已。最近莫若日本，稍远则有普鲁士之弗烈大力，俄罗斯之大彼得。方其发愤自图强，其弃数百千年之旧制国俗，若土苴然。他若法之所为于十八稘，英之所为于十六稘，实皆犯天下之所不韪。顾至今论世，犹谅其民之所为者，保国存种，其义最高，而文明富强之幸福，至为难得故也。若夫徒轩轾于人己之间，尊其旧闻，至若不

可犯者，则亦有之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数国者，夫岂不言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岂不自谓文明？其于教育也，夫岂不自张其军，而以他人为莫我若？然而其效，则公等所共见而共闻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顽锢者，由于识量之庳狭。庳狭之至，则成于孔子之〈所谓〉鄙夫。经甲庚中间之世变，惴惴然虑其学之无所可用，而其身之濒于贫贱也，则倡为体用本末之说，以争天下教育之权。不能得，则言宜以汉文课西学矣。又不能，则谓东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则？即用东文，彼犹可以攘臂鼓唇于其间；独至西文，用则此曹皆反舌耳。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

至欲以汉语课西学者，意乃谓其学虽出于西，然必以汉语课之，而后有以成吾学。此其说美矣，惜不察当前之事情，而发之过蚤，滨海互市之区，传教讲业之地，其间操西语能西文者，非不数数觏也，顾求其可为科学师资者，几于无有，是师难求也。欲治其业，非夙习者不能翻其书，纵得其书，非心通者不能授其业，是教之术穷也。然则大报所讥中国数十年来每设学堂，咸课洋文，今奉诏

书推广，犹以聘请洋文教习为先务者，固皆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国语，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语学也。且夫欧洲之编籍众矣，虽译之者多，为之者疾，其所得以灌输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之一毛。况彼中凭藉先业，岁有异而月更新。学者蕲免膛后之忧，必倾耳张目，旷览博闻，以与时偕极，今既不为其言语文字矣，则废耳目之用，所知者至于所译而止，吾未见民智之能大开也。又况译才日寡，是区区者将降而愈微耶。若谓习外国语者，将党于外人，而爱国之意衰欤！此其见真与儿童无以异。盖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浅深别有所系，言语文字，非其因也。彼列邦为学，必用国语，亦近世既文明而富于学术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讷查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诺文字，其不用国语者，以为俚浅不足载道故也。然则观此可悟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憍耳，又何补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国以有立，则种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见文明富强之国，其国语之不尊也。夫威尔士，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颠，法之二部也，议院禁其语者，以杜言庞，如中国京师之用京语，从政之操官音，与所论大旨无涉。至谓夷灭人国，辄易语言，执事将谓国灭而后语易乎？抑谓徒尊国语，而其国遂可以不灭也？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颇怪执事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总而论之，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若夫吾旧有之经籍典章未尝废也。学者自入中学堂，以至升高等，攻专门，中间约十余年耳。是十余年之前后，理其旧业，为日方长。矧在学堂，其所谓中学者又未尽废。特力有专注，于法宜差轻耳。此诚今日之所宜用也。迨夫廿年以往，所学稍富，译才渐多，而后可议以中文授诸科学，而分置

各国之言语为专科，盖其事诚至难，非宽为程期，不能致也。诚知学问之事，非亲历途境者，虽喻之而不知。独有一言，敢为诸公豫告：事功成否，恒视其所由之术，而不从人意为转移，若必拂理逆节以为之，则他日学堂，自无成效。

吾闻京师洎二十余行省，一学堂之成，其费需万金者，动以千数。是累累者，偿敌之余，夫岂易集，乃至十年，总于海内，将所费者无虑几何，庸可使时可数过。问以人才，对曰无有。虽其时当事者亦将勉强涂饰，奏报揄扬，而无如其人之虎皮羊质，于国事无补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为高睨大谈自许热心者股栗也。谨不避烦渎，为大报贡其一得之愚，亮执事能优容之，而转教其所不逮焉。

谨将所拟此时教育办法划一条例如左：

一、此时官局所译西学，宜从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入手，以为各处小学蒙学之用。其书期使中年士子汉文清通者，一览瞭然，以与旧学相副为教。

一、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第须略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期使年十六七以后，能搦管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议者或谓宜编经史旧文，颁行天下，顾此功匪易，此时不若听天下能者各出己意为之，俟十年以往，阅历稍深，定论渐出，厘而定之，当未为晚。

一、取进中学堂，年格当以十六至二十为率。务取文理既通，中学有根柢者，方为有造，而西文之能否，可以不论。此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

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学堂，为豫备科；三四年后，即可分治专门之业。凡高等学堂中，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

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

一、中学堂课西文西学，宜用中国人。洋人课初学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专门诸学，宜用洋教习。若人众班大，则用华人为助教。

一、小学堂，有中学教习，无西学教习；中学堂，中西学教习并有之；高等学堂，有西学教习，无中学教习。至于专门，则经史文词诸学，列于专科，此其大经也。

一、各省如遍设中学堂，则无教习。近有议以速成之法求师范者，此其为术，诚吾之所不知。踏实办法，似宜于各省会先设师范学堂，即为后日高等学堂之所。令学政于每县学中咨高才生小县二员，大县四员若干员，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学之法教之。如此则五年以往，不患无师资矣。师范生宜有廪膳膏火。

一、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第时过而学，自仅能求之转译，而以华人之通西学与夫西人、东人之通晓华文华语者，为之向导。此诚不为无益，然终慰情胜无而已，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则亦有法，道在置之庄岳之间也。第于被选出洋之先，至少须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随其所取。初二年专治言语，第三年则事科学，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通达之材，第使国家所以养之者，略有以安其身心，使不为外物所累，而得肆力于此，其成殆可操券。所谓年齿既长，则口齿不灵，无此说也。然不通语言，则出洋无益；不了科学，其观物必肤。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术与通行者异。其选之也，不可以不严；其养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见其不为晚成之大器也。夫士人通籍之后，浮沈郎署，动十余年，乃今用之求学，而云老之将至也耶！

一、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

器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与曹典球书* 十二封

一

猛庵学兄足下:

承寄书，情肫而语挚。走事学三十年，尝精心于天人相推之际。凡今日之世局，皆畴曩所动魄惊心、叫号狂呼以为不渝之验，不可逭之灾者也。不幸思术不同，听者藐藐，及期履之而后知其艰,夫已成局而无救。家无雄赀,又不克高举远引,为避人避地、危邦不居之图,则与聩聩泯泯者同及于难而已。逮事后而思之,觉前识之与颛顽为敌亦等耳,而徒多先事之惝惝,将压之兢兢，而众人转娱忧乐亡,此心泰然,旷若无事，则真不知学问智识之于吾人其有益而可贵者果安在也。越人之术,足以洞垣一方策,桓侯之将化,而己亦无逃于妒者之刺。用是,尝自诧而不知己与悠悠者之孰为失得也。虽之为然,使既已通其故矣,而耳张目触，皆世人相将疾趋死亡之事,寸心未死,又安能忍而与之终古?此所以往者有《国闻》之作,《天演》之谈,亦所谓屈平系心怀王,庶几一悟而已。顾信馋齌

* 严复与曹典球书十二封，作于1901—1917年。原稿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曹典球,字籽谷,号猛庵,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湖南省教育厅长等职。此据《湖南历史资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该刊发表时,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考订了写作时日。但所订三、四、六、七、八、十二各函写作时日,仍有未妥处。现再加考订,重新排列。

怒，欲置之死地，岂无人哉？此仆戊戌以还，所以常嘿嘿廉贞，舍闭户译书而外，不敢有妄发者，坐此故也。

庚子之役，身困租界之中者匝月。颠沛南下，栖栖沪滨，而金粟斋译局诸贤谓当有以激发。一时学者以名学为格致管钥，而仆又适业是书，则取之以开讲社。二、三月间，仆又以事北去，不能有所发明也。不图贤者气类之感，在远不遗，赐书程督，谓当以会报相邮，借资丽泽。此诚勇猛求道之盛心。窃读来书，不自知其汗浃项背。仆于上海一隅之同志，且不能有所附益，又何能有以餉从者乎？虽然译书者，仆所立命安心之事，非甚不得已，未感自休。他日稿出，同社刻之，即有以报。可与言者固未尝知，而学问之中固无所谓势位者存也。仆顷在天津为友人所赐，强以矿政。脱有惠音，寄开平总局可矣。远感盛心，挑灯奉答，惟鉴此意，不宣。

严复再拜　五月八夕①

二

猛庵执事：

四月廿五日由京译书局转到三月十一日尊缄并续寄四月廿日电示，盖执事不悉仆于三月三日已离京师也。

所委推荐教习一事，殆难为力。迩来少年，有三、四年英文工夫，其资格能事，万万不足拥坐皋比，亦不足以充当助教者；然在铁路、电报、邮政以至洋行大、贰写，月尽可望数十百金，其黠者且有他项进餉。然则千元岁束，其足以招致，执事所欲得者否，可以推矣。

仆以精神劣短，甚愿违此名场，托居吴会。而人事牵率，五月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仆顷在天津为友人所赐，强以矿政。"又云有信"寄开平总局"。严复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的邀请，"主开平矿务局事"，时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春。是函当作于是年。

后恐尚须到京一行，甚以为苦。以执事于仆不浅，聊布腹心。何日合并，无任延伫。此颂

午安

严复顿首　四月廿六①

三

猛庵足下：

顷读十一月廿二日赐书，所以奖借之者，甚至无似。生于神州之中，处危岌之会，文质无底，不能为嘉富洱、西乡隆盛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使波靡社会，因以有立，乃仅仅取其旧业，自附鞮、寄、象胥之伦，转而译之，以自献于吾国之学界，此其为效，亦至微谫。顾乃远辱惠书，津津称道，甚矣，足下之心热也。

足下慨近世学者轻佻浮伪，无缜密诚实之根，思欲补其缺患，使引入条顿之风俗，此诚挚论。顾欲仆多择德人名著译之，以饷国民。第仆于法文已浅，于德语尤非所谙。间读汗德、黑格尔辈哲学及葛特论著、伯伦知理政治诸书，类皆英、美译本，颇闻硕学者言，谓其书不逮原文甚远。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谇常如此矣！

拙译诸书，幸蒙阅览。近者又有《社会通诠》一书，经商务印书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有"仆于三月三日已离京师"等语，知系严复离开译书局时所书。

严复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春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二月辞职，不久返沪。此函当作于是年。

馆版行，足下取而读之，则吾国所以不进，如视诸掌矣。

浏阳小学得贤者主持，成绩殆可操券。刻意自治，而用世之先，知重问学，彼所以成就文明国民者，正如此耳。

复浪迹京华，行将三载，益觉中国上流社会一无可为，行且拂衣而去。行止若能自主，明年二、三月，定在江、湖、吴、楚间也。

手此奉答厚意，惟深根宁极，昭祝无穷。

严复顿首　嘉平十九在京寓沕[1]

四

猛庵仁兄撰席：

得上月廿九日赐书，盥手开缄，循颂至再，不觉首之低而意之远也。复以寡谐不见用于当世，耻其生而无补于社会，乃以迻译自将，东抹西涂，妄窃名誉。此宜为海内志士之所讥诃，顾独执事亲之，三、四损书，情益重而辞益恭，不察其腐朽，若有所深冀于仆者。此于左右怀人周行之雅，固如是矣，而如复之断断不足任，何哉！

客冬随人薄游欧洲，道经英、法、瑞、义，如温州书。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适值抵制美约事起，群情汹汹。仆以为抵制是也，顾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则语以少安无躁。当此之时，逆折其锋，若将弃疾于复者。乃逾秋涉冬，其祸果发于罢市之一事。于是官绅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计。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于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海上学界、商

① 此函未署年份，仅署"嘉平十九在京寓沕"。函中云"近者又有《社会通诠》一书"。按严译《社会通诠》于一九〇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当作于光绪三十年以后。又云"行止若能自主，明年二、三月，定在江、湖、吴、楚间也。"当指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冬安徽巡抚恩铭等商聘他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事。此函应为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嘉平（腊月）十九日所书。

界，人杂语庞，其高自期许者，大抵云中国迩年程度已进，所持议论，半皆三、四年来《新民》诸报之积毒。适夏间有以讲说政治为请者，不自知其寡弱，乃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并言后此立宪为何等事；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

比者，皖中官绅敦以高等学堂诿，知交见其颓堕，相劝勿行。顾念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起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钟。使皖中人果相信从，则为定章规、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此于社会亦非无补。于是慨然诺之，大约明岁正、二月之交，当抵淮水。至于事之成否，固不敢预言也。

湘省人士，实较他处有为。意向而进步之缓，恐缘方针未定之故。复窃谓居今少年，欲治新学，非急习西文不为功，欲恃时下编译教科诸书以求深造，无此事也。执事以为然乎？

相趋稍近，果得文旆一游皖中，以征我辈贤者之虽远而终合，亦他日学界中一故实也。草草奉布，不半所怀，唯一是保练，为道自爱。

严复顿首　嘉平廿一夜①

五

猛庵仁兄执事：

数月奔走，音尘阙如，尝于高贤，极深怀想。复于左右未得一瞻眉宇，顾其相感，虽白头之交不啻，岂香火因缘，真有是说，未可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述及"客冬随人薄游欧洲"、"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事，当指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严复应张翼之邀为开平矿务局诉讼事同去伦敦之行。此事后因与张翼意见不合，次年"辞席"先归。函中又云："比者，皖中官绅敦以高等学堂诿。"此事亦在光绪三十一年冬。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知也。

比者，林赞虞侍郎被诏入都，道出襄、汉，特遣乃郎林子有世兄下询针向，并问湖湘间有可与共功名者不，鄙人谨举贤者以对，世兄问居址甚悉。当彼时，复意文从尚在郴州，不悟即在省城实业学堂也。敝门人熊君季廉天年遽夭，是凉德生平第一种憾事。中年以降，感逝伤亡多矣。独季廉与第二小儿名文殊者，最为悼痛，至今脑影间犹时时发现，自愧不能太上忘情。然埋玉土中，所悲切者，皇人种族之不幸，岂徒门户渊源而已。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孙公之叹，岂徒然哉！

湖南今日学风，毁言日至。顾鄙则谓进步之境，以翻变为先驱而变矣，又安得以无过如钟摆然，其一动而即协于中点者，宇内绝无之事。今日欲求其进，固当耐得过中。人心有灵，倦且思返，数番之后，自尔改观。彼以无动为大者，又安得有过中之悔乎？今日口语藉藉，固也；然他日湖南将终为海内先进者，必由于此。想三世善知识，当于鄙言有深契耳。

所委觅聘法文算学教员，相识之中，高者过格，下者不胜，故一时尚无以应命。然当徐访之，有无日内必相告也。

再有浼者，敝处每年用羊毫计在六十支上下，往者季廉未去，皆承其为我购办于湘，而于笔工名俞步云者所制乳毫，大、中、小三楷，用之最合。自季廉归道山后，复于湘中乏故旧，无从托办。今者，匣中所藏，殆将罄矣。京中所买，虚弱多散毫；其沪上所购，尤狞劣扼手，不可以用。兹者不敢自外，拟恳左右辍半日之暇，为我访诸长沙之市，得小楷三十枝，中、大楷各十支足矣。须修剔极精者，价稍逾常不惜。但执事送单前来，即由邮局汇去。千万勿学世俗即以惠送，果然，是不许我他日再托矣。手此奉浼，即颂

讲安　不宣。

严复顿首　嘉平十九①

六

猛庵有道：

启者，前承损书，即行奉复，想蒙台览。敬惟新岁台祉万福，无任颂仰。

前承諈诿延觅法文算学教习一节，去后即行细心延访，近已得之。其父名陈长龄，字永年，闽县人，陈伯潜学士之宗也。旧在马江制造学堂肄业，中经挑选出洋，游学法国三年，得制造师头等凭照，与敝友高子益而谦太守为同学，据云学诣踏实可靠，且法文算术系商等者而外，尚通物理、化学、机器制作诸科，于贵堂号为实业者尤为合式。惟二百元月薪以待此才，似为太少，因其人刻在粤东，本有馆席，但与办事者颇不得调，思离其处。贵堂果欲得之，易二百元为二百两足矣。良师难得，执事不当惜此区区也。如合意，望即电复"诺"字。敝处地址为"新垃圾桥严几道"也。匆匆率复，即颂新祺　怀照不宣。

严复顿首　初七②

七

猛庵仁兄执事：

敬启者，前得赐书并陈教员关约及邮汇五十元，当即交与敝友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敝门人熊君季廉天年遽夭，是凉德生平第一种憾事。"又云"至今脑影间犹时时发现"。知当作于熊季廉死后一段时间。据严复所作《熊生季廉传》，知熊季廉死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再者，函中所谈"比者，林赞虞(名绍年)侍郎被召入都"事，此亦系光绪三十二年之事。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十二月。

② 此函未署年月。前函云"所委觅聘法文算学教员"事，"一时尚无从应命"。是函严复才推荐陈长龄赴湘当教员，当在后。前函作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此函在"新岁"伊始，应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正月。

高君啸农,嘱其寄粤。嗣复于二月望到皖,于廿一日接到高缄并陈教员复电,知前途已不得离粤,极为抱慊。本午已由此电达左右,想已入览。兹更将高缄、陈电奉呈,庶尊处得知始末。至于关约两纸、邮汇一单,俟复三月中旬到沪后再行统寄奉缴不误,想不急急也。目下海内学堂林立,而合式及格教员最为难得。陈君于法文及实业学问确有根柢。自周帅到,彼已决计舍其所事而事教育矣;乃又为所强留,殊可惜也。为贵堂计,只得再行从容徐觅。敝处如有所知,尚可相告。但眼下难逆睹耳。手此奉布,即颂

讲安　不宣。

愚弟　严复顿首　二月廿一[1]

八

猛庵足下:

敬启者,复于三月初十至自秣陵,始于沪寓奉到二月初三所损锦缄并湘笔五十枝,感谢感谢!湘毫原系奉托之件,而左右必为此拘拘,又不敢过却盛意,只合再拜登嘉而已。

鄙人此次以二月十二到皖,在彼勾当一是,直是三月上浣始归以徇陶斋尚书之命,为之整顿吴淞复旦公学。乃事尚未办,自十三起,忽患肺炎,几成危候。幸叨远芘,于十七日热退,痰喘稍苏,故今日尚能料理书札。此迟迟未获通报之实在情形也。

陈永年中为粤帅所尼,不获赴湘,前经电达左右矣。兹谨将关约两纸暨邮汇五十元,敬谨奉缴,伏唯照察者。悉湖南实业学堂聘请法文普通教员,复始意必求有以报命,顾辗转无成若比,惭负惭

---

[1]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陈君于法文及实业学问确有根柢。自周帅到……乃又为所强留。""周帅",指周馥。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周馥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七月始任两广总督。又,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也说到上述之事。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负！欲再展限细觅，又恐必误尊处功课，只合敬谢不敏，求止脩学，使就近更聘而已。

新愈，脑力致弱，恕不多谈。手此敬达谢忱，并请

讲安　褚祈爱照，不尽。

严复顿首　三月廿四夕亥①

九

猛庵足下：

读七月九日书，诲谕谆谆，感何可喻。鄙人去皖适在变故之先，致议者妄有推测，顾其实则杳不相涉耳。海内纷纷，四邻眈眈，而朝廷之上，徒各恤其私，终未尝有人为数十年、百年计者，此局何可长耶？

贤者优游珂乡，忽尔欲弃而北，岂有所不得已欤？少陵有云："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今兹之行，得无类此？豫抚与别久矣，姑以一书为公绍介，寸莛击钟，不足为贤者重也。手此奉复，即颂

暑祺

严复顿首　七月廿②

十

猛庵先生执事：

昨者回寓，见大刺，知高轩过存，为心仪者累日。然卒未报拜，垂老颓惰，礼容尽废，往往心所严事，亦加简略，固不仅于台从为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陈永年中为粤帅所尼，不获赴湘，前经电达左右矣。"知此函紧接第七函，应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所书。

②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鄙人去皖适在变故之先。""变故"，当指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事。按严复于一九〇六年四月赴皖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一九〇七年五月辞职。而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恩铭事，时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然也。

承示谭作刘传，读竟为嗟叹者久之。惟是年来心如眢井，大有殷深源咄咄书空之意。向以文字为性命，近则置中西书不观，动辄累月，所谓禽视兽啄，趣过目前而已。

执事宗旨诚无异于昔年，而复则今我非故我矣。嗟乎！事未易一二为世俗人言也。

顾题咏之事，既承猛庵与刘君雅命，决不敢委诸学莽，但祈少宽假之，当收召魂魄，勉一为之。其以莛击钟，称题与否，不敢云矣。明日星期一太逼，请于星期二日巳午之交一来见访，复当在家鹄候也。手复。即问

少惱

复谨状　十四①

十一

猛庵先生执事：

承札诵悉。讲稿昨被《平报》社取去，无以报命，歉仄歉仄，令弟惠论喜迟，已嘱门者为通，每日午时乃最便也。此答。颂

文祉

严复顿首　九月四日②

十二

猛庵先生执事：

---

① 此处未署年月。函中有“顾题咏之事，……勉一为之”等语，当指一九一三年“上巳”（阴历三月上旬）严复与郑沅等数十人在北京万牲园聚会题咏。时曹典球在北京，向严复索取诗稿。故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三年阴历三月。

②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述及“讲稿昨被《平报》社取去”事，即指一九一三年秋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所作《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稿。此函应作于一九一三年。

昨承损书，谕以宪法研究会同人拟辑杂志，不以复为固陋，令其有所纂述，为涓尘之助，其所以宠复者良厚。惟是年来，心如眢井寒竿。曩为《平报》社所嬲，略有著笔，竟不知更成何语。至于《庸言报》，则于任公虽有诺责，终无所就，恐足下虽载酒相过，亦不能使槁木死灰复行牙枿。奈何！奈何！顾兹事体大，在鄙亦甚愿有以应嘤求之雅，则意者春日载阳，有所触发，乐虚蒸菌，自鸣不平，以为呈猳，特不可自必耳。孟子有云："是不能也，非不为也。"馀心奉答，即颂

仁祺　无任悚仄

弟复上状　廿四①

与张百熙书* 二封

一

冢宰执事：

复前在燕谋侍郎客席，见军机大臣传旨，谓京城沟渠失修日久，其应如何通筹缮葺之处，宜令执事与张侍郎察勘具奏者。当是时侍郎语复，谓京师沟渠，瀹自明代，历年修治，虽例发内帑数千金，然欵绌无以及事，徒为吏胥分蚀而已。春夏之交，修沟之匠，各有分段，不合不通，发其中之积秽，罗委道左，郁伊薰蒸。外以待乡农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有"昨承损书，谕以宪法研究会同人拟辑杂志"语，知作于宪法研究会成立之后。按宪法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函中又云："则意者春日载阳，有所触发。"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春初。

* 与张百熙书两函，第一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原标题为《上张冶秋大冢宰论京师道涂修治书》。第二函录自《严几道诗文钞》，原标题为《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张百熙（1847—1907年），字冶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任吏部尚书，即所谓冢宰；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又以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

之买以粪田，内以要舖户之贿使早撤，以是为求利之道。至于沟之通塞，非所关矣。又京师官道，经人盗买盗占，岁寸月分，久之益狭，昔为九轨官路，今乃毂击肩摩，道中沟渠，多在庐舍之下，隐状截断，跡察尤难。是故京师沟渠，若道路不修，无可缮葺，强而为之，徒滋烦费，于实事大局，无毫末利益也。

窃谓京师道路之宜修久矣，其窗眣不平，实人人之所共苦，外人观笑，流谤五洲。然其所以至今未图者，亦自有故；守旧之说，犹其后也。盖京邑广大，閭阎且千，一言修道，所费不赀，一也；蚀功中饱，习为故常，所费虽多，实用于工，百不及一，二也；道政繁重，而事须并举者，若水火、沟隍、警务、工局，不一而足，三也；道成之后宜以时修，设其不然，则月日之间，复即败圮，无常经费，四也；道路制有广狭，准有高下，稍不如法，弊端从生，非得其人，不如勿治，五也；陋制相沿，人觎其利，上自京僚，下至水夫，闻将改贯，群起为难，六也。总此六事，所以京师修路，终成道谋。独至于今，使为得其术，则此六者，皆可无虑，失今不图，将中国第一败象，不识袪于何日。此复所以忘其微贱，敢为执事一借前箸以筹之也。

今夫吾国言变法更始者，年有余矣。顾外人睹听朝廷所为，除一二事外，如前者禁裹足及许满汉通婚之令。皆不悦服者。彼以谓京师道涂，劣败如此，图之其功甚易，成则其利甚溥。且事在迹象之间，为耳目之所日接，乃尚因循，不克振作如此，而其远且大者，庸可冀乎？故朝廷与当轴诸老，欲于此际，树之风声，则庶政诚无有大且急于修道者。况使修之、治之，而于国家有邱山之费，犹可诿之于度支之艰难，虽勿修勿治可也。乃今之术，可使农部水衡不出角尖之费。其所仰于民者，又万万无谤讟之兴。且事成之后，商旅棣通，货币云集，关征旧设者，将有无穷之增。此其事诚有百利而无一害，则又何疑何惮而不为乎？今者，朝廷既以此访之执事与侍郎，则亦不为无意于道里之平治，迎其机而善导之，此百世之盛业也，惟两

公勉之而已！

复承两公恩遇之厚，见久大之业，于此时实有可成之机，不忍默默，谨列措办大端，另列别幅呈鉴。至其细目，则成议之时，受其事者，自能详悉。伏祈荩虑宿留，以开物成务自任，天下幸甚！

候选道严复谨上①

二

管学尚书大人阁下：

窃闻大学堂前有饬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刷印教科书目之事，语经误会，以为饬令翻印教科各书，而南洋上海各商埠书坊，遂指此为撤毁版权之据。议将私家译著各书，互相翻印出售，此事于中国学界，所关非尠。因仰托帡幪，奋虑偪亿，窃于版权一事，为执事披沥陈之。

今夫学界之有版权，而东西各国，莫不重其法者，宁无故乎，亦至不得已耳。非不知一书之出，人人得以刻售，于普及之教育为有益而势甚便也。顾著述译纂之业最难，敝精劳神矣，而又非学足以窥其奥者不办。乃至名大家为书，大抵废黜人事，竭二三十年之思索探讨，而后成之。夫人类之精气，不能常耗而无所复也。使耗矣，而夺其所以复之涂，则其势必立竭。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其优绌丰啬，视其书之功力美恶多少为差。何则？夫有自然之淘汰故也。是故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希且绝之害于教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又况居今之时，而求开中国之民智，则外国之典册高文所待翻译以输入者何限。藉非区区版权为之摩砺，尚庶几怀铅握椠，争自濯磨，风气得趋以日上。乃夺其版权，徒为书贾之利，则辛苦之事，谁复为之？彼外省官商书坊，

① 原件未署年月日。函内云："今夫吾国言变法更始者，年有余矣。顾外人睹听朝廷所为，除一二事外（如前者禁裹足及许满汉通婚之令），皆不悦服。"按清政府一九〇一年开始假维新，一九〇二年二月下令许满汉通婚，是函当为一九〇二年或一九〇三年所书。

狃于目前之利便，争翻刻以毁版权，版权则固毁矣，然恐不出旬月，必至无书之可翻也。议者或谓文字雅道，著译之士，宜以广饷学界为心，而于利无所取，以尽舍己为群之义。此其言甚高，所以责备著译之家，可谓至矣。独惜一偏之义，忘受著译之益者之所以谓报也。夫其国既借新著新译之书，而享先觉先知与夫输入文明之公利矣，则亦何忍没其劳苦，而夺版权之微酬乎？盖天下报施之不平，无逾此者。湘潭王壬父曰："贤者有益天下，天下实损贤者。"呜呼？何其言之沉痛也。

总之，使中国今日官长郑重版权，责以实力，则风潮方兴，人争自厉。以黄种之聪明才力，复决十年以往，中国学界，必有可观，期以二十年，虽汉文佳著，与西国比肩，非意外也。乃若版权尽毁，或虽未毁，而官为行法，若存若亡，将从此[①]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就令间见小书，而微至完全之作，断其无有。今夫国之强弱贫富，纯视其民之文野愚智为转移，则甚矣版权废兴，非细故也。

伏惟尚书以至诚恻怛之心，疏通知远之识[②]，掌天下之教育，则凡吾民之去昏就明，而中国之脱故为新者，胥执事之措施是赖。窃意版权一事，无损于朝廷之爵位利禄，士所诚求者，不过官为责约而已。则亦何忍而不畀之？其为机甚微，而所收效影响于社会者则甚钜。是用怀不能已，为略陈利害如此，不胜大愿，愿执事有以转移救正之也。自书潦草，无任主臣。

严复顿首上状　四月二十三日[③]

---

① 《严几道诗文钞》作"力从此"，今据《国闻报汇编》校改。

② 《严几道诗文钞》作"议"，今据《国闻报汇编》校改。

③ 此函未署年份。内云："窃闻大学堂前有饬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印刷教科书目之事。"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见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十七款称："原奏编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现在拟以上所列何门归外省分任，应请管学大臣酌示。"本文所指，似与此条有关。此书约作于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又：《国闻报汇编》出版于一九〇三年，此文既见于该书的附录，也可证。

与肃亲王书*

王爷执事：

三月下浣，冶秋尚书与燕谋侍郎有奉旨察勘议修京城沟渠之事。复愚以为不治道涂，则沟渠为无可修；就令可修，亦徒劳费而无益于事实。不自知其谬妄，乃上书二公，言京师道路若略仿关税办法，畀以忠实可靠久食华禄之西人，令集公司筹款，而我与之订合同，立年限，给予水火捐税之权，则国家度支可无出角尖之费，而岁月之后，京城道里不期自治，此最为简当办法也。书上之后，未知二公意见如何。

兹晨敬读邸钞，知王爷有督修街道工程管理巡捕事务之命，且上知事权之不可以不一也，则先有步军统领之补授。逖听风声，不觉以手加额。窃伏惟京师道路宜修久矣，其窅昳不平，实人人之所共苦，外人观笑，流谤五洲。然所以至今未为者，亦自有故。守旧之说，犹其后耳。盖京邑广大，闾阎且千，一言修治，烦费不赀，一也；蚀功中饱，习为故常，所费虽多，实用于工，百不及一，二也；路政繁难，水火、沟隍、警务、工局，事须并举，三也；道成之后，宜以时修，否则月日之后，复即败圮，无常经费，四也；制有阔狭，准有高下，稍不如法，弊病丛生，未得其人，不如勿治，五也；陋习相沿，人觑其利，上自京僚，下至水夫，闻将改贯，群起为难，六也。总此六事，所以路政终成道谋，独至于今。诚为得其术，则此六者皆可无虑。失今不图，将吾国第一败象，不识祛于何日？此复所以忘其微贱，而深望此业得王爷而有成也。

---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系残稿，标题为《上肃亲王言道路书》。肃亲王，指善耆(1866—1922年)，字艾堂，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袭爵。曾任奕劻内阁民政、理藩大臣。

今夫中国言变革者，岁有余矣。顾外人倾耳注目以察朝廷之所措施，除一二事，如禁裹足、许通婚而外，皆未甚悦服者。彼谓京师道徒劣恶如此，图之，则其功非难；成之，则其利甚溥。且事在迹象之间，而为人人耳目之所接，乃尚因循，不克振作如此，其他远大之业，庸可冀乎？是故朝廷与今当轴诸老，诚欲树之风声，则修治道涂，乃为当务之急。且使其事为之而于国家有邱山之费，则度支空乏，犹可诿也；乃由今之术，于水衡、大农一无所仰，即其日后所取于赋税者，又不至有谤讟之兴，其事诚百利而无一害，则又何惮而不为乎？夫天下事之宜率作者多矣，顾使朝廷容忍而不为，抑为矣，而所任者非其人，则草野之民，徒俯仰而增叹。乃今者诏书既言此事之亟宜整顿，而所委任者又属之王爷，此诚事机之嘉会，而可决其底于善成者也。以复[1]……

与王子翔书*

子翔吾弟执事：

前得惠书，言令弟欲得铁路一席，此事姑勿论难易，但复与杨杏城观察素非熟人，未同而言，古人所讳，用此筹思，不知所答，非敢慢也。

挚甫先生东渡后，鄙处未蒙一书，言动起居，只从报纸得其梗槩，然未敢遂以为实。近者因同行伴侣稍稍先归，于是辇下哗然，谣诼蠭起。其所指为先生罪者，不肯具仪以谒孔像，一也；谓四子

① 此件下缺，不知所署年月。函内提及“治秋尚书与燕谋侍郎有奉旨察勘议修京城沟渠之事”，知和《与张百熙书》约略同时所书。又云：“夫中国言变革者，岁有余矣。”当指一九〇一年清廷发布的假维新诏令。故此函当为一九〇二年或一九〇三年所书。

* 据严群先生抄本。王光鸾，字子翔，据《贺先生(涛)文集》卷下《吴宜人传》，系吴汝纶女婿。

六经可以竟废，二也；耸诱留学生以与蔡公使冲突，三也。夫谒像废经二事，藉令有之，或先生不为非礼之礼，或为有为之言，特自拘挛者观之，皆足诧怪，而言各有当，先生不任咎也；乃至耸诱学生抵谋使者，则不待辞毕，吾能决知其必无。贤者处世，与其文章正同，大慚则大好，倘不为流俗之所怪，亦不足以为先生矣。正作书间，绍越、千英见过，荣竹、农勳则前数日来，谈间聆其语气，皆有所不足于先生。张冶秋尚书告我，言庆邸、荣相亦于先生深相督过。然复之闻此也，不独不为先生忧，且为先生喜。夫大学总教一席，本甚非先生所乐就者，顾张尚书以其名重而要之，造膝长跽，促促卑谨，虽先生始终未尝一诺，然以牵率之殷，事诚有欲辞而不得者，乃今都下要津，皆谓先生不可为师矣。不可为师而去，正其宜耳，是先生终幸脱此桎梏，此吾所以为先生喜也。嗟乎！臧纥祀爰居以鼓钟，叶公见真龙而惊走，吾早知其势之不得长，蚍蜉撼树，乌足为先生病乎？复之初来也，人人自以为得大将，乃今亦少味矣。然窃以是自庆，盖不为时俗所崇拜者，亦不为群小所抵巇也。

欲寄书日本，不知先生之趾何向，吾弟脱有潭报时，望为深致此意，为言首善不足再入也。手此。敬颂
时祺　不宣。

某顿首①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内谈及吴挚甫（汝纶）东渡日本一事。按一九〇二年二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以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辞未就，因先赴日本考察学制，但第二年归国后就逝世了。是信约一九〇二年所书。

与端方书* 二封

一

陶帅钧鉴：

敬禀者，复数次晋谒，仰蒙礼遇，迥异恒常。十四日候舟江干，又承恩遣材官，优加煦拂。方今公卿号为下士，率皆文胜实寡，求如执事，周渥真挚，盖天下一人而已，则无怪士集其门，如众星朝斗，群流归墟也。其盛甚盛！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加以诸生百五六十人之学费，期六十元，又旧有募款，若综覈撙节经用，即有不敷，当亦为恨〔有限〕。乃本年岁暮，尽〔竟〕亏短至于五六千金之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缴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手理，而稽察无方，致令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两月未领，岁事峥嵘，群怀觖望，乃不获已，由复电请恩饬主者，许其探支明年发款，借苏辙鱼。顷承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感荷莫名！当即交付庶务张桂辛，属其分别缓急应用，俟赢绌如何，再令将本年校帐，据实造报，以重公款。但重有恳者，前在左右，已将复旦监督力辞，未蒙俯准。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惟校事经费最重，倾立视之，似应由复收回存号，按月发交会计员撙啬应用，即令于月杪造销，交监督汇报，庶不致再循前此覆辙。至一切章程，亦须重新斟酌，遵照部章厘订，

---

* 与端方书二函，据严群先生抄本。第一函原题《禀两江总督端》，第二函《上两江总督端缄》。端方（1861—1911年），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时任两江总督。

庶成可久之规。至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一则延欠校款，一则造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维校政。是否有当，伏乞垂示遵循，自出不恭，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敬请慈鉴。

监督复谨禀①

二

陶帅钧座：

窃复前经续上一函，言复旦公学事，想邀冰鉴。

刻该公学自开课以来，诸〈事〉尚称就绪。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刻以二百人为额，分为七班，循序渐进。深知校费为难，故亦未敢禀请宪派斋庶诸长，于干事仅设三员：一监学，一会计，一文案。藉资助理。而监学系严教员兼充，会计系教员张汝辑兼充，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月各给薪五十元，为撙节之地。

复仍隔日到校一次，监视巡阅，但今有下情须向钧座沥禀者，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至意。前者夏道敬观到校察看，复已属其将此情形上达钧听，兹郑廉访赴宁，更求其剀切代陈。务望仰体下情，弛其负担，俾得免于罪戾，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肃此。敬叩

崇安　伏乞霁鉴。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载：端方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二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始任两江总督。此函及第二函当系一九〇六年九月以后所书。两函内容，都系严复任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监督时所书。严复任复旦监督，严璩及王蘧常二人所撰年谱都未提及。据张若谷所撰马相伯先生年谱云：复旦公学创办于一九〇五年，马相伯（良）为第一任校长。一九〇六年，马相伯赴日本，由严复继任（页二一六）。但"未到一年即辞去"，由夏敬观、高凤谦继任。函中又有"本年岁暮"等语，知此函当系一九〇六年冬所书，第二函系一九〇七年上半年所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之六）。

职道严复谨上

敬再禀者：

复旦监督一席，若一时难得其人，许复举贤自代，则窃意夏道敬观与此校交涉凡三四次，于其中办理情形极称熟悉，其人亦精明廉干，似可派充。若我宪必求精通西学之人，则复忆去年学部秋试，所得最优等游学美国专门教育之两进士，一熊崇志，一邝富灼，皆广州人，于教育一道实有心得。现经邮部指调差遣，用违其长，未免可惜，若调其一，使之接理，必能胜任愉快。复一为自卸责任，二为学堂发达起见，故敢沥诚布悬，伏乞照察。不宣。

复谨再上状

与伍光建书* 四封

一

日昨得赐缄，循诵怃然。难进易退，贤者素操固然。特通州开平讼事未了，渠自荣文忠去后，撼之者多。一昨颇闻商部初立，有归并矿路之事。傥吾弟毅然拂衣，更失右手矣。

所云译事烦猥，固可觅一能者使分笔墨之劳。再者，尊眷不北，终非久安之计。拟此次晤通州时，为弟谋一寓所，以安梅鹤。若两者均所不能，言去未晚耳。饮食起居寄侯门中，固无便理，家眷得所，则从心所欲矣。临城股揩分利一事，昨已缄询匪石，至今尚未回答也。复数日内即当晋都，良晤不远，更细谈也。蔡述堂寓与煤局比邻，数日前续娶；昨夜其长子化去，门庭车马一时阒然。手此率答，晤近

* 与伍光建书四函，由严群先生抄寄。伍光建（1866—1943年），字昭扆，广东新会人。严复办理天津水师学堂时的学生，后留学英国。一九一〇年与严复同任海军顾问官。

不它①。

二

多时不见，盛暑，想尊候万福。兹有渎者，顷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得好手弥缝其阙，嘱复寻人，复实无以应之，盖益卿造诣甚深，欲得同等地位人固甚难也。因问尊处夹袋中有如此人否？恳复奉询左右，祈即回信。夏观察于该校维持之意甚殷，惜有贝无贝二者皆甚困难缺乏，据拮可怜。稍能助之，亦一盛德事耳②。

三

开岁尚未相见，钦想深极。闻寓中小儿女有痧癣之疾，想均勿药。十六夕六点半钟，敝寓有近局，坐皆我辈人，能一临乎？欣迟欣迟。菊生尚辟榖，未敢邀之，惆怅惆怅③。

四

初十日以鄙人初度，蒙赐多珍，并荷惠枉前绥，贲舍称祝，感何可言！寅维体力益佳，公私顺迪，极用为祝。

自大驾莅都以还，复以烦冗，未获与文从细谈。前者议以名词馆一席相辱，台端谦抑，未即惠然。弟愚见以谓，名词一宗虽费心力，然究与译著差殊；况阁下所认诸科，大抵皆所前译，及今编订，事与综求相同，何至惮烦若此？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

① 原抄件加注云："光绪三十二年作于天津。"

②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中有"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等语，按夏剑成（敬观）继任复旦公学监督事，当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以后（见《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之十六》）。再者，又说时值"盛暑"，故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夏。

③ 此函年月未详。

角，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而用国文矣，则统一名词最亟，此必然之数也。向者学部以此事相诿诿，使复计难易而较丰啬，则辇毂之下何事不可问津？而必以此席自累，质以云乎？夫亦有所牺牲而已。获通门下日久，余人即不我知，岂执事而不信此说耶？至于贤者受事必计始终，此说固也；然而量而后入者，亦云力所能为已耳。若夫事变，本所不图。常云执事入世，正如孟郊为诗，其精卓入理处固当使韩豪却步，要其在在如鼠入牛角，愈走愈狭，天高而不敢不跼，地厚而不敢不蹐；如今人所谓消极主义者，未始非其人之病也。为此，敬再劝驾。若夫茂宏以元规之尘为污人，右军为怀祖而誓墓，则指趣不同，虽云师生，所不敢强，惟深察。

并呈小诗一首，请正①。

初七见邸抄作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
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
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与高凤谦书* 四封

一

梦旦吾兄有道：

---

① 原抄件加注云："宣统元年腊十四日作于北京。"

* 与高凤谦书四函，系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请高氏家中抄寄。高凤谦（1870—1936），字梦旦，福建长乐县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编译所所长、出版部主任及复旦公学监督。

《论教科书》①,倚装草草勉成,不甚慊意。复近来精力极短,文字颇难得佳。此事正须年力,执事富于春秋,当以我为鉴,勿空过也。外上谕抄稿并昨所掷数种书,谨以奉还,祈察入。并有恳者:复于初九日到商务发行所交□方兄印花五千枚,并译利月结手摺一只。兄晤□方时,祈属其写一收到印花若干枚收条一纸。译利除正二月已缴外,其三月以后译利若干,请暂统存□方处,俟复回沪时交割。又复与商务定有编译合同,业经画押,此后复到皖,十二日晚上船。局面长短,正未可知,但一切照合同原议办理,请渠放心。

菊生到京后有回信否?如欲寄书,住址何处?祈示。手此。敬颂
纂安

弟复顿首　初十夕泐②

二

梦旦吾兄榭长执事:

匆匆归家,尚未造候,辰维起居万福。

兹有极恳者:皖中友人姚叔节先生,先德石甫先生后人也。近者为乡里所众推,将于安庆有开办师范学堂之事。遄来沪上,意主调查各处成法,以为前事之师。颇闻商务印书馆所设师范传习所办法极为扎实,教法亦称中程,甚欲一观,以资甄采。公所居去传习所咫尺,其中管理员、教习等亦稔于复,用不揣冒昧,以此绍介姚先生于公。伏乞破费数小时之功,一邀前往详细察看,是为祷。无限主臣。手此。即颂
纂祺

---

① 即《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一文,作于一九〇六年。

② 此函未署年月。内云:"此后复到皖……局面长短,正未可知。"按一九〇六年四月,严复赴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见《熊生季廉传》)。此函当作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将赴未赴之时。

弟复顿首　二十八晨泐①

三

梦旦道兄惠鉴：

伏读二十六日赐书，藉悉一一。庐山胜地而避暑疗病，二者自不得兼。桉树叶到，当试焚之，若能止贱喘，则要药也。近经英使馆格医用微菌针作治，云可根本解决，刻已受四针矣。知念，并布。即颂

仁祺

弟复白　二十九②

四

梦旦吾兄撰席：

日昨临谭，大快积想。《度量衡新议序》已勉成，特送上，烦转交显廷兄收入。弟年来大有退化之势，执笔伸纸，每形竭蹶。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无可攀援，子桓岂欺我哉？此颂

纂喜

严复顿首　九月四日③

---

① 此函中所谈，仍有关皖中事，但又云"匆匆归家"，可能为一九〇七年五月离职归家时所作。

② 函中所称英使馆格医，即《与三子严琥书》之十一及十二中所称之老格及格医。十一、十二两函作于一九二〇年，此函亦当系一九二〇年所作。

③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度量衡新议序》已勉成。"按《度量衡新议》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此函当作于一九二〇年九月。

代甥女何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

碧城仁姊有道：

昔岁舅氏至自北方，备述学识之优，品谊之卓，妹神驰左右，匪伊朝夕。嗣以舅氏寓书之便，不自疑外，窃乞吾姊玉容，借伸瞻慕之私。去后中心惶惑，深惧得恩渎之罪于高贤。不图慨然遂以相贶，欢喜、崇拜，有逾恒常，盖百朋之锡，方斯蔑矣。以礼"自敌以下无不报"，乃敢自忘其丑，还猥贱容；而姊氏不惜齿牙，猥与刻画，令人读竟惭生，此真爱惜过差，非其实也。以妹生不逢辰，早失萱荫，长益轗轲，伫苦停辛，远蒙纡言，深邀闵慰，身非木石，安能不铭泐五中乎？吾国屡遭外侮，自天演物竞优胜劣败之说自西徂东，前识之人咸怀复亡之惧，于是教育之议兴于朝野。顾数年以来，男子之学尚未完备，而所谓女学，滋勿暇矣。第自妹观之，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耳。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妹每怀此情，而恨同声者寡。近于舅氏处得睹大著《女子教育会章程》，不觉以手加额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所恨羸弱善病，自客秋到沪，医药殆无断时，近且移住医院中，精茶神疲，致久承尺书，未暇为报。今日差瘉，强起执管，以应嘤鸣之求，不识有当高贤否耳?分处南北合并无时，临颖不尽依驰之至。夏暑方新，千万自爱。张子高有言，"心之

---

* 此件由严群先生抄寄。原抄件加注云："吕碧城为严复女弟子，清末进步妇女。辛亥革命后，曾游学欧美，文名颇盛，有诗文集行世。"

精微，书不能尽也”①。

与沈曾植书 *

子培学使执事：

承再损书，若怨仆不相师而委隆谊于草莽者，虽然，公亦未察鄙陋所居事势，有万不得已。何则？斋务长之率职，夫有所受之者，监督是也。故斋务长当位行权，行监督之权。学生恶之，姑无论其当否，岂不宜先告监督？乃今聚众自逐之，是谓监督权废，以复监督已废之权办滋事者，不可为也。且其事不止此。闻逐周之顷，先有讨监督之檄文，后则上海《南方》、《神州》各报日日有毁訾监督之论说，皆由皖寄去。复在沪之日，又有阻行之电；直至今日，尚有匿名投所谓公愤书者。公意以此为莫须有之流言，流言固矣。而流言之原因，非莫须有者也。盖其心所欲急击而去之者，监督耳；斋务长已堕之甑，非儿曹之所顾也。夫学生狞犷如是，则其所阴恃可知。乃来教尚欲复超两造之外为裁判主，公之言欲谁欺乎？昨日姚教务长出留闽籍教员，则投匿名揭帖詈之矣；本日有学生陆均者略出公道之言，为此校惜监督之去，则有恫愒使噤者矣。试问校中如此，仆尚可一日安其位乎？犬马之年，五十有五，客气都尽，诚不欲为悻悻之小丈夫，然日望公略料理之后，可以稍安，而无如其不可得也。

公又教以收复师生感情为主义，又云已退五名之外，不可追究，意即以此为收复感情之术。然复闻宥人而其人感者，必其权力

---

①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光绪卅三年（一九〇七年）丁未。”

* 据《严几道先生遗著》，原题《上提学使书》。时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沈曾植（字子培）任安徽省提学使。

之下者也，若吾力所不能制，是乞和解滋益骄耳，尚何感情之与有？肇事之众，不过二十余人，外是皆被胁持者；昨有单呈中丞，度已授公矣，何待函告？公自任为复外护，而于事则使其必不可留如此，复愚，诚不识所以护之者居何等也？闻外界方纷纷，相与逐吾失鹿；大抵知吾决去，则极口挽留；稍示回翔，则攻者更炽，此真其长技也。

明日有便轮东去，吾为万里之鸥矣！公怪吾校不受学官干涉，此非挈论，然窃恐此后将厌事之犀首也；盖监督权废，而学官不之复，则学官之权亦废，牂羊易泰山者，其势渐耳①。

与严修书*

範老宗兄侍郎执事：

复于十九日始病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一事极著急。昨日晤朗溪，始悉公有复坟之请。病中默念，《大易》明夷于飞垂其翼之言，为抚枕叹息久之。极欲造宅一拜为别，顾贱恙医言最易感寒，今日幸托荫少愈，特起作数行呈公，以寄无穷之感想，公〈当〉深察此诚也。复即病愈，年内当不能南。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属馆中能者分了此稿。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恐万不能别有附益矣。病来无时，非敢诿也，知关廑念，并此布闻。即叩

珂安　不具。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内有"闻逐周之顷，先有讨监督之檄文，后则上海《南方》、《神州》各报日日有毁訾监督之论说，皆由皖寄去"等语，查此事见于《神州日报》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一日。故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 据天津历史研究所卞慧新先生抄寄，并附说明如下："此札录自原件。一九五七、五八年间，书肆以黏本《範孙先生存札》至天津史编纂室。主者不收，因择录其文。"严修，字範孙，直隶天津人。时任学部侍郎，严复任学部名词馆总纂。

小弟复谨上　廿三早[1]

与学部书*

中堂、尚书、侍郎诸位大人阁下：

敬肃者，□□等前承大部宏奖学风，备员谘议，莫为答效，再历岁年，然而非敢徒嘿嘿也，盖亦深知今日学务之难为。或绌于经费，或艰于师资；又况内地风气晦盲，有时耸于求新，改良未能，而故步已失。此所以数年以来，虽内之大部，外之督抚提学，刻意兴学，课其成效，终未大明。固知变法之事，久道化成，不可旦暮责其近效。顾亦有事在目前，而其后果为人人所共见者，则今日中、小以下学堂之设不复加多，抑且见少之现象是已。夫今世国土种族竞争，其政法之事固亦自为风气，独至教育国民，则莫不以此为自存之命脉。盖不独兵战、实业，事事资于学科；即国家处更张之日，一法令之行，一条教之出，欲其民之无生阻力，谅当事者皆为彼身家乐利而后然，则预教之事，即亦不可以已。今者吾国议立宪矣，立宪者，议法之权公诸民庶者也。然民庶不能尽议法也，则于是乎有国会之设而乡邑有推举代表之权，地方有行政自治之设，凡此皆非不学之民所能胜也，而不识字者滋无论矣。

国家远取近观，知五洲列强，其进步之所以速；夫岂不愿国会早开，使吾上下棣通，君民相保，以成自强不息之局。顾乃回翔审顾，不敢沛然涣然者，亦以斯民程度之或未至耳，则不得已而为预备之说。然而海内喁喁，请愿殷切。预备时期必有所底，他日数过

[1] 此函未署年月。据《严复日记》，一九〇九年六月十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有"缄与範孙侍郎"语，当指此缄。

* 严群先生抄寄，原题为《拟推广教育各条呈学部》。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有手稿，与此函文字上略有出入，疑为初稿，且缺"另添一条"以后部分。今仍据此函抄件。

时可，起视草野，颛蒙如故，当此之时，不开国会，则失大信于其民，毅然开之，则又无补于其国。此□□等悽悽之愚，所以不胜大愿，愿大部及此可为之时而加之意也。《记》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夫国民教育，其事众矣，顾断未有普浅单简之不图，而遽责其高深完全之能事者。且一国之事，必以大数为之期。但使吾国之民，人人皆具普通知识，即不然，亦略解书数，有以为自谋生计，翕受知识之始基，则聚四百兆之人民，其气象自与今者迥异，故教育不必即行强逼也，要必有所以鼓舞、考成之者，使之日增，亦未必即能普及也，要必以国无不能写读之民为之祈向。□□等身处田亩、市廛之间，耳目较切，亲见近日时世，自科举既废，民气之闭塞益深，国学之陵迟日亟，以为吾国颠危之象，此最可忧。窃冀大部能及是时哀而救之。谨会合同志，恭议推广教育事宜若干条，大抵皆切实易行，而行之必有其效者，以备采择，惟留神裁察，天下幸甚。

另添一条：

一、推广私塾改良会，以开风气。

乡僻之民非不知使其子弟入学为利益之事，其所以听子弟长而无学者，谋生之急近而易知，教育之利远而难见故也。盖工农子弟，稍长则为长者执役助工，以省雇佣之费。使之入学，其助力之利既亡，而又有束修书卷之费，使之离乡宿塾，则所费益多。是故欲小民而乐教子弟，强逼之令未行，惟有令乡乡之中必皆有塾，而尤以半日学堂、夜学堂、冬学堂等为易于有济。但乡僻诸塾，合式师范最难，课程虽极简单，恐尚有不如法而不足以收实效者，计惟有县设私塾改良会以为之辅。如此，则虽浅学里儒，亦可以任初等小学之教学，以有人焉为之指授向导故也。该会经费出于募捐，如有身经教育、具师范资格、愿为会董者，许在地方官及提学司衙门注册，年终由县视学考验成绩。如果舆论翕然，所改良、劝导者功效昭著，准予填格记功，积若干年得照兴学例给奖。如此，庶有

以利便贫甿，而初级教育亦有进步之可冀①。

与胡礼垣书*

冀南先生执事：

辛丑、壬寅之间得读《新政真诠》诸著，洒然异之。嗣又于英君敛之许得悉道履崖略，乃叹先生为当世有心人。常恨南朔分张，如七星十字不得一会合也。比者伏承敛公见示大著《娱老集》两册，借乐府之新词，为文明之前马。写境则极形色之工，抒情则穷微至之思，狮子搏兔，固用全力，漆园有言，道在矢溺。集名《娱老》，而其棒喝指引之功，存夫幼稚，悲智兼运，可以见已。

来教谓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大同郅治之规，实学途之究竟，斯诚见极之谈，一往破的。顾仆则谓世界以斯为正鹄，而中间所有涂术，种各不同。何则？以其中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故也。譬诸吾国大道为公之说，非尽无也，而形气之用，各竞生存，由是攘夺攻取之私不得不有。于此之时，一国之立法、行政诸权，又无以善持其后，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者，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汰淘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愚公移山，先生之志则大矣。王齐反手之说，则窃不敢附和，而欲易以必世后仁也。仆朽腐无用世之具，乃妄有译著，窃附于立言之私，乃高者既不足以谕时，而偏宕者反多以益惑。佛教文字道断，而孔欲无言，真皆晚年见道之语。先生所欢喜赞叹者，无乃以今吾为故吾乎？远辱厚意，愧不敢当。略陈数行，敬答嘤求之雅而已。阙久不报，惟亮宥。不宣。

---

① 此件当作于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作者在学部名词馆任职期间。

* 此件据己酉（一九〇九年）九月三十日《大公报》，原题《严又陵先生复胡翼南先生书》。胡礼垣（1848—1916年），字翼南，广东三水县人。曾与何启合著《新政真诠》。

与载泽书*

公爷阁下：

敬肃者，伏读本月初四日上谕，知奉钦派为纂拟宪法大臣，不觉以手加额，为天下庆。何则？兹事体大，上焉亿万年皇室之所以不倾；下焉四百兆人民之所以永赖，皆于此焉为之基扃。非得公正明达，通古今之变，而折中西之衷如公爷与伦贝子者，固莫能胜其任也。

窃考史籍，历代帝王，应昌期，执大象，凡所以经纬万端，而勒为一王之法，自周公酂侯以降，要皆古圣贤人，而赞襄助理之儒，亦皆其才中王佐，盖其事之重且大如此，而其人之不世出如彼。顷自戊巳、庚辛以还，吾国日以变法为事，更张营缔，诚不一端。故如宪政编查馆等，其中领局大臣，虽有论道之名，而营职鞅掌，老事嫥婴，凡于一法令之立，一章程之施，既不能深权熟思，推其因果，以求无恨，而所简选召辟，畀以起草陈议者，又往往鑱锐年少，未成熟之才。于吾国古先制置，既傲然以为宜束阁而不足缵述矣；即至外国治体，又皆所尝至浅，所知极微，速成者半年，专门者三载，如是而责以学制之事，经国之谟，几何其不为苟且之治乎？如向者学务、自治、巡警章程，乃至资政院之规则，率皆以至短时间径钞日本所前具者，转变文法，斯为国经，而殊俗异政所不计也。有时并文从字顺且不能，微论其讲如画一矣。

章京生平樗散，顾尝受公爷至深之知，心有所危，不敢墨墨。窃以谓纂拟宪法，乃绝大事，此后开局辟僚，固不能纯取旧学之士，然选其新矣，亦宜相其实有功候，知法制本原，能为国家计虑深远者。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件。原题《上泽公书》。载泽曾任度支部大臣、内阁度支大臣。

而东学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欧美游学治法典者亦不尽佳，又多苦不能本国文字，然其中亦有数四佳者，窃欲荐列，以备公爷与伦贝子之采取，谨另纸具行义年，伏唯垂意，肃此。寅请
崇安　不宣。

严复皇恐上状[①]

敬再禀者：

安徽候补知府夏曾佑，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浮沉外官，已将老矣。曩者沪滨晤谈，于钧座极深向仰，若蒙辟召，必有以裨补高明。章京深惜其才，特为一及，亦惟公爷留意而已。

严复再禀

与毓朗书[*]

月华贝勒殿下：

违侍忽复三月，顷者暑假南行，逖闻晋值纶扉，海内有识，额手称庆。况复素蒙知爱，固不独为国忻幸，抑亦抃舞矣。私以为垂老之年，或有自试之路，使不虚为圣清之民，未可知也。

七、八月晦朔之交，已到学部销假，所未投刺晋谒者，知政务宣劳，未敢造次耳。近更拟移家日下，长托帡幪。惟是长安珠桂，而年垂耳顺之人，又不能过于豁刻。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伏念平生僶俛，耻于干禄，顾于

① 此函中云："获读本月初四日上谕，知奉钦派为纂拟宪法大臣。"当指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五日（宣统二年十月四日）清廷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事，是函当为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所书。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题《与毓月华贝勒书》。贝勒毓朗，字月华。

殿下向蒙推诚之知，若夫自外，岂足言智？用敢披露情实，上乞煦援。目下京师部院处处皆有人满之忧，无复堪容位置。惟闻外务部游美留学公所，经派丞参行走周自齐主持，但其中尚可置副，而该所经费尚复充裕。无似自审所知，于游学一事，尚有经验，若蒙荐引，不至素餐。但此事大分系外部主持，欲乞齿芬于柜暇，向庆邸、那桐代为缓颊，但使无似蒙大惠得增三四百金之月入，则辇毂之下从此可以久居。此后引维尽愚，庶几有益于时，而于殿下素日积极政策，所欲挽回阳九百六之运，而措宗社于苞桑磐石之安者，未必无土壤细流之助，殿下其有意乎？肃此陈悃，仰求爱煦。何日休暇，敬当一勤求阶前尺地，瞻礼颜色也。寅叩
崇安 不宣。

严复谨状①

与那桐书*

中堂阁下：

敬禀者，夏间晋谒，仰蒙吐握之雅，教诲勤恳，至今感不去正。违侍以来，忽复累月，寅惟两府宣劳，五洲倾仰，每怀盛德，无任忭私。比者伏暑南旋，顷已销假，更拟携家日下，长托帡幪。惟是长安珠桂，钧座所知。而复年垂耳顺之人，又不能过自豁刻。前日在都，南北洋皆有津贴，尚可支持，迩来裁核经费，均已截撤，仅剩学部薪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七月，毓朗入值军机。函中提及"逖闻晋值纶扉……"，当指毓朗入军机事。信中提及南北洋津贴裁减及"近更拟移家日下"事，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第三十九、四十九函。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秋后。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件无受函者姓名，但题《与中堂书》。函称"中堂"，又说中堂兼管游美学务处的"大部"，受信人当系那桐。那桐，字琴轩。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当时那桐以文渊阁大学士会办外务部。

给，举家三十余口，遂有捉襟见肘之忧。伏念平生固耻干禄，第今年老，而中堂主持钧柄，有作养天下人材之心，用敢披露情怀，仰求煦援。查目下中央各部院，在在有人满之虞，窃愚无从位置。惟闻大部所辖游美学务处，经费尚为充裕，复自顾生平所知，于预备游学尚有经验，若蒙中堂钧培，于周丞而外，更置协理提调之属，当不至覆悚贻讥。但使无似月增三四百金之入，则辇毂之下可以久居。此后引维尽愚，仰求驱策，以答鸿私，为日尚未艾也。伏惟察夺而已。肃此。敬叩

崇安　诸惟霁鉴，不宣。

学部丞参行走严复谨状[①]

与载洵书*

王爷钧座：

敬禀者，兹有英人窦纳逊，系英国马克沁船炮厂代表干事员，呈来英文说帖一件，托为转呈钧座。查该洋员之意，以谓我国重整海军，非于本国沿海地方有相宜厂坞，则于平时临事皆足贻误戎机。今旅顺既被永租，马江又嫌陈旧，其余粤东、江南所有，皆非完全建设。虽象山为奏设军港，而擘画经营，计日期成，需款綦巨，欲收急效，殆非吾国今日财政之所堪。故说帖以谓莫若由部奏准该公司具本，于吾国通商口岸，择设最新式厂坞，军商并用，修造两宜，则此厂坞势足自立。除担保外，不累度支，逮资本由厂自行还清之

---

① 此件置“庚辛函稿”一束内，内容与《与毓月华贝勒书》相同，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题《上海军大臣洵贝勒》。载洵（1885—1949年），光绪皇帝弟。据《清史稿》，清政府于一九〇九年任命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四日设立海军部，改称海军大臣。

日，此项巨工即为吾国国家所有。章京详加研究，窃以为此项建设，若订约得宜，预防流弊，其中所议尚属可采，其与象山建设原可并行不悖。兹谨将说帖照译，汉文双方，祗呈钧鉴，寅候荃裁，不胜俯伏待命之至。即叩

福安　惟照不备。

一等参谋官严复谨上①

与王君书*

王君执事：

比承手翰，闵社会之颛蒙，悼文艺之湮郁，筹措巨赀，集友研究，甚盛！甚盛！惟所云欲仆列名，以膺斯社发起，则敬谢不敏，碍难曲从。仆自入都以还，每蒙时流不弃，如教育、法政、讲习等会，或邀请发起，或责以主持，然终以身羁政界，道不两隆，一切谢绝。既拒于彼，则不能复诺于此，理势甚明，足下晓人，必能相谅。

草章及通告书一扣，谨加细阅，虽词语奥衍，范围稍广，而旨趣不差，兹谨奉缴。每睹文明种人，其缔立此等，皆造端甚微，而成就极巨。艰苦卓绝，卒达所期，跡其因由，亦惟实心实力，以相从事，初不假白望虚声，而后有立耳。手此。覆颂

旅祺　诸惟朗照。

复顿首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但置于“庚辛函稿”一束内，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间。

* 此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原件。王君生平未详。

② 此件未署年月日，但亦置于“庚辛函稿”一束内，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间。

与盛宣怀书*

宫保执事：

一昨晋谒，将化验所情形奉禀，并请将前派督率该所一节收回成命，未蒙允许。顷间宋生致长复来，知其中尚有种种为难之处，谨不避烦渎，再为左右陈之，伏惟垂察。

查敝处未奉钧劄之先，化验所固已存立，然非币制局之化验所，乃通阜司之化验所。故其所有执事之人，作派者乃度支部之堂官，主持者乃通阜司之司长，张奎为之总办，余人为之副手。器械、药水彼已购齐，经常、临时皆已预算。凡诸种种，盖已自成一局。当时宫保虽亦与闻，然不过纸尾一诺而已，非主体也。是以饬令化验之人赴津，由华振考校，是否胜任，皆相约勿去，声称华振本事低劣，不配考验云云。此其用意显然可见。一旦由宫保发起，而派宋生为之会办，又派提调为之督率，其必分为两起者势也。今宋生所云种种及复所亲见者，嫌疑之下不敢多谈。但宫保明鉴，亦知其必行不去矣。但今者各厂成币，陆续运京化验，事甚繁重，照章皆必由币制局抽验合格，然后放行，似此龃龉，诚恐必至误事。鄙意宫保于此事听之则亦已耳，若果慎重其事，则：

第一，在专责成通阜司，如可用，则责之通阜司长，如不可用，则委他人，不宜令一所之中，各有禀承，而无主脑。又化验员无论何等，只应为化验员，不应有总办、会办诸名目，致令权限分不清楚。

其次，则所用化验诸员，必应严申前令，饬其归妥员考校出结，不得以得有外国中国学凭为辞。化验所是何等重地，岂容滥竽？如

---

* 据严群先生抄本。原题为《致国务大臣盛宣怀书》。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

不应考,便无入所资格,此乃要著,不可忽也。

三、考校之人,必请西洋硕师。前言大学堂矿学化炼科教员额斯丹理必可用,考后可议延聘在所,充总化验员,或但作化验员之一。不必称总,亦可临时斟酌。

四、现通阜司中,化验所地仅数弓,决不及事。京师化验所乃化验终极之地,自应比总分各厂所有为精,今乃不及津厂远甚。新所急须布置,惟布置必须精于此事之人。

五、嗣后购置器械、药水等,应由化验员开单,核准请款,不得自行径买,致不堪用,而多误事。

六、复年力就衰,旧学荒落,又学、海两部之事,一时不能脱手,实不堪负此重任。且如果上开五条,一一办到,亦不必用一知半解之人,如复者为之缀旒,仍请公与逊敷贝子商量,另派他人,莫名感泐,草草肃达,伏维深察。即颂

崇安

提调严复顿首谨上[1]

---

① 此件未署年月日。按:盛宣怀于光绪三十四年任邮传部右侍郎。宣统二年十二月,升邮传部尚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改尚书为大臣。则此书当作于一九一一年。

与熊纯如书* 一〇九封

一

纯如贤仲足下：

顷接三月十九日赐书，诵悉种切。所云令侄正琬带呈瑶椷，并所寄赐《黄山谷诗集》等，实未奉到，不然，鄙人定为复书也。尚祈细查为祷。

旧历献岁已来，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饟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阙，有所改良矣。令侄插班补习一节，极愿助力，但须俟新章发表后，再行缄告，若循旧规，此堂似无补习班也。令郎拟习农业专科，北京左近未闻置有此项学堂。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但该堂从开办以来，殊少成效，而管理法尤无可言，此次虽重行招集，恐旧生必多裹足。令郎如决拟进彼，到京后，复必当为介绍也。

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总理亦已公举，至政府各总长，尚未知

---

* 原稿藏江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共七册，今佚一册。所存六册共收信九十余封，但册页散乱，残缺不全。《学衡》第六至二十期（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载有《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共收信八十封。其中有十四封为今存稿所没有，二封为今存稿所残缺，而今存稿中又有二十八封为《学衡》所未收录。今将两者互补，共得一〇九封。

《学衡》刊载的是节钞件，对原稿多有删舍，其中有原稿者今仍据原稿。这些信一般都只写月、日，不写年份，有的则年、月俱无，仅写日子，或只记节气。今存稿时间顺序排列错乱，《学衡》刊载的各信顺序，大致反映了原稿未散乱以前的情况，但亦有误。现将每封信的写作时间重加考订，顺序排列。熊育锡，字纯如，江西南昌人。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字季廉）从弟，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等职。严复与熊育锡书写于一九一二——一九二一年。

定属何人。贤者所云，最可庆幸者，不识何指？北京自元宵前兵乱，津、保各处继之，民情大非昔比。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凡斯现象，不敢相廷，复于武昌发难之顷，固已灼见其然，而时贤必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此吾国之所以不救耳。

承贤棣相问，故敢略陈，虽然，尚乞秘之，于国无补，徒以口语为小己之灾，甚非谓也。手此肃复。即讯

文祺

严复頓首　三月廿七夕①

二

纯如贤弟如面：

比得新历四月六日赐书，并抄示客岁旧历七月廿六日未到惠缄，诵悉种切。

诸世兄拟入清华学校，原可为力，但此次重行组织，以张伯苓

---

① 此函至第五函皆不填年份，但都谈及“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并筹办京师大学堂开学等事。据《时报》载《北京大学之沿革》云：“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令严复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又据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十六卷三号公时所作《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云：“严复于本年十一月，辞北京大学校长职。”故知此五函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所书。再者，第一函云：“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按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大总统，函末署“三月廿七日”书，正为袁就职大总统两周之后，也可证。第四函原为第三十二函，从内容上看，当为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书，故改。第五函原署初一日，仍谈及京师大学堂预科招生事。函中说到：“预科是否招生，半月后乃有定夺。”当系五月十五日开学前后事，今定为四月初一日，即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业已辞职不就。未革命已前，小儿琥亦在该校第二级，然今年重开，决计不入，且不肯再入者尚繁有徒。盖去年办法，实有不满人意处，不知今兹重组能改良否？不然，此校不足入也。

复所管理大学堂，现已借得洋款，大约下月内可开，旧有学生，恐回者不逾半数，果尔，便须添班。但各省所送高等毕业生为数既少，则分科之内，不得不变通办理，别立选科，以宏造就。

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地也。祈早夺见报。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贤弟生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斋、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复年垂耳顺，精力已衰，耳亦重听，极知所任之重，然时忧鼎折足也，贤弟其何以教之？手此奉布，即颂

时祺

骤暖，千万自重。

复顿首　四月十六日

三

纯如贤弟执事：

十六日奉寄一书，想蒙鉴及。京师大学借资洋款，幸已成议，大约新历五月十五可以开学，稍慰士大夫之望矣。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即职教各员，亦不尽仍旧贯。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满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踰此者。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瞠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伯严其亦怦然乎？更有进者，古圣贤人所讲学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实体而躬行，今日号治旧学者，特训诂文章之士已耳。故学虽成，其于社会人群无裨力也。以云躬行实践，吾陈伯子其庶几乎？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宜督斯科，莫伯子若。去岁复南至沪，曾一晤伯子，今不知何往矣，在沪乎？在赣乎？抑在宁乎？书无由径达伯子，窃意贤弟必于其踪跡稔。今之为此书者，欲执事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此事义无所让，且去开学近无时日，伯子果来，必以一电谂我，且就近要姚叔节尅期偕行，乃为中理。分科监督，月廪二百金，教务提调则百五十金，是区区者，或不足以养二贤，然日日言为国牺牲，临义而较量丰啬者，此又伯子所必不出可决也。今此信由急递奉寄，至日，望贤弟从速施行，必慰渴盼。余不悉，乍热，惟珍卫千万。

兄复拜手　四月十九

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滥竽而已。知念，附及。

四

纯如贤弟左右：

五月十五号开学，斋务关系紧要，现在派人摄理。台从之来京，

似不当在开学之后，愈早愈好。伯严已坚辞不来，可谓善自为谋矣。匆匆复布。即颂
台安

复顿首　五月三夕

五

手示寅悉。连日阴雨，贱体又少不快，致阙晤语。熊生篇容俟稍间涂就奉呈。邓君为人，得贤弟一言已知梗概，更观手札，愈可深信不疑矣。

本校预科是否招生，半月内乃有定夺。此时外间失学子弟甚多，一定招生插班，颇有拥挤之患，奈何奈何！手复。敬颂
纯如老弟台安

复顿首　初一

六

纯如贤弟如晤：

闻读《名学》有得，甚喜！好学深思，固宜若此。弟如欲钞，此书不妨留庋案头，兄一时亦无所用之，特他日如续译后半，彼时须见还耳。

陈持正事，尚未忘之，但门下诸生求事者众，而大学预科，自属周学长直接为政，复颇不愿侵权，俟晤时与之细商可耳。此复。即颂
近佳

复顿首[1]

---

① 原书不署年月，列于原第六函之前，书中也言及主持北大校务事（见《与熊纯如书》之一末注），亦当作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七

启者：连日叠接赐笺，读悉种切。

量移一事，所谓三沐三薰，听仆所为可耳。吾弟朴茂诚笃，本校斋务所赖实多，原不欲使之远徙，而农科初分，别成局面，非得勤干不欺之士，又难寘怀，故至今委决不下，现已略定大概，日内当可发表。

鄙人二妻一妾，前后共生五男：

长璩，字伯玉，年三十九岁。

次瓛，字仲弓，最颖慧，不幸早夭。

三琥，字叔夏，年十六，在清华学校肄业。

四璿，字季将，年九岁，幼读。

五玷，字稚骞，才两周耳。

此外尚有女四：曰香严、曰华严、曰海林、曰眉男。皆幼，香严仅十四也。

通家相问，特以奉白，惟照察。不宣。

兄复言　壬子中秋①

八

纯如仁仲：

得廿二日赐书，距四日乃报，懒惰之过，尚祈宥之。

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闻君家群从被选之多，令人喜不寐也。鄙以空虚盗名，江西人相推奉如此，正足忧耳，何云有喜乎？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家中小儿皆

① "壬子中秋"，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幼，请一桐城金先生在家课中文，其相得，金亦无外慕，无从为贤仲道地也。

俄库之事，想当从外交上解决，言战几人人所同，请缨亦十而八九，惜无点金术耳。来书所云两种苦痛，生斯世者，殆无所逃。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使可解免，则吾党事前不必作如许危言笃论矣。顾此等皆天行演〔天演行〕淘汰之见诸事实者，淘汰已至，而存立之机见焉。故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根性与不宜之性习多寡足矣，二者固刚刚相掩也。然此乃指社会拓都而言，至于小已么匿之祸福，则庄子所谓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矣。

恶书本无可赏，而公等嗜痂，则请送纸来，纸端标题清楚，有暇当即书也。海六必为远行之器，此真精金美玉市有定价者也。

丙午①，同张燕谋赴英，因议论不合，不终事先归，故亦未有记载。

予生平喜读《庄子》，于其道理唯唯否否，每一开卷，有所见，则随下丹黄。马通伯借之去不肯还，乃以新帙见与，已意亦颇鞅鞅，今即欲更拟，进退不可知，又须费一番思索，老来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钻故纸矣。

江西所刻书，如《临川全集》、《黄山谷诗注》，均已有之；《墨子注》、《毛诗笺》却未见过，《穆勒名学》尚余半部未译，垂老颇思一卒斯业，以饷后人，但上半鄙处亦只有此一部，故颇宝贵之，非此无以起后译也。抄录藏事，望勿更付他手。纯如能于此书读有心得，真是凤

① 此处有误，当为“甲辰”年底赴英，“乙巳”春回国（参见《与张元济书》、《与曹典球书》）。

毛麟角，于十九稘哲学思过半矣。匆复，即颂
大安

兄复言　廿八①

九

纯如贤弟执事：

两承赐书，皆以懒惰未即报答，想不罪也。黎宋卿书今缮呈，张海六气稳行脩，此书于此世何可多得，鄙人中心藏之，为日久矣。忽欲以师事我，无乃用公之言，而过果来，则倒屣迎之，独垂老废学，于世路无一堪用，无以餍其怀来，深滋愧耳。

沪上忽出暗杀宋教仁一案，辞退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至今犹未弋获。洪之为人，复所素稔，固险诐士。恐从此国事日就葛藤，喋血钩连，殆无时已，而国命与之俱去。事已如此，虽有豪杰，又无魏武、秦王之势，以为所席之基，恐难挽回也。

足下居家，除料理家计外，近作么生？赣事传闻不一，于左右极悬悬耳。手此奉复。即问
近祉

复顿首　四月二日②

十

纯如老弟：

---

① 原件仅署廿八日，函内谈及俄库事，系指沙俄侵略外蒙古库伦一事。按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沙俄强迫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国内舆论即有“征蒙”之议。函内又云：“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说明严复已离开京师大学堂。据《与熊纯如书》之一注引《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云：“是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严复以事辞职。”则是函当为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年底所书。

② 此函及第十函云：“沪上忽出暗杀宋教仁一案”；“自宋案、大借款二事发生以来”。按此二事均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三、四月间，知两函书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至六月。

初十日得初四日由汉口所寄书，书中以闻复迩日清癯。深烦关爱，情长语挚，知吾弟于不佞非恒泛也。感荷感荷！

自宋案、大借款二事发生以来，南北纷纭，至今未已。中央短处在平日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贵省李督，不佞不悉其人，不敢妄下论断，但如弟言，则与法兰西初次革命时之但唐、鲁白斯斐尔等，殆无以异。此种人才，其为祸往往烈于小人者，以其自恃坚而昧于事物故也。庚子之乱，刚子良、李剑潭、赵展如诸人，平日皆有好官之目，而疾恶甚严者也。然而非此数公，则清室虽至今存可耳。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且暗杀之风，谁实倡之，苟律以孑舆氏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之义，则革命党人往所剸刃施轰者，岂皆悉合于天理？呜呼！平陂往复，此佛氏之所以悲轮廻也。幸今攘攘之众，皆以兵战为至不幸事，首祸者，当为天下所共疾。中央知之，是以虽受激刺，不肯发难，南中欲发难，而莫为继，庶几以不了了之耳。至于国命所关，则尚有其深且远者，其最足忧，在用共和，而不知举权之重，放弃贩卖，匪所不为，根本受病，此树不能久矣。

萨君鼎铭前番来都，未尝一过吾门。令侄欲入商船学校，既承台命，姑作一书，济否非所逆睹已。

复日来喘咳渐瘥，饮食亦较冬春间为进，但体力尚是劣劣，循是以往，当有起色，生病老死，时至则行，亦无庸为百草忧春雨耳。

吾弟家计，至今勾当想复就绪，心远学校，想进行如故。教养两字，虽亡国亦不可无，不可不加意也。手此奉复。即颂

近祉

季贞想佳，泰喜亦茁壮。

复顿首　六月十日

十一

纯如足下：

近得九月十三日赐书，雒诵极慰。

赣江兵燹，民生凋瘁可怜，新帅有以抚循之否？已往者不可追矣，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鄙人愚戆，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就令比踪英、法，亦非甚美可愿之事，矧不逮耶！胸中所惟万端，无由向足下细吐也。前读李新督报告，乱党罪迹，于贺莘翁极口诋诃；此信口诬蔑耶。抑疑似之际，不为议者所加察耶！

来书谓"国家从此统一，社会从此康宁，失之东隅者，或收之桑榆"。此诚贤者望治之殷。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豫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少年人大抵狂于声色货利之际，即其中心地稍净者，亦闻一偏之说，鄙薄古昔，而急欲一试，以谓必得至效，逮情见势屈，始悟不然。此时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耶？

孔教会仆亦被动而已矣，呈辞乃高要陈氏所作，不足呈也。上海有《孔教会杂志》，在海宁路，公如欲观，可往定购。匆匆不尽欲言。即诵

讲祉

复拜手　九月廿五日①

---

① 原件仅署九月廿五日，但谈及"赣江兵燹"一事，系指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李新督则指李纯，故此函当为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所书。

十二

纯如贤弟如见：

昨得十月廿日惠缄，经当事者发验过，而后交来。盖京师尚未解严，而赣又系反侧省分，故于民间来往私缄，有特别权限，如此亦置之，不足道耳。

前者党人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顾兵为凶器久矣；况以中国平日之教育，其残贼不仁，有识者固当前见。事已至此，惟望后来之人，有抚循之责者，为之救死扶伤，庶社会有平复旧观之一日。若如来函所云云，则孑遗之民，岂有喘息之日耶，呜呼！天心果何时而悔祸乎？

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厉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教育部长汪君，亦自可人，静听所为，或有以厌国人之意。而惠书以私我之故，遽谓非仆不可，亦系过论，何以言之？盖今日大政，求人不仅学识足倚，亦须精力过人。仆年逾耳顺。又自改革以还，惊心动魄，真同南郭之槁木死灰，使之当任，必无所济，更何能执简以从诸公之后耶？顾私心所窃祷于当局者，却有一事，盖民国财政为存亡生死问题，此不待高识远览而后知其然也。无财政斯无治术，此又世人之所共知；然财政必待洗手奉公，不贪为宝之士，能不贪矣，而后本其所得，于计学者，加以经验之方，而后百为之，基础以立，民有来苏之期，此不可畔之三断联珠也。乃不幸吾国上下却如张君东荪所言，其最缺乏者，即是经理阿堵物之道德，曰言减政理财，其所从事者，多存于剽末。若夫克己为人，先其大者，则仆愚陋，真不知此衮衮政界中有几人也。今夫中国非无财也，乃以上下交征之故，其势遂常处于长贫，困于债务，终于破产。至于破产，则吾土所不为埃及之续者，有几何哉？此复所以顾瞻周道，忧

心如焚，甚至以得享长年为非福也。手此敬答。即问
学祺　不具。

复顿首言　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

十三

纯如吾弟执事：

昨得尊处十月廿五日所发书，具悉种切。能言长官之所以不得人，由于民心之感召，党势之推盪，政局之反复，使之必出于此涂，足征目光出牛背上矣。比者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如此大事，而全国阒如，此上之可以征中央之能力，下之可以窥民情之伏流。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来书及邵、吴二公，真所谓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吾得交纯如以来，闻其说士，每若色授魂与，真《泰誓》不啻若自口出之一介臣，当世诸贤，忮心最甚，果好贤如吾纯如，天下岂足治耶？

横屏一幅，稍暇当加墨，不失；但有托者，前熊季贞为我定造花文奎湘笔二三十支，皆精纯圆健，上手便熟，而不易败，得用六七年，今行罄矣。为此特托吾弟，如有便，可更嘱造三十支，小楷寸楷各半，屏联提笔亦请试造一支来。必要佳制，价贵无妨。京中如贺莲青、李玉田诸工，屏对提笔尚可用，至于小楷中楷无能及花文奎也。价银续寄不误。但公事贤劳，不识能为分神不耳。手此敬托。即承
冬祉　不宣。

复顿首言　十一月十七日①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查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故知此函作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十四

所示民生困苦，殆不独赣中为然，此古之所谓阳九百六，自前清末载，已丁此厄。无以持之，而其社遂屋，此为革命最切原因。法之为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沈几观变之士，策其事之所必趋，而有以善持其敝，则如遇飓之舟，幸而出险，昧者当之，瞢然一切，循其故轨。甚或以苟且之小智当之，必无幸矣。为今之计，则世局已成，虽圣者亦无他术，亦惟是广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听人人之自谋。盖物竞天择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适与之反，优劣之间，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者皆优；反之，则所存者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虽然，中国根本甚厚，当不至此，特此颠沛流离生于其际者，颇辛苦耳。①

十五

别后既不入政界，便无所事事。而文字之债亦复山积，又如秋后落叶，扫尽又来。昨梁任庵书来，苦督为《庸言》报作一通论，已诺之矣。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报出，贤者可一观之而有以助我。

---

① 此函至第十六函原稿皆佚，今据《节抄》补入。各函所署年月，已为《节抄》删去。此函云："所示民生痛苦，殆不独赣中为然"，与第十一函所云"赣江兵燹，民生凋瘁可怜"一语，似同指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不久江西的情况。第十五函云："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按《民约平议》一文，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庸言》报第二五、二六号合刊（第二十五号本当一月五号发行，因故与二十六号合刊）。时正草拟，故两函都系一九一三年底所书。第十六函年代颇难查考。今仍照原来次序，暂作为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所书。

十六

吾弟在赣主持教育，所论以师范为重，诚为知本之谈。但此举为广造善因，抑或流传谬种，全视培此师范者之何如，不可不审也。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如敬宗收族固矣，而不宜使子弟习于倚赖；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耄耋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今夫慈善事业，行之不解其道，则济人者或至于害人。西哲如斯宾塞等，论之熟矣，顾今日慈善之事犹不废也。士生蜕化时代，一切事殆莫不然，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

十七

纯如贤弟足下：

启者，久不得缄，正深洄溯，兹承九月十五日问，为之眼明也。

赣省财政岌岌，诚为当局之忧。但欲求其补助，恐犹涸鲋之盼西江也。吾国财政，自前清末造，已成乱阶。而当日时髦督抚，如张文襄、端忠惠辈，济以苟且不终日之计，广铸铜元，滥发纸币，遂至于不可收拾，即无革命，亦将危亡。况以李烈钧、胡汉民、陈炯明辈之变本加厉，竭泽而渔者耶。今日满目创夷，然而稍获存济者，南如福建及北方诸省，皆当日未尝滥发纸币者也。呜呼！可以悟矣。中国欲求存立，固以整顿财政为第一问题，假使五洲清晏，挹注有资，此事已难着手。梁任公是绝妙议论家，及为币制总裁，使碌碌无所短长；熊凤凰旧亦以财政名，顾其方针，则皆未达，则其事之难为，可概见已。乃不幸月余以来，欧洲大局，忽覯燎原，其影响之

大，殆非历史上人所能梦见，从此中国舍自尽其力而外，别无可为，或乱或治，或亡或存，殆非一昔之谈所能尽也。

德意志联邦，自千八百七十年来，可谓放一异彩，不独兵事船械事事见长，起夺英、法之席；而国民学术，如医、如商、如农、如哲学、如物理、如教育，皆极精进。乃不幸居于骄王之下，轻用其民，以与四五列强为战，而所奉之辞，又多漏义，不为人类之所通韪。吾弟所谓摧枯拉朽，恐特有见于目前，无睹于其最后也。自鄙所观察者言之，则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内溃。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于往史之项羽，即胜钜鹿、即烧咸阳，终之无救于垓下。德皇即残比利时、即长驱以入巴黎，恐终亦无补于危败也。盖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其祖维康第一之术，欲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霆不及掩聪，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之致死为抗也，奥人之节节失败也。至于今，曩所期于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遥遥而犹未达。谓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迁都矣，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画，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以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至于德人军实之精，器械之利，彼国早知其如此矣。吾辈于二国之间，固亦无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实为德人深惜，又叹帝制之可为而不可为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沈鸷，由是观之，最后擅场，可预计矣。所怀万端，不能宣露，聊为足下言之如此。并问

秋佳

复顿首　九月廿四①

---

① 函云："乃不幸月余以来，欧洲大局忽覾燎原。"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八

纯如贤弟如见：

承十七日赐缄，读悉种切。

盎瓦尔之破，足征德人炮械之精，士卒之练。英、法逢此强对，提心吊胆，正未知何日可告息争也。德之君民搏心壹志者，三十余年，决以武力与列强相见，可谓壮矣。独惜所敌过众，恐举鼎者，终至绝膑。吾辈试思，国若英、法、俄者，岂能中途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战胜者之条件乎？是以德人每胜，则战事愈以延长，此固断然可知者耳。

日围青岛，占及济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顾为中国计，除是于古学宋之韩侂胄，于今学清之徐桐，则舍"忍辱负痛"四字，无他政策。夫云山东祸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机，使之无所借词，则彼虽极端野蛮，终有所限，以俟欧洲战事告息，彼时各国协商，而后诉之公会，求最后之赔偿，无论如何，当较今之不忍愤愤者为胜耳。吾岂伈伈伣伣？但谋国之事，异于谋身，通计全盘，此时决裂，万无一幸。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战者，严复必不忍为是言也。试问雌弱之辱，方之万劫不复为何如，国民果有程度，则死灰之然，当尚有日，如其不然，战而徒送国民于沟壑，诚何益乎？社会情状，寂寂沈沈，恐此时政要其如此，无识之民，发扬蹈厉，转害事也。

高等师范所需之理化教习，仆夹袋中实无此才。自脱离学界之后，与此项人，渺不相接，恐一时无以应命也。不胜歉负之至。匆颂近祺

十月廿三日　复白[1]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八月，日本即以日德交战事照会我外交部，旋即进攻胶州湾，围青岛，十月又占济南。是函云："日围青岛，占及济南。"知书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月。

十九

纯如仁仲足下：

得上月卅日惠缄，眼明。导扬民国精神建议案，意是忠告政府方针，而苦无可期实效之办法。中央财政尚是补苴，教育置为后图，根本不牢，极为可虑。闻贤弟赞颂之言，甚内愧也。

欧洲战局，德华、路透各主一偏之说，我辈中立于两家，无所容心于左袒，而一切要当以实事为衡，如战端之开，德固不能辞其责，其次则俄，其次乃奥。盖德蓄意最久，军备独为完全，其借比攻法，乃十年前早定之计划，德皇以谓既不能不战，则此时为最好时机，而又力争先著，故不自知而犯公法所不韪；至于俄，则自东败于日本之后，日以复权自期，又以斯拉夫之保护长自任，然依其前画，必至二年后，而后完全。此时开战，非其利也；奥固欲膨胀于巴尔干半岛，然非德为之明主，则其所投塞尔维亚之最后书条件，决无如是之强硬，而立极短时期，截断转圜之余地也。至于英、法之不欲战，五洲行路莫不知之，何则？英以保持现状为主义，虽胜亦不能甚有所得；至于法，则以民主国、军备弱点，自知不敌。此役非英，则破碎久矣。故是二国均不能以启衅责之。至于胜负事实，亦有可言，德固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奋所齑粉者，比国耳。浸淫以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可以知其弩末矣。不得已而接病夫之实厥，嗾叛卒于南非，欲以宗教关系，摇动英之印度、埃及，然而未甚利也。而南非则已消灭矣。从此精锐日消，财政日窘，危不在德而谁危乎？纵使再接再厉，据地破城，最后之局，殆亦可睹，况乎其未能也。李君之说，谁曰不然？惟是兵战之道，必计成功，不重鑱锐，项羽之卒，固优于汉高；强齐之师，岂亚于鲁国，而曹沫、韩信皆有所以待之。故曰：危不在德而谁危也。

夜深墨冻，不能多书，聊为执事道其梗概而已。手此奉答。

即问

近祺

复白　十二月八日①

二十

纯如贤弟惠鉴：

得二月八日书，阙久不报，深用为悬，伏想履新以来，道祺康泰。

日本于群雄战事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果如所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敝，可谓能者。日来效果，虽秘不可知，然颇闻其不致决裂矣。

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学者于道，苟非深窥其源，则所学皆腹背羽矣。中国前途，诚未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国乃以情胜，驯是不改，岂有豸乎？所欲言何止千万。匆匆不既万一。手问

近安

复顿首　三月四夕②

---

① 函中云："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当指一九一四年八月至十月德军围攻巴黎事。知是函为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所书。

② 此函至二十二函皆不署年份。前两函谈及"日本于群雄战争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若竟遂其画，吾国诚破碎"；二十二函亦云："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当指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向袁政府提出廿一条的交涉事，知三函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五月间所书。

廿一

倭乘群虎竞命之时，将于吾国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画，吾国诚破碎。顾从其终效而观之，倭亦未必长享胜利，如此谋国，其眼光可谓短矣。倭虽岛国，卅年已来，师资西法，顾所步趋，专在独逸。甲午已还，一战克我，再役胜俄，民之自雄，不可复遏，国中虽有明智，然在少数，不敌众力；又国诚贫，见我席腴履丰，廓然无备，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为最险也。雪耻吐气，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积习不能，盖雪耻必出于战，战必资器，器必资学，又必资财，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即使吾为国家画一奇策，可得万万之赀，以为扩张军实之用，而亦不胜当事之贪情欲望，夫如是则又废矣。草衣木食，潜谋革命，则痛哭流涕，訾政府为穷凶极恶，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国民，虽为强者奴隶，岂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顾吾所心憾不足者，特其人忒多情，而不能以理法自胜耳。悲夫！所惟万端，非尺一所能尽，聊为左右发其大凡。风气甚厉，唯一是自爱。不宣。

三月卅一日　复启

二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得四月十五书，读悉种切。吾弟留心世局，睠怀宗邦，至为难得。又议论渐能为两面观察，不似今人之一往无余，此亦学识进步

之征，尤属可喜。至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此间洋文京津时报，半系英人机关，于中日交涉，大声疾呼，力劝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中间有云："英日之盟，以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大开门户为要素，今日本若乘群雄搏抗之秋，攫夺分外权利，英、俄诸国，除文书抗议外，固亦无如汝何。但欧战告终，此帐终期一算，日将何以处之？又中国地大民众，日本此举，大逆民情，后欲守其所攫之利益，问须用兵几何？用财几许？而财又非日本之所裕也。然则日本行此政策，直无异飞蛾扑灯，自趣灭亡而已"等语。此虽报章议论，闻日人实深恶之，至谓英人之在东方者，为不恤联盟国交，忘其前此助英之劳。闻余国亦以日为不直，且知日此举，将利用支那国力，以为种族之争。由此观之，欧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决其必无此事也。第既若此，而政府始终慎守秘密，则不知其何作用耳？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惟德国实有日困之形，观其从臾累败之突厥，冀幸回民之数，以困俄、英、法，知其计无复之甚矣。犹太之复，亦非意外之事，大抵此战利钝，于前去之三四月，总可看出八成也。

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办《欧战缘起》，以示此老也。中日交涉，谅当渐松，不至决裂。日本野心，经各国忠告之后，将亦稍戢。嗟乎！国民一死何难，难在所以死耳！匆匆奉答。并颂

文祺

复顿首　廿一

二十三

纯如贤弟：

连日消息颇恶，或闻日本于我已递最后通牒，唯见京、津英文时报，则云："该通牒实已到京，然犹未递，因现英外部格来挟同华盛顿政府，正在极力调停，此事沮止，远东现状，或至决裂云云。"此信若确，自是吾人之福，看来此信当有七八成可靠也。至贤弟恐英人既无实力，则空言恐亦无补，其说亦是。但有之亦胜于无，况英、日本是联盟，感情尚在，近日欧战，其结局早晚虽难预言，而联军日趋优胜，人情势利，或当畏之。又倭财政困难，时仰英、美之借贷，必结恶感，恐亦未宜。凡此皆转圜之机也。至贤弟谓："远东冲突，欧洲因之停战。"此乃必无其事，可谓高明于世界眼光，尚然未瞭。此次欧洲战事，中含头等国存亡生死问题，中、日之事，自彼视之，轻重相差甚远，何至为此而遂停战乎？中国人不识时势，人如报馆主笔，往往有此呓语。吾弟从而和之，真可叹也！颇闻要求条件，乃日本海陆军人党所为，政府亦知其为危险，顾欲保势力权位，遂为所掌，其说近信。去年德之促战，强半亦军人党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国，每患此弊。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力，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杀，尤为畅胆。顾以正法眼藏观之，纯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可断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说：一是欲趁此时机，使日得华，犹英得印；一是懔于白种之横，自命可为导师，欲提挈中国，用中国民命钱财，以与白横相抗。不知二说，实无一可。举国成狂，而后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倘然一意径行，或云日本将反面向德，以抗英美，恐亦必无其事。则恐欧洲列强，至竟无奈彼何，而美人籍口

孟禄主义，亦必退缩。然则日本求所大欲，行且达得之欤？曰："必不能。"彼之所为，将徒毁中国，而无所利，而数年之后，行且与中国俱亡，徒为白人增长势力而已！至于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妄交一锋，浪发一弹，政皆坠其计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万在吾国境，然使我处处退让，而不允许，则不知彼将如何开战交锋也。即使渠欲杀欲夺，是固难忍，然一思战后丧亡较此为多，且与以口实，则难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为，既极无理，则吾极力使负不武无道之名于五洲，而后日方长，尚有算帐地步耳。此乃最后之著，其法欧洲勃牙利尝一用之，私心窃冀或不至是耳。此其理由，贤弟稍思当得，不必待鄙人覼缕也。

辜鸿铭议论稍有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诸家学说，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战为利器之说，其义刚与原书相反。西人如沙立佩等，已详辨之，以此訾达尔文、赫胥黎诸公，诸公所不受也。夜深不能多谈，余容续报。手此。敬问

安好

复言　五月六日①

二 十 四

纯如老弟惠鉴：

敬复者，前获赐书，语重心长，具征忠爱，所以阙久不报者，以欲略言之，则不足以喻左右；详言之，则精亡事冗，实有不任，思欲少闲，而后敷陈，乃阁置之后，遂亦奄忽忘之。顷承来书，甚内愧也。

总之，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

① 此函及二十四函仍谈及"中倭交涉"一事。函内云："闻日本于我已递最后通牒"，当指日本为了威逼袁世凯政府承认廿一条件，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发出的最后通牒。两函当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书。

最重。中倭交涉，所谓权两祸而取其轻，无所谓当否，第五项一时似不至再行提议，但若政府长此终古，一二年后，正难言不与敌以间隙耳。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叹也。财匮民穷，欲政府为根本救济之法，殆无其术，何则？观其举措，彼方戚戚以断炊破产为忧，刻意聚敛，以养军为最急之事，尚何能为民治生计乎？教育强国根本，而革命以后，所谓不特弹无，听亦无矣。

嘱择报章，实是不知所对何者。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古文读本，自以姚惜抱、刘海峰、吴挚甫所选为佳。陆王之学，要亦未足救国，能别择者，前人之书皆足助我；不能者，皆成累也。《论语》、《孟子》固皆可读。读《孟子》固不必注，《论语》朱注亦不见有如何贻误后生之处，他注家辟宋尊汉，于道德益入梦中，于时世有何当乎？八弟病瘳，泰喜颖悟，闻之极慰，不识何时能一见也，匆报，不尽所惟。此问近好

复言　六月十九灯下

二十五

纯如贤弟如晤：

敬复者，得七月十二赐缄，读悉种切。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吾弟前途之贺，姑徐徐之。

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德意志国力之强，固可谓生民

以来所未有，东西两面敌三最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非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则死伤以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镑以下，来头勇猛，覆比入法，累败俄人，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近数日极危岌，即已陷，亦未可知。海上无一国徽，殖民诸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地，俄人退让，日忧战线之中绝，比境法北之间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龄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此法北肃清，比地收复，正未易言。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勃、吉清纳外，大抵以为易与，至今始举国忧竦，念以全力注之，尚不知最后之效果为何若也。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会同；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以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袵兵革，妇女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若未充。由此观之，则英人心目之中，以条顿种民为何等强对，大可见矣。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彼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如去岁明矣。且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

今夫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八百七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摩厉以须，以有近今之结果。其国家学说，大抵以“有强权，无公理”一言蔽之而已。虽然太横，计自师兴以来，其恃强而犯国际人道之大不韪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坏比中立而外，其于军事，实无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实不审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尽，试为模略计之，则一年中，其死伤或云达三百万，即令少此，二

百余万，当必有之。今东陲对俄之兵，报称三百五十万众，如此则六百万矣。而西面比、法之间，至少亦不下二百万，是德之胜兵八百万也。忆去岁八月，德人自言兵有此数，群诧以为夸诞之言，乃今此众已全出矣。今日东面，虽属胜俄，而其死亡极众，就令已破瓦骚，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会，化为瓦砾之场，无益胜算，而俄之战线未断，卷土重来，已时日事，英、法凝然不动，而举国组织赶制军火，以瓦骚委之，意可知矣。总之，欧洲是役为历史中最烈之战。据今测之，纵横二系，非一仆不止。此时疆场之中，虽有彼此胜负，皆难指为终局，且决无单独讲和之事，刻英人之意，已备更战二年，全国工厂有机器处，皆供造药制械，又无〔有〕新令，组织兵工大厂二十六所。盖英、法、俄、意亦深知覆德之难，然皆以必覆之为目的。由此言之，何时终局与终局时何等景象，虽眼光极远之家，亦不敢妄下断语也。假令两系之中，必有一仆，以高明策之，究竟何系为耐久乎？知此则不必随俗于报纸为议论矣。

小儿璩在长芦盐务稽核所，三儿琥前在清华，以在彼不利卫生令归，原拟出洋，以战中沮，刻已考入唐山工校，欲在彼治算学治化也。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此缄随作随辍，故稽时日，至今尚有未申之意，不能为吾弟尽也。

今夏京师亦热，室中华民〔氏〕表夜间至八十五六，午可知矣。此问暑安

兄复顿首　八月五号①

① 此函谈到"宪法起草"一事。按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令参议院推举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三日组成十人委员会。是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又函中云：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战十阅月"，亦可佐证。

二十六

纯如贤弟赐鉴：

中秋廿三日，始接九月八日尊处所寄缄及夏布、湘笔二事，何迟达乃尔，岂途中有留滞耶？尊容清润，知善颐养，甚慰甚慰！夏间缘京中大热，肺脏受烁，颇复多恙，近服法制肉精，眠食渐佳，但瘦挺耳。远劳悬系，极滋感愧。

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一昔杨皙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复言吾国之宜有君，二字作众主解。而舆尸征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讨论余地，本属无多，独至继此而言，谁为之主，则争点发生，窃所疑惮。鄙意颇不欲列名，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谓："某既知共和国体无补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又云："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就令反对君主亦成表见，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其后两方皆有议论，而反对者，以汪荃台、衮甫之父。梁任甫为最有力，然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抗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而任甫更谓："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此其言自为无弃，而鄙人则谓：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谓不宜者矣。即今参政院所收廿二省五民族请愿之书，虽一至再至，而外间旁论，皆不指为得其真。然则使异时果达目的，亦将如魏晋六朝禅让之局，欲当之者，毫无惭德，固事势之必不能者也。盖自德国学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说以来，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视力，力平而后理申。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虽史策之上，累幅盈篇，置之不观可耳！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

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至于存种救民，自是另为一事。因果所呈，不应专求于上，四百兆之民质实共为之。因立果从，莫之为，亦无可避也。悲夫！

珑郎稚齿，远学清华，闻其欲来，极喜迟之。手此奉复。即问
近佳

复言　九月廿三日[①]

廿七

纯如贤弟惠鉴：

得二日书，悉近状为慰。鄙人虽羁迹都下，名藏社会之中，顾以肺疾缠绵，几于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来教所谓瘁劳国事，无亦以告者过欤？君宪已成事实，而东邻有言，亦已答复。至于再接再厉，则不知将出何等花样耳。

三小儿尚在唐山，并未中途变计。想与世兄此时已接洽矣。民贫财尽，通国皆然，而乐观者不以是为忧，世事自有能者，非我辈所能与议也。此问
近好

复白　十一月七日[②]

廿八

欧战行又经年，自瓦萨之破。巴尔干诸邦全体震动。勃、希两

---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按筹安会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初成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② 原件未署年份。内有"君宪已成事实"一语。按一九一五年十月袁世凯阴谋布置国民代表大会，强行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是函当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书。

国，民则向衡，君则私纵，遂演成今日之局。达智尼海峡，英法攻之，不能即下，死伤近十余万人，此自常智观之，未有不以德、奥为得手矣。顾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则中央得手，徒以延长战祸，而中心点渐以东行而已。胜利终归何方，尚难以一言决也。冬日必无兵事可言，明岁春夏，殆其时矣。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姑先言之，贤者留为后验可耳！郑子进竟遭惨死，然意中事，语有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真子进之谓矣。①

廿九

纯如贤弟赐鉴：

十二日得八日赐缄，谓复于前书，阙久不报，不胜惭怍。入冬喘咳，历久未愈，故于新猷赞襄盖寡，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所幸新朝宽大，尚容尸素。外交顾问挂名久矣，然以无事见顾，则亦不支薪俸。报馆传为新事，甚可哂也。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谚云："弄巧成拙。"孔子曰："欲速不达。"彼自矜敏腕者，可稍悟矣。世事如此，复又从何处置喙。以感相知之私，聊为吐露云耳，不必以示人也。

---

① 此函原稿已佚，今据《节抄》补入。《节抄》已删去月日。函内云："欧战行又经年。"则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冬。

子善先生尚在敝处，近以年假返里，冰泮当来。四小儿读经已久，近者亦开始西文。刘才甫古文选本，天津文美斋前有石印，余不知何处可购。郭仁先〔筠仙〕《绥边纪略》，亦未见过。敝处前有其《罪言存略》、《湘阴县志》二书，乱后与其笔墨缄札，均散失矣。惜哉！惜哉！《同学录序》，文成法立，朴茂可观，但果为古文辞，则四字成语及新名词，皆在务去之列，至应事文字，则不在此论也。手此奉答。即颂

仁祺

严复顿首　十二日[①]

三十

纯如贤弟执事：

四月四日得尊处三月卅日书，蒙相念至深，感荷无已。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大局极为危岌。有《顺天时报》者，东邻之机关报也，一意主于破坏。政府权力既绌，民间销售遂多。俗非智者，流言大行，一似辛壬革命之日，京邑益形危险。一号财政部中人龚某，忽告同事，谓：今夕拱卫军约定纵火抢掠。于是全部鸟兽纷散，车站拥挤，银号滚支，不异先时，幸政府军界，尚有预备，日来乱机稍减，实则所告，毫无其事。略述此形，弟观之，当知鄙人日来心境为何若矣。吾全眷尚在京未动。

历观各报，知海上党人，联合云、贵，函电旁午，皆以要求项城退位为宗。顾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续，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则又毫无办法。故复常谓："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

① 此函仅署十二日，函内提及"新朝"，又云："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所幸新朝宽大，尚容尸素。"当指袁世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承受皇帝位后，又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一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春初。

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邈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

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可牺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苏明允谓："管仲未尝为其可以死，其于国为不忠。"使项城而稍有天良，则前事既差，而此时为一国计，为万民计，必不可去。而他日既为可去之后，又万万不可以留。盖使项城今日而去，则前者既为其不义，而今日又为其不仁；使项城他日而留，则前者既为其寡廉，而他日又为其鲜耻。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使项城所处地位如是，而区区之言，稍有一当，则海内举凡爱国之士，所以卫护项城者，今日宜何如？而战祸已弭，乱事既平之后，所以重整社稷，实行立宪者宜何若？可以不烦言而解。语重心长，不及为贤弟覼缕也。

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

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倜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

至于任公，则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其辞具在，吾岂诬哉！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盖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见矣。由是薰穴求君，恩及朱明之恪孙，及曲阜之圣裔，乃语人曰："吾往日论议，止攻政府，不诋皇室。"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其友徐佛苏曰："革命则必共和，共和则必亡国。"此其妖言，殆不可忏。而追原祸始，谁实为之。

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

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古圣贤所以严分义而威乱贼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发之初会孟津，而复散归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见文集第五卷。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见所著书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犹能与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骏，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然则统其全而观之，吾国所全，顾不大耶！而无如其一毁而无余何也。

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师弟翩然返国，复睹乡枌，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符。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

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或起于个人嫌隙之私，似有间也。日长意恶，聊为老弟明之。赣中同志，如陈伯老者，

可私示之，不必为外人道也。徐东海、段芝泉、严范孙诸人皆有良心，此外尚有孙慕韩辈数人，于去年动机，皆苦口相劝，而无效者。盖其长子战前赴德，先受纵臾于威廉亨利，亨利即从前劝醇王大揽兵权自固者，不择人进谋，可笑如此，而交民巷使馆中大有人劝进故也。黎、段两公，道德皆高，吾所佩服。黎始则不受王爵，后则两次日本人备快车，密劝出京，受举为大总统，黎力拒之曰："吾已备棺，必死在京矣。"

欧战，德必终凶。《周易》终无通诂，可先看王、程、苏三注，取触意绪而已。读《天演论》下篇，稍读般若、楞严诸经，已足通晓，不必深入佛海也。欧战影响，遍于全球，便无近争，吾民已苦，况又竭泽，以为同室操戈之事。兵祸不解，后此康复，益复无望。吾惟祈死而已，尚何云乎。手叙不觉累纸，惟珍卫千万。

复白　四月四日①

三十一

纯如贤弟足下：

得四月廿六日赐书，读悉种切。项城去位，已成不可解免问题，所以迟迟者，特为去位布置，黎、段与新内阁诸公，求国中之勿糜烂而已。非拥护项城，求其继续存在也。项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谓帝制违誓种种，特反对者所执之词，而项城之失人心，一败至于不可收拾者，固别有在，非帝制也。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昔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靡成风，人怀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为，乃国体适于此时议更，遂为群矢之的。且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

---

① 原件署四月四日，未署年份。函内云："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按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承受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函中又云："海上党人，联合云贵，函电旁午，皆以要求项城退位为宗。"则此函当书于帝制已经取消，总统尚未退位之时，应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约法，于法理本属无当，而当日反对之少，无他，冀少获救国之效已耳。而谁谓转厚项城之毒乎！

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中外人士，人同此言；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出而评断，固亦未必厚非，故当其见邀发起，复告以共和君宪二者孰宜，本无可议，而君宪既定，孰为之上，乃为绝对难题，而杨不待辞毕，幡然竟去，而明日报端，严复之名，已与李燮和、胡瑛并列矣。自是之后，攀附之徒，变本加厉，以运动为正法，以粉饰为成功，极峰自诡，行且即真，对于群下，词色并异，恶异己而亲导谀，而事势遂陷于不可挽救之域矣。旧日心腹将帅，自段、冯以下，皆被猜疑，晋见之时，并无实言相告，虽亲戚故交，如徐如孙，皆以门面语相对付，而人心乃解体矣。夫众叛亲离，不亡何待。且帝制取消之后，即攀附者，亦各散场，项城虽留，此后谁与共事乎？故责任内阁成立，众人之心，亦谓项城不能不去，惟是新旧更迭之交，措注不可不慎，否则鱼烂瓦解，将成不可收拾之局，此其用心，亦云苦矣。然欲求免，此其第一关键，存乎财政，无奈借款之门，处处皆为日本堵塞，焦思困虑，不知所以支持。鄙人尚困在京，亦惟坐视覆舟而已。事权固不我属，虽属亦无从补救也。大抵世人于事，及之乃知，履之乃艰。往者前清当路，群相訾謷，以为去彼，曙光遂出，乃今何如。此时则一致驱逐洹上，夫洹上固不足惜，然而洹上果去之后，能否不争权利，息事宁人，俾吾国稍有喘息之地，以为瓦全，留一线生机，勿畀强邻以渔人之利者，吾弟烛照数计，能为我决一言乎？

中国南北报纸，皆属机关。《亚细亚报》自经政府利用之后，所谋失败，信用自属全无；而《顺天时报》，又系日本机关，此时专以倾袁为目的，欲求纪载较实，议论较正者，殆绝无也。段、黎诸公，居

心实无他肠，自道德言，当为海内所共信。特当此一发千钧之会，其干略足倚与否，则真不敢言耳。梁、叶、顾、朱诸人，不必论矣。手此奉答，即颂

仁安

复白　五月二日①

三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十九日得十四日赐书，所以开慰鄙吝者不少，然犹恨相隔在远，心之精微，非笔墨所能罄。致贤者于鄙陋之愚，心知之尚有未尽也。

夫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独乙巳季廉之函，可以为证，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辛亥改步以还，沧海横流，瞻乌谁屋，其窃糈政界者，所谓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至于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合〔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顾杨不待吾辞之毕，飘然竟去，次日报纸已列吾名，至杨以书来谢，谓极峰闻吾与会，极深欢悦云云，则灼然早知其事之必不轨于正矣。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续劝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任公论出，洹上谋所以抵制之者，令内史夏寿田谆诿发言，主张帝制，仆终嘿嘿，未赞一辞，然则区区私旨，可以见矣。不幸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

① 原函未署年份。函内有大总统已"就职五年"等语，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已。过是以往，犹嗷然也。

且事之初起也，仆固泊然，而攀龙附凤者，势不可当，不独主帝制者，几于通国一致；即谓皇帝非洹上莫属者，亦繁有徒。威胁利诱者，固未尝无，而发于本心，惟恐不得与赞成之数者，亦接迹而踵起。何则，人心趋利，而附羶者众也。当是之时，使洹上顾諟誓言，听民表之自择，而禁制群下之发踪，则进退绰然。以仆策之，其安然以大多数之赞成而为帝久矣。老氏不云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惜乎洹上之未闻此义也。及乎滇、黔执言之后，中央行事，几于无举不乖。迨夫兹春，已成不可复挽之局，洹上势成骑虎，而南中首事者，虽有暂行息争之思，而权力又不足以指挥群党，夫事势至此。一姓一党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祸之所中者，必在吾国，深恐求瓦全而犹难。此仆所蚤夜惊心，而不知死所者也。

吾弟谓："国人近亦颇知改悔，似断不至蹈辛癸覆辙。"果如斯言，宁非四百兆人民之福，特是患生多欲，人心难测。仆阅世四十年，深知世人根性，终觉其分数为甚少耳。且吾弟须知此时欲洹上之去者，不独南方诸公已也，即冯、李、靳、段诸帅，以至新立之内阁，亦皆以洹上之去为目的者，其未加迫胁者，求勿乱也。盖项城之反对众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洹上之危机夥矣，而莫厉于暗杀之传言。惟日本反对，故财政无复活之机，而百为皆废。十三日，梁士诒倡停止付现之院令，盖以逢洹上之意，欲取中国银行预备金，以为济急之计。乃京、津而外，举不奉令，则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为益热益深之败著，余则无论何途借欵，日本皆有力败之。夫财为养命之源，小己已然，而国家尤甚。洹上自就职以还，于中、交两行，其亏负显然可指者，过四千万，而黯昧通挪，经梁士诒、叶恭绰为之腾攫者，尚过此数。夫吾曹终日忧嗟，为国怀破产之惧，而洹上则长作乐观，泥沙挥霍，小人逢长，因而啜汁促訾，是其宜败久矣。

且自辛亥改步以来，洹上之得有首位者，无他，旧握兵权，而羽

翼为尽死力故也。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洹上之所主使。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有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泄密灭口之故，忍于出此，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事极冥昧，非经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敢遽以为真，然即此谣传，已足致众叛亲离之恶果，又况段祺瑞去秋辞职之后，数见危机，寝馈之间，不遑宁处，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嗟夫！洹上父子之间，仅十余人耳，左右虽亲，炎凉变态，利尽则交亡，即欲长此不去，谁与共排难乎？夫求之财政则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虽以魏武、刘裕当之，殆难为力，矧乎非其伦耶。且洹上自就职以来，于中国根本问题，毫末无所措注。即以治标而论，军旅素所自许，而悍兵骄将，军实战械，皆未闻有统一之规，至于财政，则比之清世，尤为放纷，加之影响欧战，民生憔悴极矣。是以前书颇为速了瓦全之论，盖吾曹以安国为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势，姑予终任，所全必多，国安而后，徐图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节既不可为，固以洹上早去为最利，而后顾茫茫，或因此而成乱局，亦吾国运与吾民程度，应历之境界，天实主之，无如何也。

西林自是君子一路人，然仆读中西历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风涛，冒锋镝，各具手眼，以济以胜为期；能济能胜，然后为群众所托命。道德之于国君，譬诸财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事，而非其全能也。独居无事，适得来书，不觉觌缕，惟珍卫千万。

复白　五月十九日①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会名义，强拉发起"（参见《与熊纯书》之二十六末注），知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三十三

纯如贤弟惠鉴：

得一日书，所言甚有见地，但去年初发动时，事势与前后绝不同，赞成者期于多数而已。人心趋利，临举固自难言。鄙人非无所见，而妄发者，且即使不成，洹上进退，岂不绰绰，而缘此大重于五洲乎？其不出此，不徒洹上之败，而亦吾国之厄运也。本日已刻，闻此老已薨于位。外间尚秘未发。末路如此，岂非大哀。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

贤弟所列诸先生，皆君子善人，鄙人素所仰者。然倘令把舵谋国，真不敢信，独陈峙庐天分过人，心量宏阔，或可充一席耳。

复辟之议甚佳，而为民党洋学生所反对。辛亥尚可行，今持此议，非外交中有绝大助力，不敢必也。此番洹上之死，亦死于日本人耳，南北诸反对，皆不成问题，须知。

演说大稿，雒诵叹服，略疥数字于端，见此等虽用新名词、新譬喻，其实皆旧说也。能用新眼光看吾国习见书，而深喻笃信之，庶几近道矣。老弟以为何如？

六月六日复白①

三十四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日赐书，复悉种切。贵省学界得贤弟主持，义胆轮囷，训辞深厚，但使百人听闻，有一二人感动，其于此国前途，所造为不小矣。锲而不舍，鬼神相之，顾勿懈也。

来教谓"此后所难收拾，不在南方，而在徐皖奉天握重诸帅"。

---

① 原件未署年份。此函当书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此诚破的之论。微闻徐帅有复辟之倡，此议果行，大非旧朝之福。鄙意亦即为此。所谓大无知识，不知今日为何世，法律为何物，感情用事，纵恣自如，此语悬诸国门，殆无一字可易。虽然，此类军人，亦惟在中国始能存立耳。稍与节制师遇，无不披靡。日本有某将官尝言："军人娶得美妻，殖产至数十万金，其人即非军人。"然则歌童舞女，列屋环侍，偷粮蚀饷，至数百千万，其人尚有军人资格耶？

复尝以洹上为无望者，并非向根本上责备，但见得权行政以来，彼所自许擅长之军政，所常抱乐观之财政，四五年来，但愈棼乱，则其他又何望乎？今日如此下台，未始非天相吾国，亦未始非洹上之幸也。但所可忧者，吾国政界，往往应于俗谚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碍，似不在南中起义发难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门之诸政客，渠辈今日所要求者，一规复中山之约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参、众两院；三惩治帝制祸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极端，自然反对蜂起，又成武力解决问题。山谷诗云："夜来已是风和雨，更着游人撼落花。"从此吾国之有存者几何，贤者可想见尔。

更有进者，现时烧点，无踰财政。政府百方乞贷，皆无成议。美款将次告成，经唐某电沮，谓国会未召，约法未复以前，切勿借与，美资本家居然听之。日本之意，则欲我独向彼中借贷，但肯经济同盟，或许其监督财政，六七千万，唾手可得。此自卖国政策，不独政府不敢任责，即欧、美诸国，亦暗中反对甚力者也。虽然自院令中交停止付现，而政府各机关，勒付现金以来，吾国度支之纷，底里尽露。中国人无管理财政之道德能力，竟成无可驳复辩护问题。现前烧点，非借贷不能解决。而借款自唐氏比款以来，久成话柄，故监督财政四字，无论如何，终成事实，则不为埃及、朝鲜之继者，殆亦仅矣。呜呼！中国之亡，人人有责，然其催促于粤人者，盖不少矣。悲夫！

贱躯日益羸敝，浮寓京华，于人己两无所益，所未归者，惮溽暑

耳。稍待秋凉，便拟浩然长往，但不知此数月中，沧海横流，又何若耳。临风写寄，不尽欲言。此讯

近好 新暑珍卫千万。

复白 十五①

三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八日都下盛倡惩办祸首，不分皂白，儿子辈劝令来津暂避，乃于望门投止之时，得奉赐书，慰幸！慰幸！然颇怪吾弟于时局之动机，但观表面，而未深察其隐微也。夫袁氏不度德、不量力，太史公秦楚之际月表谓："周以德若彼，秦用力若此。"盖得天下如斯之难。不觇外交，而规取神器，以其背誓违法，而滇、黔独立，犹可言也；至袁氏取消帝制，而滇、黔之独立如故，不可言矣。然谓其已失总统资格，勒令退位，而后取消独立，犹可言也；至袁氏出缺，副总统即真，而独立如故，不可言矣。再进则曰"恢复约法"，则曰"召集国会"，则曰"惩办祸首"。虽究竟合法与否，论者尚有异言，然亦犹可言也。至于种种曲从，而军务院尚存，海军忽告独立，揭开天窗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此复成何国家耶！吾弟谓国势渐臻统一。此言无乃太早计欤？

复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唉耳。

总之，将亡之国，处处皆走极端，波兰前史，可为殷鉴，人人自诡救国，实人人皆抱薪厝火之夫，他日及之后知，履之后艰，虽痛

---

① 原件仅署十五日。函内有"渠辈今日所要求者，一规复中山之约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参、众两院；三惩治帝制祸首"等语，当指袁世凯死后，一九一六年六月十日，云南都督唐继尧以军务院抚军长的名义向北京政府提出解决时局的办法。函中又云："所未归者，惮溽暑耳。稍待秋凉，便拟浩然长往。"是函应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七月间所书。

哭流涕，戟指呵詈其所崇拜盲从之人，亦已晚矣。悲夫！书不尽意。

此讯

暑安

复白　七月十五日在津寓寄①

三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承十五日赐书，具征关爱。国事羌无可言，东邻眈眈，幸灾乐祸，而举国狂子，大抵为虎作伥，而不自知，即梁、蔡诸公，庸中佼佼，顾异日事见，亦将深悔所为，特无及耳！

欧战英、法、俄、意虽有进步，然德殊不易败，欲睹结局，尚不知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

秋冬间极欲归省邱墓，但体力日衰，遄行亦殊不易，果专一辔，自当以居地相告也。

唐山工校，近已易长，中国亦无他校可令子弟执业。拟明春勉竭囊底，送三小儿出洋，欧战未终，舍美洲亦无可赴也。

张海六近亦少见，大抵尚住邑馆。尊处如致缄与之，但寄分宜邑馆，必可达也。率答。即颂

秋祺　诸惟爱照。

复白　八月廿一夕泐②

---

① 函内云："八日都下盛倡惩办祸首，不分皂白，儿子辈劝令来津暂避。"按袁世凯死后，七月十四日黎元洪申令查拿杨度等帝制活动始祸诸人，严行惩办，其中严复名字已除。严复写此信时，还没有得到这个确切消息，所以躲避天津。是函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七月十五日所书。

② 此函内云："梁、蔡诸公，庸中佼佼，顾异日事见，亦将深悔所为。"系指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而言，此函又置于三十七函之前，故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三十七

纯如贤弟讲席：

得廿六日惠缄，诵悉种切。所论袁系督军联盟一节，诚如所言。然此系后此之于社会有力与否，全视现日当路者举措之何如。假如国会民党诸公，鉴前日之覆车，痛国亡之无日，恻怛至诚，一循正轨，信用渐立，海内归心，则不战屈人，彼辈势力，自逐渐消归乌有。如其不然，则骄兵暴民之间，彼此势力消长，正未易定也。复尝谓：奉新诸人，其为物，本是不容于尧舜之世，然当仮扰否塞之秋，有时翻有一割之用，譬如礞石、大黄，本为有毒，而痰乱者，乃非此不苏。至于耗斲元气，不及计矣。今且为左右述所闻奉新之一事可乎？当民国二年，周子廙为山东都督，而奉新驻徐，彼时山东省议会，急于筹款，或建议孔林暨四配诸墓，森林最茂而古，若斩伐出售，得款当不訾。群不逞得此，以为奇策，已通过矣。衍圣公闻而大惧，急谒周督，周督之视鲁叟，固亦泛爱，告之曰："我行政官也，无术沮此，文来有执行耳。"衍圣公不得已，乃乞援于奉新，奉新奋髯抵几曰："鼠辈敢尔！"明日派兵三百守孔林，下令曰："有敢动一草木者，杀无赦，不问都督议长也！"二千年先圣坟冢，用此幸获瓦全。夫当此洪猛泛滥，人欲大肆之秋，孔孟势力，固不足道，然保全数千年古迹，各国所同。奉新所为，不于未死人心，稍有当乎？是故吾弟所訾之骄奢淫佚，贪酷暴戾，无知无识，吾皆以为有然，然孰使此类之人，于社会有势力，而为人所归附者。民党诸公，宜自反也。

贤者谓："方今世界大通，欧化输入，如风如潮，莫可遏止。"吾国游学东西者，岁达万人。劣败优胜，此宜代兴，虽吾亦以为应尔。然所可异者，外国报章，于此类新进，往往排击，不遗余力，以谓全顾私利，必祸国家。而于吾人所深恶痛绝之项城，则伦敦《太晤士》于其死日，登一极长论说，谓："惟此人能了东方之事，惜其无禄，

而不知中国之乱，何时已也。”其论调之不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长思矣。往者突厥，群称近东病夫。至十九祺末造，毅然变法，于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称，列邦拭目观其变化。佥谓：“自兹欧、亚接壤中间，将必有崛兴之强国矣。”顾乃大谬不然，数年之间，埃及、巴尔干群属几尽，而最后乃不量德力，为维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绘舆图，不独欧洲，必无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之间，亦不知占得幅员几许。是故变法而兴者，日本也；变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时地利人事，三者交汇以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敢矢口高论耳。若奉新与类乎奉新者，固将有最后之失败，归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于吾国者，与卤莽灭裂之新党，犹阴阳二电然，使阳者不消，则阴者亦无由退，此又决然不待蓍蔡者矣。

吾辈托生东方，天赋以国，国者其尊如君，其亲如父。今乃于垂老之日，目击危亡之机，欲为挽救之图，早夜思维，常苦无术。又熟知世界大势，日见半开通少年，于醉梦中求浆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绝对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梁新会亦谓：“共和必至亡国。”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断然无善术。呜呼！今乃知当日肆口击排清室，令其一毁无余者为可恨也。《传》〔《诗》〕曰：“无易由言。”往者不可追矣，来者期与贤弟辈共慎之而已。

令子叔达，欲入税务学校，此缄须与财部中人求之，其当事人与复不稔也。兹谨为诸郎拟字如左：

正球字法士；正□此字似珆，然字书无□字，拟改作。正琨字武贤；正玑字次圆；正珽字终葵；正珠字无择。择古通斁。

复白　八月卅日①

---

① 函内提及“督军联盟”一事，当指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张勋在徐州召集的七省军阀会议。会后扩充为督军团。是函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八月所书。

三十八

纯如贤弟执事：

昨得七日赐缄，树义坚确，项城有知，当亦俯首受判。但问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则其原因至众，项城不过因其势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若论造成此势，则清室自为其消极，而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二者合，而大乱遂有不得不成之势。至于元二诸公，所谓推波助澜，而其身亦在旋涡滚浪之中，欲不为然，或不可得。光、宣之间，朝宁所为，几无一事不足亡国。而归极于武昌失守，不杀瑞澂，撤回荫昌，起用袁氏。来书谓"使冯军当日乘胜渡江，则革党让步，君宪可成。"斯言固也，但袁氏胸中，固已早有成竹。且袁令唐绍仪率领议和团赴鄂转沪，其意亦欲藉此以观众议所归。乃唐一与民党伍庭芳开谈，立刻造成共和之局，则袁氏初旨本不如是，而亦半为唐氏所卖者也。至唐挟此款入宁，为袁运动孙文之辞职，而以总统属袁，继斯以往，所谓怙过遂非，忍而成之，其势非帝制自为不止。袁氏诚无意于以旧物奉还满人，而满人之所以无望于复辟者，则人心已去，一及前云，则国中反对者蜂起故也。

夫满清入关，以东胡种人而为中国之主，比较而论，其暴君乱政，以视朱明、胡元，要为稀少，而一旦奸臣欺其寡幼，臣民之中绝少为之太息扼腕者，虽曰自取，而向来执笔出报诸公，不得不谓其大有效力耳。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迨万弩齐发，隄防尽隳，大风起而悔心萌，即在

任公，岂不知悮由是。则曰："吾所极恶痛绝者政府，至于皇室，则向所保护者也。"嗟嗟任公！生为中国之人，读书破万卷，尚不知吾国之制，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于其体，诚欲保全；于其用，不得不稍留余地，则其误于新学，可谓深矣。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文豪虎哥 Victor Hugo 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者立靡"；德文豪葛尔第 Goethe 戏曲中有鲍斯特 Dr Fawst 者，无学不窥，最后学符咒神秘术，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阴森狞恶，六种震动，问欲何为，鲍大恐屈伏，然而无术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且任公不亦曰"共和则必亡国乎"？然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天下惟忘机能息机，此言固也。但立国群强之间，当民心喧豗之顷，岂是忘机，遂能出险。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不然，虽季札、子臧，吾辈亦相率为虏。

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惜贤弟不能读 Machiavelli 墨迦维黎与近人 Treitschke 脱雷什奇两氏之书，如能读之，则议论当少异此耳。夫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然吾所恶于袁氏者，以其多行不义，多杀不辜，而于外强内治两言，又复未尝梦到。观其在位四年，军伍之不统一，财政之纷乱，夫治标乃渠依最急之图，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问题，如教育、司法等，不必论矣。此吾所以云："即使皇帝做成，于吾国犹无望也。"袁氏四年中，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对乱麻之能，而抵制日本要求不与焉。

来教谓:"议员皆忧患余生，经一跌而长一智，必能平矜释躁，相与有成。"果尔，自是吾国之福，然不佞就近观察，尚不敢遽为是言。此次元首内阁与项城政府，原有刚柔坚脆之分，党人宗旨，在于猎官，在于植党。猎官植党，别有涂术，非捣乱所必得也，则又何乐而为之。嗟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贤者勿遽下十成死语可耳。

八郎名字原作"□"，查字书无有，是以僭易作"琨"，如已有用者，鄙意可易作"珑"。《说文》："珑，祷旱玉也。"与名相当，可字时雨。同学录照题并寄，昨晤慕韩，令侄云："台从以送叔达入学，将有京邑之行。"信乎？此问

近祉

复白　九月十日①

三十九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札，惟于吾弟为最勤，此非有所偏重于左右也。盖缘发言质直，开口见心，所不谓然，即于师友之间，无所鲠避，不为世故敷衍之语，故与之辩论，容易见极，一也；闻善则从，无丝毫护前求胜之思，聪锐既足以知言，诚恳惟衷于一是，愤悱之意，使人不为罄尽而不能，二也；至于悲天悯人之意，爱国保种之真，好贤若饥渴，疾恶如鹰鹯，即有过失，亦出于见理之未精，而非由于私欲之为用。不佞阅世数十年，求之交游之中，殆不多觏，此所以尊书朝颁夕答，常复累纸，所言虽不足为吾子之导师，而区区爱惜应求之心，亦可见矣。

---

① 此函所云，似仍是袁世凯死后黎、段组织政府及国会重开事，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又，前函云"令子叔达，欲入税务学校"，此函又询问是否送叔达来京入学事，亦可证作于同年的九月。

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庄生言："儒者以诗书发冢。"而罗兰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甚至爱国二字，其于今世最为神圣矣。然英儒约翰孙有言："爱国二字有时为穷凶极恶之铁炮台。"可知谈理伦人，一入死法，便无是处。是故孔子绝四，而释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傚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此说甚长，留为后论。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

来书所论反对复辟一节，于社会心理最为精审。更谓比辈人数虽众，大都富于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尤为洞见症结之谈，令人欣叹无已，何其言之与复持论，叠矩重规至如此也。吾人

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往者孔子固未尝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讥，则云："天下有道，某不与易。"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耶？夫陶渊明可谓与世相遗极矣，然读黄山谷《宿彭泽有怀陶令》一首，乃知贤者用心，固非时俗所能妄测耳。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

来书谓报载某某五督军请解散参、众两院，此事如演为事实，恐酿成第四次革命。此事结果，殆难预言，即知之，亦不忍言也。解铃系铃，亦惟即在参、众两院而已！目瞑意倦，不能多谈。手此，敬颂讲安　不具。

复白　九月廿二日①

四十

纯如老弟讲席：

和轩来，得十月初三日赐缄，并属书联纸等，和轩朴茂端谨，诚如来书所称，加以历练，定能有补国事。江西熊氏，可谓多才，令人欣羡无已。已为绍介澜生总长处，但不知能邀破格关垂否耳？楹帖照书加跋，亦交和轩带去，所寄藏经笺，薄而拒墨，辄易宣纸写去，想不讶也。迩来脱身政界，生事颇苦窘乏，长此以往，行为庚癸之呼，顾亦只得听之而已。

国事如病痨瘵，人人知其不久，但不识决疣溃痈之日，究竟作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报载某某五督军请解散参、众两院，此事如演为事实，恐酿成第四次革命"，似指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干涉国会一事。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后，八、九月间，就常联合多人干涉国会。是函当作于是年。

何情状。目下如内务孙洪伊之被控受判后,抵死不肯辞职;又中交兑现问题,外交唐绍仪被逐,内阁提出陆、汪,民党于国会作梗,坚持不为通过,郑家屯之案未平,天津老西开又告法人逐警风潮;徐州会议表示意见之后,偃旗息鼓,张、倪辈不闻何等进行,未必非合肥弹压之力,乃党人百计摇撼,必欲去之,以遂唯我欲为之画。府院亦意见日深,黄陂良愿有余,于政体、国是、民情、外势,皆无分晓,以傀儡性质兼负乘之讥,覆悚偾车,殆可前决;段氏坚确,政见较黎为高,然爱惜羽毛,无为国牺牲一切之观念。参、众两院数百人,什九皆为下驷,党人饭碗是其唯一问题,即诘且国亡,今日所争,依然党利,甚矣!会众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所言之无以易也。总之,此局必不可长,内溃外侵,迟速必见乱,且与共和相终始,今乃叹孙、黄、洹上流毒之无穷也。

近日复颇有文字刊登京中新出之《公言报》,老弟曾见之否?如欲阅看,当嘱寄呈。辰下京、沪报社,大抵皆粗识之无党人,借此向其党中领资度日,以造谣播讪攻击所反对者为目的,钱尽则事终,故虽如麻而起,而不久都尽。前刚子良目此等为斯文败类,诚哉其为败类也。

老弟捨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而为国之洪福。不佞浮沈政界,到老无成,每怀高谊,令人增怍。寒风觱发,喘欬加前,临纸不尽逼亿,惟珍卫千万。

复白　十月廿五[1]

四十一

纯如贤弟如见:

---

[1] 此函及四十一函均谈及天津老西开法人逐警风潮一事。此事发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故知此两函均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十一月间所书。

得前月卅日赐缄，已嘱《公言报》社寄往一份，并将前此各号，择其有论说者，彙寄呈览矣。

北方政局危如系卵，譬如病瘵之家，人人知其必死，但不识属纩时，当作何等变证耳。内务长孙洪伊以违法为简荐任部曹所控告，平政院判将部令取消奏当后，孙既不副署，又不辞职。于是总理起而辞职，而阁员从之。黎总统既不敢将孙免职以开罪党人，又不允段等辞职，惟日盼徐东海来京，作为调人。而徐闻又未必出，于是内阁机关有不进行之势矣。外交总长缺，唐绍仪以中外反对，不敢就职。之后，内阁提出陆、汪，参、众皆不通过，声言必得温宗尧、王宠惠，而后予之，而总理又不肯为是，于是外交重职缺席至今。虽前有兼署之陈锦涛，后有代理之夏诒霆，皆不任责；而天津老西开又出法人逐警之事，津民聚而哗之，至今未得所以对付之术。星星之火，或至燎原，此则外交之势不可终日者也。

近者，财部年少贪劣之徐恩元为中国银行总裁，以不及千万之现银，对〔兑〕将过二千万之钞票，侥倖攫利，怂恿政府下令定期兑现，既兑现矣，而兑者麕至，已无以应之，虽得盐款拨付五百万，犹无济也。恐破产即在目前，政府经济将愈涸竭。闻其所以为此者，以徐先用行库现金购收票张八折余者数百万，急欲兑现，以发此数十万之财。又观天津等处兑现后，来兑者不甚踊跃，以为可以侥倖乾没，不至搁浅，而孰意其大谬不然耶？本早闻徐吐血，计为免脱之事，恐不能脱也。平情而论，徐乃法国游学生，年刚三十，入仕以来，时评本劣，陈澜生以其系在南洋公学时学生，信而用之。陈为财政总长，则此次中行失败，陈自当负全责也。

以上三者乃政界火急近事，令人殷忧，不知如何流变。至于国会种种主张悖谬，且无暇细及也。其通过冯国璋，乃离异北系军人作用，人亦尽知。任公演说亦与鄙意正合，京中稍有识者，言无不然，而党人独否。但当局人才如此，亦恐发不出甚么异彩来。徐树铮人尚老辣有干，其饱受

抨击，自系党派关系。子产，荆公固不敢许，亦不敢妄下定评也。

前楹联已交华宗持去，不识已寄到否，旁加跋语，所谓寸莛𢭏钟，不知有当尊意否也。复浮寄京师，无所事事，欲行回南，不特费巨不任，而多病之躯，亦不堪劳碌。居此耳目日受时局激刺，真不觉有生趣也。草草手答，即欲时佳。

复白　十一月三日

四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一月廿二赐书，久未裁答，歉然于怀，伏审《公言报》纸业已寄到，鄙作数篇，承览不以为无当，私慰无穷。

吾国际阳九百六之运，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当洹上谋鼎晖台，两人之声誉极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尝于前笺稍复宣露，不知左右尚复记忆与否？可知邦基陧杌，其能阂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决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洹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之后，不急出以把持国柄，除苛解娆，以建设共和不倾之国体，尔乃陁然隤然，一听元二乱党所欲为，以成此麻痺不能进行之政局。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为首义，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试观西文各报，半年数

月以来，于民党固无怨辞，而亦有只字片词赞颂梁、蔡所为者乎？则旁观心理可以见矣。

论目前势力，国会中只有民党，而进步党反着着失败，内阁提出任可澄以补孙洪伊内务之缺，竟不得同意之通过，而段总理则以军人超然徒拥虚位，名曰“责任内阁”，而上则阴受府中丁、郭诸人之掣肘，中则有同床各梦之国务员，下则有独顾党利，不认余人之院党，五洲万国有如是之总理，而政府能存立进行者乎？且吾更不知此次敦逼东海晋京，果为何事，岂孙洪伊之免职，必得东海而后有交换之。徐树铮徒言合肥不可去位，而如是政局，段虽在位，能用何人？能办何事乎？夫当日段总理之克邀议院同意，而今日一言去位，则黄陂必加挽留者，非曰重其人才，望其操持国柄也。无他，以之羁縻十三督军而已！十三督军之中，张、冯为大，故党人本计欲趁合肥一日未去，急谋所以收罗张、冯者。冯既与之以副总统矣，而张之门亦时有说士之迹，大抵俟两人入彀，则党人之弃合肥如涕唾耳。闻近者孙中山坐索政府贴费二百四十万元，山东吴大洲解散费百六十万，闻此两件国务会议已与通过。其他如钮永建诸人皆有所求索，通计约六百余万，人言凡此皆预备军用，以为对待北洋各军队之资，而本日西报则云：“外间与民党反对之众，图谋亦业已成熟，早晚北京必有极大之孤得达法语政变云云。”果如是云，则其去第五次革命之期又不远矣。呜呼！吾国吾民何不幸耶！

戚公升准，复心仰最久，其在闽善政，讫今闽人称道勿衰，贵省得如此长官，真是地方之福。

《国闻日报》见于戊戌，当时同志有定海王菀生修植、泉唐夏穗卿曾佑，而译稿或出海军学生之手，李木斋当日不知受何人之嗾，乃以白简相加，复于召见时，清德宗尚以此为问也。

《公言报》成立不逾百日，销数至数千分之多，且日增未已。然以此遂蒙党人之忌，又以痛论中行情弊，陈澜生与徐恩元咸大恶

之，黄陂亦以锄之为快。昨因登布美款条约，政府指为宣泄秘密，必究物所从来，而不知同日登刊者，尚有《顺天时报》与他报，不问他报而独问《公言》何也？拉杂奉答，不足为外人道也。此颂
冬祺

复白　十二月一夕①

四十三

纯如贤弟大人执事：

启者，昨今叠接本月一、二日三缄，伏审台旌挈同时雨世兄业已到沪。吾国海线七千里，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伸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而海军强盛，不独系于财赋，亦视人才。嗟乎！今之海军人才又何足算乎？吾弟不惜爱子，而世兄又抱此远志，此日贤乔梓赴沪投考，所谓作始甚微，其毕将巨，凡可为国额手称庆者也。所嘱作书以与当事之人，诚所不辞，惜复与所指委员吴、邓两人，皆所不稔，又自该部改组以还，鄙于部中，不但势力甚微，抑且有人反对，诚恐赍以尺书，转落公事，以是方命，否则不佞于左右固无所靳，想能深喻此意耳。

拙译《法意》、《名学》两书皆未完结，《法意》停译，因其后卷无甚关系，至于穆氏之作，则刻未去怀，未与即功，致坐懒耳。现拟明年，谨如尊嘱，日夜赶程，将二书蒇事，了此两重公案。脱无疾病，谅来不至食言也。

国民党人勇猛阴鸷，颇似法高山党，而进步因稍稳健，然弛散徘徊，恐异时大波轩然，必先为几郎党之失败，此复所以于梁、蔡、汤、王诸君，往往有微辞也。刻民党所畏忌，无过北系军人，顾识其

---

① 此函“论目前势力”时，谈到“段总理”的“责任内阁”、“十三督军”、冯国璋选为副总统等事。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真际者，皆以为不足畏。盖两方面人皆争权利，北系名为军人，养尊处优，大抵暮气；而民党仰取俯拾，方在进行一是，无所忌惮，以必得为主，故当胜也。然于福国利民四字，皆为无望。从来历史，当国是国体大变动时，必呈此等现象。俟种种经历丧失，流血已多，而后人天厌乱，渐趋正规，合欧亚二洲之事观之，此时正佛家所谓浩劫，未见黄人之遂臻平世也。率意奉答。复请

旅安

唯时以见闻相告为盼。

复白 十二月六日①

四十四

纯如贤弟旅次：

昨寄申一缄，想已登览。顷续得白门所发来书，乃知此番赴申考选，部派为谢、黄两君，则熟人也。乃亟缮荐缄，由急递寄去，想来得及也。

时局胶扰，固由进步党之放弃趦趄，而其最大原因，则由黄陂之旗帜不明，政策首鼠，宣言责任内阁，又不肯自处无为之地，左右政客，多系国党，欲利用之以攫政权，朝进一谗，暮献一策，危词诐论，怂恿百端，而府院种种之龃龉见矣。此数月来，政界所由无一佳象也。以复策之，此人一日在位，吾国前路必无曙光。甚矣！暗懦之祸过于猛鸷远矣。今者民党百巧千机，不过欲去一段祺瑞，夫去段何难，但我辈闭目试思，去段之后，政海当呈何等现象！无论武系

① 此函至四十五函皆谈到为熊纯如儿子时雨赴申投考海军，致海军学司谢、黄两君信一事。其中四十五函云："顷又以曹润田赴东赠勋，党人出死力反对。"按此事发生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初。段祺瑞为勾结日本，派曹汝霖赴日本赠勋，但遭参、众两院反对，未果；十二月十三日命熊希龄为特使赴日赠勋，又被日本拒绝。故知此三函均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对此不肯帖服，就令有法对付，而国会通过民党渠魁，以承首揆之乏，然亦岂肯俛伈伴食，使总统制复见，而令黄陂左右大庆成功乎？吾恐其受制于新，较之于今日仍尤酷也。然则黄陂阴纵左右，使之助成民党之焰者，夫亦可谓至愚不灵者已！来书谓："国党于国事皆抱乐观，进党则多悲观，因之其气有壮馁之异。"此诚卓见之论。但试问所谓乐观者，具有何等救时政策，无亦以草茅无赖，一朝尊位厚禄，各据要津，放肆恣睢，以是为乐已耶！曩者洹上当国，于众人所谓不可复理之财政最抱乐观，复即为此言对众力斥其妄，及今思之，洹上尚非全无政策者。若今党人，去之更远，故无真实能事，而以乐观示人者，妄而已矣。其不可用，犹之今昔自命岳武穆一流人，以一无预备之国防，其对外则动言战也。

嗟乎！吾辈老矣，饱经世变，读尽历史之余，于世事发生，有不待深察，而可决其必败者。由是瞻前虑后，计密成迂，诚不免于徒抱悲观之诮，然使一朝得柄，其所图维，当较悠悠世上儿，稍为实济耳。拉杂贡答，不觉累幅。敬候

旅祺　不宣。

十二月七日　复白

四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前邮二缄，皆托乾记衕李子昌转交，想必登览。所与海军学司谢、黄两君信，若来得及投递，当有效也。时政黑暗如故。顷又以曹润田赴东赠勋，党人出死力反对，宣言内阁于曹此行有政治作用在内。以仆观之，使合肥有此等作用，却是可喜，但恐空洞无物。而党人数月以还，定有引用外力计画，恐为异己者所识破。故张皇如此。

自欧战发动，银价日高，息率继长，是其两果，就令告终，影响

未已，况其未耶。复近日读欧战诸书，觉甲寅猝发，德人实操十全胜算，尔乃入巴黎不能，趋卡来不至，仅举比境与法北徼，而不得过雷池半步者，此中殆有天焉。又知此后种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无对，惜乎其不知出此，而日从事于小小权利之争，自为波兰之续，为足痛也！手答。即颂旅祉

复言　九日

四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一日赐缄，雒诵至再，意豁眼明。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当洹上灭亡之顷，合肥不出以组织内阁则已，出则必取志同道合之人，庶几于国有济尔，乃贸贸一任旧约之复；二为国会之招；三成调和之内阁，如此盖不待今日之纷纭，吾已决其必召乱矣。年逾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柔谨悫者也，老弟前语谓："天下惟忘机者，可以息机。"此语大须斟酌。纷纷势利之场，谓以忘机者当其冲，则明火暗潮，将以即息。呜乎！使人性而皆如是，则治术何难之有乎？财部总长陈澜生，本老同盟会人，共和复活之后，身居内阁，其政策惟知有党，云士失败之后，百计为党厚集财力，比者中行之兑现，孙、吴索款之通过，大率皆此恉也。

夫国乱如此，北系经一番酣豢之后，既成暮气而无能为。彼辈当此之时，所统军队，乃身家性命所托，而任其腐败不可用，如彼浙江一哄、朱瑞即无容身，此曹尚不足称强盗，直羊豕鸡狗已耳！则使有政党焉，以其魄力盘踞把持，出

而为一切之治，诛锄异己，号令由于一门，人曰："此暴民专制也。"而吾则曰："犹有赖焉。"而乃主张悖谬，贪酷无厌，假令一旦异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离分张，牙孽萌动，而争雄长矣。夫盗贼匪人，岂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国，不益远乎？此吾国前途所为可痛哭也。昨有陕西教士著一见闻录，谓："袁世凯大罪不在规图帝制，在于不审始终，至于事败，转使强盗群称守正，匪人皆居成功，而国民之苦痛遂极。"此真针针见血之语。本日西报载，颜驻使有密电与政府，谓德胜罗曼尼后，已与俄国单独讲和。此说英人以为必无之事。和则欧战告终不远，而协商处分中国之事，将在目前，儆告政府急宜留意云云。今无论颜使所报之实否，而欧战一彼一此，终有告终时，所不知者，吾国长此终古，将何以逃此协商处分之厄运耳！来札谓："海内阅识远览、老成宿望之士，殆无一赞成彼党所为。然皆散处于独，不能相联合；又皆仅为消极之反对，无能为积极之进行，国事不救，意即在此。"此真破的之论。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者"。何则？有为之士断不以此望之他人，必为当躬之发起故也。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扫轨，自力不能，唯有浩叹。向使年仅知命，抑虽老未衰，将鞭弭櫜鞬，出而从事，杀身亡家，所不顾耳。吾子其有意乎？感愤填膺，书辄累纸，非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此问

旅祉

复白　十二月十四①

四十七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九日沪上赐书，累十一番，循环雒诵，不异言面，快慰无穷。此间连日大雪，病肺不敢出门，喘嗽加剧，致未即复。

---

① 函内云："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严复一九一六年为六十四岁，此函即作于是年。

日本赠勋已被挡驾，此亦外交上一失败也。党人以倒段为目的，虽缘此而国家受伤，固所不恤。其尤足怪者，前十许日，黄陂竟下明令将合肥免职，其口气与免孙洪伊者若出一律，公事盖印后，将发表矣，为印铸局长所知，连夜急告徐东海，东海随即觐谒，问何以然？黄陂矢口不承，言系丁、哈、黎、王诸秘书所为，彼则绝不赞成也者，以徐故，乃取销前令。事虽报端所不载，而都下多知其事。贤弟观此，则迩日府院感情，与段总理之地位，与其政界之能力，可想见已。党人于对付北方军人，除非有可靠布置，如其孟浪出此，以大总统为孤注，亦可谓冒险矣。总之，南北交哄，早晚乃不可免之事实，而一发之后，国事云何，此时断难预料，其多一番破坏，益复不可收拾，可决言也。颇闻党人之意，倒段之后，便欲拥戴西林，西林自是善人，但稍莽卤，不独为北洋系所反对，亦不为欧美人所赞成，使其果出，先必有一番驱除能力而后可行，其自具者固无有，或者借势东邻，则又演吴平西之恶剧矣。

来书谓得张菊生绍介，将谒南海、新会，此大佳事，不知相见时有何言论，甚欲闻之。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南海文笔沉闳，远不逮之，至如鄙人更当避舍。来教劝与联合，所见极是，但不知既合之余，鄙于两公有何裨补耳。吾国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十年前志士以政府腐败之故，日日鸣鼓攻之，几令身无完肤，然于事无济。徒假极无价值人，甚至流氓强盗以隙，使得借以为资，生称伟人，死铸铜像，目下举国若狂，是非自无定论，然我辈去后三十年，人心稍定时，回观今日，不识当如何叹恨，如何齿冷耳。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前清诸勋臣大抵皆曾、胡两公所陶铸，故虽不必尽如贤者言："老而弥壮"，然皆尚有

典型，若近日北系诸将，大抵皆袁项城所成就，先已无所取法，又值纪纲败坏之时，自由太过，此其所以易腐也。

德破罗曼，提出和议，英、法、俄、意均不赞同，恐欧战更当延长时日。今日战事一人二器，过此以往，德则器优人绌，俄则人尚足支，而器最短，此其所以屡挫之故，若西面英、法，已处优势。现届冬令，军事无进行可言，大抵明岁春夏间，雌雄见矣。两宗交战国，固是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实大不同：德、俄虽有议院，然皆尚武而专制；而英、法实皆民主，民主于军谋最不便，故宣战后，其政府皆须改组，不然败矣；日本以岛国，然其变法不学同形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手此敬复，不尽覼缕。即颂

仁祺

复白　十二月廿五[①]

四十八

纯如仁弟如见：

自前书去后，连得二赐缄，知时雨令郎投考海军，未经被选，心为懊丧者久之。来函云："时雨此志未衰，意欲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志向固佳，鄙意以为如令郎近视属实，似可不必再试，缘再试列名与否，固不可知，而为父兄者，为子弟择业，必视形质所宜，时雨如果近视，则海军非其职业，不蔡可知。近来海军中人，察远乃一要素，不但望山射炮须目力极好之人，即如潜艇日益盛行，方潜行时，其出水仅一瞄管，大洋弥望，细若枯茎，近而始觉，危险甚矣！

① 此函提及"日本赠勋已被挡驾"一事（参见《与熊纯如书》之四十三注），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虽本人时常带镜及用远镜等物，皆隔一尘，而多不便。生今之世，少年具有聪明才力，可执之业甚多，不仅利身，且能益国；如化学、制造工程之类，似不必用其所短也。愚意如此，惟吾弟酌之。

京中政界，依然不见曙光。任公到京，虽备受各界欢迎，时有演说，然尚不闻生何效力。据言将于教育中寻些事业，不入政界，此言若诚，亦大佳事，何则？以任公而入政界，吾有以策其必毁也。今番渠在教育部演说，痛言近时士夫对于教育国民转不及清季热诚，自为确论；至云学问分为两种：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讥吾国所治皆为纸的学问，此则似是实非。不知少年入校，无论何国所教，皆系纸的。其至善者，亦不外教人自用脑力；至于事的学问，则出校以后，各从阅历得之，故国家于初毕业学生，无论如何优秀，皆不肯即畀重权，常令从最下级做起，此西洋日本所历用之成法也。惟吾国不然，往往于出洋之人，以为新派，来函于新字，草书皆作斩，此斩字也，新字上多一点一画，注意。视同至宝，立畀重权，故多失败，此真孔子所谓："贼夫人之子者。"平情而论，即任公本身即为其证，好为可喜新说，尝自诡可为内阁总理，然在前清时不论，其入民国，一长司法，再任币制，皆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至为凤凰草大政方针，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补，侘傺去位，此虽洹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黄陂、合肥皆好人也，即如今番之复约法，召集旧国会，非任公一言，安得有此，然而效可睹矣。悲夫！悲夫！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自十四年军兴以来，内

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微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内阁五人，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法、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所唾弃之刍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拉杂奉复。即颂

文祉

复白　一月廿四①

四十九

纯如贤弟：

前得二月七日由赣来书，阙久不报，老境渐臻，精力日短，闭门扫轨，除稍阅西报外，笔墨亦懒亲近，无他故也。

时事羌无佳耗，而政界及国会之惟利是视，摧斲民生，殆吾国有历史来所未有。旧有风宪之官，言西法者皆以为非善制，今则以其权畀国会矣。由是明目张胆，植党营私，当路之人，只须有钱以豢养国会中之党众，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而身名仍复俱泰。呜呼！真不图我辈以垂死之年，乃见如此世界也。例如：中行兑现及交通

① 据前几函，知熊纯如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带其子时雨赴申投考海军。是函云："知时雨令郎投考海军未经被选"，末署一月廿四日，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部之收买车辆是。前清庆、那等，固已极其贪污，袁氏爪牙亦已加厉，然尚不如今日之悍然不顾也。间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时，又未必不太过，此社会钟摆原例，无可奈何者也。

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绝交；三曰改组内阁。其第一问题，报端尚少议论，而暗潮极大，颇闻外间督长主持最力者，三张督军。三张者，徐、鲁二帅与张作霖也。而段、冯反对，清太保世续亦不赞成。至反对理由，尚未细听也。宣统是极有望之冲主，隆师向学，书法端美，心地亦甚明白。如此番奕劻之死，其家请谥，欲加幽、厉、缪、灵等字，经师傅等以为不可，乃予以密字；又一日对师傅云："闻外间有复辟之说，此甚可忧，恐怕做难得好。"师傅云："此却不必过虑，因果复辟，将亦非皇上为政？"曰："是了。但做不好，又怪到咱。"此与从前所闻其对陆凤石等语，皆非十零岁寻常小儿所能与也。但此时复辟，固不无冒险之处，盖第一是无内阁；第二是革党虑失地盘饭盌者反抗必多；三、立宪帝王，虽云恭已，毕竟须年岁及丁人做好也。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惑，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至于第三问题，则报馆攻者甚众，然亦未闻将现何等事实。来教谓鲁以相忍为国，鄙意岂特如此，直得过且过耳。

欧洲战事日烈，德自协约国拒其和议后，乃以潜水艇为最后图穷之匕首。事近忿兵，殆难以济，春夏间将必有最剧烈之战事，届时孰为长雄，当较易决。但兵事一解之后，国土世局，必将大异于前，而远东诸国，亦必大受影响。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

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不成国则奥区地产，将必为他人所利用，而长为牛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余乎？

平生所作报端文字，向不存稿，又经庚子之乱，津寓为法兵占入，书籍文稿散失不少，来书所指二译，即在此数。近日精神益短，喘欬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叹也！手此奉复。即颂

道祉

复白　二月廿八①

五十

纯如贤弟执事：

前去一缄，论复辟事，想经伟览。春来伏维万福。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制限，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抗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若察欧洲战势，德人乃处强弩之末。潜艇虽烈，不足制英人死命，日前英海部卡尔逊宣言，所被攻者，不过百分或九十分之一。而德则实受英人封锁之害，几不可支。转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剧烈战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奥之即败，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则最终胜负，皦然可睹。美之趑趄，别有原因，

① 此函内云："今之民国已六年矣"，知为一九一七年所书。

不必关德之潜艇也。

题耑敬写寄去,余不多谈。此颂

时佳

复白　三月三日①

五十一

纯如吾弟执事:

顷得三月卅一日缄,读悉种切。辰维春融万福。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日本自变法以来,其建国宗旨,法律、军伍,乃至教育、医疗诸事实,皆以独逸为步趋,以战为国民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调侦;其教民以能刻苦、厉竞争为本,事属利国,虽邪淫盗杀,无不可为。凡此种种,皆奉德教以为周旋者也。廿载以还,国以大利。其联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为,逢蒙杀羿,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亲爱英人,而后与之联盟携手也。总之,东方日本,其野心与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国每十年斯与人作战一次。其学

① 此函未署年份,内云:“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应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抗议德国潜艇政策,与德绝交一事,是函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校诸生毕业后,遊于人国者,大抵皆侦探也。德国兵谋之一。自十四年欧战发生,其始德人原操必胜之画,夭不假易,至今无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势,当德人就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国之忧。又五洲哗然以德之作战为背信野蛮而犯公法。于是日本有鉴于此,稍稍有戒心,而阴怀变计,不然,则其国之东美西华两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顾者矣。英名与日联盟,而实阴制之。观于民国四年当项城时,英国所对于向我要求各条件之论调,可以见矣。

吾国人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其程度真无足言也。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藉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交通总长许某,任事以来,以营私为第一义务。近者租车一事,所攫者美金五十万,大半入其私囊,其少半则以钳国会议员之口者也。而厅事中,乃张种种敦尚廉耻格言,其无忌惮,至于如此。总理虽欲易人,然所提出者,使非党人,必不通过,大家方有久据议席之图,欲以包办明年大选举之事。国事至此,尚何可言,聊为吾弟发其凡耳。此问

近好

复白　四月五日[①]

五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近得十八日赐缄,诵悉种切。

欧战业将三年,风云日紧,法北比强,联军屡告得手,顾战事

---

① 此函云:"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查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宣战。是函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年内能否收束，尚难预言。假使一入秋间，则恐惨剧延长，又须一载。德之政法，原较各国为长，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故能于卅年之中，超为一等之强国。方事初起，鄙人亦仅云：德欲得志，当以速胜速了为期，至马兰河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三竭之说，瓦全且难，遑论胜耶。东面之敌谓俄，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难，固为易与；顾其国土太大，德军虽有展拓，无补终效。总之，德之失败，正坐当国秉成者之虑事不周，假威廉第二有毕士马克之才，德之不至于此，殆可决也。年来英国屡经失败，其自救而即以救欧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制之一著，否则，至今尚未知鹿死谁手耳。

令郎三世兄之证，似发于肺中之霉菌，此证甚恶，然亦有愈者，舍侄家骅前在烟台水师中校，亦患此证，肩井生瘰疬，虫从彼出。后假归，居乡数年，今已大愈，在自流井盐署当差矣。牯岭空气，自是极佳，令安心住彼，不关世事，可望勿药，但于起居饮食，加意调摄，不必另求医术也。

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此《易》所谓"见其会通，行其

典礼”者也。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京中近来气象愈恶，财政总、次长已以贿案对簿矣。替人李经羲，不知能否通过。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百易人，不能治也。

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率答。即颂

文祉

四月廿六夕　复白①

五十三

纯如贤弟执事：

昨承本十九日惠书，诵悉增慰。

日来京师以府院相持，时氛甚恶。合肥业已去职，徐东海、王聘卿皆不肯继任，闻将以李仲轩提出，不识能成事实与否，大抵一、两日当见分晓耳。宣战一事，转成不急之务，从此作为罢论，亦未可知。但吾国内乱，恐将日滋。滇、蜀两军交哄，已开其端，此事中央为滇则全蜀牙孽，为蜀则为分裂之媒，真不知何以善其后。自项城去后，中央权威本自有限，此左右之所知也。益以此次之冲突，

---

① 此函内云："财政总、次长已以贿案对簿矣。替人李经羲不知能否通过。"此事当指一九一七年四月京师地方法院宣判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等大贿案。是函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督军辈群怀私愤,用人行政,事事皆成难端,号令不出国门,殆成必至之势。国事危岌,诚如吾弟所云:"一线生机,仅存复辟。"但舆论以谓时机总未成熟,即皇室中稳健亲贵,亦以此事为忧。但鄙意则谓:时机之已未成熟,不系于宣统之长少,而系于总理之有无。今试遍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项城才地资力均足当之,释此不图,妄干非分以死,则真中国之不幸耳。此局若在古昔,经数十百年竞争之后,自有长雄起而为群伦所归命,如六朝之终于隋、唐,五季之定于周、宋。无奈今世一切牵涉外交,则他日变幻百出,非吾辈眼光所能预见矣;中外历史之中,亦无成例也。

嘱字诸郎名瑶者,可字彦真,古名颐者字真,如:晋枚颐字仲真,李颐字景真之类,今仿其例,故曰彦真;名璥者可字稚恭,取足表德而已。

复比来喘咳日剧,服药亦不甚效,精力意兴大减,曩时目击时变,日怀首邱之思,而十口浮寄,迁徙又殊不易易,不知何日果此愿耳。渐热,惟保练千万。

复白　五月廿六①

季廉令子泰喜已长大矣,学业何如?

五十四

国事纷纭,然固其前知其如此,不待今日事见而始为之眙愕也。当洹上灭亡,黄陂就职之日,吾尝致书段合肥,劝其承认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号令、法律为有效,而后急组机关,议定可久之宪法,更依新定之选举法,以召集国会,与国人一切更始。当时段

---

① 此函内云:"日来京师以府院相持,……合肥业已去职。"当指一九一七年五月廿三日北京政府免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一事,是函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氏意虽颇动，顾无毅力，又经任公辈之从臾，于是用中山约法，而召曾经以内乱之国会，自诒伊戚。阁员又主调停之说，杂进分陈，同床各梦。凡此一年之中，府院之龃龉，立法行政之相轧，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不足讶也。今者两败俱伤，平情而言，两方均无足惜；而武人干政，又为民党之所藉词，亦无足怪。盖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证，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总之，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长此终古，惟有乱耳，他无可言也。黄陂之解散国会，李九之勉强就职，自我观之，皆为不足深訾。假其此后，措注得宜，则两人所为，转为可敬，何以言之？盖黄陂所为，乃以弭乱；而李九乃以救一时之无政府，其所以牺牲者，皆所谓爱国不祥者也。爱惜羽毛，袖手旁观之人，逞口舌以议其后，过矣。大约国事尚有数月纷扰，秋冬之间，如能渐定，则真吾国之福也。

贱躯入夏咳欬稍差，惟老态日益侵寻，恐无久视之理。身生无益国家，即有所知，但存虚论，以此颇自恨耳。少读古人之书，立身行己，处处偏于消极，遂复不屑进取，洎今悔之晚已！[1]

五十五

复辟时机，固未成熟，而人事又著著卤莽如彼，不成自意中事。昨闻陈师傅言，李木斋曾为奉新画策，请于明年大选举竞争后，看事如何，乃行发动，果尔自是胜算。惜诸倡议者，急于攫权，不能用

① 此函至六十二函原稿皆佚，今据《节抄》补入。函内谈到“黄陂之解散国会”（五十四函），“张勋复辟”（五十五函），“滇、蜀之争”（五十六函），欧战“至于三年”（五十七函），“中国……与德宣战”（五十八函），“南北决裂”（五十九函），“南北交攻”（六十函），“王汝贤……入湘……为人所逐”（六十一函），俄国“此番革命”（六十二函）等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六—十二月间，故此九封信当书于是时。

也。刘幼云是正派人，然其愚而愎，七月一号后谕旨多出其手，或云陈仁先与定武幕中之万绳栻，相得益彰，遂误大事。嗟乎！此类人，生平读数卷书，遂有天下事数着可了之概，以此谋人国家，安得不覆亡相继乎？至于张、康二公，身败名隳，要是为人所误。仆于定武素行，极无所取。身为武人，深封殖而恣骄奢。金陵一役，纵兵掳掠，所为几等盗跖，虽性质肮脏，于暴民专横之顷，能为一二禁制之言，不足赎也。独至最后一举，则的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复辟通电，其历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因于同谋诸将，深信不疑。故带兵入都，数不踰万，事败途穷，誓以举家殉国。不幸荷兰国使，以妇人之仁，给以条件，扶之出险，而张遂不得终其志，以成完人，其可惜也。此次复辟手续可谓标本皆失，本失，刘幼云万公两辈为之。至于标，则张勋自失之也。使当时复辟发表之后，以阁政畀他人，而己则即日遄回徐镇，诸督军必俯首帖耳，不欲背盟。即不然，以直隶北洋大臣予曹锟，奉天总督予张作霖，河北总督予张怀芝，则羽翼成长，谁能动之，惜乎其计不出此也。岂天恶其平生所为，遂不使得以令名殁欤，呜呼！可以鉴矣。至于南海，所可议者，以不早悟定武与刘，万辈之决不能用其言，而贸然与之共此重大之事，以侥倖于一试。至于权利富贵观念，如雷震春、张镇芳辈者，尚为所无。当两流争竞之会，举国皆持两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张勋孱子，世谓野蛮，其以此为复辟标帜久矣。康有为归国以还，未尝一出，而我曹又何忍深责之乎？

来书所论段合肥种种，似稍偏于民党南人论调。平心而论，渠自辛亥改命以还，所持宗旨，尚无反覆。至谓徐州会议、皖鲁独立及矫令夺印诸节，皆其阴谋主使，实不欲〔敢〕指为信谳。或果有之，而为复所不知，但据所闻，尚无坚确左证耳。所可知者，渠之为人，性质似系木强疏简一路，手段拙笨，而未以阴谋著称。平生于军界最为著意，故方黄陂之出，一切权皆所放弃，惟于陆军，则一将一卒更调，非其同意不可。历年所用，多其旧日生徒，故于各部感情最

富，而近畿一带尤然，其近日之蹶定武以此。至于政治，本非所长，五年初出，以当时权力，原可废弃旧约，另集国会，而段不为之，主用调和，遂成种种病痛。府、院、国会三方，各立于独，国会既不得以命令解散，而总理亦不宜以不信任解职，两相抵抗，此夏间政变之所由来也。至皖、鲁独立，乃军人自虑失势，相率为之，必谓段所主使，党人过矣。此番崛起恢复共和时，段氏本无职守，因黄陂悔其前事，乃复其职，此固段氏之所不期；至后达其目的，群帅附之，再组内阁，惩前毖后，悉用进步党人，此亦外国政界惯例，不足深訾。民党下野，法宜整顿党系，以监督柄政者之所为；俟其有败而后梃之可也。尔乃于今欲其分我杯羹，不能得，则分裂南北而摇国本，此非正蹈南花旗覆辙者欤？孙文、唐绍仪辈，自仆观之，直是毫无价值之人。比者窜迹广州，既不容于地主，而号诉各国，又为笑资，其无成殆可以决。

大抵处今中国，欲为政治之家，最宜常注目外交，而察其趋势，今之趋势，又与以往之五年不同。津沪租界，闻已为不卵翼政客之通告，现于此次丁槐携印之事之办法，则后来对待，皦然可知，又闻日本已派使臣赴美协商，将于对华政策，不全持旁观态度，意将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以期中国内乱之早止。此于吾国为祸为福，正未可知，而于失败政党，将无所利，又可决也。民党分子，诚不乏精白乃心、一意爱国之士，然自改革以还，两番举会，虚糜帑禄，于国事进行，毫无裨补，则虽有仪、秦之舌，不能为之置辞，而转为所反对之腐败官僚，阴猾进步之所借口，则无他，坐少不更事，徒为锐进，于国情民俗，毫不加察故也。矧其所奉以为领袖者，若唐绍仪之乖张，伍廷芳之老悖，孙洪伊之劣薄，降至吴景濂、谷钟秀、褚辅成，自邻以下，尤无可称。夫党犹国然，语曰："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人才如是，其更番失败不亦宜哉！仆素无党系，于段、梁当路诸子，尤乏感情。虽然，默察事势，窃谓现政府固有败时，而断非如是国民党

人所能征伐，恐贤弟怵于南方众论，未必与我同此眼光也。

五十六

欧战自俄国革命，国论纷淆，栗加遂至不守，彼得古剌能否瓦全，正未可料。德、奥得此扩张，士气自倍，而西面虽英、法、美赴以全力，仅能小胜，不克长驱，和局又相持不下，欧洲兵祸，正未知何日结束也。吾国加入协商于财政不无少补，但肉食者鄙，党徒自润为先，国计为后，则于根本之图，犹无济也。

中央国会组织，尚无定议，目前已成少数军人政局。而南方别立政府，浮图基广，何日合尖？况其人才，皆不为国人所倾向者，其无成事，殆可决也。滇、蜀之争，黑白是非，莫定谁属，政府日望调和，而两家不平如故，此又必不可然之事。嗟乎！统一且难，更无论治平进步者矣。

五十七

政局之论，知贤者奋虑愊亿极矣。旁观者即欲为之辨护，殆亦无从。此曹所争，不外权利，至于共和君主，不过所一时利用之口头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此时少数政治或称军人政治。藉口国会捣乱，乃有改组之图，此微论其意虚也。就令出于实心，而盈廷之争，道途之远，正不知何日复见汉官威仪。而此十余月两年中，内外之讧，事变之纷，将复作何景象，虽有前识，殆难预言。甚矣！交通不便之国之难用代仪制也。自加入协商战团之后，财政稍形轻松，赔款之暂辍，百五之修改，粗而言之，岁增数千万。饮冰在野之日，议论风驰，而尤喜言财政，今者身长财部，而又值此时机，不知能出手敷施，取怀而予，以稍解处士虚声之耻否？脱有不能，则议论为事功之毋，此例亦未必尽信也。

欧战之局，不识了于何时。俄以革命而上下纠纷。德人里加之

胜，自关天幸，然以困兽经四五强国围而攻之，至于三年，而战斗力犹复完全如是，此真史传之所绝无，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胜俄之后，吸其财产储胥，括其粟麦，久困之众，当复少苏。惟战线弥长，军力並分，而寒威已发，则又德人之所大惧者也。拿破仑即困于此。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则旷日持久，英、法亦将不支。虽美之异军特起，谓明春将以三百万众赴欧，而远隔重洋，潜艇尚为之制，则实效何若，必事至而后可知，此时尚难以定论也。复尝深测细审，于结局何若，终复不敢断言。以为他日将必有事变，出于人人所虑之外，而两家之难势，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预言胜负，要皆明于此者暗于彼也。南海之说，仆亦谓然。此不独吾辈云尔，即交战国亦心知其尔。且俄之所以有亲德党者，亦谓程度相差甚遥，战自取败，固不若与之亲善，置为后图之为愈也。兵动以来，俄之受创最巨，英以岛国瓦全，而法至十四年九月之后，马兰河一胜，即复有以自完，德死咋不能入尺寸也。可知欧西各国，于教民事国，虽有优劣之差，而距离初不甚远，一行惊觉之后，即亦难图。况合而谋之，短长相资，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

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故其来也，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格，皆倚为衡。俄虽欧之大国、民物土地，泱泱雄风，而其间大公窃权，女谒弄政，宠赂苛法，与夫其民之不学，较之吾国，殆有甚焉。故虽蚕食亚洲，而一遇强对，辄复不振。今者，其国半明之民，乘机革命，近且定制共和，虽然，国之治乱强弱，初不系此，盖革命所诛锄者，特贵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跻休明，而旧法之隄防既隳，忿慾二者必大横决。故法经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轨，犹不足以为盛强；最后者俄，其次中国，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机。此时伫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阶级，恐足下终身悲之，尚犹未见其止，此固无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济，端在教育，此即足下今日所勤劬从事者，故曰，可

钦羡也。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与吾国之荀卿、商鞅、李斯最为相似，其异者，特以时世进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于今日，将其所为，与德无二致也。

五十八

时局诚如君论，所谓中枢权力日微，各省权力日大，一言尽之，除非豪杰特起，摧陷廓清，终无统一之望。统一不能，则所谓法令，格而不行；所设治理，人自为政，长此终古，其鱼烂而亡，殆可决也。尝谓中国此日外交，自与德宣战以来，可谓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群伦辅之，则转弱为强，此真千载一时之嘉会也。顾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真阳九百六之会，虽有圣者，莫如何也。梁任公素日言论，固自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无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南北意见，日趋日歧。南人以段政府为非法；而北人以民党为捣乱。复处于北，故不见中央之甚非；足下处南，故稍为时说之所闲。其实我辈超然于此两系，固无所取于左右袒也。复虽在京，不入政界，于当路无由进言；即言亦未必见听，补救殆无其事。足下谓在此可稍为国论之所折衷，恐尚未明此中真际也。

五十九

南北决裂，各诉诸武力，此自势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当国，有南北花旗之战，南欲分立，北期统一，争战期年，美之财政实业，大受其敝，而敉平之后，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则多难兴邦，历史惯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顾愚之所忧者，则吾国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伍，大抵

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苟吾国欲挽积弱，变而尚武，自当先行从事于十年廿年之军官教育，而后置之戎行，盖使吾国军官，尽若春秋之仕官，汉之赵充国、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韩、岳，明之俞、戚，则所谓重文轻武之说，何从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于是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真如来教所云：藩镇之祸，必见今日者也。况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如今之某总长某次长，华洋各报，坦然攻之，他日事变所趋，真令人不寒而栗耳。前者复辟之事，一现而灭，然细思大势，使其时即无段氏之反对，而群帅割据，岂与以督抚旧号，遂俛首帖耳，以听新朝之指麾？此又不待再计，而决其必不能者也。

六十

南北交攻，中央既无术以收客省之协饷，其势不能不出于外借。欧战未终，各国尽輂国财以填无底之壑，而日本以接济俄械之故，年来转贫为富，充然有余，乃谋趁此时机，以我为彼之埃及，而交通系与北洋军派中促齒啜汁之徒，为之作伥以图自富，于是有统一军械之伪划与扬子铁矿归日人专揽之密约。噫嘻！此约果成，天下事从此乃大定矣。

夫中国之兵，以现状言，其对外本为无用，诚以谋国为心，所编诸师，强半可罢，所坐项城怀挟野心，致使益深益烈，中道即世，而藩镇之祸遂成，此复前书所以云分裂之祸不以此役而泯也。军械划 ，原属兵政要图，但不宜谋诸日本而行之，此时尤为巨谬，何以言之？盖欧战虽烈，要有告终之时，两年以外，断无更延之势，届时欧美枪炮及飞潜诸器，浩若山海，贱若土苴，且皆精利之物，中国不

俟其时为之，乃此时以贵价购诸日本，此何说耶！藉曰今平内乱，不能待之，则闻日本恐伤南派感情，有不得用诸湘粤川滇之条件，然则自戕之举，所为何来。又铁煤藏富，乃国命脉，兵工尚为其次，实业耕织，万政攸资。尔乃倒持太阿，授诸强敌。夫以一二人私计之便，乃使黄炎种族，欲兴无具〔由〕，是则设何心肝，吾不得而喻之矣。北方诸报，除该系一二机关外，百口同声，群相唾骂，吾侪小人，深盼其事之打销耳！

六十一

新内阁属之何人？何时成立？今闻尚在未定之天，大抵未必有好结果也。王汝贤为合肥廿年师弟，信任至深，此次入湘，竟有为陈复初以五十万买走之事，赃未入手，闻取实行过手者，不过五万。已亦为人所逐，此种人尚有面目复出见人，此真吾国之垢。而过兹以往，尚复何人能治此国，驯至灭亡，非不幸也。合肥下野，诚属可怜，但自今观之，则不独五月间反对张勋复辟，事乃枉然，而辛亥搂合都督，逼清让位，以及后此反对袁氏称制，皆为赘举。何则？天下事自有主者，而合肥不自度德量力，只益其乱故也。嗟呼！及吾之世，太平富强，固属不可复见矣。而一方稍为安静处所，使我得终余年，不知有否？元遗山句云："何处青山隔尘土，一菴吾欲送华颠"，真鄙人今日心绪也。

六十二

吾国此后，自是遍地荆棘。常说瓜分之惨，恐怕后来有求瓜分不可得者。如土耳其是已。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无从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俄以强大著称，然以蚕食小部有余，至与强对作战，则无往不败，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此番革

命，底里尽露，混沌元黄，其苦趣殆过中国。英、法、美、德、意、奥、班、蒲诸国，第使政俗稍高，临危皆可有救；其过小之国，如比如塞，虽一时有亡国之惨，而他日可望复苏。吾辈观之，则知救国根本，当在何处著手矣。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吾此言，可待验也。但此时天下汹汹，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当先出曹孟德、刘德舆辈，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后乃可徐及法治之事，足下以为何如？

六十三

纯如贤弟惠鉴：

前去两缄，皆出病院后作，想皆登览。病后脑力虚羸，语不尽意，然相知日深，当能体会耳。鄷元泰此番所送羊狼诸颖，收拾极干净，允为佳制，得此有以磨砺岁月，为益不细，则皆老弟善于选工之赐也。拙诗杂感及挽吴先生三首，姑为补缀寄呈，以酬贤者嗜痂之雅，其实不足存也。

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横览宇内，率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求一盗魁不能，长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虽然阳九之运，会有所极，窃意欧战告终之后，天下将成大联邦之局。支那物产为各国所取资，岂容吾人长此纷扰；且彼鉴于土耳其前车，其所以对待中国者，必当有不容已之干涉，而吾民所趋者利，必至遍地皆依，行且不劳征服，前者抵抗

异种之说，施诸满人可耳。施诸白种、倭人，殆无其事，何则？能力志节均不足语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时，复辟之剧或当更演，惟是一言复辟，则旧人麕至，必乐循极旧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则其势亦不可长，其与五月间事，不过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况张勋之难其人耶？今日无事，聊为贤者发愤一道如此。惟珍练，不宣。

复白　一月廿三①

六十四

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迟婚为主义，看似于旧法有所改良，顾细察情形，乃不尽耳。盖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夺其旧有之权，一也；心醉欧风，于配偶求先接洽，即察姿容之美恶，复测性情之深浅，以为自由结婚之地，二也；复次，凡今略讲新学少年，莫不以军国民自居，于古人娶妇所以养亲之义，本已弃如涕唾，至儿女嗣续，尤所不重，则方致力求进之顷，以为娶妻适以自累，且无论假不知谁氏女子，以一与之商终身不二之权利，私计亦所不甘，则何若不娶单居，他日学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挟此遨游，脱然无累，群雌粥粥，皆为肉欲之资，孰与挟一伉俪，而啼寒号饥，日受开门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于是今之少年，其趋于极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

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

① 此函内云："至此之时，复辟之剧或当更演，……其与五月间事，不过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所指当在一九一七年阴历五月间张勋复辟之后，函末署"一月二十三日"，当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悚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今夫旧法之敝，时流类能言之，至一趋于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于旧，彼不知也。因感于令姪之言，故为老弟罄尽如此。鄙意欧美婚娶之俗，毫无可慕，即使与彼同俗，程度均平，亦非佳事。

三小儿琥去年曾以感冒咯血，后经德医验治，与痨菌无涉，全愈久矣。寒门无此遗传，不知何人为之故甚其说，亦可畏也。《公言报》已久脱关系，今日世事，殆非笔舌所能为力。俄德和议成而未成，即成，战祸未已，俄之昏乱，殆过于我，此后变化，虽圣者，无由预知。锺生佳士，其性情学行，望更详之。力疾布复，惟珍卫，不宣。

复白　瑾书奉缴　旧十二月初七①

六十五

纯如仁弟赐鉴：

顷得一月廿六日惠缄，知续去一书，尚未登览。前书于结婚自由利弊，颇已详尽，兹不更赘。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弊之法，而孰意不然，专制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婚嫁旧法，至以子女为禽犊，言之伤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使其德智果高，将不徒新法可行，即旧者亦何尝遂病，想吾国经此番苦痛之后，当亦废然而群知所致力矣。

时局自岳州不守之后，当路尚无一定方针，盖欲和则无以应南方条件之苛，欲战则不欲循合肥已覆之辙，且自傅、周、王、范失律之后，一置不问，由是军纪荡然，其势亦无以用众，此所以日遊浑沌

① 是函主要论婚姻自由利弊问题。查六十五函云“顷得一月廿六日惠缄，知续去一书，尚未登览。前书于结婚自由利弊，颇已详尽，兹不更赘”等语。按其中所说“续去一书”，即指是函。六十五函为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所书，是函当略早些，应为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民国七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所书。

之中，不知现政府所祈向者，为何事也。旧日帝党谋燃复辟之灰，而不利复辟，如熊凤凰诸公，则一变而为联邦之说，以谓惟此可以救败免亡，虽然，联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国无是之基础也，美制则原本民权，如华盛顿之十三州，而吾国又无是之基础也。吾国所有，乃群督之拥兵，如唐五代之藩镇，藩镇联邦实不过连横合纵已耳，其不足已乱，殆可决也，至于复辟，则纯视复之者为何人，而所引外援为何国。近者皖派似与交通系结合甚固，而以利用东邻为政策。本日汇业银行开幕矣。观于梁士诒之在日本，以及段芝贵之要求特赦帝制党，可以知之。夫皖派交通系，皆反对复辟者也，然则成否又不可知之数已。嗟呼，我瞻四方，蹙蹙靡骋，无意中聊为贤弟一言而已。

复白　二月一日①

六十六

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协商诸邦，有托付日本抵御之意；而美未尝不阴忌之。然日人鉴于欧洲战祸之蔓延，亦至审慎将事，不似从前之以战夺为不二之政策矣。日、德携手，恐亦难成事实，盖英、日前此之交已深，又近值美国武装之后，日本弃其协商之优胜，而与已疲之德成交，得不偿失故也。

吾国南北分驰，而近则分驰之中又有分驰，纷争不知何时了结。来教谓："于国家一线生机，仍持曩见。"此真有识者不异人意之谈。然此局之能成与否，全看总理国是之为何人。窃谓：文若东海，武若合肥，举非其选，而横览一世，谁为救国之才，想足下与我皆不

---

① 函内云："时局自岳州不守之后，当路尚无一定方针"、当指护法战争时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南军进占岳州一事，知是函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能即举以对也。呜呼！岂不哀哉！[①]

六十七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昨敝处正去一缄，并托艾畦寄呈明子夫人对联一副；嗣于本日奉到三月十日挂号尊缄，蒙示慕韩前后两书及洛生照片一事，诵悉种切。

前以洛生向学无意订婚，故敝处业将前言作为罢论。今既承贤兄弟不弃，而洛生意亦转圜，此事自当再行妥议。因复虽一家之主，顾此等事，儿女终身休戚所关，自不能不听诸母诸兄大家公同斟酌一番，而后有准信奉复左右也。慕韩前书一月廿八谓家有富名，外人不知底蕴，恐入门之后，亲见藤山头竹篱茅舍，心有不甘等语，此真足见世人心理异点。姑无论复之嫁女娶妇，罔不论财。即小女年已过笄，其一生自奉，绮罗诚所不免；而脂粉芗泽，未尝一御，珠玉珍宝，亦复澹然；家中不乏婢妪，而洒扫井臼，时复躬操，亲串来往，常以少年人不宜过于朴素相规，顾性所不安，稍御即卸。由此观之，他日所适夫家，虽复亿秭隆富，而此儿虽对荣观，燕处超然，殆可决也。虽然，不歆富矣，其心亦不愿贫，恒勖诸弟，人以治生为本，又酷喜整洁，畏恶暴殄，入其室，床敷几案，洁无点尘，凡此皆其性质本然，不必由于父师之教也。

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乎！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党专与资本家

---

① 函内云“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则此信当书于俄国革命之后，欧战未曾结束之前。又六十九函内提及德日联合，与此函所云“日德携手”，实同指一事，六十九函为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书。是函亦当书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四月间。今仍照《节抄》原次序置于第六十七函之前。

富官僚为仇者乎？语不尽意，先此奉报，并问
仁祺

再者，吾弟执柯之第一缄，开具洛生家世齿录甚悉，因此事中经作罢，尊缄遂不知庋置何所，遍索不获，今欲乞费神再开一纸前来，以凭讨论，至感！

三月十八日　复白①

洛生八字到日请即寄来，又及。

六十八

纯如贤弟执事：

得阳三月廿四日赐缄并庚帖等，喜慰之极。令侄洛生，蒙为执柯，自是国器。刻饬大儿伯玉，由慕韩等邀请洛生，作一小集，以示郑重相攸之意，最后更向小女香严发表此事，如均情愿，当将庚帖等回寄尊处也。至游学后完娶一节，本无问题，绝不反对。盖鄙处原不急急送女出门也。艾畦文采书札，于今日少年中，颇不易觏。诗笔等虽未成熟，而进犹未止，数番见临，与之晤对，气象尚复静穆简谨，的未易材。弟谓洛生乃在其上，欣瞩何如耶！

顷者岳、长告捷，合肥复出，军人当国，自不待言。西南必持恢复约法国会以为和息根柢，则南北断无合同之望，后此疆场彼此，湘、赣、黔、蜀，无宁岁矣。

自阳三月二十二日以来，欧西决战，乃从来未曾有之激烈。德人倾国以从，英、法先见挫衄，至其结果何如，尚复不敢轻道，所可知者，此役解决之馀，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榜，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

① 此函内云："昨敝处正去一缄，并托艾畦寄呈明子夫人对联一副。"查六十八函云："前托艾畦寄上明子夫人楹帖一副。"当指一事。六十八函为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写，则是函当系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月十八日所书。

睹其终也。

鄙人今夏决计离京，而眼中所待了者三事，儿女婚姻；出售此宅；此后或南或北，再定计画，届时当奉告也。

前托艾畦寄上明子夫人楹帖一副，此时当已接到。旧怀吕君止五律一首如左：题是《怀吕开州》

盖代神明宰，吾思吕太微。临财如触热，好善愍锕饥。

至孝天应泣，论文瑟欲希。墓门今宿草，黄鸟绕林飞。

复平生师友之中，其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无闲言者，此人而已。然亦有不满意者，则其为人太过，坐此致不永年，真可痛也。余则已去者，如郭侍郎、吴冀州、君家季廉，其犹在者，则陈太保、陈伯严、海盐张菊生，寥寥数公而已。且其人虽皆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至近世所谓新人物，虽声光烂然，徒党遍海内，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尝有一也。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然则不肖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见矣。老境侵寻，虽见理日深日明，只如昭陵茧纸，他日挟与俱去而已。然则徒言学术，亦何与人事，此羊叔子所以不如铜雀伎也。一笑。春深，惟珍练千万。

复白　三月卅一日①

六十九

纯如贤弟：

顷接三月卅一日缄，并录示令姪先世，极感！极感！其先人皆享高年，如此则洛生根基深固可决也。刻正与家人妥议，得当再行报命。

① 此函及六十九函谈到北军"复占岳、长"，"合肥复出"等事。按护法运动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南军进占岳州、长沙，三月中下旬北军复占岳州、长沙，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两函当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湘中长、岳，虽为北军所复得，然我辈旁观，觉与统一两字相去犹远。平情而论，武人为政，诚属乱邦，而南人所力持之约法、国会，又为众情所反对，求化寇仇为石交，亦已难耳。

三月廿一以来，德于西面大取攻势，欲收与去岁意大里东北同一之功。然今已两星期矣，牺牲过三十万人，所得者不过前失残破之地，英、法之军略退，而阵线绵亘依然无恙，南之巴黎，北之喀黎，中之亚美安德之目的，皆未能达，则此局尚非朝夕所能决也。但交战国枕戈擐甲，上下皆历四年，农工商百业，因之停废，无论何国皆已力尽筋疲，久久兵连祸结，诚不知何以为继也。美国作练三百万兵，其用意不仅此役，即以是役言之，其每月作运赴欧，极其量不过五万，若非此后运船大增，则运致三百万人，殆非五年不办，是无异决西江以济涸辙，其不成事实，不待言明矣。顷闻在法美兵今度已入战线，见众不过十余万，此与千九百十四年英人以十六万助法正同，此以当德人百数十师每师在万五千与二万之间之众，其足为轻重与否，亦无待深辩而可知已。至日本前是政策，诚在在步趋德人，然自此役发生，亲睹兵祸之烈，诚不能无戒心。且德国是后民力消耗已深，将休养生聚之不暇，更持何物以与较完之日本为合；而日本亦何取于收德、奥、土、勃，而失英、法、美、义也耶？外交之事全视形势，此复所以策其不成事实也。草答，即候

台祺　不宣。

四月六日　复白

明子对联已未收到？

七十

纯如贤弟如见：

前承阳历四月十二、十八两缄，久置未答。前去一书，但言孩子亲事，不欲夹杂他语，故亦未及，今日精神稍爽，请为左右覼缕，

以当面谈，何如？

来书谓北军虽连得胜利，而底定西南，恐非易易，自为确论。吾国革命之后，占势力者，不过两系：军人一也，所谓民党二也。时局至此，民党则被罪于倪、段诸人，而北洋军人，则归狱于万恶之国会，互相抨击，殆无休时。顾我辈平情论之，恐两派均难逃责也。

数千年文胜之国，所谓兵者，本如明允有言："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傚东西尚武之习。自唐以来，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兴以后尤然，此项城所以刻志言兵。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此军人操权之究竟也。

若夫民党，尤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广召党徒，无事则以报纸为机关，有事则以电报为羽檄，把持倡和，运动苞苴，一旦登台，所先用者，必其徒党，曰，此固美、法先进民主国之法程也。蜂屯蚁聚，虽廿二行省全国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扫地而尽。前者孙洪伊欲尽取派置省长之权，即亦为此。而徒党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国会之中，党党相倾，但闻诟谇，人谓今以纷争南北之故，致国事不得进行，顾当国会参众两院未散之时，其所谓进行者，又何若耶？且其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至于手握重权，则破法者，亦即此辈，事虽未至，可断言也。

俄罗斯一行革命之后，保罗民党 Bolsheviks 最恶军官，且惧其众为主张复辟者之所利用，故其第一义，主于毁军，然自戛连士机 Kerensky 第一命令，许兵卒以平等权之后，国军遂散，即今全国废然，如巨人病风卧地，任人宰割。而国中无论都鄙乡邑，皆劫

夺公行，粮草罄竭。据所记载，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国乱矣，而俄罗斯比之，则加酷焉。汪容甫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荠。"真今日吾国与俄相比之谓矣；由此观之，则军人诚恶，然使稍有统系纪律之存，其为害，或稍胜于狂愚谬妄之民党也。

吾国大患，自坐人才消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日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复无意于今之政府久矣，年来又复多病，所以益欲还乡。其眼前欲了者，叔夏、香严两儿亲事，更欲将此宅卖出，而复或沪或闽或津，再定行止，乱世多虞，亦不能预定也。洛生性质坚毅，他日必有成就，蒙贤弟执柯，极为可感。前信并小女八字影片，想登尊鉴久矣。琥儿定婚系陈太保执柯，与其台湾林姓甥女作合，知念并布。

足下于鄙作真成嗜痂，兹特别纸抄奉。其与徐某七绝，因不存稿，不记忆矣。

中日七项同盟之说，洋报亦有所言，留日学生，且因此有相率回国之事。政府但言其无，又不肯将事实发表，令人不得捉摸，亦深盼其稍有忌惮而已。

校歌之作，有似填词。若必复捉刀，须得将原谱寄示，乃可下笔。

贱室原配同里氏王，即璩之母，续娶江宁氏朱，篷室氏江，则琥与香严之母也。

琐琐奉陈，不觉累纸，欲言万千，非缄能罄，伏惟照察。即问

近祺

复白　戊午浴佛日①

七十一

纯如贤弟执事：

前者连得阳历四月十二、十八两缄，阙久不报，病冗交乘，想能恕之。

蒙为小女璸执柯，具徵关爱。嗣洛生有缄见惠，英文程度已甚可观，后复同艾畦赍舍，笃实澹泊，于时下少年中正不多觏。况来书谓其迟重难合，而一合之后，用情贞固不二，可以断言。不图叔世浮薄，乃有如是少年，尤为失喜过望者也。刻复舍间业已全体赞成。昨向小女宣布，渠以习于旧法之故，但云由亲作主而已，而微察其意，似甚愿也。兹将照片并其降生日月奉呈，乞为转致洛生尊堂，如无异议即请由尊处定期过帖，即由保安寺街办理亦甚便也。了此一宗儿女终身大事。至于迎娶，寒家亦殊不亟亟，即俟洛生学成归国后，从容办理可耳。手此奉报，余不它及。敬颂

大安　不另。

复白　阳五月四日②

七十二

纯如贤弟赐鉴：

连接上月廿八暨卅一日两书，冗未即答。兹将所拟校歌及杂志封面寄上，乞斟酌可用与否。

---

① “浴佛日”，系四月初八。此系当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五月十七日。

② 此函至七十五函均谈及洛生与严复女儿订婚一事。其中七十三函署“七年七月十一日”书；七十五函亦云：“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故知此五函皆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前数日得洛生清华来书，书意欲用西法与小女先行见面厮熟，俟彼此实系相悦，而后再定婚约。敝处已明白回复，告以不能。略谓先熟后婚，西俗向来如此，然而牉合之后，仳离亦多，可知好合之情，不关乎此。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琴瑟调者，尚甚众也。且此事于今行之，有不便者。假使相见之后，果然相得成议，则此举乃是赘疣；脱若不成，外间人必多浮议，于两姓皆有不便。故此事出诸无意可，出诸有心难。中国虽号变俗，然良家子女仍是笃守旧法，不轻与少年男子相见，而况告以此人系汝未定之夫，乃今先来看视，是否合适，然后定夺。吾弟试思，此在吾家可行否乎？刻已回答，若令姪必以其文明新法见拘，则前议悉作罢论可耳。中西国俗根本不同，即如选举，亦百弊未见一利，方之从前科举，相去远矣！语曰："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正是谓也。匆匆不及多谈。诸容续叙，即讯

近佳

复顿首　六月十一日

心远校歌[①]

中华何所有？四千年教化。舟车未大通，指此为诸夏。五千年来交五洲，西通安息非美欧。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分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体智育须交修。守勤朴，厉肃毅，涵养性情奋志气。此时共惜好时光，他日为人增乐康。庐山九叠云锦张，彭蠡章贡源流长，世传心远、第二中学校风良。

七十三

纯如贤弟赐鉴：

---

① 此"校歌"为严复一九一八年所作，附第七十二函后。

接前月廿及廿三日等书，读悉种切。洛生不日成行，意欲作一序送之，而天热懒于笔墨，遂暂阁置，俟有兴致成篇，再交左右寄往可耳。过庚事，自俟慕韩到京举办，昨晤芑生云，一星期内当来，何以至今尚未到耶？仆刻所忙者正皆儿女婚姻之事，三小儿已定台湾林家，即于本阴历初九日过庚，议于中历九月后赴闽招赘，届时鄙人当与同行，察看故乡情形，如可终老，即当从此还山，不复问人间事矣。但闽省近日兵燹之厄与赣相同，如不可归，即当复出，则携眷所居，非津即沪。沧海横流，不得不托庇异族宇下，言之岂胜慨然！

本秋选举总统，竞争极烈，两边各出数百万元运动，皖派与交系大抵意属东海，而河间似有驽马恋栈之意，闻昨竟出多金，资遣旧国会议员南下，异日广东选举，首座果属河间，则此戏正复好看也。举国若狂，廉耻道丧，正如贤者所云。顾鄙意以为此种局面在中国必无可长，迷途非遥，其趋向正轨，终当有日，吾辈静以俟之可耳。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 Miss Cavell 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足下方在壮盛之年，他日可以印证此语也。

老境侵寻，生趣渐薄，幸是尚能以看书有得为乐。除教导儿女外，丹铅尚不离手，《穆勒名学》，终必成之，俟秋凉耳。生计颇窘，然得粗了，即亦听之，不复向胡奴乞米，向政府讨顾问做矣。

穗卿学识甚高，而于佛学尤邃，自灰心世事已来，日惟纵酒，每

至烂醉落地，朋友每以卫生为言，而穗卿不之恤也。现在京师，住兵马司中街，教育部尚有一二百元月薪。其子元粟在大学校，月俸颇优，然与其父无涉也。

第二、心远两中学，当于何时放伏？足下于假中当往何处？意者游匡庐耶？平生神往开先、栖贤诸胜，乃卒不得一游。今老矣，已无济胜之具，然幸不死，天假之缘，尚望得一寓目，他日能果此言，死时真可瞑目，世间事何足挂齿牙间耶？手此奉答。即问
暑祺

复白　七年七月十一

七十四

纯如贤弟惠览：

顷得二日缄，知令姪媳妇明子赴美之行，因美副领靳签护照，不得成行，深代懊恼。美为崇拜自由之国，顾外人出入其国，所有官吏必加种种之无谓刁难限制，甚至放行收受贿赂，亦时有所闻。文家著论谓：共和政体与姦利常结为缘，可知其非虚语矣。舍姪女惠卿前年赴美，系毕业后，由清华挑选游学，其手续自与明子悬殊，无由援引。今幸船期展拓，急行托人关说，或可成行也。复识美使芮恩施，惜此公适暂四国，无以为力。为今之计，惟有就沪想法而已。

惠卿缄，今缮好寄去。洛生过帖，已由穆涵选定阴七月初八，大媒系王莪孙世瀓、陈瀓宇懋鼎两君。知念并布，手复。即颂
旅祺

复白　八月五日

明子同此致念。

七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前得沪上第二书，所未即答者，闻艾畦言，孟敏附舶赴美事已就妥故也。

两家亲事经于初八过庚，从此瑸儿便作高门新妇矣。洛生气质极佳，今日出洋，学得一宗科学，回来正及壮年，正好为国兴业。然甚愿其勿沾太重之洋气，而将中国旧有教化文明概行抹杀也。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梁饮冰自执笔以还，宗旨不知几变，目下韬迹天津，云以著书为事，吾恐不能如前之谀闻动众矣。时人看研究会之汤、梁，真是一钱不值也。南北国会皆已成立，后来执持国柄，即此两群猪仔，中国安得太平！总统东海已无问题，而副座则竞争极烈。徐某用之以饵所欲利用之督军，因此，遂致与奉天决裂。东海与梁燕孙皆主息战，看来河间、合肥皆将下野。果尔，民气亦可稍苏。至于根本问题，非欧战终时，无由解决也。

复夏正八月间，拟将回闽，送子完姻，并行省视冢墓。至于移眷久居，或南或北，则察看情形，另作计议，此时尚难预决，所可言者，总不在京中长住而已，知念详布。伏暑将阑，所管两校何时开学？有暇仍乞时惠德音，余惟珍卫。不宣。

复白　八月廿二

七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顷获九月十五由南昌所发椷，知前复一书尚未登览。所前寄《心远杂志》发刊词，以尊处急用，遂僭加窜易邮上，想当接到。兹得后寄一篇，中所发明理想，似已为前僭所赅括，无取叠矩重规矣。承

示南海知我之言，祇增惭怍。我生之后，世界泯纷，眼见举国饮狂，人理几绝，而袖手旁观，不能为毫末补救，虽有透顶学识，何益人己之间，况乎其为虚声者耶!

时局轇葛，和战均不易言。段合肥主战，以为统一者也。行之三年，徒增国民负担至于数千万之多，而去统一日远，则战无可言明矣。至云和平了结，则无论南人要求之苛，而先须数千万现款，为之了债。试问向何处筹之?加以彼此将帅各求权利，各占地盘，岂肯帖然受人支配?东海褒为举首，安福部之力为多，而安福者，得段、徐而后有之。故虽意主和平，必不能毅然解主战之内阁，凡此皆盘错当前，所以试东海之利器者也。根本解决云乎哉!

复原拟八月同三小儿回里就婚，兹乃闻遍地萑苻，人方出境，自不能不观望徘徊，稍行辽缓。乱世行止真难预定也。

南海诸作，近者均未经眼，足下如以为可观，望将已阅者寄示，吾知有识者固不异人意也。手此奉答。并问

旅祺

复白　九月廿日①

七十七

纯如贤弟如见：

别后回闽，住城南之阳崎乡，仆祖籍之所在也，在彼为琥儿娶妇，而族人亦相聚为仆作寿。以是劳劳，至旧历腊月之廿一日，而仆病作，病势大危，神经瞀乱者十余日，幸琥夫妇作计早迁入城，不然病亟时，求一善医，且不可得也。病至立春日，始呈转机，然至今下地尚头涔涔耳。

---

① 函内云："复原拟八月同三小儿回里就婚。"七十五函亦谈及此事。此函当为一九一八年所书。函中又说及徐世昌选为总统事，亦可证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赐缄及洛生居址等悉接到，但此时尚不能详覆，知念，勉作此书，余惟一是心照。

复白　八年二月廿六日

七十八

抵沪后，拟到徐家汇医院治疗，旅寓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九十二号，赐缄可径寄彼矣。顺讯
道祉

五月朔日　复泐①

七十九

纯如贤弟如握：

连获赐书，以病后精神短浅，阙未即报，惭负何如。入此医院已及半月，日用电浴、揃灭诸法，喘欬叨庇见差，惟气体尚属羸弱，不耐劳动。今盼匝月以后，当有明效，届时再议北行，此时不敢定也。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迺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界合，而闽则学商界分。昨报言：督军捕捉学生六千余人，而加以惨无人道之苛待，读之令人失笑；又云：被商会会员黄某毒打，几于毙命。商会人极寥寥，又皆

① 此函至八十六函，除七十九、八十二两函署"八年"外，其余皆不署年份，函内大都谈到"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及南北和谈等问题。其所谈私事，如撰寄羽仪公家传，亦前后自相衔接，知此九函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住上海时所书（参考严璩所撰《年谱》）。又，八十二函原附一诗，云"琥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书此示之。"因本书诗文部分已收录，故删。八十三函原有附信，今抽出另排，见《与徐佛苏书》。

畏事,以数千学生乃任一二人毒打,信乎?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中央政界岌岌,日有破产之忧。安福系势力似成弩末,而苦于骑虎难下。闻此番京、津罢市,乃冯华甫居中煽动,用以推倒徐、段,昨见十八日《申报》中录高某与华甫一电,倾泻无余,欲知华甫,尽于此矣。者番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之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商场,而暗中怂恿,以学生、康摆渡等为傀儡耳。日本维新以还,所步趋者德国,欧战开场,群以德人为必胜,故外与协商联盟,而内与德人密约。去年德败,石破天惊,而近日其密约又为英、美人所发暴,故其处势最难。而自大正继统之后,国中革命之说,暗长潜滋,统用武力弹压,又数年中因以军械售与俄、华两国,骤富者多,而民碞日起,老成凋谢,公德日隳。弟书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此复。即颂

勋祺

班志弁言略加更动同寄。

复白　八年六月廿日

八十

纯如贤弟如见:

阳廿四日信接到,鄙人莅此已三来复。此间治疗术与他医颇殊,日以温水通体灌熨,或坐木箱中,内用电泡围绕,十分钟后,通体汗出,夜用电杵按摩,所用汤药极少。三餐所进,除鸡洎外,多系蔬食,如薯蓣、芦菔等物。记得廿余日中,所食荤肉,惟牛肉一片,羊胁一枚,与猪肉两块,仅四次而已。至于食鱼,仅一度也。近来欧美提倡蔬淡养生者为最多,大致如伍秩庸所说。甚至英国有人谓,能屏除烟火,但以生摘果蔬滋养者,得效最为不可思议,其人亦立

医院，助人为此。尝于同时详阅月报“Contem porary Review”中，见其论说，若次证者，谓其能治大风、瘫痪诸疾；常人习此，可以暴露僵卧，暑湿风雨，举不能侵，习其道者，始稍羸弱，继乃壮硕，且享高年也。世界进而益奇，其语未必即为虚诞，颇惜事在通都伦敦大邑之中，无人为彻底根究耳。世界人类降而益蕃，此学关于生计问题极巨，故乐为贤弟道其详耳。贱恙喘欬较先时为差，今所苦者，体力尚是虚劣，稍有劳顿，喘喙辄来，而夜间睡眠不能酣适，至数小时之久，往往寐中咳醒。刻拟满一月后，体察情形，如果可以自力，即当出院，自行将息。北上之期，一时尚未定也。

各埠市景经此番风潮后，损失必多。福州尤不堪问，破家荡产，比户可封，而于胶济问题，诚否有补，真不可知之事。中央内阁，东海之意，属之周公，而周之所以不敢苛就者，乃缘合肥与安福系条件甚苛，强而行之，必至肇乱。与田，田之掉头，殆亦由此。合肥居上六之爻，而把持如此，恐不久亦将失败，而世事乃益纷纭，思之令人齿相击也。

《黄氏闻见录》所载鄙人轶事，全非事实。绿珠词有之，乃戊戌年为清德宗发愤而作，不仅指晚翠也。与苏堪诗，不止三首，此时都不全记，俟检箧底，再行录呈何如？

公长两校，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眠食珍重，书不尽意。

复白　阴六二日

八十一

纯如足下：

得七月五日书，读悉种切。

自去年抱病还乡，于世事不甚措意，故于此时发现种种是非功罪，皆属不敢断言。蔡孑民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

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醜诸人，为巧多矣。嗟呼！事真不可一端论也。

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子、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是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此后中文，则听子弟随地自修可耳。惟如是办法，子弟须天分稍佳，教师亦须稍勤，方能收效，否则，于旧学终嫌浅薄，其须改良与否，正不敢言也。来教谓中学课程宜仿德制，分文实二科，鄙意亦深以为是。不识贵校中，已照此施行否耶？贺先生遂弃五浊恶世，闻之令人黯然。平生交臂失之，徒于今日兴杜陵高才陵替之感，而君家弟兄群从，于师门用情如此，于今世又何可遇耶？

复在此间已是三十余日，而得效尚浅，然除夜间，难得整睡，又晨兴八九钟时，喘咳颇剧，须半点二刻始止外，其他尚无所苦。却悔去年过沪，不知来此治疗。盖若当时果来，则去年杪一场大病，必可免却，则此后根本虚实不可同年语矣。既错过，无如何也。手此当谈。即讯

暑安　不次。

复白　七月十日

八十二

纯如贤弟惠鉴：

前缄知已经目。近作五古四十韵，因弟好收吾文字，乃手录奉寄。其中所言义理，贤者以为何如?愿与同学共榷之。此问

暑安　余不多凑。

复白　八年七月十九日

在上海红十字医院泐

八 十 三

纯如贤弟惠鉴：

接阳七月十七日赐缄，读悉种切。

复来此间，计已四十余日，初时不甚见效，逮三十余日，乃日有轻减，刻虽尚喘欬，然唯晨起后稍剧，而十余分钟便已，余则胃口精神及二便等均较未来为佳。拟满两个月后，便当出院，作计北行。贤弟见爱，不必为我悬悬也。复生平不甚相信补药，顾参则亲友多人劝服，皆言于痰喘可收奇效，亦拟到京后，买高丽或吉林䅘山试服，果其有验，此尚易办耳。

所恶于和约不签者，以其不签之后，举国上下，哆口张目，无一继续办法，而齐鲁、奉吉日坠交际漩涡。民情嚣张，日于长官作无理要求，无所不至，用其旧时思想，一若官权在手，便是万能，不悟官吏之无所能为，正复同已。每遇枨触挑拨，望其为国忍辱，自无其事；甚则断胫蹈海，自诩义烈。而敌人以静待躁，伺隙抵巇，过常在我，此亡国之民所为，每况愈下者也。报纸利在谀时，则散播疑似，每云：某国为我仗义执言，某国为我担保于何时归还侵地。大抵其说皆为子虚，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视天梦梦”，又

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政今日之谓耳。

美之于日，固所深防，顾欧战四载，创夷尚犹在目，岂敢于数年之中，更复言战。学生报告，鄙意殆不其然，南北和会决裂后，今者似将复续。昨得前代表徐佛苏缄，并其所著说帖，主张南北分治，以谓惟此可期和平。所言颇窥症结，今将其说帖，并敝处复稿寄上，贤弟详加审阅，望有以见教也。北之东海、合肥、河间，南之岑、唐、陆、唐诸公，地醜德齐，莫能相尚，真如来书所云：“无一有统一中国能力者也。”既不能矣，则以分治，而各守封疆，亦未始非解决之一道耳。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蒙养镜》一书，系一天津教员由东文翻出，出版在宣统一二年间，其于何处印刷发行，今亦无从记忆。贤弟欲得此书，向天津各书馆调查，或当得之。

昨阅报纸，见赣议会近有弹劾戚省长之事，且其中株连左右，

不知此事有究竟否？戚省长虽系旧僚，然稳健不偏，长赣以来，尚能静镇，此在民国，岂可多得，顾不为时议所容。王荆公绝句有云："可怜世上风波恶，最是仁贤不可行。"真有此也。

王君栩心对联未接到，李幼堂似亦未来过，当细查之。洛生在美，当有信否，甚念甚念！手此奉答。即颂

仁祺

复顿首　大暑夕沕

八十四

纯如贤弟惠鉴：

启者，蔡君蔚挺来，承赐书，冗未即答。迩复得八月廿一日缄，并示令兄褆所作令伯羽仪公行述。俯读钦叹。嘱为家传，诚不敢辞，日内遇精神振起时，即为下笔，成当录稿呈阅耳。前书所示江杏邨挽联，实非拙作，不敢掠美。

和会有赓续消息，顾闻者皆谓签字纵令有期，而和平恐无其事，人心若此，甚可叹惋。徐佛苏之议，仅仅取济目前，固未为永息争端之计。昨京中友人续寄蜀人蒲殿俊驳议一首，见《北京晨报》。可谓中其要害。然至自求解决，则亦不过迂远不切之谈。可知争民施夺之秋，相悦以解之，无其事耳，可若何？

贱躯来沪治疗将及三月，虽叨庇粗可，然老病除根，自是难事。加以本年沿海天气极为不佳，始则霪雨，继乃飓风，遂令孱躯弥益不快。沿海自福建以北，大抵霍乱盛行，患者以数小时致命。沪上有此，已及两月，幸时疫医院救护尚复得法，近已延及津京，不识赣、鄂一带，尚平安否？复拟闰月内北行，知念并布，手此。敬颂

时佳　不備。

复白　八月廿六

八十五

纯如贤弟惠览：

前得缄并令弟所具羽仪公行述及书，卒卒未即答，甚以为悚。病后神思茶萎，又不敢以不文辞。今者北行有期，挥翰伸纸，聊用塞责。烦语讱公，言寸莛击钟，不克导扬盛美于万一也。讱公来书，于鄙陋盛有所称引，然皆不敢当。自清代末造以来，江西人士，能畜道德以为文章，其言足以信今传后者甚众，何舍其近者不求，而转诿诿之于仆耶？凉生，想校中已开课，惟珍摄千万。

复白　闰月廿一

八十六

纯如贤弟惠览：

启者，前寄一缄，并缴羽仪公家传一首，至今未承还云，极用为念。兹有恳者：雷太夫人寿诗屏条一帧，并与季贞一书，到日即祈转呈，至感！复秋节前后，当回京寓。尊处如续有信，可寄东四牌楼汪芝麻胡同七号严宅，不至浮沈。匆匆恕不多渎。即颂

秋祺　不偈。

复白　九月廿九夕泐

八十七

纯如贤弟惠鉴：

敬启者，十六日归装甫卸，即承本五日来书，知前寄缄件，皆已登览，忻慰何如！羽仪公传，叙次错误，足见精爽之踈，徐即遵改，烦转钞为望。季贞乃在京师，不知何时到此。

南北和议，虽无所成，而縻费国帑，动数十万。一是政客军人，皆以分代名义，坐领厚薪，用以阔嫖豪赌；又不足，则相约联袂往钱

唐观潮，销磨英气。政府之于财政如是，则国中到处金融奇紧，固其所耳。求其勿每况愈下，且所不能；欲其救济，断无其事。京中度支告竭，则以什一之息，求诸小商。舐糠及米，终有穷时，不卖国又何以自了乎？气促不能多谈。手此。敬颂

秋祉

复白　圣诞日泐[1]

八十八

纯如老弟：

启者，邹君来京，奉十二日赐书，诵悉种切。回京后，曾去一缄，计已登览。肺疾利居南北，于人不必尽同。去冬还乡，转以加剧，今秋来北，系徇儿辈之请，姑再试之，如果不宜，明春图南，未为晚耳。

南北军阀，既不降心相从，闽、赣处于两敌之交，固为可虑，盖其力以相吞并不能，而残害地方有余裕耳。冯、段均不足言，而冯尤为鬼蜮，数岁之乱，彼实尸之。前书谓：欧战告终之后，天下将成大联邦之局，乃复观世不审，高视人类之言，今则尽成虚愿。威总统有大愿，而无大力，伤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汹汹，弭兵绝无其事，早晚将复出于战，而利用支那者，自有人也。哀哉！哀哉！阎督军声誉极隆，自是庸中佼佼。但吾国欲安，必有能提挈人群者出，如英之劳益佐之，庶几有豸，不然亦无济耳。

旧刑部街宅经已售去，现住者，乃是赁居，近于中城新购一宅，大约九、十月间，当可迁入。知念附布。手此。即讯

---

① 此函至八十九函，皆不署年份。函内有“十六日归装甫卸”，“今秋来北”，“到京已十余日”等语，而下署月份都在十月间（此函所署“圣诞日”，当系孔子生日，仍指十月，故用敬颂秋祉等字）。按严复在一九一九年初回福州一次，“春杪至沪”，“秋杪北归”（见严璩所撰《年谱》），故此三函当为一九一九年秋从上海至北京后不久所书。又，此函谈及“南北和议”，八十八函谈及“南北军阀”相对敌事，亦可证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所书。

近佳

复白　霜降前一日①

八十九

纯如贤弟惠鉴：

前去一缄，想经伟览。兹续接十月十二日赐书，诵悉种切。羽仪先生家传，前已改正，兹更点窜呈上，乞转致切兄为恳。

承示旧送季廉四律，的系作手。贤弟素不究心批抹，乃此诗出手惊人如是，足征言为心声也。与蔡蔚挺联语及跋亦佳，惟上句“热”字，必须酌易。盖从来道德立言之家，最忌作过火语，一也；而兴学热三字，以文字言，亦殊不辞，对仗亦不工，二也；且热字非良好字面，一云热，则寒凉已伺其后，而热者，病象，人至于热，则暴躁瞀乱，谵语妄动，相与俱兴，于知于行，两无一当，甚矣，热之不可以有也，三也。今仆改作“意”字，看似平平，然自古孤怀闳识，百折不回之家，要不外不欺其意而已。试看经史，至唐、宋以来，立言大家，其用字行文，皆以峻洁平淡为贵，平平一言，竭毕生精力难副者有之矣。此乃诗文极秘之旨，聊为老弟言之，不识能相喻否也。

来教所列诸杂志等，病中神短，从未寓目，然细思此亦不过一时之社会热病，久后终当退去。段、徐辈所为，徒多事耳。到京已十余日，闭户静养，不甚看书。并布。即问

道祉

复白　十月廿七沕

九十

纯如贤弟惠鉴：

① 一九一九年的“霜降前一日”，系十月二十三日（阴历八月三十日）。

启者，叠接十月廿七及卅一日赐缄，省悉种切。季廉为令兄穆如传，机绪极清醒，即此便可用，今奉命点窜，俟稍暇当为加墨也。

赣省可免战祸，闻极喜慰。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劳益佐之为英首相，与法之克理蒙梭，同为当世伟人，其最大事业，乃当战事危急之时，能号召全国工党，协以对德，又能以毅力，改易成宪，组织作战政府，不为成法所牵。至于左右世界之功，则逊于美之威尔孙，顾威亦不得行其意也。

采用平民教育，似非始于今时，忆当前清……①

九十一

纯如贤弟如见：

复回京后，于新历十二月初旬，又一病几殆，浑身肌肉都尽，以为必死矣，嗣送入协和医院，经廿二日而出，非曰愈也，特勉强可支撑耳。但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睡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以此之故，老弟书来，总不能答，有时因神思散泛之故，

---

① 此件仅存前半段，《节抄》亦缺。函内云“赣省可免战祸”，与八十八函所云“赣处于两敌之交”一事似相衔接。又云：“迭接十月廿七及卅一日赐缄”，当与前函（十月所作）相距不远，似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十一月间所书。

且不能读，直俟后来始能细看也。老朽虽不死，自顾无益于时，不知彼苍留此微息作何用耳。

洛生在美想佳，时时有竹报否？甚为念之，手此奉答。即请近祉　余俟续谈。

严复顿首　九年一月四日①

九十二

纯如贤弟：

病中草草曾上一缄，想蒙亮察。今日晨起，精爽稍佳，遂取所寄来稿，一一僭加硃铅。贺先生祭文固佳，而季廉所制穆如家传，真是奇作，吾愧不如。天下有文字一读可以知其不妄语者，此文是也。今世之文，几人不妄语耶！此其所以足贵也。与季廉别过十年，今日老怀枨触，令人泣不可仰。不能多谈。

复白　元月十六

九十三

纯如贤弟：

昨去一缄，并所勘诸稿，想登览矣。兹得本〈月〉十日赐书，备承关注，感何可任。

复近所以与雅片脱离者，非临老忽欲为完人，缘非如此，则稠痰满肺右部，凝结不松，无从为治故耳。刻虽尚有不快，然叨庇稍差，俟百日以后，若尚如此，当行复吸也。

北地冬令，实非吾体所宜，明年不在此矣。牯岭避暑，极为神

① 此函至九十六函，除此函署“九年一月四日”外，其他各函皆不署年份。但都谈到自己大病未愈情状，内容互相连接。第九十四函署“正月二十七”，函内云：“今年元旦，获一长孙。”按王蘧常所撰《严几道年谱》（第一三〇页）：“元旦（一九二〇年）长孙以侨生。”知各函均为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所书。

往，倘得从君，真一段奇事也。

三小儿尚与新妇在闽。因新妇勉身在即，云举子满月，当北来。知念附布。此讯

近好

复白　元月廿

九十四

累承赐缄，以懒即楮墨，遂未还答。鄙人疾虽未增剧，而喘欬支离，实有平生未尝之苦，劳君远念，感叹无穷。

琥儿尚在福州，今年元旦，获一长孙，与足下幸托戚属，闻之当为我庆喜耳。贱恙京中诸医无能为益，他日或当复南，亦未可知。

时事非病夫所关，与执事无可深论也。手答，即颂

春祺　上

纯如贤弟

复白　正月廿七夕

洛生今年回国否？何时当回？望于便中示之。

九十五

连得二书，欲复同往日本治疗，极感盛意。但无论该国医术如何，而一行航海，亦须稍具精力，方能办到，顷喘呴方剧，半步不能出门，况远适异国耶，幸今有旧相识之英使馆医士德来格，为拟方治疗，并验痰涎□菌，为制特别针药，将为根本解决，姑观其效可耳。

此报

纯如仁弟足下

复白　四月十二

九十六

纯如贤弟：

迭奉惠缄，懒病畏即楮墨，多阙未报。然极感盛意。

承示洛生信，诵悉。中云：欲令小女到美求学，在复岂有不乐之理，顾香严于西学程度极浅，数载以还，老朽日在病中，于人事多置度外，子女教育，除令猛省自修之外，亦复任其荒废，故儿辈虽天分稍高，如琥亦未能早令出洋；至于今则以其父羸病之故，各各不欲远行，虽具赀使行，亦不去矣。奈何？至于女子出洋求学，复平居亦尝深加讨论。窃谓一时风气所趋，世俗人人皆以此为胜法，究之于宜家宗旨，为益几何？而于趋时长骄之风，不至反生害否？尚须俟后来经历，而后可断言耳。

京师今年旱干已甚，病夫弥以不快。前者庐山之约，亦以衰茶，不能果言，且脑力散缓，不任致思，致侯君教育游记，亦不能为之加墨，愧负愧负！手此敬报，即颂

暑祺

复白　七月四日

九十七

纯如老棣惠鉴：

得六月廿九日赐缄，具承关念，至用为感。贱恙自经英邸医官德来格用针，渐已觉差。惟精神记忆，终逊前此甚远，尤不喜用心，亦不喜见客。故近者艾畦、雨生来见，均不能接待，极愧！

皖、直两系相持，势将决裂。日来京邑人心殊皇皇，赴津及避居他所者，据云数十万，其影响于商界及民间生计者极巨。穷饿觅死，日有所闻。哀哉！哀哉！复于两系均不满意，但为京居苟安计，则甚愿安福得手，脱其不然，京居人颇危险也。老病，溽暑不能避

地，全家除第三子外，皆在此。奈何奈何！又闻复辟之说，张绍轩辈又在中间活动，此则敝见所必不敢赞成。夫九年卤莽共和，天下事至于如此，自常识而云，复辟岂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须出于自力，其次也须辅佐；况当武人拥兵时代，非聪明神武，岂能戡祸乱而奠治安。此时中国已患无才，至于满人，更不消说，此正合历史一姓不再兴公例，而辫帅遗老，尚渴望其死灰复然。忠贞固自可嘉，而无如不足救亿兆涂炭，且使满人清室，根荄灭绝。名为爱之，适以害之。苌叔违天，乌足尚乎？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当时天子声灵，尚自赫濯，故家遗老，犹有存者，手握雷霆万钧之势，乃亲贵等颠倒错乱，令乳臭夷奴成此革命；而谓今日恁藉鸱张乱政之夫，可以光复旧业，必不然矣。深恐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且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

自病以来，久不发议论，因老棣累次以感想如何为问，今日伸纸泚笔，聊为言之，可将此藏为遗墨，不足示时俗人也。正缮信时，闻京汉、津浦交通，皆已中断，政不知此缄何时可达，亦姑付邮而已。余惟珍重。

复白　七月十日①

九十八

纯如贤棣：

交通阻梗，致瑶函七月五日所发，直至本二十六日始到。慕韩报告出游之说，固属不虚，而老病晏安，未知何日乃果斯语。承许他日为我游山主人，得结此缘，亦一段奇事也。

直、皖两系之争，日来已决。想南中报纸，必详其事，无取鄙人

① 此函至一〇二函皆不署年份，但大都谈及有关“直、皖战争”（一九二〇年七月中旬）及“直、皖战争”后在奉、直两系军阀支持下的靳云鹏内阁事。其所谈私事如时雨投考税务学校事，亦前后相衔接。故此六函均当为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所书。

再加覼缕。惟是对于时局，终是悲观。所悲者，一是大乱方始；二是中国人究竟无治军能力；弊法不改，直是绝望。三是吾辈后日不知托足何所。东海身为民国总统，果其端已以莅天下，亲见政党所为无状，尽可诉诸国民，则安福系虽横，岂能久据政权。尔乃制名内阁，又欲广置私人，既为政党所厄，乃奋其阴谋，出何进、崔昌遐之下策，已犯历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既破坏矣，然恐直、皖之讧未终，而张、曹之阋又始；而前之受制于安福者，后且受制于奉、直，未见元首之得自由也。至于包办军政，终为一国祸源，此制不更，则中国国防永无此物，盖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军人暴富，酣豢淫奢，虽有颇、牧之才，终归腐败，求其死敌，必无是事者也。善夫日本某公之言曰："士官得一美妻，银行中有廿万元存款，其人即非军人。"此真破的之论。试问吾国士官，自督军、师长以降，其人何止一妻？而不动储存诸产，奚翅廿万？吾不识国民何辜，乃出其绞脑沥血之赋税，以养此无数钩爪锯牙之猛兽也。自前清铁良首建练兵卅六镇之议，项城起乘其权，自诩组织新军，大变湘、淮壁垒。乃不悟根本受病，则兵愈盛而国愈危。甚矣！自营之为祸烈也。昨闻直派条件，有籍没祸魁家产之语，仆不觉大噱。天下惟无瑕者，可以僇人，若得财不道，尽当籍没，则冯、曹、张、李诸公，岂遂容于尧、舜之世？此所谓以暴易暴，以燕代燕，胜则行之，不必以国法民意为说也。来教以至诚前知相许，诚不克当。老子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即使能之，亦有道所弗贵，顾当一事初起，使仆稍谙其中情况，辄有以决其将来。即如：直、皖之争，当上月之杪，仆谓段、曹、徐、吴，相为敌仇。各有各义固矣。惟是两方士卒，皆幽、冀、齐、豫之人，双驱对垒，本非仇雠，而且以乡里而同袍泽有年，他日交绥，必有反戈不战者。其后果有十五师某团开炮向天之事，遂起冲突，而成内溃，则仆又不幸而言中也。

闽中五月初旬大水，为廿年来所未见，其灾情与赣，正复相类。

须知此等名为天灾，而自科学大明，实皆人力所可补救，所恨吾国财力悉耗于率兽食人之中，而令小民岁岁流离，甚可痛也！今日人稍清健，执笔伸纸，遂不觉其言之长，虽然亦辞费耳。手此。奉颂
暑祺

复白　七月廿七日

九十九

纯如贤弟惠鉴：

近者连得数书，读悉种切。令郎考入税务学校之事，当与伯玉言之，但渠近来与孙督办踪迹亦殊疎濶，不识能为尊事特往一晤否耳。

京师自靳阁成立之后，虽时时有小不靖，然大段尚安谧。直、奉两系，虽各怀意见，然尚未至公然决裂，年月之内，或当无事。惟市面经一次战争，则百货薪刍，必有一度腾贵，事平而价不复平，居人最以为苦。今之用度较之五、六年前，已复倍蓰者，则复辟一役，与此次直、皖政争为之也。愚闭户养疴，不关时事，本无取于寓京，只以子弟仕学之故，羁跡于此，开门七件，月须数百尊佛，舔糠及米，不知作何了局耳。伯玉虽廉俸非薄，亦以自了则有余，兼以养亲则不足。知关挚爱，故略及之。此问
近祉

复白　八月廿

一〇〇



纯如贤仲如见：

前接尊缄，并时雨来京所持惠书，诵悉种切。时雨考事，当经信属孙督办，有回信在此，兹附奉览。

京师自军阀交哄之后，闾阎为所蹂躏，无处呼冤。金融停滞，商贾不行，而又搜括党人业产，瓜蔓株连，往往刑讯，三木之余，妄招存

庋某号，于是钱商银行，大受其扰，因以破产停业，往往有之。当局自调停组阁以后，亦无何等有效政策，日惟以南北统一，国民大会相揭橥。有似饥渴之人，但闻说龙脯琼浆，终无一饮一啄之实。米珠薪桂，而部曹以俸饷不继，悬釜待炊，殊可吊也。率布。即问时佳　秋凉，惟珍卫千万。

复白　八月廿九



纯如贤弟鉴：

得九月三日赐缄，诵悉种切。时雨考入税务一书请托，尚不审有效果否，何足称谢。

自靳阁成立，报端日说之事，不是南北统一，便是国民大会、废督、裁兵各等语，其实细而观之，皆成戏论，徒借政客及不用功学生，腾口叫嚣而已。所谓蒸砂作饭，救饥无日者也。来教谓："国民大会理由未尝不充足，惜于产出代表不能想出妥善之法。"嗟乎！此说何止于一端为然，盖自革命以还，一切莫不如是。辛亥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段祺瑞执挺袁门，搂合武人，迫令隆裕让政，创设共和，后来八九年，亦以保障共和自命，然而于所以为共和者，段固未尝梦见也。项城去后，国体瓜离，段乃主张武力统一，此其理由，亦何尝不充足。至于所以达其目的者，则全未做到。人才猥滥，赏罚不明，围棋麻雀而外，但遨然以军阀前辈老师自命而已。直、奉两系，算得什么兵来，然而稍摇撼之，段之七宝浮图，弹指灰灭。凡此岂非但有理由充足之主张，而于妥善产出之法，全未计及者耶？世事江河日下，民生困苦，日以益深，而人才如此，人心如此，窃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之视昔也。总之，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尝以主张其制者，为四万万众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容其魂魄。然今之所苦，在虽欲不为共和民

主而不可能，则亦如来谕所云，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呜呼！此吾辈身世，所为可痛哭也。

金风戒寒，而仆之咳喘，亦复加剧，前虽稍差，今又如故，夜间不能寐者，又六七夕矣。虽然，置之不足道也。此问

近祺　惟珍卫千万。

复白　九月十三日

一〇二

纯如贤弟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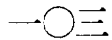
得九月十八日缄，极感关注。病肺畏寒，极思易地。刻已定重阳前后南归，在沪因有熟医，或当小作勾留，然不过旬日而已。亦视有便船赴闽否也。

南昌西北水灾，君家受损不细，殊念殊念！本年闽中亦经风、水、疫三厄，闾阎亦极萧索。从来天行，往往与人事否臧相应。法之初次革命，俄之亡国，德之败衄，皆坐民食问题。今年直、鲁、豫灾民，无虑二千余万，赈款杯水车薪，转瞬天寒，不识何以了之。

税务复试，时雨终效已揭晓否？甚念甚念！手此奉布。即问

秋安　不次。

复白　十月八日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以避北方严寒，于霜降前，踉跄归福州，坐卧一小楼，足未尝出户也。

赐书极感盛意，大作姜君墓志，文字甚佳，拜读点勘呈上，喘中恕不多谈。此问

岁祉

严复顿首　一月十五①

一〇四

纯如贤弟执事:

迭承赐缄,以喘欬支离,辄不能答。嘱撰祝辞,数番临纸,亦以不能用思,无以报命。愧悚之至! 忆羲之有云:"吾老不堪事,即作此书,便大顿。"真不佞今日情形也。欲似数年前精力,何可复得耶!

革命共和,其大效至今日始见,群然苦之,然复于辛亥晤黎黄陂时,已痛哭流涕言之矣。天方疾威,而假手于唐、段、袁、徐诸辈,想彼亦在潮流之中,而不自知其为法华转也。手此奉答,不尽欲言。并请

仁安

严复手白　四月一日

一〇五

复启:

前缄已复,想邀惠鉴。兹承四月廿九赐书,拟以师名,列于赞助。虚蒙光宠,岂敢有辞。第恐老朽陈人,未必足以歆动海内如公言耳。

复白　五月九日

一〇六

纯如贤弟惠鉴:

前得五月十八日赐书,缘懒因未答。求字纸已收到,俟有精力

---

① 此函至一〇九函,均为严复最后回福州时所书。此函云:"以避北方严寒,于霜降前踉跄归福州。"当指一九二〇年十月间(阳历十月二十四日,阴历九月十三日,为霜降日)回福州事(见严璩所著《年谱》)。此后,严复即为病所缠,于次年十月卒于乡里。此七函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一月至十月间。

时，当有以副雅意耳。记得前曾欲得拙书书谱，故寄一副去，可与知书者看之，当有以见教也。

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故人不必为我悬悬也。

心远中校，得大力为之展拓，或另建校舍，为立不拔之基，皆极好事。

三小儿琥，自娶亲之后，既为家事所累，又以鄙人老病绵缀，赴欧求学之说，更不知何日实行。又见近日少年，争以出洋求学为人生登峰造极之业，想其所得，捨干禄而外，亦无别项用处。故鄙处于子弟出洋一事，亦自淡漠然也。

赵兄仲宣，已辞赣长，第不审已离赣否？而此后不知更奔何路也。英、美罢工诸风潮，自是影响于挽近四年之大战，战时工佣极大，受者习以为常，而不知其为平时所不当得也。古人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此亦不过凶年变相耳。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倜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而当日所集合者，依然是"以不义之夫，执杀人之器"，此吾国今日所由赜赜大乱，而万劫不复也。哀哉！

福州天气，寒暖不时，于病体极有窒碍，又不能赴京。昨者曾托友人在上海觅屋，来书云："比日由内地迁往租界者，日多一日，房子极不易得。"本日报端又言"宜昌、武昌兵变"，此其影响，将更使洋界拥挤，不蔡可知。吾生跼蹐于高天厚地之中，真不知投老残年，何所托足耳。此问

近好

复白　端午日

一〇七

纯如贤弟惠鉴：

启者，叠接八月五日、十七日等赐缄，知左右于我思不浅也。自谓年仅五十有二，而谆谆如六、七十者，令人黯然。世局如是，诚足使人寡欢。然君子处草昧变化之时，要当有乐天知命之学，生老病死，时至后行，不然，虽为申徒狄立槁，于己于人又何益乎？此亦知道者所不为也。

比来桂、粤、湘、鄂，皆起轩然大波，而尽以自治为帜。顾自不佞观之，要是一时假道，于国利民福，毫不相谋。以近事取譬，此正如宣统年间之号呼立宪，辛壬之际，偏取共和。然而立宪则立宪矣，共和则共和矣。而此十余年来，果效何若，则复与贤弟之所共和，不必更为齿及已。或则谓："前此皆假，而此后乃得为真。"嗟夫！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复为真，盖无待蓍察而可决也。群不逞志，太息俟时，而中央失政，方镇恣雎，与以可乘之隙，则群起而挺之。至于成事则得位行权，各出其钩爪锯牙，以攘挈国帑，鱼肉吾民者，犹吾大夫，未见君子。《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贤弟细察，岂不然哉？梁任公乐观，仆尚不敢附和，军阀财阀，犹此民耳。大同开幕，又当若何？

痰喘作祟，懒近文字，今日稍佳，辄为贤弟吐之如此。洛生农科得位，闻之极慰。不识何日归来，投老之夫，儿女婚嫁是惟一心愿也。余不覼缕。此讯
秋祺　不宣。

复白　白露前五日

一〇八

纯如贤弟执事：

得本月三日赐缄，读悉种切。并得洛生信，渠意极欲小女香严游美留学，但事势有办不到者，兹特作一详缄覆之，千万代转。居址信皮已缮好，所以寄由尊处转交者，欲公知其内容耳。中国近日少年，沾美化者日多，后来恐为国患也。斯文坠地，即平常词翰，且亦光怪陆离，其句读均用新文法，不止翻译之文，辞费意晦而已，其较优可读者，尚未见也。匆匆草答。即颂

文祺

复白　十月十二

一〇九

纯如贤弟足下：

得十月七日尊缄，读悉种切。洛生所寄之第二缄，亦已收到。此次缄中所言，较之前缄更为透露，总其大意，不外责愚固执，不将小女香严送往美国，使两人得以相见；末并云：若年内香严再不到美，则从前婚约，便可作废；又自谓其缄为哀的美敦书。愚病中得此，殊深惊诧！敝处原拟本秋回京，嗣因天气陡变凉燥，喘咳加剧，乃作罢论。昨夜整夕无眠，日间食量亦减，故写信复人，无论中文西文，皆极吃力之事，但以此关系儿女终身大事，不得不力疾为贤弟明白言之，所望分别转达为恳。当丁巳、戊午之间，蒙贤弟作伐，洛生不弃，使两家得联秦晋之好。愚之始意，以为两家儿女已大，过红后小女即可出门，嗣以贤弟书来，云办不到，即亦无法。于是洛生赴美，小女守候，时历戊己庚辛，已四年矣。然当时并无送女出洋之说，盖女子出洋，本非易事。鄙人赀力既已有限，而香严从小至长，在愚膝前，虽中西二文均受良好教育，以人望人，亦不多让，惟是胆量颇小，生来天性过人，而思理稍逊，可以为孝妇，可以为令妻贤母，至于与今日时髦女子争一旦之命于风头之中，抑于男女之间，纯用新法交涉，如洛生之所期，则实有所未逮也。凡此固儿女生质

使然，而亦老朽顽固之风，致其如是。今者洛生既出前语，而愚又不能遵命而行，则亦只得听之。至于担误孩子时期，此冤欲诉，亦无处所。俗说：八字安排，意其是耶。贤弟须知当鄙人议决此婚之日，几为举家所反对，而最甚者，莫过香严之同母兄叔夏。愚叩其所以，渠对曰："爹久后自知，此人神经颇乖错，而又专好时趋，不知旧法为何物，恐与大妹必不能式相好，而无相訧也。"乃今读洛生前后两缄，殆非出神经清冷者之手，叔夏之言，十六、七验矣。

来教谓"吴子鱼行将困于䟡武"。论极精辟。现代八家文，若失王湘绮，而谋补阙之人，自当首陈散原。至于鄙人零篇之作绝少，似宜弃择，而取姚叔节耳。匆匆不能多谈。此问

秋祉　不宣。

复白　十月十六

复洛生书，意尽前缄。此缄到日阅毕，即烦邮寄。复缄不能，亦无取再覆矣。又及

与周同愈书*

复启

周君文坛执事：

昨承损书，谓以《删亭文集》见教，别纸缕述主客谈谶之辞，以相激刺，若惟恐仆之有所靳秘者焉，甚矣，执事于此道用心笃也！退之文章俊伟而调直，自唐以来所推重，仆岂能为异辞？至其所发明理道，固未见极，而自有其可辟者在也。仆固甚尊韩退之，然不敢其尊真理。观吾文，闻吾说者，当审以是非之公，不宜问其所辟者为韩非韩也。且辟其说者，于其人亦何所仇视之与有？使其说非欤，

* 见周同愈所撰《删亭文集》的附录。严复曾著《辟韩》，周同愈自称："予生好韩退之文"，因寄书责难。

即持之者亲如吾父,尊如吾君,仆尤必谨而辟之。何则?吾父固至亲,吾君固甚尊,以名义可一言一事而使吾忘其身而为之死。独至是非之公,则天地人物之所共有,吾又安得殉其所私尊亲者,使天下后世相疑误乎?特以臣子而救君父之失,其措词自有义法之所宜,是则不易者耳。

来教又谓仆之仇视韩,以韩所守与今法有龃龉。与今法有龃龉而辟之,则孔子之道孟子之道皆可辟。进而弥上,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道无不可辟。仆好为高论何如?呜呼!此又大误也。夫今法于仆何有?使用之而祸生民乱天下,仆方深距痛绝之不暇,又何所取而辟韩以卫其说?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氏之道,诚取其说而深观之,固无可辟。即有大经大法行之于今世而不宜者,亦时为之,而群圣相承之用心,则固卓然无可议者也。且孔子绝四,而孟子以为圣之时,使儒者知随时之义,则二三千年以往之礼俗,彼圣人者固未尝责后世以必循也,而客又何议乎?盛暑临纸,不克尽其说,聊为足下发其大凡。

文集一册尚未接到,敬布区区。

复顿首　六月二日①

---

① 严复这一封复信,不知作于何年,但当在一九一四年《删亭文集》编成以前。

与侯毅书* 二封

一

疑始足下：

昨蒙惠临，茗谈极慰。足下嵚奇历落，与世素称难合，而又不善治生，一朝夺席，便忧饥寒。贫诚士常，而古之达人，往往如是。顾旦夕之忧不可以傲，至于穷困，势又不能不出于求人。瞻前计后，则所谓拄笏看云，举手遮目，虽存胜流之风，而考之事实，亦可谓失计矣。士固当求不俗，而顾身世之脆弱，人情之险巇，则律己接物之际，亦不可以不智明矣。

复闻尝持论，以谓我辈生当今世，欲为伊尹之任，固属大言欺人，不可尽用；而伯夷之清，亦太自苦难行，被庄生所讥为害性；独为柳下之和，以阴达其玩世不恭，不易其介之目的，不稍易勉而可用者耶？足下既不能为昨言某氏之所为，托风雅以自鬻，而闭门夜叉又非无所待而足以为守；则窃愿继今以往，稍为更计，使勿至于甚贫而无所托命也。且阴忮之人，何地蔑有，不必长安之独多。设足下无以自完于此都，则图南之利恐亦暂耳。夫处竞争之世，而往往或至于终穷而无所事智，而读书穷理之功，无乃无裨实用耶？今夫烟酒均害生之物，而古今贤者或不能自还，仆岂不知之；但以为足下年仅而立，势不能不出而问世，则沉溺其中，使颜色灰槁，而授谗人以间我之机，是诚不可不早谋自拔，此仆所欲为左右深言者一也。

同盟、国民诸党籍，足下早告脱离，然而稍涉疑似，在在皆伏杀

---

* 严复与侯毅书二函，第一函原件（连同信封）藏南京图书馆。第二函据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版的《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三期，原标题为《严几道先生致侯疑始书》。侯毅，字疑始，江苏无锡人，严复门生。

机，而北京尤甚。海外亡人，其中岂无国士，足下前与之密，至今或不能忘情；顾既置身政界之中，即宜与之尽绝关系。嗟乎！古之范滂，张俭诸君，其身家破碎而不恤者，凡为义耳！自革命以来，党人所为，为义耶？为权利耶？后之历史当有至公之言，同时之人，不敢遽断。是以仆愚，窃愿足下之为徐孺子、管幼安，不愿足下之为祢正平、杨德祖也。此仆所欲为左右深言者二也。

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槩。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此昨日所云某公所以在报界则鸣必惊人，至于实行，则靡一效。殷鉴不远，可勿自惩。且足下既为生事所困，不能与政界断绝因缘矣。是谓同浴而讥裸裎，无乃自点；况乎积小衅而蕴大孽，授人以巇，为爱我者所悲，为仇我者所快，益非谓矣！此仆所欲深言以告左右者三也。

孔子有言："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使见失著而不言，则亦无所事友。复蒙知爱之厚，年来謦咳尤亲，故不觉语烦如是；足下深察其意，自断从违于中可耳；非曰仆言遂皆是也。

参政院信已缮就，足下自加简明履历投之，姑尽人事，成否非所逆睹耳。此讯

吟祉

复言　三年六月八日

二

疑始足下：

（从略）[1]《灵学丛志》，俞君又寄十册前来。除留一册流览外，其余九册已代分俵。今段志中所载，以徐班侯死后灵魂摄影[2]最

① 发表时原本如此。

② 徐班侯灵魂摄影，载《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

为惊人之事。此事欧、美已为数见，然皆于无意中为生人照像，片中忽然呈现异影，莫测由来。此事不独为灵学家所研论，而治光学与业摄影者亦方聚讼纷然。至于已死灵魂托物示意，指授摄取己影之法，从无出有，则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也。

查英国灵学会组织，创设于千八百八十二年一月，会员纪载、论说、见闻，至今已不下数十巨册。离奇吊诡，有必不可以科学原则公例通者，缕指难罄。然会中巨子，不过五、六公，皆科哲名家，而于灵学皆有著述行世。巴威廉 Sir William Barrett F. R. S. 于本年二月《同时评阅志》Contemporary Review 中方出一论，意以解国人之惑。谓会中所为，不涉左道，其所研究六事：一、心灵感通之事。二、催眠术所发现者。三、眼通之能事。四、出神离魂之事。五、六尘之变，非科学所可解说者。六、历史纪载关于上项者。所言皆极有价值。终言一大事，证明人生灵明必不与形体同尽。又人心大用，存乎感通，无孤立之境。其言乃与《大易》“精气为魂，感而遂通”，及《老子》“知常”、佛氏“性海”诸说悉合。而嵇叔夜形神相待为存立，与近世物质家脑海神囿之谈，皆堕地矣。

若夫人鬼交际，古今中外皆有凭身降神之事。中国曰巫觋，西人谓之中介 Medium。英国十九祺之末，有最著中介二人。一名霍蒙D・D・Home，一名摩瑟思S. Moses，二人生平所经，皆有纪载，惜皆死矣。至于召致神鬼，吾国挽近千年，大抵用乩。而西人则以围坐抚几法，于室中置圆几一，三人以上同坐，齐足闭目，两手平按几上；数夕之后，几忽旋转，或自倾侧，及于室中墙壁、地板作种种声响；乃与灵约，用字母号码，如电报然；而问答之事遂起。此其大略也。吾国向有元神会合之说，西人亦然。往往围坐之顷，中有某某人在，则召致极易，此人亦称中介。巴威廉谓以此等事不关形质，全属心脑作用，故必以起信为之基。诚不取迷信盲从，然须求者此心，以冲虚请愿之诚相向，而后种种灵异从而发生。若坐中

有人意存反对破坏,则虽有中介,可以无效。盖破坏形质者以形质,而破坏神明者亦以神明,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至于发现之顷,自不得以人意干涉,致成疑似。故愚意谓以扶乩与围坐相持并论,似我法待人者为多,不若围坐之较为放任。即如乩中文字,往往以通人扶之,则亦明妙通达;而下者不能。此不必鸾手有意主张,而果效之见于乩盘者,往往如是。其减损价值,亦不少也。

更有进者,游魂为变之事,不必死后乃然,亦不必羸病之躯而后有此。尝有少年,在家与其父弹球,罢后困卧,梦至旧游人家,值其围坐,乃报名说事,告以一日所为。后时查询,一一符合。由此而言,则入乩者政不必已死之神鬼。而古所谓离魂,与修炼家所谓出神,皆可离躯壳而有独立之作用。夫生前既有独立之作用,则死后之不随形骸俱化,灼灼明矣。须知此事皆吾先德所已言,惟复于当下所见,混沌模糊,今始分明斩截而已。近而举之,如庄子谓官知止而神欲行,及薪尽火传诸说,与英国巴威廉所云"吾身神灵无穷,而心脑之所发现有限"。譬如虹彩七光,其动浪长短,存于碧前赤后者,亦皆无尽;而为功于大地者,较之七光所为,尤为极巨。惟限于六尘者,自不足以见之耳。虽世变日蕃,脱有偶合,则亦循业发现,此如无线电恋占光线,其已事也。

鄙人以垂暮之年,老病侵寻,去死不远;旧于宗教家灵魂不死之说,唯唯否否不然;常自处如赫胥黎,于出世间事存而不论Agnostic而已。乃今深悟笃信,自诡长存,故不觉与贤者言之覙缕如此也。心之精微,口不能尽,惟进道修慧,昭视无穷。

仲还先生同此致念。

复白　二月二十三日

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复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

狐。不但搜神志怪，一以谬悠视之；即有先辈所谈，亦反复于心，以为难信。于《从志》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惟于事实，则瞠视绊舌，不能复置喙耳。①

与黄君书*

黄君执事：

一月二十二日，由天津《庸言》报馆转到尊缄。承贤者于敝译《社会通诠》鷊鹊龟蛇不自相昏之说，有所致疑。远道移书，求仆一言以为解，甚矣用意之勤也。伏惟见一说必反而求夫理之安，古今哲人，穷理致知，所以日进高明而止至善者，正如是耳。甚休甚休。

《社会通诠》中，所谓鷊鹊龟蛇者，如台湾之番社。然不过最初浅化之民，取以为图腾之记识耳。彼既以是立别，而社会之成，基诸夫妇，由是遂相立法，凡一图腾之内，不相昏娶，抑不相野合，昏娶野合，必于异图腾而求之，故曰鷊鹊不自昏，龟必与蛇合也。此其习俗为都为野，为文为质，为合于天理之公，人情之挚与否，皆未晦言，顾其事实已如是矣。科学之事，可以事实变理想，不得以理想变事实也。社会之立也，文者有礼法，质者有习惯，虽一一皆本于人为，且由开通以观狉榛，亦不尽合于天理之公，人情之挚，然而所以有此礼法成此习惯者，必皆有其致然之理由。理由云何？不得已也。此之不得已云何？男女之交，以近而易至于淫黩，淫黩则气之偏者日偏，而畸重轻者不足以相救；不足相救，则天演之淘汰易也。夫谓图腾之世民，乃知天演之终祸而避之，固万万无此理，顾安知非其始杂然并兴，自相昏者，孑遗耗矣。不自相昏，乃岿然为适者

① 《灵学从志》发表时在文末有以下说明："按右一节系严先生函末附注语，故低格以别之。"

* 原载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的《庸言》第廿五、廿六号合刊。

之生存乎？此又以意而可以得其大凡者也。今夫人心用爱，恒自近而渐及于远，此文野之民之所同也。使非如前所陈，则彼图腾当无此俗，欧美亦无再从乃可之限制，而吾国亦无同姓不昏之礼文矣。

来书意疑吾国独严父族，又历举同姓者血胤之不必同，此其说甚辨，虽不佞亦无间然。顾贤者当知吾古人之垂此礼，其用意无他，所以防亲近者之易生媟黩，至于忧所生之不蕃，虽其说然，抑亦其次。夫中国者男统而家族之国也，是以父族虽十世可以共居，而俗且目为至行，至于母族虽至近，不同爨炊，近则致严，远则疏为之制。吾国往者士大夫闺门肃雍，未必非此礼之所致福也。且仆闻之，法之立也，未有历数百年而无弊者，故英伦拯贫传长诸法制，至于今皆儳然。顾重其变者，一弊之所祛，或甚善者之所俱亡也。中国同姓不昏之礼，用之者垂三千年矣。姓同者或无异于路人，姓异者或真同其血胤，足下之言，举皆是也。顾使以为蛮法而骤去之，后此诚不可知，而目前影响所及，闺门之内，正自难言，此訾警旧法者，所以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雅意勤劬，不可不答，不敢谓故言之悉当也。复讯

仁祉　不宣。

严复白

与冯国璋书 *

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

* 此书原载《大公报》。今据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中节抄的一段辑录。冯国璋（1867—1919年），字华甫，直隶河间人。

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①

与俞复书*

仲还先生几次：

慕谊日久，未获瞻对，寅惟绩学日宏，兴据曼福。兹以疑始绍介，得捧瑶章，续奉《灵学丛志》拾册，极感极感！神秘一事，是自有人类未行解决问题。往者宗教兴盛，常俗视听，以为固然。然而诞妄迷信，亦与俱深，惑世诬民，遂为诟病。三百年科学肇开，事严左证；又知主观多妄，耳目难凭；由是历史所传都归神话。则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诬也。然而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惘然遂指为虚？此数十年来神秘所以渐成专科。而研讨之人，皆于科哲至深。观察精密之士，大抵以三条发问：一、大力常住，则一切动法，力为之先；今则见动不知力主。二、光浪发生，恒由化合；今则神光焕发，不识由来。三、声浪由于震颤；今则但有声浪，而不知颤者为何。凡此皆以问诸科学者也。其他则事见于远，同时可知；变起后来，预言先决，以问哲学心理之家。年来著作孔多，而明白解决，尚所未见。故英之硕学格罗芬 (Lord Kelvin) 临终，谓廿世纪将有极大极要发明，而人类从兹乃进一解耳。

先生以先觉之姿，发起斯事，叙述详慎，不妄增损，入手已自不差，令人景仰无已。《丛志》拾册，分俵知交，半日而尽。则可知此事

① 函内云："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宽政。"按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字芝泉）于七月十四日被迫下令惩办帝制祸首，列名者杨度等八人，严复不在内。据《严复日记》，是函书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八月十七日。

* 此据1918年 2月出版的《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原标题为《严几道先生书》。俞复，字仲还，当时是灵学会（会址在上海）和《灵学丛志》的主持人之一。

研究，为人人之所赞成明矣。

读尊缄之顷，适陈弢庵太保在坐，因述丁亥六月山居之事，情节灵异。与盛德坛所纪，有互相发明者。谨另纸纪载奉呈，以副应求之雅。余不覼缕。即颂

道安　不宣。

复顿首　正月十九日

陈弢庵太保于光绪甲申丁内艰归里后，不复出。尝于鼓山喝水岩构听水斋，每入山游眺，止宿其中。岁丁亥六月中浣，偕龚方伯含晶 易图、王徵君兰君 □□、王观察荔丹 葆辰、叶直刺损轩 大庄、董孝廉仲容 元度、介弟员外叔艺 宝璐 到山夜集，乃共扶净名道人乩。净名者，长洲人，生清乾、嘉间，吴泰来其姓名也。当是时，德宗御宇十三年，尚未亲政。王兰君以俗传《黄檗山人歌》有"黄牛遇厄"之语，意朝局当大有变动者，乃取以叩净名，求其宣示。乩曰："内患深于外侮忧，三年转瞬即黄牛。家居一语须牢记，听水斋中八月秋。"判毕，众复进曰："然则己丑北方固有事乎？"于是乩复动。诗曰："八月君忘赋《北征》，麻鞋臣甫不胜情。杜鹃生本于涪万，也向闽山叫几声。"众退寝，含意犹未申也。至次夕，龚含晶叩言："前夕所问事大，而乩语隐约，求明白宣示乃可。"少顷，乩动曰："此事吾亦不足了之，吾试为公等向山上大士求一签，庶几可了然也。"则见沙盘大书曰："菩萨戒弟子净名敬代具官陈宝琛 余人不列名，亦无"等"字，盖知其为鲁灵光也。叩求大士灵签，问光绪十五年以后国事。"于是董孝廉仲容到寺，在大士前请一签到坛。签曰："攒眉愁思暂时开，咫尺云开见日来。好似污泥中片玉，良工一举出尘埃。"以此呈乩，乩动。判曰："亲政，喜事也；当是时尚无己丑亲政之说。乃曰攒眉愁思，何耶？亲政，长局也；乃云暂时，何耶？日，君象也；既亲政矣，又曰'见日来'，何耶？玉，传国器也；而在污泥

中，蒙尘之象也。良工，至不良者也，其李可灼之流欤？日'一举出尘埃'，其有白云乡之意乎？"至是乩不复动。

两夕扶乩，所可纪述者如右。至今思之，则众缘黄檗诗词而问己丑；而乩所言者，非己丑之国事，乃甲午、戊戌以后之朝局也。其所檃括者，自甲午东事直至戊申德宗厌代，皆预言之矣。前诗先言"八月"，后诗复云"八月"，"《北征》"，则所谓"八月"者，明指庚子。盖杜老《北征》，原闰八月也。且戊戌训政亦八月事。于所问黄牛，不肯明言无事；而其有事之甲午、戊戌、戊申诸岁，又不便豫泄；则谬悠其词而已。呜呼！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

与徐佛苏书*

佛苏先生执事：

敬启者，复自去冬旋闽，一病几于不起，春来虽明庇稍愈，而年齿增加，精气耗散，诚于国事不敢致思。居乡之日，闻海上和会决裂，私自叹惋，茫然不识舟流之所终。以谓吾国向者卤莽共和，而举国之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必至权利竞争，终于瓦解鱼烂而后已耳。故于其决裂也，则亦前知其必如此。

虽然，图国之道，在审已然之势，而求其所可安。假使两方议者，皆能降心相从，则转败为功，固亦未尝无术，第恐其未必然耳。大著以自治为主旨，又以西南总体为自治之权舆。今日排难解纷，恐舍此殆无他途之可出。盖吾国旧义，所谓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

---

* 此函原稿附在《严复与熊纯如书》第八十三函中。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

之局，既已推翻，而人怀平等，家称自由，乃于地方不与以自治，则向所谓民权之义，安所寄乎？夫民国之宜为自治久矣，顾洎今八年，而未闻有此事者，袁氏阴规神器不必论矣。段氏当揆北方，曰为统一，意岂不曰：吾之统一，所以为自治也。西南以护法之名，抵抗北方武力，意亦曰：必北方之武力消亡而后有自治也。是犹开通道路者，先言移山；造设桥梁者，先事填河，徒耗其日力资时，而不知路通桥成，则山固不必移，河亦不必填。何则？各得分愿之余，则龂龁崎岖不平自平故也。今执事以西南自治为和平，可谓得其理矣。

所列条件九条，复观似于两方权利亦无何等冲突之处。国事如此，就令有所牺牲，诸公犹当为国克己，矧乎其各守疆封，保全富贵也耶？果其采纳，跂予望之，余不多渎，手此。复颂
台安　不儩。

严复再拜①

与柯贞贤书*

贞贤吾兄执事：

启者，弟一病不自意痊，乃叨福庇，犹得视息人间，真幸免耳。兹有切恳者，阳崎尚书庙重修，经于昨日上梁，但需款尚巨，欲兄及同志者各结善缘，成此盛业，其有意乎？病后复书，不成字，死罪死罪！此颂
尊安

弟复叩头言　十一月十八日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当与《与熊纯如书》第八十三函同时所书。再者，函中云：“夫民国之宜乎自治久矣，顾洎今八年。”亦可证为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所书。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柯鸿年，字贞贤，严复同乡，福建船政学堂出身。

② 此件提及阳崎尚书庙捐款事，并云：“尚书庙重修，经于昨日上梁。”当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所书（参见《与长子严璩书》第九函）。

与伯兄观涛书*

月之七日抵津，一路安恬，足宽友廑。沪上一信，想已青及。海镜离闽后，尚须赴台运载铁辙，复须驶往金州、旅顺口起卸，海上纡迴，辗转总需月有余日。此不特家眷附搭，得不偿失，即所招学生二十余人，年齿幼稺，初次离乡，若听其糊涂坐搭，亦殊难过意。到津后，已将此节情形禀之相国，请其给发各生由闽到津盘费，委兄护送来堂，谅可邀准。此节十七日已奉批准照办，弟注。弟在闽时所招学生，旧腊已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弗藩妹夫与弟妇姊侄薛姓，共成二十七人。前禀若奉批准，本堂总办堂有专札，并二十八人，兄亦在内。照单与兄，前往招商领票。其船价若干，统俟到津后由堂算还招商津局。学生途中舟车及歇宿客栈等费，应由各生自备。札到时，可一并通知为要。厨丁庄金城，已交�台监督。堂中厨丁，近系新来闽人，看来事势若非此人十分恶坏，似难更置，甘结姑藏彼处，以备他日有召用时，便当召用也，兄此时不可卤莽妄带前来为要。此堂总办，人系朴古、拘谨一路；吾兄承此差事，总以十分谨慎守己为上策。如有所图，不妨到津后与弟徐商；不然，两有所损。手足至言，切记切记！到津不见中堂，县丞，例不能自达于督抚。即官场亦无可来往，衣服等项亦无用拮据添置，致增窘乏；谋十余元供路上使用，足矣。学生中间有不到者听之，留其照单，到津呈交总办，不可擅行招补。弟挈眷一事，似当留为后图，此时已成罢议。盖不特眼前支绌，川资难筹，即已后眷口来津，每月坐硬已须六十两，加之以添置家中人御寒衣服，此时购置家私，皆须巨款，看来万不能支，故以苶然中止，非得已也。谒傅相时，渠亦

---

* 据严群先生抄件。观涛，严复从兄。

未问及此，想以为此弟家事，听弟自谋也。

兄离闽日，可将又洎所送之画四小幅已裱者带来，此间要用。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桂芬，弟已信求镜秋收录，为彼船中水手；桂芬想不甚愿，然弟之绵力与桂芬人地，舍是更何可图？镜秋来，兄可以弟意缓颊，并背地力劝桂芬，男儿果能自立，得一枝栖，便可安身立命，若再因循，时不我与，行将悔无及也。叔母、弟妇处，如有吃物寄来、带来为望。①

与四弟观澜书* 五封

一

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 ※ ※

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②

---

① 原抄件加注云："此信作于严复初到北洋水师学堂，约在光绪六一七年（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

* 原稿存观澜孙严群先生处，已佚。观澜，严复从弟。第一函录自王栻所作《严复传》，第三函录自林耀华所作《严复社会思想》，两书皆抗战前据严群先生所藏原件摘抄。其余据严群先生抄寄件。

② 署名上系以"制"字，为守制时所作。严复父早死，母死于一八八九年十月。此函约作于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或稍后。

二

观澜、观衍两弟至孝：

本日得慎兄函，惊审伯母大人已归天上。伏惟伯母早岁宜家，中年茹苦，食贫之况，人情所难。然而蔗境弥甘，菊香晚节，寝门视膳，子妇承欢，珠宫含饴，孙曹秀茁。凡兹后福之日隆，皆慰先人以无憾。兄哭母之泪未干，即次之哀莫达，白云空望，红泪时挥。敬布短笺，诸祈素鉴而已。①

三

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

甲午十二月二十日

四

于阿璋信中，藉知吾弟在家安平，生理日进，家中一是人口亦各吉人天相、欢乐如常，至以为慰。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璋儿天性浮动，难以用功，近颇思为渠花二三千金捐一候补主

① 原抄件加注云："光绪十七年辛卯作于天津（一八九一年）。"按此函吊唁观澜母去世。

事，入都自图仕进。渠之天质，酬世为优，而不能似其父之攻苦，赶早听其入世，自谋进身，亦未始非计之得。至西学一端，则京师向有同文馆，但使有志，谋入无难，此兄眼前为子打算如此。所苦这二三千金无从筹措耳。前阅来信，知有意令鋆侄北来，此固一法；但鋆儿实在年齿过稺，汉文亦差，此时遣之北来，不唯无益，而且有损，三年后再行商量，尚未晚也。吾弟何必□子□如此耶？

此间官场，因去年威海一役，人人皆憎嫌海军，至海军闽人，则憎之尤甚。兄曾奉过制军面谕，嗣后学生，宜招北省子弟，此语暗中自有所指；又于去年特饬开招本地学生六十余人，现虽陆续传到，尚未补完。这番康济离闽，若家乡人贪便宜，坐搭来津，意求谋补，无缝可入，坐困他乡，必定后悔。昨蒋利宾有信前来，为子求进，烦吾弟剀切谕之，千万勿来为要。

再，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1]

五

启者：兄近极忙，顷得弟书，因明日即须晋京，预备召见，本属无闲作答，继念事有关系，此时若不直告尽言，日后必为吾弟所怪怨，故不得已而百忙中作此回信，句句是真，惟吾弟亮察而已。书中所言数年家境，兄所早悉，如能相助，兄不念吾弟，亦念先人，断无不代出力之理。但须知兄在此间，所办者系属公事，近又蒙荣中堂添委海

① 原件不署年月日。函称李鸿章使俄，当作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军处一差，再三嘱饬秉公剔弊。前未委此差时，口中言论，常以各管驾，任用亲戚为非。岂可一旦操权，躬自为此？如人言何？且潘子静尚在营务处，与兄乃是对头，见兄所为，定必布散谣言，密禀荣相，于兄有大损。潘家并无吃海饭之人，故船中无其所荐者。于弟无所益，智者行事，岂宜如此？且萨鼎兄亦非瞻徇情面之人，兄虽荐，恐未必收也。总之，北洋海军，果其认真重整，则后此管轮诸要差，须经洋总车考验，方得札委。兄在此任事，弟理应回避，无能为力。若欲想法，尚是南洋，如有缺眼，弟欲得者，兄不妨为作一书讨情也。千万不可贸贸来此，诸多不便。后来空出空返，兄有言在先，弟勿怪也。

廉叔初得一差，亦不宜在家延宕，有碍声名。闽人势绌力薄，凡事总在自己小心，方可长保耳。①

与五弟书*

……（缺）《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即付梓。颇有人说其书于新学有大益也。中国甚属岌岌，过此何必兵战，只甲午兵费一端已足蹙事。洋债皆金，而金日贵无贱时，二万万即七万万可也。哀此穷黎，何以堪此！前此尚谓有能者出，庶几有鸠，今则谓虽有圣者，无救灭亡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

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拉杂奉复，余俟晤乃罄。此叩

①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 此系残稿，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五弟当为严复的从弟观衍。

时安

复顿首　七月二十六日①

与夫人朱明丽书*　六十三封

一

明丽如见：

江新行甚快，且江水极大，吾于廿七夜三点半钟行抵安庆。到堂人已睡尽，天气极热，屋内有八十六七度，所带衣服中少夏衣，颇为不便。下午须往谒抚台，无纱袍子可穿，向朋友中借用，不知能合身否。

金先生闻于廿四行，当已到沪矣。外交一信，请其嗣后遇礼拜、拜六等日不必照例放假，以期儿子多读点书，千万千万！大小姐想已入学，不知气体堪否用功，甚为惦念。渠放学时若到我家，望汝做些牛肉鸡汤之类，稍加将养，想汝看我面上，必能做到也。外一信可转交。草草布达。即问

举家安好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　在安庆泐②

吾未来时闻姚叔节云抚台极为盼望，并极要我移眷前来，累催

---

① 此函提及《时务报》登载《辟韩》(见第二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发行)及张之洞作《驳论》(见《时务报》第三十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行)事，当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共六十三函，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这批书信为一九〇六——一九一二年间所作。原件次序错乱，现重加考订排列。朱明丽为严复之续弦夫人，一九〇〇年结婚。

② 函云“行抵安庆，到堂人已睡尽”；“下午往谒抚台”。指一九〇六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赴安庆就任高等师范学堂监督，并拜见恩铭事。此函当作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叔节看房子，如不到京，此事须办矣。

二

明丽如见：

缘何家中十余日并无一信？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喉音尚未全愈，浑身时常骨痛，日间不高兴时多，若满怀怨愤无处告诉，奈何奈何！本计初八、九同周鼎观渠家眷刻已来皖到庐州去，在彼周旋一礼拜，然后再由芜湖赴宁。刻因复旦公学事急，已改方针，拟于初六由此直赴南京，其庐州堂事则派周鼎观独去。吾在宁大约有五六日担阁，即当回沪，先此布知。

日来此间天气甚热，不知上海如何？大小姐常出来否？小儿女皆平安否？家中门户要紧，不宜听下人招诱闲杂往来，余无多属。

此问

闺福

初三日　几道手泐[1]

再者，前寄回支条二百元，并普贤处五十元，信皆挂号，统收到否？念念！

三

吾于昨晨到金陵，凉月在天，霜华满地，坐破马车，冲寒走二十余里，始到洪武坊佛照楼。本晨见两江督，礼貌甚好，明午请饭。安庆恩抚台有电来催，明晚须到下关候船，廿三天明赴皖，念四可到。在此见孙香海、沈老七等，老七乃办女学，外间甚有谣言，可发一笑。

---

① 此函提及拟到庐州（合肥）、以及经芜湖赴宁返沪事，内容及原稿次序均紧接第一函。第一函署“七月二十八日”，则此函当作于八月初三日，即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念一晚佛照楼①

四

明丽如见：

在南京曾寄家信一封，想必接到。在宁见过端午桥两次，礼貌极为殷勤，廿二日请我午饭，并命其子继先拜门，送赀百金，亲行到寓佛照楼回拜。此人为近时之贤督抚，名下固无虚也。

吾于廿四早五点钟到安庆，一切平顺。惟到此三四日，未得家信，惟所转吕碧城缄而已。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唯恐吾之舍彼而去也。明年尚要加额，须添教员四五人，此最难事。又文案出缺，此差每月四五十金，汝爸爸就之极相宜，不知吴小山事可能放手否？吾约略初六、七可以回家，亦为卿做生日也。

十月廿七泐

此信到日，想勉生已行矣。

五

明丽贤卿如见：

来函并高肖农处函电均收到，已转达长沙矣。昨夜临卧，服加路默药饼，早起大下七八次，人极疲乏，而喉音仅仅稍瘥，真可厌也。招考学生，头场已毕，明后可以发榜，但尚有复试等事，总须月底初方可清楚。后又当与琛官同去庐州，彼中亦有考事，定初七日也。夏穗卿调署广德州，闻其缺甚好，年间有二万金左右，夫妇自然得意。

---

① 此函与第四函紧连。此函末署“念一晚佛照楼”。函内云：“吾于昨晨到金陵。”又云：“安庆恩抚台有电来催。”当为一九〇六年所作（见《与夫人朱明丽书》之一末注）。又云：“凉月在天，霜华满地。”当为秋末冬初时节。第四函为阴历十月廿七日所作，此函当在先。

家中想一切平安，大小姐于放假想常来往。此间无甚新事可言，本日见报，知张冶秋已死，此亦我之旧上司，不觉为增一番慨叹。天有不测风云，人世无常，皆如此耳！前三日此间天气甚晴朗，今日乃又阴雨，殊为恼人。手此琐布，即问

闺祉　小儿女平善。

儿道手泐　二月廿二夕①

六

明丽如见：

吾此次来皖最苦，第一是饮食不佳，而关考事未毕，又不能决然回沪。原拟考后于三月初八、九前往庐州，在彼作一礼拜担阁，然后再往江宁，刻意思已改，庐州叫周琛官去，我则迳赴南京，如此则十五边当可回上海也。

复旦事甚难办，此次到宁，须与端督院破脑决断，若不起校舍，吾亦不能办也。该校需一文案，月薪约五十元，不知汝爸爸肯就否？若就，吾到上海便可定局。兹寄回支条贰百元，系三月份家用，可往照支。

廿六夕泐②

七

刻哑已愈八成。今午得家信，甚慰。今晚江裕到埠，当坐赴宁，在彼约有四五日担阁，即当旋沪，先此倚装布达。此颂

闺福

---

① 此信提及招考学生事，又云去庐州，当为在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时所作。又云："本日见报，知张冶秋已死，此亦我之旧上司。"按，张冶秋即张百熙，卒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此信当作于是年。

② 此函仅署"廿六夕"。函中提及"此次来皖"、"而关考事未毕"等语，知与第五函均为一九〇七年在安庆所作。又信末有汇款若干"系三月份家用"。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二月（阴历）。

儿道泐　初六二点　安庆①

八

明丽如见：

在烟台寄回明片一纸，想已收到。吾于廿二到津，次日进京，本日廿四始谒学部，约明午便须移入学部，俟考事毕方能出来拜客。考事甚简，想无甚麻烦，大约九月初三、四便可出学部也。此番到津，见过大公报馆英歛之夫妇并吕碧城小姐，与之攀谈颇久。所可异者，汝之契妹廖钟氏亦在彼，见时称我为大哥，意极亲热。问其所为，则云为美国地震旧金山女界捐款而留。其姑尚在上海，其夫则在外洋游学，单身作客，胜于男子矣。

吾体气甚佳，毋庸挂虑。少奶屋宇甚窄，其二姑太亦自保定来与同居，其女在此入学堂，本身为女教员，月束有三四十金，所教者系中国粗浅历史，稍足自给，闻月余之后要到保定，更转藩台好馆也，昭扆所代觅之婿，渠尚不中意，闻已作罢议矣。京师天气甚冷，已可穿棉，不知上海何如？小儿女想能照应。卿与莺娘须格外和好，互相保重，忆吾临行尝作无根之谈，与卿戏笑，千万不可认真，致有介意。吾九月内当可南下，有话下信再说。此问
闺福

莺娘即以此信给看可也。

八月廿四日　儿道

在北京排字胡同凤阳馆对过泐②

① 此函紧连第六函，当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由安庆返沪前所书。

② 此函至第十函均提到入学部参加考试工作，前后衔接。第十函中有"京事……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等语。按严复于一九〇四年离京赴沪，三年后即一九〇七年。此三函当为一九〇七年十月（光绪三十三年八、九月间）严复到北京参加考试留学生工作时所作。

九

明丽如见：

昨寄回九月家用一笔，系托柯医生支取转交，想已到了。但中秋前所寄支条一百员，至今未见回缄，颇悬挂也。凡接银信，当日便须回覆，此要切记。我于廿八日被学部召来考出洋生，年年如此，无谓之极，而又不好意思不来，来实甚苦。北京天气早寒，晨晚尤甚，再过几天铺盖便太薄了。天津除一两次笔墨外，亦无甚事，所以甚想南旋，但须到十月方好开口。嘉井兄弟自调大站，颇为好过，恐观澜四叔闻之又要气恼了。

廿九日泐

十

明丽如见：

自初三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学部必欲留我在京，且云有现成房子可以居住，然其屋甚小而陋，若将全眷移京，必不能住也。少奶所住之屋亦小，然尚可敷衍。近来京中房租亦贵，非五十金不能得好房子好地道也。吾因学部意甚殷勤，只得暂行答应，然吾心实所不欲，不敢直辞，乃恐招怪耳。然已与请假百日回南，尚未邀允，奈何！严范孙之意，乃要我在此过年，明春乃许告假，此如何办得到耶？京事俟回家时细谈，大抵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家中小儿女暨汝两人都平安否？无一信来，甚悬挂也。何甥女常来家过日否？渠近病体如何？信来详之。勉生已未动身？爸爸已未到皖？吾因感寒，夜间患咳，吸烟更甚，有似去年，此间天气甚暖，风起则穿珠毛。少奶到京来，更觉消瘦，甚为可虑。吾体气尚佳，胃口亦好，但自被学部挽留后，心中颇不高兴耳。吾看今时

做官，真是心灰意懒也。伯玉声名极好，渠前程极有望。范孙叫我年内将家眷接来，渠看此事太易，如吃茶一般，不知吾家将近二十口人，北来行李家具至少亦百余件，谈何容易！吾若果驻京，尚是置一小眷在此，最为便当，岁时回沪相见，岂不回回新鲜。但太太必吃杨梅酸酒，奈何奈何！一笑。

九月十五

在铁匠胡同学部督学局泐

十一

明丽吾卿如见：

临行水烟筒、勾脚、眼镜均忘带，路上只得向帐房借用，到津花四块钱又买一把。本午吃饭问祥祥，连一瓶酱油无有，高家所送亦未带来。令人懊恼。卅晚到津，住长发栈，初一搬入河北学务公所，与提学司卢木斋同在一处。屋宇极宽大，夜间亦凉爽，外有花木，但蚊蝇极多，颇以为苦。依人作客，种种不自由，然只得忍耐下去。杨莲甫意思甚好，但吾系卅年老天津，今日见一班人如蔡述堂、周长龄等市井小儿，皆是方面监司，作大老官面目向人，未免令人感慨耳。现在诸事尚未揭晓，惟在此静候，俟有事再说。

八月初二①

十二

明丽如见：

---

① 此函至第十九函，均未署年份。函内有"杨莲甫意思甚好"（十一函）、"杨莲甫下一札"（十二函）、"十六日见著杨莲甫"（十四函）、"朗轩已答应莲帅月出三十元"（十五函）、"此款系伊当面答应莲帅的"（十七函）、"十月初十后方能与杨制台说回南的话"（十八函）、"吾刻拟十月半前南下"（十九函）等语，知各函前后衔接。据严璩撰《年谱》，一九〇八年严复应直隶总督杨士骧（字莲府）之聘赴津。这九函是一九〇八年八月至十一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至十月）严复从天津、北京寄回的家书。

前寄一缄，想已接到。初三日杨莲甫下一札，叫我做新政顾问官，月薪三百，夫马二百，此地费亦极大，马车半日二元，酒钱八角，夜间亦然。但无甚事应酬，初到自然极烦。现住河北学务处内，甚孤寂。孙仲英来说，他有两处房子凭我柬一所住，一是大王庙旧宅，现空著；一是新起河北孙家花园内洋房。现在此地与前大不相同，马路洋房，新者极多，北洋经费甚充裕也。但我怕担人情，尚未移动也。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著。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

兹寄上支条一百员，即将马车费并（身）云小榭、赵斐云两处局钱开发，若有零星帐目，即为清还，开一账与我看可也。门户须守紧，勿常外出，照管儿女。伯玉夫妇闻明日出京，渠于八月廿边即须到广东也。此问

近好

儿沕　八月初七

十三

明丽如见：

伯玉夫妇与其两姑娘皆于十一晚来津，住长发栈。少奶容颜甚为憔悴，据言系因阿莲得病著急及料理行李忙碌之故，其实个中恐怕尚有隐情也。吾到津以来，别的没有甚么，只是晚间多睡不著，早起筋跳，昨夜十二点上床，今早五点半即起来也。丁泰本是粗材，眼光比前更坏，伺候不甚得力，一只眼近在陆子言家，我昨日还看见也。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那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船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

十三

十四

明丽安好：

初七、八间曾寄信一封，并银号支条壹百员，不知曾否接收？未得汝回缄，颇为悬挂。至我处近状，计本日大奶奶与大爷等当已到沪，一切情形问之便知，无庸复述。至渠等去后之事，则是吕二姑太家事。吾于十六日见著杨莲甫，已将种种情节及李真荒唐处说与之知，一求其实力保护桂宝，二求其见朗轩兄弟时，属其不必苦追桂宝回家。又严海帆夫妻既以反目如此，渠一母一女，无钱将何过日？应令朗轩月出三十银交渠过活等语。莲甫却慨然答应：一、代吩咐保定学堂总办约束李真，不准在津胡为；二、代谕劝朗轩月出三十两养膳，如有不遵，即饬支应局于领费时扣下转付，此可谓无微不至者矣。我到此间代人说过两三次人情，渠都是满口应允，但大老官事多，每口惠而实不至，必到实行方可算数也。

吕姑太现与李小鬼夫妇同居在英界海大道余庆里，其去此间颇远，吾昨午特往视之，告以一切，渠自是满意不提，但至今日下午，渠又打电话叫丁泰下去，归而问之，则云昨晚吾去之后，李又投一信与吕，此信却被李小鬼接着拆之，吕向取，则云已拆碎弃去，不便示吕，致多生气。吕对丁太言，李真出门身上必带刀枪，动言拚命，实在可怕，要我作主。并交丁太持一大包信件前来，要我细看，汝看姑太岂非糊涂，此等信件吾那有工夫看他！且李说拚命久矣，竟不知向谁拚去。要同桂宝拚命耶？要同吕氏拚命耶？还是与我拚命耶？若说与我拚命，我是不怕，我命付之于天久矣。且我知凡是开口说拚命之人，皆是小胆无勇之夫，最不足怕。至同渠母女拚命，即使将其打死，不知李何所图。且下之租界上之卫城，都是巡警如林，刀枪出鞘，不知渠于何处撒野。刻下女在师范学堂，娘在人家寓所，但使安分守己，出门不坐野鸡东洋车，只此以静待动，正不知李有何术可施，何

必担怕如此？姑太平日自命女豪杰，至惹事临头，又一无主意，如此真可哂也。所以明日将命丁太下去，即以此语告之，并叫他以后遇有李某信件不得拆看，但信面认是渠侬笔迹者，即便付火，以免污目烦心。余则以逸待劳，看渠作何变相。吾言尽此，除催莲帅践诺外，余事吾亦不更管矣，总之，吕姑太貌似有才，其实是极无用，不达事理人。设稍不然，其身世间断不至如此藤葛也。再莲帅尚保荐一亲事与他，云是前提督叶志超之孙，才貌均好，亦有钱文，吾已代为转告。至于做媒，则自赵小琴坍台之后且此事是伊托我，所以可怪。决不过问此事，汝可放心。汝此信看毕可交大奶奶、大小姐诸人同阅，大家亦增阅历也。但不必与大爷看。至九月份月钱，须俟汝前缄回信到后方寄，因此支票无论何人偷去皆可支也。

秋来诸儿女何如？华严瘰疬更起否？颇念之也。此问

近佳

八月十八夜泐

十五

明丽如见：

到此后仅接家人两信：一是三哥的，一是汝的，所以颇极悬挂。这番带出行李，颇为不备不全，只因听底下人收拾之故，令人生恼。本日雨后甚凉，乃要帽子戴，见一纱一夹，皆无珠子，心中甚慌，不知是汝拆收起来与否？或是或非，即作一快信与我。药膏本日已尽，而新熬者尚未寄来，不知须受苦几日，只怕新的寄来，我已戒尽，不须再吃，未可知也。但在此日日有事，恐精神不彀支撑耳。

大小姐近来病势如何？伯玉当早赴粤，叔宜新居住在那里？为语。朗轩已答应莲帅月出三十员津贴其姑母女矣。

八月廿三日泐

十六

明丽如见：

前寄二械，想皆收到。惟未得汝信，实深挂怀。兹托麦加利送到洋四百元，系汝家用、房租、巡捐、车费。外交弍拾伍元与吴厝，以为普贤、香严点心并添补等费。现我不在家，用度自可省些，宜属两孩与大家一处吃饭，不必另起伙食，以节糜费。又姨太言，吴嬷及粗做工钱每月八员，汝处仅给年余，以后皆系由江姨自给。此节我亦不知，今后每月八元，仍望照旧章给发。我非与汝计较，实因两头家眷皆居于百物腾贵之地，实当不起。京中新宅初定，每月动用尚难定准，但迁居以来，房租、月五十两。小租、五十两。添设家具，四百余元。修裱房屋、整理马车并购马诸费已用千金左右，尚非十分舒服。又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今寄整数四百，撙节动用，如有实在短少，不妨来信言之，吾亦不肯使汝为难也。适才姨太要求我月寄五十元交吴嬷动用，吾亦未许之也。至吾体力，入京后尚可支撑，家中人毋庸悬挂。

八月廿六日　几道手泐

十七

明丽无恙：

吾于廿八晋京，初九日回津，本晚接到汝初四日快信一封，知前后所寄银信皆已接到无失，甚慰悬挂。药膏两瓶，现已吃完一瓶矣。吾身体如故，惟晚间十二点睡，至多至六点便须起来，其时天或未亮，甚以为苦。一半由肺气不舒，晨间喉中作响如前，须吐痰食药膏后始差，虽有丁泰搥腿，究属无益。其余饮食动作如常，外面人总说我好看也。

吕姑太母子之事，昨得朗轩一信，言我藉势欺他。又云须海帆养赡，与渠无涉，不肯出此三十块钱一月，但此款系伊当面答应莲帅的，我明日见着只说渠口惠而实不至而已，若必不肯出，亦无法也。此节宜告大奶奶知之。桂宝现安静，在师范学堂读书，甚好。吕姑太不知尚在李小鬼家否？吾本日又作一信回答朗轩，嗣后亦不再通信矣。

华严瘰疬固须早治，然亦不必急急乱投医，大抵女孩有病至十三四时身体或许改换，未可知也。三哥信已收到，渠奶所要大痰盒已买得在此，俟便寄带。大小姐信说要来津就医，路上颇为担心。又井上固是妇科专门，且医过数人好，但不知与渠对证否？须俟诊看方可作准也，据言妇人子宫得症，大半由小产而来，小产不慎，多成此证。李成梅夫人之证，即由小产，刻已治好矣。合家在念。此间十月已寒，大毛及御寒衫袜毡被，有便须送来，省得再花钱也。

九日沕

告大奶奶：伯玉到粤后，尚无信来，颇极悬系。大家说伊在彼大有交涉使指望也。在京见过张燕谋，须发都白，目亦一边不明，人甚羸瘦，开平事尚未定局。

十八

明丽如见：

本日接到重阳后所发快信一封，读悉一切。下午才由学务公所搬到河北孙家花园，想在津尚须一月之久，至早须到十月初十后方能与杨制台说回南的话。

大小姐入西门医院，距今已十日，想如何治法，医生当有定见。吾在此极为担心，所以甚欲得信也。吾在此颇安好，但少睡耳。香严、华严病体疗治愈否？甚惦记之。此后信面写河北孙家花园严收，当不误也。归寓已迟，匆匆不复多谈。

九月十七夕沕

药膏再熬两剂来，当匀用到回时矣。

十九

明丽安好：

十八日所寄快信，想必收到。此处所剩药膏，不过数日便完，望再熬两剂，装罐寄来，愈早愈妙。吾刻拟十月半前南下，相见不远，不复多叙。但纫兰大小姐自入西门医院后治疗如何，到底有无用过闷药开刮？甚为悬念，信来望详告之。若经用闷药开刮，事后人当得住否？据医生言有无妨碍？皆欲闻之。香严、华严病体已见差否？

吾现住孙家花园，主人甚周到。天津天气尚未见寒，想去封河当尚远耳。合家在念。

九月二十三

二十

初一到津，住长发栈，见杨莲甫后，初六晋京，刻寓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洋行，在此当有半月盘桓也。津寓尚未定。体气与在家时相若。伯玉于月半后出京，培南于数日间失去一男八岁，一女六岁，系喉痧证，刻往天津矣。

浴佛前一日沕 ①

---

① 此函署“浴佛前一日”，按浴佛节，即佛诞日，为四月初八日。浴佛前一日为四月初七日。二十一函署“四月十五日”。两函均谈到自己于四月初六（又作“初七”）晋京后，寓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洋行事，知两函紧连。二十一函云：“宪政编查馆派作谘议官”，“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按此二事均在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四月（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但该书将严复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系于一九〇八年，当误）。故此两函当作于是时。

二十一

明丽如见：

吾离家未及一月，然思归之心已不可任，平日在家受汝等服伺，视若平常，至于客居，方知其乐。吾此次于初七抵京，承孙仲英用情邀在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庄房居住，庄主吴引之招呼尚好，房屋饭食均较他所为佳。日来因宪政编查馆派作谘议官，此馆堂官系各位军机大臣，而宝熙、刘若曾为正副提调，故不免有拜谒之劳。如庆王、张、鹿两中堂，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诸阔老意思都好，而泽公、宝熙两人相与尤厚，致足感也。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此乃极大工程之事，因来意勤恳，不可推辞，刻已许之。但我近来精力不及从前甚远，若做不好，岂不为笑？学部叫我自寻帮手，而我又想不出谁来，欲调之人，又恐调不动也。体气到京后虽无甚病，却不算佳，夜间多睡不著，早起大解三五遍不等，药膏只须两顿，临睡因腿跳，常不得已而用吗啡针，所打至少不过数毫之重，然往往仍睡不着，此信即三点钟所写也。

伯玉将于二十外出京，渠现住林朗溪处。吾亦拟二十外赴津，到津大约是住大王庙孙家旧屋也。若京中局定，恐住京之日为多。车已送到，刻正商量买马，好者须三四百员。家中小孩想都好。伯玉不要带普贤、香严回闽歇夏。琐布。余不多谈。

四月十五夜四鼓书

二十二

明丽如见：

到津住德义楼，曾寄一信与老三，想必收到。吾于初八来京，到部后堂官尚未见齐，现在觅屋，略好者须五六十两，且甚难寻。姨

太暂寓家轸处，须部署清楚乃往接也。在津见过碧城，问以吕家《待存集》一节，则云前所借观者，系吕大姑太倡和之诗，当时阅毕便还。至于《秋樵先生诗集》，并未见过，假使此集在彼，秋樵乃其所敬，断不忍私自藏弆，听其泯没云云。碧城所言如此，可于便中告二姑太也。

无锡伊宅请游惠山，不知已未去过？在彼作几日留连？沪寓门户要紧，须早回也。小儿女想都安好。车务如何？不麻烦否？吾意此后不必过于贪得，多行添车，恐他日成本既多，难于结束也。吾到京后，诸事仍极懒怠，但精神尚可支持，亦无病痛，汝可毋庸悬挂。金先生当已到馆，嘱儿女辈千万勤学，不可自误。此间秋气已深，早晚甚冷，午后又转热，出门甚难穿衣恰好也。此报。

八月十一日　几道泐①

二十三

明丽如见：

半月余未接汝信，极深悬惦。想汝安稳，谨慎持家，小儿女辈平善向学。吾北洋薪水只剩六成三百两，南洋乾脯有否更动，尚未可知，学部薪水亦未定，颇恐经费难支两头家法也。刻寓宅已定顺治门内石驸马大街海军处间壁，房屋并不佳，将就作住。姨太暂住天津嘉井处，本日已派丁泰往接，明午可来京进宅矣。普贤、细宝兄妹望汝平心照应，切切。馀男女佣仆认真管束，我不在家，大门似可不必常开，致滋失慎。车事顺手否？柯家夫人已否作古？信来述之。刻京中因张之洞出缺，舆论颇为纷纭。吾身体尚康健，惟局事帮手无人，甚为焦灼耳。

---

① 此函未署年份。二十一函（一九〇九年阴历四月）已提到“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事，此函又说“吾于初八来京，到部后堂官尚未见齐”，知为一九〇九年九月（宣统元年八月）在北京任学部名词馆总纂时所书。

廿二夜泐①

二十四

明丽安好：

前由麦加利寄回九月家用四百员，想已收到。此信上半截系在津写，后半回京写，故前后语气有些不符。吾自初一出京来津，始住芙蓉馆，后移德义楼，旅居十余日，非凡之费。所以在津多日者，因患感冒风寒，又缘有同乡医生许钟岳，力劝将烟丸戒净，身体可期强壮。我服其药三四日，便不思再食烟丸，精神食量亦较前稍佳，据言旬月之后，必然大好。刻虽晨起尚患咳喘，并须通大便三四遍，彼亦云无碍，后即渐好。但目前人甚倦乏，奈何！

学部设立正辞馆，已定九月十六日出奏，该馆即在学部街考棚内，离我们京寓却甚近。我于昨日十三晚回京，本早接到麦加利退回之信，始知该银号不肯代寄，可恶之至。我想此信到沪之时，柯医生当已由山东回申，所以作缄与柯，仍托代支代送，因若作空头之票，随人可支，诚虑途中被人取去冒领也。汝前寄八月十九、廿七两信，我都接到，实是喜欢，看汝小楷，亦写得不俗，比前有进，足见用功有效。但信中尚多别字，须小心耳。我目下精神甚短，不能同汝细谈，但汝接此信时，必须以快信作覆，说柯医已未回申，银子有无接到，家中人口何如，大小姐病后精神何若，能多叙固佳，即不能，亦须以数行早覆也。千万千万！

九月十四　夜在京寓泐②

---

① 此件未署年月。函内提到"学部薪水亦未定"，当指初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时情况，故此函应作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八月（参见第二十二函注）。

② 此函至第二十六函均未署年份。此函云"学部设立正辞馆，已定九月十六日出奏"。二十五函又云"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二十开办"。二十六函，亦提及名词馆事。此三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参见第二十二函注）。

前信亦附寄，此即系麦加利退回者。

二十五

明丽如见：

自九月来未得家信，心中极为悬念，不知何以一忙如此？月半一缄，想已接读，老柯到底已回海上与否？家用四百元已未收到？皆须速作回缄。已后凡有要信，如收银及家中紧要事，皆须用快信加紧寄来，千万千万！

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廿开办，月薪馆中及丞参堂两处共京足三百两，略彀京中敷衍耳。吾从药丸除净后，体力反觉不支，大抵不外泄泻、咳嗽及筋跳三件，昨前两宵作扰尤甚，饭后九、十点即非常困倦欲睡，睡又筋跳两三点钟，勤捶不差，服睡药亦无效，不得已乃取家制药膏半茶匙，服下乃得安静。但所睡时刻近益短少，不过三四点，往往半夜咳醒，坐待天明。江姨太伏伺异常勤慎，然而亦劳苦矣。吾思这咳喘诸病，恐成送老之物，但若长此不瘥，北方殆难久住，因此一切进取之意都灰懒了。本日所以作此信者，因明日起便须常日到馆督率编辑，每日须有六点钟左右，恐怕没有工夫作信。十月家用，须汝回信来后方行作寄。

近日黄包车生意如何？闻已添至卅辆左右，无乃贪而劳乎？吕姑太是否尚住西门？汝常去否？吕渤生在五城中学，甚勤敏，可爱敬。此儿甚似其父也。碧城近益多病，闻日本钦差胡惟德断弦，有意与伊结婚，昨晤直隶傅提学谈及，不识能成议否？渠苦托我向端午桥要求前往美国游学，但一字英文不识，奈何！吾尚未向前途开口。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普贤、约翰两子及香严、华严两女读书勤惰，普贤之奶总盼儿女作信与他，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

再者，吾聘商务编译所李文彬前来充当分纂，渠说十月内可来，此时汝可同大小姐到张园陈列所中买温州点铜汤碗全副，装好

入箱，并家中次等仙竹灵芝碗碟一副，又客厅中今年新买外国钢板画一匣，又姨太房中脚炉一个，一一装好，此皆会破之物，须装妥当。便托李质斋带京。匆匆，余不多谈，出月当更写信。诸儿女可爱。

九月廿二午刻　儿道泐

药膏既须服，可再熬两罐来，或寄数两好灰，将方抄来亦可。

二十六

明丽如见：

得十九日缄，但云车务烦恼，并未提及家用有无接到，此时十四及廿二两信当已接读，可见我并未曾将你抛在脑后也。部务方殷，实无暇细谈，但知我平安，姨太伺候小心足矣。兹寄回汝爸一信，系寄孙夔霭求馆者，夔霭经我奏调，但其来尚需时日耳。勉生三信随后再覆。又有汇丰信一封，乃交银之件，须早送去，取收条为凭。又须叫家人持洋三块七角五分，往世和洋行取书一箱。此箱不必打开，但放干燥之处，亦不必送京，吾事忙，恐无暇看此书也。

公馆似不必搬，因住久，各处人皆知吾住该处，信件易达，若迁移，虽省些租钱，恐又费事。但上海近来租价日落，我家并未减租，可以要求房东将门窗、墙壁及天沟等稍为出新，油漆后木头耐久，亦房东产业之利也。余俟下信再写，今不尽言。

九月廿六夕　儿道泐

二十七

携洋三元七角五分，饬人到世和洋行取美国寄到书一箱。切切。明丽太太如见。

十月二日　儿道字①

① 此函未署年份。要明丽"饬人到世和洋行"取书事，已见于第二十六函中。知此函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二十八

接廿五日快信，读悉一切。知九月家用四百元托柯大夫往支者，尚未收到，想这时候必已回申矣。兹特寄回家用四百九十员，今开如左：

一、伙食、用人辛工等二百五十元；

一、房租七十五元，又冬天煤炉诸费乙百元；

一、马车费三十五元；

一、普贤、细宝由姨太寄回月用卅元。

此票须由商务印书馆托其往支，别人不能支也。汝信言省节家用甚好，但大家冬寒烘用煤炉已惯，似未便全行不装，但节省可耳。故今更寄百元与汝，可撙节动用。汝甚畏寒，而大小姐及普贤兄弟房中亦须上也。车务麻烦，可想而知。世间求财，皆系如此，所以人要节俭，但万万不可贪私不公，惹人怨谤，则所失更大也。

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幸精神尚支得住，除却五更咳喘、早起肠滑即无病也。药膏每日尚须半匙，所用即汝夏间寄由嘉井者，计两罐，可敷过年，不知彀否？姨太在此甚佳。我学部编订名词馆，仅二百金，仅敷寓用，所恃者北洋薪水尚存三百耳。前寄一信，想已收到，余俟下信续言。华严姊弟在念。

十月初四日泐①

陈弢菴过申，姨太叫丁泰托其家人寄回药材一包，到可叫吴嬷照收。

---

① 此函云："我学部编订名词馆，仅二百金"；"兹特寄回家用四百九十元"。第二十九函又云："（十月）初四寄去一缄，内有支条四百九十元。"知两函紧连，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二十九

明丽如见：

十四得初六日快信，知前月廿二、廿六等信均已收到，其初四寄去一缄，内有支条四百九十元，托夏粹方支者，想此时当亦收到矣。刻我诸恙均见差减，咳嗽比从前差多，筋跳亦差，惟早起大便尚须两三回，想自当渐愈，毋庸挂怀。车子包与车行甚好，利少不烦，亦一妙也。汇丰信无收条，亦不要紧，为数不过三十余两，系还他的，不比存款，须取收据也。甥女已动身未？动身后车子作何办理耶？大奶奶有信来，知其腹中生瘤，云现已愈了。老三前后信并文章两题均到，吾有回谕也。药膏刻一天只服半茶匙，怪得这么灵，吾知烟灰加重，以后当更少服，药丸中有他药，据老许云不宜常服也。

吕碧城亲事已作罢论，渠曾来京一次看我，闻刻病在天津，颇重也。李质斋已电复不来，孙香海云开年可来。胡惟德有信与我，汝何把他先拆，又不将原函寄来，是何道理？又来书于我，似不宜加尔汝称，吾大汝且二十余岁，似不宜如此称呼，改了为是。此间近好。儿女在念。

告诉大小姐，前后五函，均已妥收，最后一函，复信写了未寄，因不知渠在申否。

十月十四夜　儿道溯

三十

明丽如见：

接十月初八日信，并所托新铭船带的东西一一收到。大小姐想已动身，临行曾否言明何时可以到沪？我咳嗽近已见差，夜间睡觉不过五六点钟光景，早起尚须出两三遍滑恭，直至下午方能办事。

老年人想难即好，只得挨将下去，若是遇着天气作变，或是节气，两腿筋跳尤甚。

到京已来，除却名词馆公事，亦无甚事体，所有调聘人员李质斋已是不来，孙香海则忽而言来，忽又言不来，只好听之。好是此间已招集得八九人，将就办理下去，看明年再说。沪寓小儿女想都安好？汝车子经车行包办后，当清省多多矣。大小姐之车及镜秋之车，归后系交何人料理？信来告我。约翰近日读书何如？先生来馆一年只八个月零须，不要荒废才好。家中无事，关门早睡，即外家亲属，除女眷暨汝爸爸与两弟外，均不要接见，千万。余无多属。

十月二十日　儿道沕①

三十一

明丽贤卿无恙：

本日接到廿二日快信一封，读悉一切。新铭所带物件，前数日业已照收。京中于廿四日始见雪，北风甚大，天气渐寒，幸体气尚当得住，咳喘泄泻刻已日瘥，夜间大约十一、二点上床，睡到五、六点便须醒起，要睡到七、八点甚难，又睡时须人搥腿，一如在申，不然难以成睡。但大段尚强健，可无须悬挂。兹寄去支条二纸：其一五十余元，可交老德记清帐；其一系家用、房租并马车费，统共三百六十元，到请夏粹方往支，分别应用。老三与香严、华严均有信来，阅之甚喜，难得小孩子肯写信，就此慢慢学去，自然会写。即汝之信，近亦写得比前爽达，无格格不吐之病，只要话说得出，便是好书札也。

胡惟德信事，系我错怪，因其弟仲巽来寓告云：有一缄一电寄

① 此函署“十月二十日”，第三十一函署“十月二十七日”。函中均提及学部名词馆事，知两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交沪寓，我云并未接到，后电又经汝先寄，前来信久未到，而汝信中又言胡欲与碧城结婚之事，所以疑汝先行拆看，信又不寄前来，至于信局延阁种种，吾不知也。此事早作罢论，据胡老二言，乃其兄已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亲，不知信否？碧城虽经母姊相劝，然亦无意，但闻近在天津害病颇重。其二姊眉生曾来寓告我，并求我为碧城谋出洋。北洋现已换人，不知做得到否？吾之六成薪水如何，须俟见陈小石方知能照旧否？

馆事极繁重，刻须日日到部到馆，既受责任，不能不认真做去耳。绒袜一双，亦于本午接到。大小姐回闽后，想有信到申也。极想年假一回，但不知走得开否？届时再行通知。姨太在此平安，约翰及姊妹所要玩意，我未尝忘，得空当即买寄。此问

合寓安好

十月廿七日夜　儿道沕

三十二

明丽如见：

十月廿七寄回一信并家用二百六十元，想已收到。但寄时忘却琥儿兄妹处用款，嗣据吴嬷信与姨太中言，要与香严做皮袄一件，需价廿元左右，兹特一并寄去，计支条五十元一纸，此条人皆可支，不必转托。到望照给。华严、约翰、眉男想皆可爱。吾于年假甚想回申一行，但不知学部公事走得开否？名词编订，堂官甚盼早日成功也。

十一月初三日沕①

京中甚寒，幸身体尚佳，咳喘泄泻尚有些须，但有差耳。

---

① 此函署“十一月初三日”，三十三函署“冬至夜”。函中皆谈到学部名词馆，并云“年假甚想回申”，知两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三十三

明丽贤卿如见：

本日是卿生日，又系冬至，故特拨冗作缄相寄。日来上海都无信到，殊深悬挂，想家中人口平安，儿女可爱，月初所寄三百六十元，并续寄五十元，想都安妥收到矣。

本年京中多风少雪，而天气却不甚寒，且所住房间甚小，故未安放洋炉，但用本地煤炉及所带之煤油炉，已够暖了。吾体气尚佳，但部中事忙，日日须行到馆，所好住宅离部不远，中午一点钟可以回寓吃饭，饭后乃再去也。晚饭以后，每即思睡，天未明便醒，颇以为苦。又临睡时两膝尚是发酸，有时作跳，须人搥拍乃能安睡。咳喘泄泻尚有些须，但不碍事，汝可免挂。

孙仲英送我一马，粉青色。值三百余元，我又自买一马，元色。值四百余元，但一马车所费如此，一月养车须三十余两也。居家有暇常写信来，吾年假甚欲回申一看汝也。此问

合家安好　余再续言。

冬至夜①　儿道手泐

姨太甚盼老三写信，可面告之。

三十四

明丽贤卿如见：

得初六及冬至日信，诵悉一是。知所寄十一月用费业已收到，其琥儿兄弟处用款，后又续寄五十元去，想已到矣。书系两起，须往取之。前次带沪之西洋参，非在京买得，乃鼎铭所送，姨太说细宝必食此物，故听其寄归。我不知毛头亦食此物，今果食之，可向其分用，个

---

① 一九〇九年“冬至”，系阴历十一月初十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个都是我儿女，妇人浅度量，必分彼此，此最不道德讨厌之事，汝为太太，切须做出榜样，以公心示人，而后乃可责备别人也。至于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他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然亦汝从前于儿女中不善调处之故，致其有以藉口也。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人家有大小，有妯娌，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然此甚难事耳。

我这几日部事极忙，总而言之，凡他人不能做之事，皆须我做。刻要赶办清楚封印，好告假回沪也。

十五夜①

三十五

明丽贤卿如见：

得十四日快信，读悉一切。刻腹泻腿跳等症都比从前好些，无庸挂念。药膏亦已减少，多吃反不舒服。金先生廿一日放学，江姨要带普贤、香严回去，当下吾已答应了他，但我月底回申，不见两孩，未免心中耿耿耳。

吕二姑太车款已取回来否？甚念，官契局事，汝可先将所领官契三纸，并钱四百二十文，叫人用我片子先行送还该局，余俟我回申时再与理论可也。阿胶两斤，回时总带汝。这两封来信，却无甚别字，不用改正也。

新铭前趟系十六早开行，这趟由津开行，当在廿六、七。吾拟廿四、五赴津候船，不知来得及否？余俟晤谈，兹不多赘。

十九午　儿道手复

---

① 此函至第三十六函，仍谈到学部事极忙，以及告年假回沪事，知同前数函紧连。故此三函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外老三信请即转付。

三十六

十一月念八日得琥儿及琸、璆二女信，十八信亦已接读。知家中安好，甚慰。兹寄回麦加利支条一纸六百二员，到时代分发，切切。

计开：

公馆家用二百五十元；

先生束脩贺礼程仪二百二十元；

房金七十五元；

普贤兄弟月费四十元；

马车三十五元。

小寒前后，京中天气太暖，又无雪，外多病人，寓中尚好。我学部事极忙。闽中明年要办葬事，须兑二千金为备办之费。又伯玉劝我做盐，须本四、五千金，我已答应。此事不必外扬。故一时积款几几空尽。此问

丽娘安好

十一月廿八夕　几道泐

三十七

本拟念二日行，嗣为部所留，改廿九行。但刻下病颈风之证，请西医看，不知日内能愈否？恐廿九未必能行，须过年矣，早晚总回去也。並告间壁伍昭扆说，赏给进士举人一案，原奏无须引见，我亦已托朗溪做呈案，十九人谢恩摺明后日由学部转奏，此事即可，无甚花文，但须分出些微润笔费耳。考核官钦派有六人，除学部三堂外，有梁敦彦、于式枚、绍昌，拜门与否，各从其便。我只具帖称文科进士严某一拜也。本要多写，只脖子僵痛不能，亦无另信与昭扆，便以此信示之，即烦分告各熟友可也。

十二月廿二早　几道沕①

三十八

初六十二点钟到津，住长发栈，姨太尚在家轸处，拟明日下午与同进京。这两日北方天气大热，竟似初夏天时，皮衣全用不着，夹呢袍带着甚有用处，只恐忽然转冷耳。北洋大臣下午已见过，吾在船上泻肚好些，但到津后又有些不好，本晚应酬归来，又下一遍，手此布达，余语下信再写。

汝何时到阳湖？拟住几日？返沪须先有信与我。切切。

初六夜十二点在长发栈沕②

三十九

明丽贤卿如见：

到津寄回一缄，想已收览。汝临行云将往阳湖，不识已成行否？门户重要，子女须人照料，想此信到日，汝当由阳湖回申矣。吾到京后精神尚好，部中公事亦自照常顺迪。但每日早起仍须两三遍走动，只得于饮食加意小心，幸应酬尚简，当不至狼狈也。

姨太当二月初十边夜间，不知因何受过惊恐，当时目神甚直，情思昏迷，此即渠打电报叫我回京之候。嗣经培南夫妇来宅，延请美国女医为之诊视服药略愈，经到天津嘉井处住有二十多天。吾到津后，初七与之一同到京，还住石驸马大街故宅，所有东西幸尚

① 此件署“十二月廿二早”。函中提及赏给进士、举人，又云：“我只具帖称文科进士严某一拜也。”据王蘧常编《严几道年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谕钦赐文科进士出身。”作书在此事之后，当系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书。

② 此函署“初六夜”，第三十九函署“十五”。两函均问及明丽是否到阳湖之事，知前后衔接。第三十九函云：“吾时正忙名词馆事，因开馆半年，须行缴活。”按学部名词馆于一九〇九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开馆（参阅第二十五函），到一九一〇年旧历三月恰好半年。故知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四月（宣统二年三月）。

无恙。姨太初来尚无甚么，至近数日，旧病大有复发之意，日惟困卧，夜间则睡不著，饮食亦甚少进，问所以然，自己亦讲不出，但云自上月起心事极为驳杂。耳边常若有人对渠说许多古怪奇离之语，当如此时，则眼睑自闭，状类昏迷，渠清醒时经我细问，亦述一二，则皆全不接头之语。十三日经请女医来诊，给药与服，亦不甚见差。我因渠迷信，顺意而行，曾于当天许愿，病愈回闽建设剋神大醮，当日差些。但渠性质终是不言不语，欲领渠出门散心，又无处可以投奔，只得听之而已。吾意如病不甚闹得利害，到五月间吾当偷空十余日送之回申，到申后如渠愿意回闽，则亦听之。此人性质甚似其母，恐久后必发风痰之症，顺其性欲，似是唯一办法。至我身边乏人侍候，即亦无法，俟届时再作计议。所以年来极想更置一人，但亦艰于物色，若性情不对，即亦无益而徒增累耳。此间京寓本极清静，除两人外，余者皆是下人，儿女既不在前，即使老爷在家，亦须能言会笑之人方不寂寞，而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针黹近亦厌弃，写字亦有倦时，则除却些须家计及伺候老爷卧起、自己梳洗之外，几无一事，只是闷坐卧床而已。度日如此，亦自难堪！

今岁秋天葬事，自所必办，势须有两三月工夫，俟到彼时再行从长打算。若全眷移京，须有一番大用度也。吾此时正忙名词馆事，因开馆半年，须行缴活，经此小结束之后，再做与否，尚未可知。外间朋友皆力劝住京可图进取，但吾意殊淡然。且吾与北京精神总不甚相合，此来不过为些钱文，然用度极大，则亦不合算耳。本日礼拜，在家有暇，故将家事写与汝知，余天气渐热，儿女饮食起居须留神照料。车务虽麻烦，然得此为无事忙，亦佳。吕二姑太官司了未？渠拟何时赴津？昨见朗溪，极说鄂楼才貌双佳也。

十五

四十

接十二日信，知十三赴阳湖，此信到时，当回寓矣。江姨太日来神思仍是不清，肌发微热，服药亦不甚效，问所以然，总问不出，拟设法送渠回南，即回福州，亦无不可。香严天癸此月不至，据医生言无妨。

吾北洋薪水，已于二月尾截止，所以甚不高兴。术士云今年是好运，吾恐是晦气耳。学部事亦想不干也。

十七[①]

四十一

明丽贤卿如见：

昨晚正想汝何以这久没有家缄，忽于十一点接到廿七快信一封，稍为慰藉。前接瑸女缄，已知汝往阳湖，至十九始回，及伯玉到申之事。汝自十九回家，直至廿六始行写信，与我可谓疎矣。汝于我处来信疎略如此，后来便不能怪我去信亦疎，切记。

昨晚汝信来时，吾与江氏正在大相冲突之际。渠自我回京以来，比前更加孤冷，有时闭目不语，有时自笑，问其理由，率不肯说，我只得延医许愿为其诊治。当其高兴，却是好些，面前伺候之事，亦肯稍动手脚。惟不时则说要回福州，或到烟台。昨晚吃饭时节，忽说后日一定要走，铁柱不移。我对渠说：要走可以，但汝是姓严的妻妾，例应凡事受我调度，即十分欲作之事，亦须与我商量，心甘意允，自然可行，而一切经费亦当代汝筹给接济。汝今既欲自由，吾是文明人，亦不肯硬加压制，尽可后日离家。汝从前赔办确花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云："接十二日信，知十三日赴阳湖。"第四十一函又云："接瑸女缄，已知汝往阳湖，至十九始回。"知此两函与前两函紧连，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四月至五月（宣统二年三月至四月）。

一、二百元，即今以此奉赠，作为盘费，一经出门之后，便永远不算我严家之人，一文不能接济，所有衣饰，皆我血汗银钱；所有儿女，系我儿女，上海家是我的，福州住宅是我儿媳的，皆不准住，以后西洋盘经三十二向，任汝爱往何方，吾亦不复过问。要行即便请行。吾年将花甲之人，实在不能受此闲气，汝不走我且要汝走矣各等语，渠亦哑然无词。我说完之后，时已四更，昨宵彻夜无睡，加以这数十日京师少雨，天气燥热，与上海五月底相似，大家皆穿单衫，我实在气苦，今日晨起头痛发烧，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馆中公事又急 故不能不勉强到部，此信即在名词馆所写。

吕二姑太车务官司，稍有眉目便好罢休，劝渠不必十分过于认真。寓中小儿女想都安好。但闻老三云，吾行后病过两次，我极为惦念。万望贤卿于这一双儿女一视同仁，认真照应，我他日必有相当酬报。我看渠生母亦不甚以之在怀也。真是前生冤孽，不知何故。大小姐多日没有信来，不知渠尚在申否？如若在申，亦望以客礼相待，勿生畛域，切切。伯玉近有一个月才寄一信，所说皆是恒泛之言，亦不告我此番来到江南系为何事，此子之视其父，亦不过天地间一苍生而已，何曾有骨肉之爱耶？大奶奶闻病尚未愈，加以时寒，愈形消瘦，实是可忧！世间好人皆怕不长寿也。余言不尽。乍热，惟千万自爱。诸儿女在念。

四月初三日　几道泐

四十二

明丽贤卿如见：

初九日快信接到。江姨太初二夜经一番冲突之后，转觉好些，但日来渐渐又露不乐居京之意，对我说要去烟台乃弟处。我想讲也无益，乃代写信与江炳星，叫其告假数天，接其乃姐回去，想十六、七可到也。吾在此有丁泰、戈升等伏伺，尚无大碍，不必挂怀。

我本意八、九月回去，奈初一日资政院发表我被钦选硕学通儒议员，该院系八月二十取齐，九月初一开会，如此秋间恐回不成了。但不知学堂放伏时能否告假？如可告假，当抽空回去一遭，余俟年底再作计议。前函所言不必给孩子们知道，切切。

吕姑太事了，甚佳。但尚须半年缴清，不知姑太能否等候，又不知阿二与保人能否遵断依限照缴耳。京城无甚新事可言，天气干躁非凡，令人不快。来信别字甚多，今照改寄去。匆匆草答，余下信续书。

四月十三夜泐①

金先生信嘱咐其子老二在京学费七十元，此款可于五月付束脩时扣回，此嘱。

四十三

明丽贤卿如见：

前覆一缄，想必收览。江姨太已于本日四点半搭火车前往天津，由津戈升护送再往烟台。吾本嘱咐不必再来北京，即由烟台小住数日，前往上海、福州，不知渠听吾言与否耳。吾身体不过如此，幸尚可支持，毋庸挂意。吾早晚尚有丁泰等伺候，虽稍寂寞，而日间到部办公，或出门拜客应酬，可过日子也。

京中四月半边极热，日来得雨，又稍凉，可穿呢袍矣。家中小儿女想都可爱，望认真照应教管，门户小心，余无多嘱。即问

近好

四月廿三晚　几道泐

---

① 此函署“四月十三夜”，第四十三函署“四月二十三晚”。函中均述及江姨太与严复冲突后要去烟台事，知两函紧连。此函又云：“初一日资政院发表我被钦选硕学通儒议员。”王蘧常、严璩所撰《年谱》，均将此事系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阴历四月，故此两函当作于是时。

四十四

明丽贤卿如见：

前得二女缄，知患眼痛不能作信，不知近日业已好否？甚为惦念。江姨于四月廿三出京，本意即行南去，到津后嘉井多事，将伊劝说一番，乃于廿八日重行到京。但回京之后，人仍是忽明忽昧，或闭目独坐，或无故自笑，或长吁短叹。昨日初二，因渠代我梳辫，时时叹气，我说："汝既不乐在京，何不当时即行回南，了此一番心事。"渠乃骂嘉井，并说："我明日即行。"于是重新捆扎行李，至今日四点行矣。渠说这回不到烟台，系一直到沪，在沪一、两日，有船即回福州，吾亦悉从其便，但写信与嘉井，嘱其照应上船，并代付洋一百四十元与他。渠现在看似明白，实是糊涂，至于算数账目，更不清了，钱财多付与彼，颇难放心也。

再者，此人虽有痰病，但其性质，本极寡情，又脾气极其傲亢，回思自渠十五岁到我家，于今十有八年，别说现在，即汝未来之先，便是如此。在阳歧，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他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至汝来后，更是一肚皮牢骚愤懑，一点便著，吾暗中实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此总是前生业债，无可如何，只得眼泪往肚里流罢了。且与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即对别人，除非与渠路数对者，差不多人，亦是如此。如培南夫人，以其夫之命，时常来看；又幼固夫人，与有亲属；琴南姨太，与渠同居妾位，当我正月回申，也曾来宅问好，渠总是板着面孔，与人不交一语，使人不好意思而去。故刻下京中，严姨太性情偏拗，面目孤冷，颇出名也。因其底质本是如此，再加神经有病，愈加不可收拾，既是可气，又复可怜。细思吾命里必然有此偏财七煞，则亦安命而已。刻渠已去，吾耳目倒也干净。晚间虽然腿跳，早起虽然脾泄咳嗽，幸有丁太在

此，尚能伺候。伊今日说要丁太不要戈升送，吾不肯。汝可不要挂心。细思起来，即使我老病不堪，渠亦是半路相抛而去，怎的不叫人心冷！又据我看来，伊于亲生儿女爱情，亦的确有限。袁枚诗云："无情何必生斯世。"我则云："渠既这等无情，亦何必生此一对儿女耶？"可叹可叹！吾今日即算与伊永别，不但今生不必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狭路相逢罢了。

京城天气，此时已甚躁热，白翎、蚊子，皆已出来，吾所最怕。惟得雨乃凉，尘土亦差，恐怕伏假又须跋涉回沪。原议八、九月回闽葬埋母妻两棺，但近被钦点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该院系八月二十取齐，九月初一开院，恐届时又须在此应景。葬亲大事，不识年底做得到否？心中因此很为著急也。伯玉总劝我离开上海，但近来细看各省，很有乱象；果乱，尚是上海或可勉强幸存，所以舍不得去，不然何所恋耶？儿女想都好疼。夏天吃物，千万小心！老柯未回，有病颇费事也。此问
近好

迩日车务颇顺手否？

五月初三夜　儿道泐[1]

四十五

明丽贤卿如见：

初四日快班信一封，想已接到。昨接吕二姑太缄，知吴阿二暨保人等所断赔之百五十元，尚是有名无实，阅之令人生气。兹缮就一缄与宝孙观，到望交与吕二姑太，看后火漆加封，即行呈递为要。渠此案若不好好办理，吾伏假回家决与之干到底也。匆匆不多言。问

---

[1] 此函未署年份。函内云"近被钦点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参见第四十二函注），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姑太好

五月初六日　儿道沕①

四十六

初到京都，天气极凉爽，昨日白露，今日转热，可怪。刻已饬戈升等四下寻屋，昨看得王公厂一所，系木厂人新盖之屋，工程草率，未经人住过，恐有毛病，故未定准。今限八月内觅妥。俟收拾裱褙清楚，便当派人往沪接眷也。

金先生已到馆未？渠处吾须有另信与之，想尚肯来京，束脩即致送五百元，余照旧。现在学部经费极支绌，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

八月初五日　儿道沕②

四十七

启者：

到京以后，气体尚佳，惟枯寂耳。寄来福州两信已接到。大奶奶云中秋后到申。勉生学部考事已毕，大抵秋节可以揭晓，大势可望一等，恭喜恭喜！渠本日来过，我不在家，云明日再来也。现在四处觅屋，昨看得西城四牌楼北泰安侯胡同有一所房子甚好，但戈升云城外铁门又有一幢好房子，要卖价在五、六千左右，明早拟去看再作定夺。房子定后，尚须花钱收拾。俟收拾沈〔既〕妥，届时想派丁、戈二仆前到上海接汝来京也。但此事总在九月耳。

昨闻谢天保言，孙家八爷已与颜惠庆议亲，过红即在这数日云

---

① 此函云："昨接吕二姑太缄，知吴阿二暨保人等所断赔之百五十，尚是有名无实。"按此事已在第四十二函中述及。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② 前函曾述及伏假回沪探家事，此函有"初到京都"等语，系指由沪返京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云。此段姻缘颇好，比庆王、盛杏孙远胜，但微嫌隔教耳。家轸为卢祖华无故调开，刻已不在紫竹林车站，告假三个月，在京帮其弟培南之忙。闻培南买办很会拉点生意，今年似可无忧，但开销甚大，一月须用六百余两，至其薪水，则不过五百两而已。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孩子们望小心照管，余不多嘱。

八月初九夕泐①

四十八

明丽贤卿如见：

前初十日，寄去快信一缄，想已收阅。刻新屋业已觅妥，在西城太安侯胡同，颇为轩厂，系七开间三进朝南，马号、书斋均有，大似前海大道开平局房子也。月租京足六十五两，业已付定。现时正在收拾，大概九月半边，便可派人赴沪，接你母子来京矣。沪上诸事应行早些结束，黄包车急要拍卖，如一时不得主顾，即折本亦不能不看破也。我之皮蓬车，尚可设法带京，至新旧两马，应行卖出。因京寓已有青黑二马，若再添一马，喂养费似嫌太贵，但新马亦不宜太贱耳。旧之人力包车，自不能不卖。凡此等事，你可即便代我作主。

闻初九、十日，肖鹤有电请大小姐来京，不知渠定何日动身？其黄包车作何处置？肖鹤现刻即住石附马大街本寓，京中差事似可定局，渠所以请大小姐早日来京者，一因凡事要与渠商量，二因我们

---

① 此函至第五十函，均在同年八月间所书。函内有“现正四处觅屋”（此函），“刻新屋业已觅定”（四十八函），“刻太安侯胡同房子，……正在收拾”等语，知与第四十六函前后衔接，故此四函当系一九一〇年九月（宣统二年八月）为移眷到京前在北京所书（参见第四十六函注）。

若迁新屋，他们即接住此屋，可省无数花费也。勉生已见过两面，渠与肖鹤，大抵皆可望一等，从此皆成进士矣。可贺可贺！

大奶奶来信云：姨太月费，不能由福建银行支拨，又不肯代我经理，意避嫌疑，叫我月月寄钱，当寄与何人收付？真是苦事。此事虽在疏远戚属，乃至寻常朋友，尚肯帮忙，乃吾嫡亲子息，竟若路人，叫我如何不伤心自叹耶！我平生交友，向无逆诈亿不信之心，偏偏亲子、亲息说我疑他不廉不信，因而怪我，我真有冤难诉。大奶奶出来时，你可为我说与他知，说老翁从他过门之后，若有一次疑他于钱财上不分明，他日必不得好死也。吾平生耻于设誓，但对此子、此妇，不如此无以自明耳。可叹，可哭。

吾到京后，身体尚支撑得住，咳嗽筋跳泄泻诸症好些，药膏尚日服两茶匙，现又须煮，但前带烟灰已罄，大小姐若来，家中烟灰可先带两把应用也。外金先生信一封，叫老三持呈，又此信中支条一纸，计二百元，姑由你交与大奶奶，托其每月付姨太四十元，谅当够用，用完再寄不误。若渠不管，由汝设法寄与吴厝可矣。事既如此，真是无可奈何。京中余事，惟孙八爷颜惠庆亲事，已于前日过红，想完姻日子亦不远也。余不多说。

八月十二日　儿道沕

四十九

旧的包车须要带京，培南要用，祈勿卖出，切切。余语前信已及，兹不复赘。学部榜发，肖鹤中一等第四名，勉生中一等十一名，恭喜恭喜！

老三与大小姐吵嘴，渠甚气恼，汝奈何不弹压他？孩子年纪小，不知轻重，汝做娘的必不可在渠面前说长道短，使他胆大，致难管教。汝尚明白，当不至此，吾不过丁咛嘱咐而已。外与老三手谕，可交与他看。吾此数日，甚忙碌也。

十四夕渤

五十

明丽如见：

得中秋日手书，读悉一切。吾到京后，精神虽惫，心境虽甚恶劣，但外面尚可支撑，毋庸远念。三儿感冒，想此时当已全愈，此时正是紧要关头，不宜使常闹病也。

纫兰甥女与三儿拌嘴事，已知道了。此自是三儿开衅生端，但既知悔，已后改了就是。记得我在申时，大小姐已常对我说，三儿时时侮慢于他，我因徒伤感情，故未交代老三，这是我的疏忽。小孩子知道甚么，全靠明白上人及时拦阻，汝当时不把他拦压拉开，任其大动唇舌，汝亦不能无错也。至于大小姐之善怪易怒，有点脾气，此是我们晓得的。医生常说：渠神经易动难安，故抑郁时多，和平时少，此是实话。对神经有病人说话，更须小心也。留学生发榜，想上海报上必已早登，兹不复赘。

大奶奶想此时已到上海，或赴南京。细宝亦已出来上学，甚好。覆渠一信，可交与阅看。惟闻江姨复出，令人毛戴①，求汝面恳大奶奶，仍带回闽为祷。若复一同来京，便是促我十年寿数。老实话说，自与春间作别，业已自誓，今生不愿再见其面。因此人过不知足，过于麻木，过无情理，从前已是如此，何况今日！我年将六十之人，虽说前世今生造下种种罪孽，致令闺房之中，有许多难言之痛；且神经昏乱之人，岂足与伊计较；但现余年无几，实望和平过日，取了残生，不愿再遭反对，终日勃豀。又神经已乱之人，极易反覆，当其发作，劝慰威吓，百术俱穷，假使重复来京，我亦不能与之相见。且伊因嫌恶老爷，即老爷所生子女，亦是不爱。他日重行

① 原文如此。

发作，又想回闽，则不独多一番跋涉，亦何苦遭跶〔糟蹋〕我之钱文乎？我看一家之中，渠与大奶奶以后不知何若，此时尚讲得来，即大爷亦看他甚好。烦汝对大奶奶说，老翁别无他语，望渠当个慈善事业，家中让一间房屋，将他收养，譬如老翁弃世，做儿子息妇的，收养一个父妾，亦不算过份事。假使实在难以料理，便把渠送到阳崎，或其外家有亲疎人承领，乃至医院尼菴，均无不可。横竖我总酌量出钱，养渠一生，但断断不愿再见其面而已。非不知难为两个儿女，他日长大之时，必当痛怪其父。但此亦无法，凭著他们的心罢了。

刻太安侯胡同房子，业已付定六十五两，正在收拾，重阳前后计当派丁、戈两仆赴沪搬家。此信到时，望汝即作数行见覆。若使江姨必来，则吾家眷宁可不搬，房子宁可退还赔定，我一生凡事随和，然到断决时，则绝对的固执也。此意汝其知之。余俟下信再说。

八月廿五日　儿道渺

五十一

初七晚见过袁总统，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刻拟十一日告假出京，到津过元宵也。临时政府有在天津组织之说，须数日方有分晓。十一日晚可派车到站接我。余俟面言。

初九夕　儿道渺①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云："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按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时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见《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一注）。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民国元年旧历正月初九）。

五十二

二月初一日家信并绒衫两件、油鸡二只接到。今寄上支条一纸一百二十二元，可向麦加利支回，节省动用。账簿由培南带还送还，以便续登。五叔母知已回芦台矣。闻吕二姑太有信与三儿，说汝慢客。当渠住津寓时，有时饥饿，问汝有无点心食物，汝辄摇头对以无有等语，渠颇善怪人也。何甥小姐在此，亦不甚落躺，戒烟恐不过一句话，体气比前坏得多，极易动气怪人。大约月半后须回津入井上医院治疗。我已代向各西医细查，据言于生育无碍也。香严住塘沽，到月半总须叫渠回来，虽舍不得桂宝，可请伊一同来津，但他日作别，总须一哭耳。

京中气象尚极不佳，店门多闭，百物腾贵，如之奈何！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此布。

二月二日泐即三月廿①

此信写好本托培南带津，今因不知伊何日往津，恐怕汝等钱用，先由快班寄去。

二月初四

五十三

本日接伯玉正月十九日缄，知姨太病尚未大愈。大奶奶已于正月初十边赴申，看其书中口气，似尚未和北方闹到如此田地也。此间政府尚未成立，款项极支绌，大学堂无款，恐不能开学。公事亦极难办，欲辞，则此后当家钱文不知出自何地，奈何奈何！

---

① 此函云："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当作于一九一二年（见第五十一函注）。

闻君潜来京在即，来时可托带鸦片二两来京，五元一两便可吃矣。余续叙。

二月初八夕泐①

五十四

昨信接到，读悉。一是君潜来宅，收到诸件。现天气渐暖，皮衣是用不著，一、二日拟饬许〔戈〕升送钱并皮衣到津，换各种呢夹的衣服，叫丁太送来。许〔戈〕升自来京后即患鱼口毒门，假说胃气，卧床半月，刻虽起来，可以做事，但是否全愈，尚未可知。老三嫌伊腌臜，已不叫伊近前伺候了。此人仍是不安分也。我前在上海，曾寄英国购得电机箱两种，此物今已不知去向，可问丁太一声，知否收藏何处？如在津，即叫伊带来。因左腿愈软，行不及数百步即见酸重难行，医言走走电气可以渐差。

大小姐仍拟回津，到井上处治病，不知何时定行耳。厨子胡三，人极小气，吃心极重，不让陈厨，虽手艺不错，终无好菜上桌。吃鸦片厨司，即使手段高强，只可叫渠办席，家常便饣总是不行也。吾意俟一个月满工叫渠滚蛋，宁可用连生，稍添月资，令渠胡乱烹调儿碗过日，不见输他，又免花钱生气。琯儿由塘沽回津未？甚念。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璆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孩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不知汝能听吾言否耳。

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无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而外间闻我作总监督，则运动求缺者四面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而堂中各洋教员，又惟恐吾之不干。今日人心，不同如

---

① 此函署"二月初八"，第五十四函署"新历四月初二日"。函内仍谈及京师大学堂缺经费开学事，知此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二年。

此。但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海军总长已任刘资颖，学部则蔡元培，他日若留得名词馆不拆，海军参谋犹在，则月六百金，姑且敷衍，与家人节俭过日，胜大学堂总监督数倍也。开正以来，除名词馆十二日薪水已支外，一文无进，而出款则将近千元，所虑钱底用完，无处筹借，则十口浮寄京师，真不得了。今时世事，翻云覆雨，正自难言，我们不要看得太稳也。此问
近好

新历四月初二日　儿道沕

五十五

今遣戈升到津，并送去洋伍拾元，即收应用。日前培南回津，托带洋伍拾元，想收入矣。戈升到后，即令在津寓当差，丁泰叫其回京，来时可将我硬、软夹衣自绒呢至绉纱、春纱、熟罗及单衫等件尽行送来，天气渐暖，省得差人回津去取也。又三儿单、夹各衣亦令带来，以凭挑拣。渠今年又长许多，旧时衣服多不称身，近日正为制爱国布夹袍、单衫各一件也。前次带京衣服，如灰鼠、珠毛、棉袍各物，本可送回，但思不久汝们总是回京，故不叫带。但京中只有扁箱两只，无处收藏，丁泰来时须携大皮箱一只，以便收贮冬衣等物，是为至要。

京中眼下虽稍平静，但店铺尚未全开，唐小〔少〕川总理暨新任国务大臣亦未来京，洋债筹借未定，各衙门薪俸，除外务部、邮传部、陆军部外，余人分文未发，致气象总是不佳。南京参议院有带南军来京之说，若果如此，恐尚有一番冲突也。大学堂事甚难办，幸今有法筹款，大约三月半后可以开学。相识至不相识之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现隔日一去，开学后须日日去。且责任在身，要想告假或抽空回津看家数日，亦颇不易，奈何奈何！

细宝想已自塘沽回家，身上尚有毛病否？佛烈牛痘，许世芳如

在津，可请他来种。已届春节，似不宜更迟矣。何甥小姐说三月初回津，到井上医院治病，届时肖鹤当送渠去也。胡三闻要开除，这数日菜又好些，但终是小气异样耳。前信查电箱两个，丁太可知收藏何处？如在津寓，可叫伊带京，千万。此物若丢，甚可惜也。

元年四月初八晚泐

五十六

昨缄接到，知悉一切。彬亭到京，送膏一盒，我道是渠买送者，今乃知是试验之物，三元每两，自是便宜。但我时思断绝，买不买无甚关系，由汝随意作主可也。天气今日骤暖，甚欲改换夹衣，丁太如未行，可催渠早发为要。三儿近亦多疾，每三五日即闹头痛，起居无恒，故易如此。昨见息妇致伊缄，说姨太必欲北来，恐拦阻不得。伊北来无妨，但津寓窄小。京中各种谣言尚是甚重，诸亲贵家眷，如庆、洵、涛等，多离京者，唐绍仪诸人北来，不敢驻京，拟驻南苑，用民军保护，则时局大概可知。故五月以前，要接家眷来京，尚须看准，方好举行。车载及搬运费重，不可冒昧，只合在津暂时挤住而已。

大学堂月薪不过三百二两，然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稍一整顿，必至开罪多人。每月开销在二万以上，度支部无款，昨向道胜银行借来七万，俟此银到手，方能开学也。京城春气已深，人甚疲困，诸事只能勉强支持耳。

壬子二月廿五夜泐

天气渐热，喉痧春温诸症将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才好。

五十七

兹寄上支条一纸，到请照前支用，余语具香严信中。到京后想不用厨子胡三，天津刘厨可留用也。大小姐本拟月头赴津，嗣因发

烧下痢，一礼拜中止，刻正收拾新居，想十余日内即不赴津，亦必移居新宅矣。大爷信来并未提及大奶奶，不知近状如何？此次孙八爷生长头，大家闻有酬应，我家有否？金先生同姚三先生已于昨夕来京矣。

廿七①

再者，生当乱世，进款既难靠得住，此时家用自应从省，以望稍有余赀，以为无馆时之地。况子女五六皆幼，所须教育婚嫁之费，皆非无钱所能了事。居家伙食油煤尚可限制，惟添置必宜斟酌，千万不可爱好就买也。切切此嘱。

同日泐

五十八

廿六日手信接到。大女病全愈否？至念。想已由塘沽回家。老三牛痘已发透，人亦安好，勿念。正月已付过二百两，缘何此时尚云没钱使用耶？俟初一准寄百元与汝。本日于〔戈〕升来津取物，已付二十元，叫伊买烟带京。汝处有信件，可叫渠顺便捎来也。已后每月限二百元使用，不可多费。开正以来，我无一文进门，各处薪水皆停发，大学堂俸银亦未支，公事亦不好办，款又支绌，报纸如《国风日报》天天说我闲话，造此谣言者，即大学堂学生彭姓也。

京中自遭劫后，尚未开市，日日杀人，尸首满街排列，真难看也。此布。即问

近佳

廿八夜在京寓泐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所述拟开除厨子胡三等事，已见于第五十五函中，故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旧历二月二十七日）。

② 此函仍谈及京师大学堂事，当作于一九一二年（见第五十一函末注）。函内又云："正月已付过二百两，缘何此时尚云没钱使用耶？俟初一准寄百元与汝。"函末署"二十八"，知当为是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所书。

五十九

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三儿已入清华，无甚功课。大小姐房屋已看好，在子英旧屋之后，正在收拾，云于初十边先到天津就医，约须月余日光景再行回京。届时政府借款到手，军界不至暴动，儿女等于四月半当可来京矣。现因于〔戈〕升到津，为大小姐拿衣箱之便，带去此信。汝处如有钱文，洋烟可再带二两前来。姨太服伍连德药后，病体何若？在念，在念。外边有薄洋汗衫否？有可叫戈升带来。日来天气骤热，已是夏天矣。保险费今年已满，可以收回，然一总只有七千四百四十七两二钱，颇不合算也。

元年五月十六日

六十

昨去一缄，想必收到。家眷原要早移到京，惟大局不定，时刻令人担险。唐小〔少〕川有不干消息，借款闻昨又决裂，即使借得款，到后来解散军队，亦是绝大问题，不解散又必不了。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若过此无款接续，亦须胡乱停办，且多一债务葛藤也。避居租界，须得有钱，一旦财源涸竭，不知何处容身矣。大小姐云阴历十八日赴津就医，渠去这里自更寂寞。若家眷未来，只好搬入学堂中住。奈何奈何！

今付上支条三十元一纸，代买大烟六两，有妥人托其带京，千万。

阴历四月十二日①

① 此函云："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第六十一函又云："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皆不可知。"知此两函紧连，当为一九一二年所书（见五十一函注）。

六十一

明丽如晤：

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前数日来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开发，亦未言何时作止。此尚不勾养我马车，至于家用，不消说了。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实堪不起，至于前租期满，自须迁回北京，以节用费。但北京能勾几时平静，甚么人都不敢说。到彼时若遇有事，再行觅寓。搬入租界，则银钱又一大笔，岂能堪之！

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闽，作极俭省打算，卖笔墨过日，但福建眼下亦极危险，讹诈勒捐，结党暗杀，无所不有，岂安居之地？故亦作为罢论。左思右想，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为今之计，只好于端节前后，家眷先行回京，以省目前用度。所有寒衣重要皮箱，可寄顿桂伯处，不必带京。切要切要。见信，汝定何日前来，写信通知，届时我叫丁太出去迎汝。一切用度，自须从俭而行。我处虽然有些积蓄，而区区三、四千元，禁得几回风浪？细想起来，可虑可怕！余俟汝到京后，再行通盘打算可耳。江姨近来病势何如？吃伍连德药可见差否？离乱之际，又遇如此风〔疯〕病之人，可谓晦气极矣。吕二姑太来过，渠寓鸿升店，云新发一笔三千五百元之财，意甚自得也。胡三厨子，吃心极重，必不可用，刘厨何如？如其可用，家眷到京，胡三便可开发。

阳历六月初九泐

六十二

念五夜信接到。先农公司不许我们将房屋私租授受，情愿找

银，另行租人，尚要长价，如此看来，天津租界房屋，尚是拥挤，而北京大局尚未安稳，大家看坏，不问可知，故吾于汝们全家回京一事，心中实是委决不下。此时回京，盘费须花百元左右，一也；再者，万一回京数月以后，京中又见危险，那时再搬回租界，所费又是不赀，且彼时何处再寻相宜房屋？即使有之，恐怕钱不止百元，当此进款短少之时，如何禁当得起耶？

数日前李秀瑜来言，渠现约朋友数人，向日本领事批出地亩一块，每人赁用一亩，地租月费一十二元，用三千块钱，可造上海式五楼五底住屋一座，尚有余地。如此统计，地租钱利，每月约须二十余元，可以得一安居之所。闻林赞如等亦作如是打算，吾意亦极以为然。因现时政府实靠不住，大抵今年秋冬，恐当有乱，且此数年间，北京必非安居之所，眼前虽然安静，然时时可以出险，家乡又不可归，是以决然作此打算。李秀瑜说房子两月内可以造成，我昨已写信问之，请其的确回信，且看伊回信如何，再作道理。信达汝处，以定行止早晚可也。

阳历六月十一夜泐①

六十三

全眷久居天津，大非成局。我本拟初十外差人接汝等回京，暂图团聚，不幸今晚许世芳来言，前敌消息甚为不佳，官军连败三次，现已退至河南，恐其乘胜来京，一场血战。又闻滦州新军，仍有谋取天津信息。渠以厚意，特来通告，叫我作速早日离京等语。凡其言语是否实在情形，无从考究，但既如此云云，又不便即行接眷，真是苦极，只好再等几天，察看如何，再作道理。果是无望，则决意挈

① 此函及第六十三函，均未署年份。函内均谈到拟将家眷由天津移京事，知同第六十一函紧连，当作于一九一二年。

眷往秦皇岛居住也。顷闻袁世凯借债已成，或言五千万，或说二千万，如实，则京中局面尚挨得下去，吾可得些薪水，为避乱之资。

金先生定初七日同其子千臣出京到津，于初十前后南下，此别可谓黯然。刘冰将行开除，月亦省六、七元之谱也。天气大寒，老三颇善病，伊御寒衣服如皮袍皮马褂之类，若尚未乱，可取出，并其铺盖，交便人送京。我之狐皮斗蓬，既可出门披穿，夜间又可作被，有便亦可送来，余不必动也。现在诸事不得定局，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此，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昨熙官七叔有信来，请接汝辈到芦台居住，难得渠一番好意，然恐不便也。此间大家安好。

十月初六夕泐

伯玉从九月十二后无信到京，经电问安否，据复全家均安也。外甥小姐信一纸，系托买绒线，样并寄。又及。

与长子严璩书* 十七封

一

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谋，但责恭邸留守，京官议论纷纷，皇上益无主脑，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闻时时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张謇这一班名士痛参合肥，闻上有意易帅，然刘岘庄断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

* 与长子严璩书共十七函。第一函两个片段录自林耀华的《严复社会思想》。林文据严群先生所藏，原件已佚。第二函据严群先生抄寄件。其余十五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阿璋即严璩，字伯玉。

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①

※　　※　　※

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近读其论《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心身并治，不宜有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可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后来思路定必不灵，且妻子仕宦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于学问终身门外汉矣。学既不明，则后来遇惑不解，听荧见妄，而施之行事，所谓生心窘〔害〕政，受病必多，而其人之用少矣。

甲午十月十一日

二

本日同时接到尔由西贡六月廿四、廿七所发两缄，读悉一切。始言由粤到闽不过旬月勾留，接洽公事后即当北行赴京，谒外商二部，事毕然后回闽料理葬事。嗣复称拟在闽作三四个月延阁，任福田北上，谒禀外商二部，面陈情形，而已则以料理书籍为事云云。汝父旁观者清，窃以此为计之至左者。汝若不同恩庆赴京，在汝以为

① 按甲午战争中，张謇等参劾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旅顺陷落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四日），则此函第一段当书于十一月（十月）左右，与第二段所署之“甲午十月十一日”约略同时，或即为同一函中的两个片段。

吾将一切面子让与福田，己则宁居人后，此意诚为高尚。但京师之人必以云尔，而谓吾儿为傲慢不恭，不将渠辈挂眼，于此等事不肯自己亲行，但教碌碌十九人之类为之。吾儿方及壮年，家贫亲老，此后职宜与世为缘，岂宜更蹈汝父覆辙，邀其谤毁？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至今一举足辄形挂碍，顷者自回国以后，又三四次睹其效果，深悔前此所为之非。此事非父子见面时不能细谈也。故今者第一嘱咐，乃吾儿于役之后，必往京师一行，是为至要。汝今声名日益藉甚，到京之日，必有人拉汝出山，吾儿当念毛义捧檄之意，凡事稍徇俗情，藉以献酬群心，念为亲而屈可耳。亦不必向人乞怜，但不可更为高亢足矣。

日者昭扆原办南洋公学，经改商部实业高等学校之后，昭扆月日以来，整顿不遗余力。然其意终不欲久居其局，早有卸肩于我之意；适会四大臣有出洋之命，载、端两公均有电招致之，渠即与监督杨老五杏城言其情愫，杨亦甚以为然。渠乃于月初赴京勾当者约半月有奇，至昨始行回沪。刻杨即将此情达之商部，商部中用意何若，则不可知。大抵玉苍甚以为然，闻振大爷则将奏留昭扆，昭扆不愿留也。此外尚有复旦公学一事，大家要我为之总教，然因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吾已辞之矣。再天津信来，言陈玉苍、严范孙皆在项城处极力荐我，项城则姑徐徐之；至吾之意，将一切听其自然。所幸谋生之路尚复宽绰，朋友中如菊生、穗卿、季廉等，皆极力相助，甚为可感。又周玉帅亦遣人劝驾，吾亦曰姑徐徐云尔。海上前数日抵制美禁华工之事甚剧，刻稍平静。拉杂写寄，十不达一。海上天气不时，一切努力自爱。①

① 原抄件加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作于上海。"

三

七月十四日信到。京中除十二日两军交哄，自黎明三点至下午二点完全结束外，并无何等秩序江吴可谓能者大乱之事，风谣不可即信也。虢信已寄，甚好。来电嘱兑百五十元，不识何项用涂，至于如此之多。投考计已七日，当已蒇事，甚盼从海道遄归，东轨不靖，亦意中事耳。

此番赞成复辟诸公其未经筮仕民国者，舆论尚有恕辞；张镇芳、雷震春、冯麟阁已交法庭，恐难幸免；余如杨味云、孙慕韩辈，外间攻击甚力，可谓多此一举矣。

十六日未刻①

四

阿璋知悉：

阳三月廿五日缄接到。租屋业经迁入，且住为佳。李十一欲购之房，房价修理统计须二万八千余元，似非吾力之所堪任。大甜水井屋，可是前此嘉井所云云？房价修理不过二万，尚可勉强，今欲欲定夺，须问吾儿夫妇，要否与我同居？如其不要，则如此好地道房屋，不妨即与定下，合京津两处房屋售出之赀，当敷营构新宅之用。假如吾儿夫妇愿意同居，则此宅既住不下，况六、七月间三弟夫妇似当北上，势须有屋相容，益形拥挤，似可暂缓定夺，俟我三月杪到京再作计议。汝看何如？所惜相隔在远，一切情形，难以悬揣，则此时两宅去留，终仍须由汝断决耳。

三月三十晚泐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云"除十二日两军交哄"，系指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辫子军被缴械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八年"，知书于1919年。

五

谕吾儿知悉：

接到夏至日缄，知吾前信已经收阅。世事沧海横流如此，而我又非有力之家，忽然纳此巨款于不动产之中，诚非善计。儿与家轸所以惘然为此者，以数年之后，如此地道既佳、建筑又好之屋，即不长价，必不至折阅已耳。则此事性质已近投机，顾投机于世事波谲云诡之时，谁敢言有把握？来信谓心中不能无悬悬，亦其所耳。故吾前信谓若勘破定钱之后，不如回向家乡作计，则事轻易举，绰有余妍。非不知南归亦有许多不便，而吾心尤深不欲者，则儿辈觅食于外，从此会少离多，垂暮之年，殊难割舍耳。虽然，此事颇有讨论价值，而来书不置一语，何耶？华严、海琳随伯鋆南下，信来云改搭"盛京"，约廿八、九今日廿五可到，届时自当派人接应，但其母言于下月初买轮回京，相见之后，乃极匆促，奈何！

吾入医院至今已十九日，医生用药除利痰外，余药颇少，而每日上午洗汤、烘电，进步极徐，拟满月后察看情形，即行出院。出院无事，久羁在此，亦欲北行。现在夜间虽有咳醒需人，然尚能睡，即早起作喘，时间亦短。院中三餐多进素膳，两日来乃有一顿肉食，而鸡汤则午、晚有之，如不动作，看书作字精神尚可，但若出门走路及上下楼梯，则不能无喘。此所以到沪以来虽熟友如菊生、苏堪、梦旦、拔可等皆少过从。

商务存款，昨看报告，长短诸期及活存等约尚有两方之谱，但此赢余万万不敢轻动。家轸于吾家买屋所云筹备二万元，是否即去今两年吾家应分红利？若尔，则嘉泰失败，又去五千，北方进款政不过万余元已耳。吾以老病余生，世事浮云过眼，所欲急急为计者，求一眠食稍安有余不败之地以终余年，他非所计，儿婚女嫁，香严以下尚有六人，邀天之福，将即以商务每年进款了之，不识有蹉

跌否耳。世界从此平靖，难期虎尾春冰，儿辈真当谨慎也。上海者番以排阁罢市，诸事损失，统计三兆有奇，商务馆十万以上。

昨廉播信来云：尚书庙会缘前后约有二万元，城台绅商及诸外缘不计。属催我与家轸捐款，早寄与翰周、又槃，俾得早日经始。阳崎小儿闹疹，翰周次子以煊坐此殇夭，亦一不幸之事。方风潮烈时，林家亦颇岌岌，廉官尚劝三弟暂迁阳崎也。

夏至后三日在医院泐①

六

大儿知悉：

得天贶节信，言买宅事要为父一言断决，阅读再三，又与娘等商量，亦正委决不下。此屋为费将七万元，殆欲罄吾所前积者，一也；世事云诡波谲，京中继今以往，是否可以安居，二也；吾之肺疾，置诸北方严寒之区，即使冬令深藏，究竟当得住否，三也；都下米珠薪桂，月益岁增，宅广事繁，常费必巨，四也；非不知吾在京中海部顾问月四百元，他项利入，到京后尚有希冀，但此当视吾之体力何如，且政界覆雨翻云，进款岂可长恃，五也。以此五端，故实惮于断决，而以另行想法为宜。假使如前东堂子胡同一宅，三万余元可以了事，则吾将亦听之，而无如其吃力如此耳。不意如海王城，而吾家求一相宜可住之宅，为难如是也。吾意汝之看宅，著眼有牢不可破者二，而缘此窒碍遂多。一是宅未到手，先打卖出算盘，甚或求有赢利；二是由此地道，所择必近东南，而他所即有价廉佳宅，或所不屑。而自为父观之，凡此皆属枉然。盖宅易脱手，必其廉者，愈贵愈大则愈难寻买主，此必然之数也。至于赢利，须看世景如何，

① 此函及第六函仍谈及是否在京中购置新宅之事，知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参见第四函末注）。一九一九年"夏至"为旧历五月二十五日，"夏至后三日"，当为五月二十八日，即阳历六月二十五日。

此岂买时所能作定？且摩托车既用之后，所居地段远近亦齐，与其热闹地场，转不若清静之乡，得少佳趣。吾儿如再看屋评价，似于吾言可少加意耳。近因京宅未定，此身无所归宿，颇想还乡定居，如仓前山等处有可居者，似二万余元可以集事，虽短却京中月入，其钱亦不甚体面，弃置不足惜也。而家乡用度倍蓰加廉，无论如何，自然易了。然吾心有至难割爱者，缘与吾儿一房及四弟，势必睽违南北耳。但此不妨先作眼前之计，异日吾儿财力充裕，世事平定，而吾体力尚优，即回京与汝曹共居，亦易易耳。东坡告子由云："吾归与汝处，慎勿忧岁晚。"吾今告汝亦云，吾儿以为何如耶？

昨日琥弟信来云，新妇小极，仲勉诊之，据云已动喜脉，亲家太喜不可支，但恐秋间不放女儿北去等语，而华严亦云，莲姑娘已有四个月身喜，此真门闾之庆，闻之喜不寐也。新铭明年可以到步，太太拟即搭之北归，留两妹在此相伴。海林常流泪，思四妹也。吾居医院，今已逾月，收效极疲，所未归寓者，以寓中热此间凉耳。出院后，在此无所事事，欲北归又无房屋，或重复回闽与琥居，未可定耳。大息、姑娘等暨诸孙在念。

旧六月初九夕泐

七

吾儿知悉：

本日得儿由济来书，十二日。甚慰。吾在医院计已卅九日，喘咳诸疾实有大差，叶医言只要信心耐性，无论如何久疾，皆可得效也。因四弟等来书频催，太太已决数日内或船或车，先行回京。两妹在此伴我，渠两人亦有疾恙，亦可顺便在此医疗也。三弟前有信来，据言弟妇经仲勉诊验，已动喜脉，秋间恐林家亲母不放北行。然无论如何，渠必离闽，因自身后事或出洋或否，须一定决，不能长此随便过日也。其言甚是。我再看数日如何，颇拟于闰月半前回京面

议房屋一事。总之，吾体力近来甚有进步，吾儿不必为我悬悬也。

刻下闽沪皆极炎热，亦皆有时疫盛行。前接家信，云林姑娘有喜，近复闻其小产，想系身体虚弱之故，余不尽言。

七月十六泐[1]

八

璩儿知悉：

七月十六日信读悉种切。日来朝喘大差，此间治疗新法不虚谈也。新铭已到步，太太明晚登舟，后晨开轮北去矣。华严、海琳皆在此治血分病，医言病根在喉间肉柱，须与施割，乃望全愈，不然将与伍家愚子同其腌膜。然则自以早割为佳。

儿回京后若非屋主促逼，似不必即与断绝关系。前书云又七月兑银尚来得及，今才阴历六月廿一，恐又七月吾已到京，届时当面商量，再作决断何如耶？总之，或南或北，吾辈端须有家。大抵吾病则思归，吾愈则思出耳。新妇喜信既实，亦不妨北来，孕妇过于畏护，亦非法也。三弟年杪出洋，此说与吾意合，但渠意欲赴欧，不愿赴美，学费虽贵，而以六七千金留学四五年，所差当不远耳。暑热旅行谨慎，以慰亲心。

八年七月十八夜泐

---

① 前函署"旧六月初九（七月六日）"，此函署"七月十六日"。函内谈及"吾居医院今已逾月"，"吾在医院计已三十九日"，知两函相连。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九

大儿知之：

得廿四缄，极慰。儿能如此仰体亲心，吾之晚境，复何忧乎？新屋后半之款，尚有两月始行到期，而尚书庙捐款已兑千三百元，所余七百亦不亟亟，从容筹画，当不至捉襟见肘耳。吾之病体，经一番治疗之后，实有大差，此后虽不能脱然全愈，恐于应事有不逮耳。至于年寿，却不以此为转移。昨者沈丈鲁青来看，为言哮喘乃系寿徵，历数所知，皆活至七八十始去。然则此证之非促人年寿明矣，儿曹闻此可宽心也。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疾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几。目前四男四女所未了向平之愿者，尚余其六，此为最急，固不待言。其次，则扬云一区之宅，东坡一壑之专，近亦渐有端绪，此外，则数千卷中西书籍与一解意侍儿，以为煖老流香之事，使吾得此，即为全福，不敢向彼等更乞其余矣。兹所为覼缕及此者，欲儿曹知吾所惟，不必遥唤老诗也。

今年沿海天气极为不佳，风飑已见二次，风停即复壮热，所以起居辄形不快，幸与医近，事事可豫防耳。三弟前书言欲来沪侍吾同北，想必果言。但风波恶，即不来亦甚佳。张表方蒙蒙犹未视之，徇于人情世变，几于毫无所知。欲为位置颇是难事，十余元馆地未必满意，儿但置之，俟吾到京后再理会可耳。林姑娘体气殊欠佳，若能在红十医院两个月，将芙蓉城主罢诛后，此将有无穷受用也。系云想是可爱。

八年八月卅日泐

十

大儿知悉：

得腊望禀，极慰。吾用医言，来南更换天气，然自抵闽以后，诸证实未见大减，且自过沪以还，喘疾似较在京时为甚也。美医谷査，治法平常，用针六次，亦无何等效验，老病本难疗，看春来如何耳。尚书庙工程，翰周自切嘱开帐后已不过问，难得铭官、朱孟文两人极力营干，现每日均有百余人作工，盼望明春可将正殿至前门修竣，则吾辈亦可暂告息肩矣。吾微窥翰周兄弟之意，似仅肯以六百佛塞责，其千四百员殆将留为大老爹养赡，亦感子弟之难恃如此。者番幸吾归来，大家率作兴事，增其气势，不然并此且不可得也。足不出户，于外间事无从相告。一家五口均平顺，余不多谈。举家在念。

儿翁泐

有信到渤处，甚善。此事殊不宜再宕，吾年将古稀，旦暮入地，所放心不下者，四女子归宿耳。

腊月二十一日①

十一

阿璋知悉：

读四月廿日与琥书，言西院租事等知之。第不知从前布来先约廿二年还屋，今何以又展至廿三年也？云欲我处筹款五六千元，我此时实力不逮此，现在只有两法：一是外借，昨琥言可与其妻弟文访商量，济否固未可定；其次，则俟今年商务馆分利后，看何情

---

①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九年"，知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民国九年腊月二十一日）。

形。昨菊生信来云，本年尚有一分七厘红利可冀也。阳崎之屋，嘱令赎典，闻游家尚无退缩之意，因其年来生意颇称顺手，富则润屋，闻其住宅久已大兴土木矣。但儿书中并未提及赎款若干，而按契面又看不清楚。当时闻系傅慎伯居中，顷已信叫铭官前来，拟交其前往接洽也。太太发议迁沪，此计亦自不差。昨者张菊生信中亦云仍代觅屋，吾已缄托之矣，俟看如何再作计议可耳。

吾日来苦夜间难眠，刚入睡乡，喉间便痒作欬，日间除微喘外，尚无大苦，家中人可释悬也。金先生回桐城后，浑身浮肿而喘，其苦比我数倍，观其世兄仲永来书，令人流涕，继此不已，殆无几日作世上人。但近又廿许日未得其闻，或者得遇良医渐就痊可，亦未可知耳。家乡天气寒暖至为不常，起落辄二十余度，病人殊以为患，迁沪早就得离此间，亦是佳事。第以吾病体恐到处均不舒服也。

五月一日书付大儿夫妇　儿翁[1]

系云想极可爱。

十二

谕阿璋知悉：

得五月廿七日禀，极慰。此间自阴历三月廿四迎泰山后，大都皆是阴雨天时，乍暖乍寒，病体殊为不快。一昨张菊生信来，言沪上房子甚难觅，吾近有信与李伯行，乞其助觅。现尚未得其回信。如果上海房屋一时难觅，吾七月前总须与华严二妹北行，只得重往北京。售卖傢具之事，可嘱太太缓些作决也。老病之躯，无论跑到何处，辛苦是其本等，吾从此不复易地矣。

游家赎屋之事，已嘱铭官前往接洽，渠依计较钱息，总是延宕，

---

① 此函谈及托张菊生在沪代觅屋事，知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参见《与熊纯如书》第一〇六函）。

不知节后如何？今先将李十一捐款收条寄去，可转交也。林文访赴台，尚未旋闽，借款之事无由解决。据普贤言，渠数日内总须回也。昭宸处有回信否？甚悬系。吾闻古愚与昭宸夫妇意见颇深，嗣后此等事最好勿托昭宸居间也。家中人口想皆平安。西院租屋已画约否？欠租已交否？皆欲知之。闻小五无书读，甚顽劣，家中无人为所严惮，甚虑学成下流脾气，奈何！协和医院有五元针浆之帐，便中为我还之。此间骨肉五口均佳。余不多叙。

十年六月七日 父沕

此系漳州印色，汝看何如？普贤近日依同善社法打坐，极有效验，进步亦速，吾知其道不是子虚。

十 三

谕阿璋知悉：

前去一缄，想早收览。福州端节后，雨止便作大热，吾所居楼上，午后当至九十余度，惟晚间有风较凉，可以安睡三、四、五钟不等。至吾体中喘、欬、痾、痒四者，都比往常差些。初八日曾同二妹同往西公园，在草地上亦能行数百武，不甚觉苦，汝曹可放心也。此间近日已有鼠疫，三弟妇谨慎，已将合家打针抵制，惟吾照医云不必打也。吾近极思京寓，以为沪居如果难觅，即今起程赴京，亦无不可，而老三则不以为然。现张菊生信亦未来，令人闷损也。游家赎屋，尚是延宕。文访已从台湾回闽。六竿之事，经与接洽，云已答应，但尚须面订期限耳。

此番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但吾忆去年尚有未给股单之股据，言一律分利，何以无之？试问太太，我们原有之股，系五百股耶？抑四百股耶？快些作覆，以便往询。吾病来记性极差，凡此等事，汝曹须代我留神也。合家在念，余不多谈。

阳六月十六日　父沕①

小五荒废，令人放心不下。昭扆有回信否？

十 四

谕阿璋知悉：

阅儿与三弟缄，悉种切。当儿叫昭扆与渤生接洽时，吾早知该事之无成矣。本日得文访复缄，所商通融一节，亦办不到。刻吾已信嘱菊生，于吾活期存款中划汇四千元与汝，到可照收。又游传朋说五月廿一日来此面谈赎屋事，当有解决也。上海房子难觅，至今菊生尚无回信，本日已去缄属其作为罢论矣。此后吾若离闽，仍是赴京，否则仍行留滞此间，俟体力益佳，风色相宜再说。动身之前，总当有电到京也。作此缄时，适熙官之陈氏姊在此，讨厌之至，不能多谈。而新济下午收信，聊驰此书。

六月二十三日　父渤[②]

十 五

阿璋知悉：

前信想已收到。前经缄嘱商务印书馆划兑四千元，嗣菊生信来云已照办，想必收到矣。游传朋于阳六月廿六日持台伏[③]二千元前来，当将契券一束付之，所余找尾七百余元，除在京已收光洋五百外，尚短二百余元。余二百五十五元，游尚有四十五元未交，余二百十元董事会用。据铭官云，当由尚书庙董事会清算也。二千之款暂存我处，

---

① 此函仍谈及托张菊生在沪觅屋事，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参见第十一函末注）。

② 此函云"上海房子难觅，至今菊生尚未回信"，知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③ 台伏：福建纸币名。

儿若急需，信来再寄。京中汇丰吾名下应尚有存款也。在沪觅屋一节，经致缄萝卿、菊生两处，嘱其暂作罢论。盛暑吾既不能出行，八、九月又虑风暴，冬令赴京又不相宜，无怪琥弟夫妇劝我在此更过一冬也。吾尚委决不下。至吾病体，入夏以来尚复可可，痒疥已经全愈，泄泻亦差，舌苔灰白已退，即痰喘亦较去冬为轻，虽腿弱精力犹是劣劣，然下午轻爽时，尚能出门。阳七月三日，曾与华严往阳崎一行，在老屋隔宿，次早往看尚书庙工程，并谒围屏墓，又往鳌头山，两处皆经致祭，四日向晚仍复晋城，人尚不觉过累。庙工自正殿一直，十完七八，前面庙埕尚未铺石，右边毓麟宫，半用旧料，近因用地问题，翰、檠两人颇有意见，翰怪檠在京坏其名誉，由是事事处处与檠立异，翰性颇暴戾，故亦无人敢婴逆鳞也。若论钱款，则除翰之千余元外，阳崎与邻近各乡尚有四千元左右未收，韵珊滑头，闻募有千余元，此款始终不寄也。是以此事若得妥人办理，则收合余资，庙工除左边所谓行乐厅外，固可一律完工也。此时郎官巷楼居甚热，刻拟阴六月初八日到鼓山逭暑，三弟则于初九、十日下崎，意在催促收束庙工。晚收在即，今岁丰收，催缘亦于此时为易耳。

兹有特嘱者：商务馆股分更换新票，吾家总五百股，除新票百股不计外，其四百股之旧票，应交其一律更换新票。刻此股票一起在太太处收存，但恐其中不无遗失，今可先将所有交由京中分馆转寄沪馆股务股，并托查所遗失者系何号数，然后照章登报，于京沪两处报失，以清手续。至户名则仍先，一律用严又记，嘱填百股者四张，填廿股者五张，计共五百股，交下收储为要。余事下信再及。

外商务馆通告两纸，菊生信一，汇丰簿一，可嘱填清。

阳七月九日　父沕[①]

---

① 此函与第十六函均提到的"商务印书馆划兑四千元"之事，已在前函中述及。知两函作于一九二一年（参见第十四函）。

十六

阿璋知悉：

王季樵已故，见信可送些赙仪与其家，多则八员，少则五员，无不可者，不要送幛。商务馆四竿之数，想到京了，其股票及去年新股收条，可早交分馆寄沪也。吾在山眠食尚佳，余续报。

翁沕　大暑七月廿四

十七

阿璋知悉：

吾于六月初九到鼓山逭暑，直至昨七月廿七始还城寓。虽节近白露，天气尚未甚凉，但山居除稍凉外，余事则皆不适，故宁触热回也。接吾儿信二三封，中多要语，皆以懒惫未答，想悬盼也。尚需二千元，兹寄去，北京汇丰支条二百元，上海麦加利支条一千八百元，两合二千之数，可收取应用也。

金子善先生在日，我曾许以再送一年束脩，今先生已去，身后自是萧条，除三月间已寄一百元外，今再寄二百元去，以举其丧，今年底当再寄百元与仲永世兄也。张幼安事如何？人物靠得住否？极悬系悬系。家中厨子，本事寻常，带油肉毯，俟觅得人时令做寄去。郑子进墓志，吾颇愿做，但不知何时有精力耳。陈香雪寿已过去矣，渠亦无寿启到我也。罗仪韩被控，下文如何耶？假使坍台，可怜！东宅郎官巷屋，由刘入曾，刻三弟设法由曾接租，现尚定而未定也。商务馆股份事，可由我与该馆直接办理，但去年新升股份一百股，其收据记是藏在京寓签押箱中，与股票等同在一处，可嘱娘与海霖等细检，检得可交孙伯恒寄沪，如其不知去向，可函告我，另行设法也。

再者，前接四弟一信，言娘尚极有意思迁沪，谓得此可以缩小

月间用度，又言汝意亦想全家将大阮府房子腾出，另行凭居，而十五号原屋以租外人，每月可得五、六百元，此合西院租金月八、九百，可资京沪两处用度等语，不识有此意否？如有，吾亦殊为赞成。本日得萝卿大妹一缄，告孃此后可与萝卿通信。今并寄示，言上海有屋可寻，吾意寻得著时最好，须娘先到上海一遭，布置种切，京中家产，可卖者凭娘卖去，可带者带，或阁置汝家，均无不可。时局日益不佳，京中又无钱可得，作一番收束，亦好事也。吾老病侵寻，此后恐万不能与家人儿辈为役。所求者，得一安静处所了残年耳。福州虽是家乡，然甚难住，若上海一时无屋，吾尚想白露后回京也。即住亦须有一番经营，非一二万金办不到也。玉苍七十，吾无有诗，畏庐七十，不知有否？看意思精力如何耳。觌缕不尽，举家在怀。系云可爱。

旧历七月廿八　几翁泐①

陈韵珊或余处捐款嘱由我转交，因董事会尚该吾款，须扣回也。又及。

与三子严琥书* 十五封

一

谕琥知悉：

前一轮不得汝缄，今日海晏又复无一字，何耶？吾已于昨日出院，在院计住六十四天，刻精力颇增进，能行数百步不喘，总算钱不虚花耳。据蓝医言：眼下尚不甚见，秋冬间始益知经渠治疗之受益也。其言之夸如此。吾始意月内即北归，以为可省一月租钱，后看

① 此函有"吾于六月初九到鼓山逭暑"等语，知作于一九二一年（见严璩撰《年谱》）。

* 与三子严琥书十五函，前十四函，严琥先生抄寄；各函次序亦系其本人排列。后一函严群先生抄寄。严琥，又名普贤，字叔夏。

弃人言，须一个月前通知房东，此系租单中载明之语，似此无论早晚均须出钱，我们乐得从容就道矣。汝前云要随侍为父北行，假使天气和平，能于闰七月来此否耶？

今日晤沈鲁青，据言述智已去台湾，嘱其夫人回福州，然则渠侬亦在山耶？鲁青言次，极代其姪妇扼腕，说述智过于贪逛，对不住住其姪妇也。三妹喉咙奏刀后，皆平安，经期已不杂乱，但两人体皆虚弱，医亦云须过数时，好处乃大显也。吾因思家中小孩如香严、佛烈、倚云等，皆当来此作根本治疗乃佳。惜道远，而所费不訾，不敢径行。甚矣！人生之不可无财也。此布，余不多谈。

中元日　父泐①

二

琥知之：

久始得七月十七日书，然亦稍慰，所言并悉。吾出医院已八日矣，但尚时时至院中受洗行电，余无他事也。

上海疫气尚烈，顾其最者，乃在浦东无自来水处，哈同路尚平安也。京屋成议可喜，不用吾处万元尤乐。但吾之能住此屋与否，须看今冬，若喘欬不支，则吾终当南耳。吾原拟七月内北行，嗣以房东要一个月前先行通知，又租约云，至少须出半年租，以此故迟迟。俟稍凉，乃俶装也。吾体力比旧为佳，然喘欬尚时作，恐不能全愈矣。两妹在此均平顺，但颇思京，海林尤念眉男也。古体三首有进境，然字句法尚有未入古者，自改窜之。何时下鼓山，书中并未提及，想已久矣。天气今年极不佳，此时城中恐尚蒸溽，当复还山否？余不覼缕。

---

① 此函内有"昨日出院，在院计住六十四天"及"三妹喉咙奏刀"等语，知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参见《与长子严璩书》之八）。又，函末署"中元日"（即"中元节"）系旧历七月十五日。

七月廿二　父泐①

三

琥悉：

本午得儿廿八日缄，甚慰。记前阳八月廿一日接儿一信，信中并未云何日由山还省也。京中屋已成契，付半价，其他一半，阳十月杪始到期，届时再作计议可耳。大哥近来惟恐吾稍烦心，故于房款，自言独立想法，可谓孝顺。又以汪芝麻房屋不佳，恐怕吾到京后稍受委屈，故劝迟些赴京。顾京中诸人，大抵皆盼我父女三人早日回京团聚，而为父喘欬，现亦甚见轻减，故今年恐不能回闽矣。

息妇已嬬后，身体想都安好，但顺那一月，回信务必告我，以省挂怀。渠既不能离闽，一切自然须仗亲家太太照管，我们无不放心之处。吾前信之，临盆时最好叫一西医先行察验，并到医院生产等语，不知能采用否？如可，即不妨与金尼尔先行商量也。

林尔波老表近无信来，渠前信开有三四所来，据云：有相宜者且当与汝接洽也。如要看，可召之来。渠住梅坞春记油行内，前缄寄与汝阅。但此事除非年下有实在廉而相宜者，不然，一时固不急急耳。

正写信间，忽接廉官一信，中言吾之兑款已到，惟嘉井之款，则尚未来，嘉井与我信，乃言已兑。故庙工尚是不能开手。其半天霹雳，则报告团叔以患搭背，已于闰月初二即阳八月廿六夜八点化去，汝信系廿八所写，想作信时尚未闻凶信也。此人早世，令人悼惜万分，不但吾辈家乡之事，托渠出力者极多，此后不知谁托，而宗族乡党之中，求其笃练勤干如团叔者，殆难再得。吾父子去年蒙渠助力，情谊甚深，思之令人耿耿耳。渠之体力，向极壮健，吃量兼人，方谓可

① 此函有"吾出医院已八日矣"等语，知与前函紧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以久视永年，而乃以一外证遂致不起，语曰：“膏粱无厌发痈疽。”而近日西医，极力反对过量肉食，以为戕生之媒，至有以也。但渠所用医生，亦是误人不浅耳。吾前轮有信与伊言鳌头山路事，并嘱于尚书庙事，留心照应，谁知其不能见覆耶？

本年真是乱世劫运年，时沿海天气极为不佳，居人稍一不慎，辄罹危疾。即如沪寓，前两日二妹寒热初行脱体，本日许厝忽患红白痢疾，腹痛欲死，服大剂泻药，热乃稍退，不知明日如何？

八月卅一夜手泐[1]

四

老病侵寻，年将七十，客冬危疾，坏象环生，顾以天之灵，竟得不死。至于团叔，则体力强盛，饮食兼人，乃旬日之间，一蹶不起如此，岂有定程也哉？虽然，使团叔之疾见于吾身，自诡十五可以无死。此吾所以对二妹言，使团叔外证初起之时，但服一二剂泻药，如蓖麻油、叶卜桑盐之属，则毒发之时，必无如是之暴烈，更无论其平时能节饮食、戒肥腻矣。吾儿以为然乎？月没星替，以升代团，固为补救办法，惟人心难测，现所答应，日后能笃实履行，尚在不可知之数。且不知前电去后，京中复电如何？信来千万相告，颇欲由我信恳李督，但恐来不及耳。上海时气今年六七不佳，虽非飓风所躔之地，然在其势力范围中者，业经四次，浦东江面受损亦深，虎疫尚有余烈，延及内地，湘、赣、鄂、皖、江北、山东皆见告矣。仪程幸已全愈，渠此次生死关头，所争亦不过十余分钟而已。病后颂赞上海地段，几于无以复加，大有元遗山金水河头之意，即亦无怪其然。风后房栊，大有秋意，然自昨晚又复盛热，令人不快。

---

[1] 前函云“何时下鼓山，书中并未提及”。此函又云“接儿一信，信中并未云何日由山还省也。”知两函紧连，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吾与两妹隔日尚往医院电浴一次。华严体干渐丰,益形美皙,海林亦甚清健,二子此行来沪,真不虚也。恨不令京寓病人,如璿、璸诸人都来此处治疗一番,吾知其必有大益耳。

大哥出差胶莱,云事毕将亲行来沪,说在中秋前接我回京。家事一是尚复如意,但所费不訾,即亦无法。病后齿牙满口摇动,不能咀嚼,甚以为苦。前日往看徐景明,纯用贴膏药之法,弥复苦人。昨乃往视一美国牙医,兰医所荐,名苏高德 V · Scolt 者,渠将徐氏兄弟所有镶补之牙,全行拔去,渠云必如此乃有一劳永逸希望,此亦事后乃可言耳,此数日正在受苦也。喘欬差些,勿念。

闰七月十三日　父泐[1]

五

谕琥知悉:

前得初八缄,已于十八日即覆,想今收览。兹复得十二日快信,即此作覆。吾前书已言,凡儿信来,吾必即复,如此则不必问汝书到否矣。再者,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信,用新则纯新,用旧则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旧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

李维至想是外家表亲,仓前山有屋以为暂避之所,甚佳甚佳!需用之款四百元,当属商务馆转兑不误。阳崎尚书庙董事会,已未开会,见翰周可扎实询问,转眼周年,如不动工,一千元须见还

① 此函所述团叔之死及严复父女三人在沪医病事,已见于前两函中。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再者,函署"闰七月十三日",查一九一九年正值闰七月,亦可证此函作于是年之九月六日。

也，汝代收之，切切。我荐王钟生、王恒堃与鋆，不知有位置否？询之。自团叔去后，大哥要吃福州豉油，尚不可得，无怪其怨我压制，使成鋆事也。余不多言。

九月廿日泐①

六

琥悉：

得七日、九月一日前书，知翰周已开董事会，不识大家决议如何？事已定何日开工？湍家海军部之款，当令嘉井往查，汝大哥已定明早动身赴济南，或随往登、青、莱三府，回京大约恐须一月也。新屋旧历月底可迁入，至迟亦不出十月初旬，现正筹款及赶忙修理耳。屋中极阙木器，须催廉官早日寄送。吾家事往往总须仰人，不能自办，所以多不应手，此亦一大病也。北京天气转寒，吾之痰喘日甚，此两日因感寒气，气管作痒，随服泻监三圆瓢，稍多泻。二日后人甚不支，气亦加紧。江济川云明日当送擦胸药水来，或能见差，未可定耳。因与儿约，有信必复，故勉作此信。吾儿书画日来皆有进境。诸弟妹英英露爽，亦皆可欣，惟是随园有云“家运隆时惜我衰”，未免觉欠耳！

九月廿二夜十点作②

七

谕琥知悉：

得九月初四书及诗等，颇快慰。晤翰周后， 渠等如何作答？前

---

① 此函原次序紧接前函。函内有“自团叔去后”等语，知当作于一九一九年（见第四函末注）。

② 前函云：“阳崎尚书庙董事会，已未开会，见翰周可扎实询问”，此函又云：“知翰周已开董事会。”时间相连，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云八月动工，乃今已重九矣，更有何辞延宕耶？其所以延宕之故，到底隐情云何，儿可查明告我。此事关吾名誉甚重，儿方在闽，乃不能助汝父监督之耶？今若此，明年儿离闽时，又当何若耶？金涅尔回国，殊令人惜，息妇未分娩之前一月，最好先请良医诊看，临时自无手忙脚乱之处，可与亲家太商之。闭叔真成枉死，吾闻其病发背时，不但未用西法、西药，即中法如梅花点舌丹之类，亦所未服，其死可谓冤矣。儿所云中国人安于便结等语，真洞见症结之谈，与我同意。四弟诚可爱，不但笃实勤俭，不自满假，如汝所言，且其人天性孝悌。金先生每为其少子所气，则必称吾家老四，其语不差。子弟如璿，于社会中真不数觏也。且他日必以书法名世。此吾于七八岁时，即已云然，今乃益显。他日所造，谁能限之。落笔虽去古法远，不为病也，长大自能改耳。仲永二诗早以见示，弢菴来亦见之，以为有笔。儿言其滑，固然，但请问诗如何然后为滑。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可耐恶调也。

五律三首，略加评骘寄去，可细观之。看《近思录》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人，不知所言著落也。廿四史定后尚寄在商务馆，因未定居，故未取至。欲将此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图，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而范，由班而马，此固虎头所谓倒啖蔗也。吾儿以为何如？

马鞍每年上墓，不得不责之伯鋆。彼若不为，更无可说。鋆到

闽后，吾尝作一长缄，求其为王家表兄恒堃谋一廿元馆地，及林表之友王钟生两人，渠已答应。嗣萝夫言，鋆哥已于下路盐务中，为此两人道地；乃昨得林信，王钟生之馆，尚属无著，则王恒堃之事，可想而知。儿见面时可为我一婉询之，极知谋事为难，虽未位置，吾亦不怪之耳。京中新宅已经警察厅批准，这几日正忙修葺之事，大约十月半当可迁移。大哥于此事并未向我再行筹款，独承其难，可谓难得。文访处有回信与大哥否？甚为悬切也。客至不能多写，下信再谈。

重阳后一日沕①

尔波信亦寄与汝看，曷往观乎？

八

琥悉：

兹接儿九月廿六书，知闽中暴动已平，稍释远系。文访方吾为尚书庙募款之际，颇存匿笑，今日复何如？吾到京后大病忽旬日，幸今已愈，但未出门，不耐操劳耳，余无所患也。狄博尔用药甚为应手，此极可喜事。大阮新宅已交割，刻正赶修配，大约月半或可迁入。大哥已为盐署所留，不赴齐矣。奶近来神识愈益昏乱，即大妹所言，亦不相信。常欲汝回，僦屋别居，夜间时或大骂，吾尚未与相见。想移居之际，又须一番罗唣耳。吾廿七、廿九诸复，想皆接读。五百台伏当亦向颖生收取矣。阳崎庙工进行复何如？甚欲闻之。廉官代送木器，此时在何地？已到沪交一和严湘官否？见时上紧查催为要。少年做事第一义，须有起讫也。

汝去年喜事大宾，系弢老及林诒书两人，林此番见我，尝带笑

① 此函原次序及内容均紧接前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旧历九月初十，即重阳后一日）。

而问："何以都无谢媒？"吾答："行当自在。"此事原可一席而了，但事隔久，吾意不如俟汝夫妇北行时，带些土仪之类，送与两家，薄礼将意，不必过腆。吾之多兑百元，政为此耳。望儿勿忘为要！

仲永长短诸什均看过，因病置之不能细与推敲矣。息妇不回外家，极是。文访夫人得淹，至今或有生望，汝言此事至怪，详情可得闻乎？吾如东坡，喜人说鬼也。

小雪后一日沕①

九

……②者耶。汝自受室以后，精爽变易，大异童冠，尤于文字见之，但尚不足于Concentration，故多讹字，如来书"辛苦"则作"幸苦"，"艰辛"则作"艰幸"，不自知也。前一缄写"萼"字作"蕚"字，书亦无此字。闭门索句，甘苦固非朋辈所与知，而非经一番戛戛其难之候，终身没出息矣。吾于文字颇知荼蘗，往往自轻已作，成辄弃去，又以居今之日，时异往古，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不宜溺于文字，玩物丧志；又薄身后之名，所以存稿寥寥，他日不足灾梨枣也。

新妇勉身，恐将过月，吾家腊月生人颇不少。大哥昨日已赴济南，为查办盐运使□□□事，约十许日方可回京。四弟昨信来，云发热。唐山校中闹天花，渠已出天花两面，乃复出耶。但信后加笔云，十八早，身上热度已退至九十九，或无妨耳。北地今冬少雪，时气极不佳，恐明春喉痧等症必多。

十一月廿九日书于普贤夫妇处③

---

① 此函原次序及内容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旧历十月初三，即（小雪后一日）。

② 此函上缺。

③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

……如何舒服也[1]。有卢默生者，前系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后在南京毕业，生平喜言修炼导引诸事，其弟曾以肺痨入病院，两月不愈，后从渠用功竟获全愈。此人乃王云生之婿，云生女对好姊盛称其事之有验，好姊由是劝我试之，刻已试行十余日。其内功则纳气丹田；其外功大抵如八段锦，而加以每日按摩。据言百日以后，当有大验。吾病本不足置在心上也，但渠肯来，吾亦姑妄为之而已。

吾病纵历春夏而差，吾体亦如破屋重修，不禁风雨。北方严寒，不宜再试，故前书有决归之说。但若言福州买宅，则自客岁以来，吾之积蓄，业将告罄；可指之款仅余五千，恐不足为长袖之舞耳。虽然，吾所期者，不过山巅水涯数间可居之屋，与数亩空园可供莳蓺而已。生平此福最为缺短，故愿其未死而专之，余于斯世固无望已，时事日益从脞，生计日益艰难，仲永诸人，但思做一名士，细思亦未为得也。

夏历十二月十八日　父泐[2]

十一

谕吾儿知悉：

日来吾又甚病，喘喙支离，不能出房门半步，特较去岁清明，尚能到山上墓，以今视昔，又是天渊之隔。须知吾身乃有两病，从前医生皆未细为看出。盖第一在肺，众人所知；其次在肠，众人所忽。然吾自得疾以来，大便实未尝好过，乍愈乍剧，每日早晨二三度或四五度，至下午始差。客岁在闽在沪均是如北，当时药膏未除，病

---

[1] 此函上缺。

[2] 此函原次序在第九函后，当作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民国八年旧历十二月十八日)。

甚，便以药膏止之，亦复有效。至去年到京，累患脾泄，向狄博尔求药，亦无良果。大病，入协和医院，药膏经甘医除去，泄泻颇甚，而溲以为鸦片之反动力，转以为佳，然每日三四行，实亦不甚觉苦。出院到家之后，始尚不甚苦人，至此后月余日，渐渐增剧，又于腹中酵气 Fermeutation，早起五点以后，激刺苦人，不能安卧，上午非五七次至圊不已，坐是饮食不养，人亦瘦困，而喘咳加剧。近者英邱格 Qouk 大夫代吾诊治，于十二夜，用 Calomel 两片，以发胆汁，天明用 Magnesium Sulphate 水两匙，意取如此宣泄二次，可将腹中激刺恶物，全行刷下。不料吾自戒烟以后，肠胃极弱，遂乃一泄至十零遍，而人不支矣。于是将第二剂急止，然至十五夜，尚用其半以遂前昼。现在虽尚有零星泄泻，幸已降差，天明稍可安卧，再加数日将养，当可稍安，此近治第二证之实在情形也。其第一证治法，前施大夫到此，已用 Sodium Iodine，为君开一方子，近者老格改作 Potassinm Iodine，制成药水服之，痰尚好吐，但须饮水甚多，否则鼻孔发硬作痛，唇皮焦干，可知其性之燥热。格取吾痰细验，见其中有两种微生，一是作肺炎者，名 Pneumonia；一是作痰涕者，名 Ulcerous Catarrh。吾肺中有此二种无数，时作激刺，使人咳嗽不止，且吐痰过多，肺质受伤，致以成喘，渠刻为我制一种药，用新发明有验之 Vaccine，以为此二种之 Antidotal，如能受效，当可望愈等语。吾自只得徐观其效而已，此吾治第一证之情形也。日来风日清美，树木渐青，而吾不能出房半步，病中强起作此数字。盖欲吾儿知其病状之详。

四弟昨亦回寓，遗精证近加剧，经老格验过，据言心肺两佳，本可无病，但坐懒动，以致肠秘压激尾闾以成此证。刻治法无他，只令此儿晨起，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夜则大便必通一度方许上床，自可不治而愈云云。

闽中木器虽稍便宜，而持至北方，则擗裂挤暴，无一全者。太太

叫我嘱笔，前者叫你福州所定之诸木器，得便可全行卖去，觐祖想益可爱，照片何以至今未来？儿夫妇成行北来，当在何日？书来详之。余均平安。

清明后一日　父沕[1]

十二

谕琥知悉：

吾因病，畏即楮墨，遂致儿处久无书札。吾喘咳尚无大差，即如昨夕之睡，十二点半上床，至一点一刻始能略睡，至四点一刻则喉痒不止，终不能安睡矣。以此故颇盼儿夫妇等北来。惟时交夏至，又虑途间炎热，不识如何方好。格医时来，因见针不甚效，则归咎于北方之煤与尘土之多，两月以来，因修葺房屋，尘土固是甚多，意欲令我到申，略换天气，而柯医又不以为然，意谓梅暑方盛，与吾体气极不相宜，遂作罢论。

刻房屋装修已好，吾儿若挈妻子北来，有西厢五开间留以待也。余此间无甚新事，惟彬亭叔已于初间身故，从此无起课最灵人矣。身后甚萧条，赖家井经纪其丧，但来日方长，不知母子如何度日耳。彬亭婶亦病喘颇剧，原谓渠当先去，乃不意其夫竟先之也。

吾儿见信，务须扎实写一回信与我，到底来不来，或息妇母子不来，汝能独来否？觐祖想益可爱，余不多谈。

夏至日沕[2]

---

① 此函原次序紧接前函，当作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民国九年旧历二月十八日，即清明后一日）。

②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旧历五月初七，即夏至日）。

十三

京师夏至后以少雨故，天时遂以酷热，不审乡里炎威如何？甚念吾儿夫妇与觐祖也。五月半离闽之言，能践之乎？自二月来，新屋修葺油漆，至今始稍就绪，丹雘烂然，甚可观也。汝所居西厢，已收拾，极华洁矣。

吾缘病而懒，故不时作书，而儿亦不作信，何耶？告廉官、王钟生事京署尚未得报告，故亦无从准驳。王系暂行停职，非解任也。尚书庙要我再作一对，病无能为役，亦不知求谁，庙中如有旧者，可取用也。

夏正五月十九日　父渤①

十四

琥悉：

前寄信片，想已接到。日来京师戒严，皖直两系，兵争方烈，昨来闻已交手，报纸传闻不一，事关军机，吾亦不便缄告。欲作封函，又有折验之虑，故不如置之。所欲告者，京中居民虽有戒严之种种不便，秩序尚克保存。闻外交团有不容近京作战之事，吾家在此，或得苟安，无须远挂。

吾病入夏来亦甚差减，德来格之针良有验也。惟绕腰发出如沙疥者无数，奇痒殆不可当，然喘咳得此实是见松，夜间亦得五六时安睡，知念特告。

六月朔日　父渤②

一时可不必来。

---

① 按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

② 按此书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

十五

得吾儿十八晨缄，甚慰。往崎当作几日勾留耶？山中日来东阳西雨，白云乱飞，大类风飑天气，不审山下何如？吾拟出月立秋前后下山回寓，儿意云何？在此特凉耳，而床榻几案，以至饮食盥浴，一切兴居，皆不及寓中舒适也。在此得诗两首①，今写出寄示。②

与四子严璿书* 九封

一

谕璿儿知悉：

前得吾儿禀，又三哥于昨夕回京，悉儿在唐安稳，极慰。吾儿初次出门就学，远离亲爱，难免离索之苦，吾与汝母亲皆极关怀；但以男儿生世，弧矢四方，早晚总须离家入世，故令儿就学唐山耳。尚幸有鋆哥一家在彼，而伯曜、季炽兄弟又系世交熟人，当不至如何索寞。现开学伊始，功课宜不甚殷，暇时仍当料理旧学，勿任抛荒。闻看《通鉴》，自属甚佳；但《左传》尚未卒业，仍应排日点诵，即不能背，祇令遍数读足亦可。文字有不解处，可就近请教伯曜或信问先生，庶无半途废业之叹。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人前以多见闻默识而少发议论为佳；至臧否人物，尤宜谨慎也。改名一节，若校

---

① 按即《瘉壄堂诗集》卷下《避暑鼓山》与《灵源洞》二首。因本书诗文部分已收录，故删。

②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 与四子严璿书共九函，除第四、九两函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原件外，其余均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据该书严璿的后记，知原稿为本人保存。这批书信的时间为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那时严璿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最后一函，已入上海交通大学）。严璿，字季将。

长执意不肯，可暂置之，但告鋆哥于得便时仍须做到也。校长若问理由，则告以因犯亲族尊长先讳之故。名字原以表德，定名、改名，各从微尚，无取特别充足理由也。秋风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谨慎，脱有小极，可告鋆哥早些想法，勿俟已成大病，方求治疗也。儿来信书字颇佳，此后可以书帖；日作数纸，可代体操。家中兄弟各平安，二姊尚在津耳。

九月十二日　父泐①

二

谕璿儿知悉：

得儿昨缄极慰。儿年齿甚稚，初次离所亲以入社会，吾与汝母，（经）极悬悬，不但起居饮食，知儿必将觉苦而已。惟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令儿早离膝下，往后阅历一番，盖不徒堂课科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也。吾本拟八月间与汝三哥同归，嗣因福州戒严，故尚徘徊观望；然无论如何，重九前后，必将动身，濒行时或当有信与汝。汝在堂中，既有月费，亦不必十分俭啬；如欲用时，可向鋆哥支取。闻近来学生中，多有偷窃之辈，钱财及珍重物件，可不必多放身边，以犯"漫藏诲盗"之戒。处世固宜爱惜名誉，然亦不可过于重外，致失自由。大抵一切言动，宜准于理，勿随于俗，旁人议论，岂能作凭？他要讥笑，听其讥笑可耳。中文教习所出之题，自是时式，无怪吾儿诧为未见。须知时下报馆文章，什九皆此类也。儿不知题目中"研习"二字，在教员不过用为"诵读"二字之替代，以为较觉新鲜文明，合于维新之教育。乃不谓吾儿将此二字认真，以致既吃力又不讨好，见谓肤词，全行勾抹。儿

---

① 此函原次序在第二函前，第二函内有"吾本拟八月间与汝三哥同归，嗣因福州戒严，故尚徘徊观望"等语，同《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七十六（作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所述相符。故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此后看题，当有觉悟，而另具一副手眼矣。总之，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惜汝从前不知猛省用功，致今有半途而画之叹，今已无可如何；此后应课应考，只能从众，勿作长篇，以烦教习。堂课得佳评，固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成通品，无庸虑也。秋风戒寒，起居小心，勿使生病，切切！汝母体痛好些，但未全愈，余家中大小均甚平安，毋庸挂念。作书信结尾宜押日子，不写于外。

阳历十月二日　父沕

儿书，学赵文敏及灵飞经等，固佳。但结体颇患散漫，如此学去，恐难进步。吾意须临欧、柳或圭峯之类，将字体打得苍劲、遒紧方佳。

三

谕璿儿知悉：

前接卅日书，甚慰。吾于朔日到此，其时喘咳甚剧，下车过天桥，遇打头风，几不能出气。幸三兄与李升两人扶掖到寓，半晌始定也。兹经大哥请德医容克来诊，服其药略有起色，渠云无碍，儿不必悬系也。动身向南，当在下星期。汝堂课分数极佳，可慰，至于国文，教员所为，乃一时风气所成，与昔贤规矩，及儿在书房者，大不相侔。我们既入学校，而国文分数，又有升班关系，自不得不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至于真讲文字，固又是一宗事，后来从汝所好为之，不关今日之事也。孟子云，“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正是此意。夫孔子尚有时随俗，况吾辈乎？考试原求及格，但人事专尽之后，即亦不必过于认真，转生病痛。总之，为学须有优游自得之趣，用力既久，自然成熟，一时高低毁誉，不足关怀也。吾离京时，家中人口自汝母以下，大都平安，勿庸远挂。南行后得暇自当有信与儿。年节放学虽短，尚可到家数

日，以慰家人悬念之意。若天太冷，无伴同行，则亦不必耳。

立冬夕　父渤①

四

谕璿知悉：

吾之病状，三哥信当已详悉，兹不复覼缕。但病已匝月，前数日始下床，尚脚软头涔涔也。饮食已能进，不久冀其复原，但喘欬殊难愈耳。汝母在此尚平安。大哥定于月内回京。福州正月天气多阴雨，殊不宜病人，乡居更不便。此番若非三哥夫妇决断移城，吾之生死殆不可知。何则？医难故也。顷接汝二月十六号缄，甚慰。国文改章，从之亦大佳，不必发议论反对也。

二月廿三号　父渤②

五

谕璿知悉：

晨得十六夜所缮禀，知儿甚忧吾还闽不复来京居住也。惟大哥所拟购之宅价昂，而我家财力有限，故欲于乡里营一菟裘耳。人老则思归，而吾之肺病苦北方严寒，故有此计。顾所以迟迟未决者，即缘如此定计，此后将与汝曹会少离多耳。世乱则处处不安，福州亦未较京中为险，凡是码头，皆有租界，租界皆有外洋势力，不但京师有交民巷也。

吾入此院已四十四日，刻下诸澄皆差，早起虽有喘欬，然数分钟即去，痰涎减少，气色精神动观，皆云进步，院中电浴、按摩诸法，可谓不虚设矣。璆姐、珑妹以血分病，亦在此治疗，两咽喉肉柱，数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五日，立冬）。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八年”，知作于一九一九年。

日后皆须受割，幸病尚浅，当不至甚痛也。新铭本下午二点开船，汝母即搭该轮北归，屈计阳历廿三当抵津沽，此信当先到亦未可知。扇已写交孃带去，此吾第一次与汝诗也。极多再半个月，吾当离此间归寓；归寓后稍有应酬，事后当同两女北归，屈计旧历七月半前后可以相见，儿曹不必悬悬。余事母亲可以口述，此不赘言。先生处代我问候。

八年七月廿日午刻沕

此次随娘到京，有张表叔名增春者，年仅逾冠，系祖母外婆家住南台南禅山边，以做米粉干为业，数十年矣表弟之子，人甚诚笃，中西文虽学过，皆极浅陋，在闽苦求随我出乡，意在谋事，但官话尚须先学耳。到家后，指一房间与住，随先生吃饭，看祖母面上，好招乎之。又及。

六

谕璿知之：

廿二日来书阅悉。汝欲得入近校，可以时常回家看父，诚属孝思。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学问有成，常过于团聚膝下，故韩愈说欧阳詹曰："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忠者欤"等语，汝务知此意也。且吾病虽剧，固未必即死；而汝在吾前，于病亦无济也。入春以来，已稍觉差，行将往西山，牯岭等处养息，儿能常从我乎？是虽归犹无益耳。至于校之佳劣，唐山工校程度，吾所不知，但须知儿所学尚甚浅。无论何校，皆有可学，但教熬得毕业以后再说可耳。此校乃部立者，他日毕业生自然有特别利益，又不可不注意也。

昨嘱二姊将三哥来禀寄与汝看，想已接之。春气发越，极易生病，善自节宣为要。余不多谈。

民国九年三月卄四　父沕

七

谕璿知悉：

前得儿书，知在唐校用功，勤而有恒，大慰大慰！学问之道，水到渠成，但不间断，时至自见，虽英文未精，不必着急也。所云暑假欲遊西湖一节，虽不无小费，然吾意甚以为然。大抵少年能以旅行观览山水名胜为乐，乃极佳事，因此中不但怡神遣日，且能增进许多阅历学问，激发多少志气，更无论太史公文得江山之助者矣。然欲兴趣浓至，须预备多种学识才好：一是历史学识，如古人生长经由，用兵形势得失，以及土地、产物、人情、风俗之类。有此，则身遊其地，有慨想凭吊之思，亦有经略济时之意与之俱起，此遊之所以有益也。其次则地学知识，此学则西人所谓Geology。玩览山川之人，苟通此学，则一水一石，遇之皆能彰往察来，并知地下所藏，当为何物。此正佛家所云："大道通时，虽墙壁瓦砾，皆无上胜法。"真是妙不可言如此。再益以摄影记载，则旅行雅游，成一绝大事业，多所发明，此在少年人有志否耳。汝在唐山路矿学校，地学自所必讲，第不知所谓深浅而已。

我到闽以后，喘欬实未见大差，打针服药，不过如是，然亦无如何加甚之处，儿可放心无虑。现在满盼春来，吾一切自当轻减也。自民国六年以来，经冬必大病，今岁但得稍可，便为庆幸，不敢奢望矣。二姊伴我在此，一切尚佳，目疾已九成愈，身体稍壮胖，亦可喜也。昨由邮局寄去厦门肉干一匣，想此信前后当收到也。

嘉平初六日　父沕①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民国九年旧历十二月初六日）。

八

谕璿儿知悉：

得儿与二姊信，知儿由唐山安稳回京，甚深欣慰。吾入夏以来，虽老惫可怜，然病体尚有进步，告娘等毋庸挂念也。五弟无师失学，极堪忧虑。儿能稍为管教自佳，但须知小孩顽劣，长大辄自不同，此中天事殆居什七，管教时勿至伤恩，亦不必过于愁叹也。

唐山水土非佳，前云暑假后将移上海，此议果实行否？甚为念之。吾与二姊等本日将上鼓山避暑，郎官巷寓中甚苦炎也。有信仍由该宅转寄。得便可将汝与五弟照片或同照一片寄来，以当面也。

阳七月十三日　父渤①

九

璿悉：

前信缄寄，忘却将支条写去，兹更封寄，接到可赴支应用。为父拟于月底同三哥二姊买轮回京，过沪时当得相见也。余不尽言。

阳九月十四日　父渤②

与五子严玷书* 三封

一

谕玷知悉：

十一月廿二日得汝十一日一禀，字迹清楚，可喜。家中平安，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

② 此函次序及内容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

* 与五子严玷书共三封，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严玷，字稚骞，又名佛烈。

但母亲寂寞，吾儿须知承欢听话，莫作吵也。吾之近状，已详诸姊信中，兹不更赘。闻吕大哥择对，极意要新人物，吾每思作书与好姐或伯远，劝其勿然，因病辄废。伯远以孤露起家，上有廿年守节寡母，使伯远而有开州丝毫之风，则此时娶妻固当以事亲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吾见新式女子甚多，几于无一不阔故事，可哀也已。伯远之要新人物者，要排场耳。但伯远中西学均至有限，必不足生新人物之敬畏，则此后仳离，真意中事耳。此信若伯远未行，汝可示之，亦可令好姐细看。吾与开州生死至交，不然不为此言也。

十一月廿二日　父沕[①]

二

谕佛烈知悉：

船来得儿十二月五日书，文字清楚少疵，极用为慰。大哥留情骨董，比之博弈自是佳事。吾到闽以来，惟大段尚足支持耳，可告孃等无庸远念也。先生年底回南，汝能自温习书本，或学字最佳，不然亦莫作吵，千万千万！前寄四姊信中有三百员支票，系与孃帮贴度年者，收到否？吾在此间月用须二百余元，亦颇巨也。此报。

十二月十六　父沕

三

父谕玷知悉：

儿多时不作信与我，想是与笔墨相骂了耶？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顽劣犹可，千万不要暴戾，残忍暴戾，足以闯祸，残忍尤

① 此函与第二函原次序相连，两函所述回闽情况与《与诸儿书》之二相符。《与诸儿书》之二末署“戊午十一月十四日”，亦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第二函所署日期同，知为同一天所书，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八年。

其不可。何谓残忍？即以他人他物之苦为汝之乐是也。现世之伟人军人，便是如此，此皆绝子害孙千古骂名之人，吾儿岂可学之？大大在山养病，极念吾儿，吾儿切要听话学好，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

六月十六日　父渺①

与严琁、严璆两女书* 五封

一

父谕琁、璆两儿知悉：

本午接到两儿初七日缄，极是喜欢。儿能勤学写信，是极好的，勿学三哥懒惰，总无书信与父也。北京天气甚晴朗，但是干燥少雨多风，风来尘凝满案，甚可厌也。父近来脾肚略好，但须吃物小心，若与肚子不对的，虽极好吃，亦不敢吃。又两腿总是作跳，夜间临睡须有人搥搓，不然不能睡也。

奶这数日无病，但家中太闷，亦不爱与人谈话。荣弟终日在厢房里，除与奶梳头外，不甚上来，奶又不大呼唤他，有事常叫北京老嬷做去。奶初十日对父说要往烟台，父已写信叫炳星告假数日来接他去，往后即由烟台回南，不来北京矣。父这里尚有丁泰、戈升诸人伏伺，不要紧，儿无须挂念也。学部、海军处如无事，伏假时节父或作南旋，但难预定耳。琁儿把副监理许君错作表姊夫，心浮意率，也不问人，以后不可如此轻率就是了。

---

① 此函内有“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等语，知同《与长子严璩书》之十二（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所云：“闻小五无书读，甚顽劣”相符。此函当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 与严琁、严璆两女书共五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月十四日　父字寄[1]

二

字付琁、璆两女知悉：

接两儿信，知家中安好，甚喜。奶于廿三赴天津，在家轸处小住几天，于本廿八午又回京寓，不到烟台矣。闻娘目痛，此刻想已好了，给我问问。三哥心浮，不肯用心作文章，读书不好，汝们女孩不要同他一样。京中已下两三次大雨，颇凉，想上海天气亦不大暖也。父夜间常不能睡，须服睡药，脾胃有时好些，刻服桂粉，高子益老伯言甚有效也。

四月廿八日　父沕[2]

眉南不要给他瞎食，怕成病了。

三

琁、璆儿览悉：

昨大哥带你五弟回京，形容瘦减甚多，幸神气清爽，将养数时，当复强壮，娘之欢慰，不说可知。但闻许厝言璆病时骨节酸痛之苦，又深怜惜，想此时下床当渐愈矣。刻天气已将出伏，京中眼下又是平安，病若脱体，汝等自可早回，闻津寓颇不舒服，又有川贝母等三四味药在彼，吾亦不愿儿辈在彼久留也。须知好姊赏识梦华，固无可议，梦华聪明，性格诚亦可嘉。至于其假母，则的确是倡优行业中人性质。今将彼当一门亲戚往来，热熟如此，此乃严门世代所无之事。你曹皆清白女儿，遇此等辈，只可外示优容，内怀冷淡，不可以好姊所为，遂谓无过，致与之不分彼此也。梦华堕落火

---

[1] 此函谈及江姨奶要往烟台，严复已写信叫炳星告假来接之事，同《与夫人朱明丽书》之四十二所云相一致。故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2]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坑，乃是前生孽债，不知何日清偿，言之令人气噎，此真无可奈何。好姐一向对牛弹琴，决其终归无效而已。天气早晚冷暖不常，病后尤宜谨慎，余不多谈。

八月三夕　父沕①

四

我病到津后，经德医调理，觉得日有起色。前昨两夕均能安睡，不自梦中咳醒，今晨睡到八点二刻始醒，此为近日所无。痰则渐稠而少，亦佳象也。治喘系服容克之药。前夕又请宝医看眼，渠药亦较同仁医院所给为灵，早起眼脓大减，晚间十钟以后目亦不眵。治疗用药，应手如是，德医生真名不虚传也。法国药房昨寄一帐前来，计洋十九元九角，想皆贝医为娘治腿痛者，可呈娘，嘱其照还，并取前途收据，切切！吾与三哥、五哥大约这礼拜内须动身，缘已立冬，再迟恐路上太冷，病体不宜，第濒行时须多带药物，备在南中常服耳。

立冬后二日书付瑸、璆　父沕②

五

谕瑸、璆知悉：

廿八晚得儿等廿一、二各信，知汝曹已离刑部街旧宅，迁入东四汪芝麻七号矣。奶神经不清，血气日暴，致常与香严生气，此亦无法惟当忍耐而已。三哥见信，尚说大妹口拙，若渠对奶说话，必知所以哄之，不至碰钉子如此也。华严眼疾日来何如？若见红丝，尚须劝往谒医，不可大意。最要是晚间不可作画、写字及看书等

---

①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六年”，当作于一九一七年。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七年”，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旧历十月初七日），即“立冬后二日”。

事，甚至日中亦须少用目力为妙。此疾来源甚远，宜小心也。

陈太保要吾家小蒲桃秧，可嘱杨二送与之。吾三月内总当到京，晤近，不多及。

二月廿九①

与次女严璆书* 三封

父谕璆儿知之：

儿写信甚好，父见之眼明，难得小小年纪，便肯学好如此。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娘终日在家做甚么？吕姑妈常来否？汝今现读何书？先生有讲给汝听否？儿今年十岁了，大大现预备著好东西，等儿生日带给也。

初三日　父泐②

福州好姐姐有信给娘否？又及。

二

谕璆知悉：

前两日得儿及大姊函，本日续得珑、顼二儿信，阅之令老人眼明也。五弟痢疾至今未占勿药，汝母亲甚为牵挂，常说要自行到津看视，我说小子些须时气小病，外有德医治疗，内有好姊照管，自是万安，何消如此过虑，娘始服帖放下，其用意往往太过也。又说津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系一九一九年所书。函内谈及迁入新宅事，同《与长子严璩书》之四（作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所云相符，亦可证此函作于是年。

* 与次女严璆书共三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②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有“儿今年十岁了”等语，按次女严璆系朱明丽所生，约生于一九〇一年。故此函约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左右。

宅不佳，不及京寓吉利，不是建筑失时，就是水土不好。是以初到彼居，必然发病，连他自身素日壮健之人，去年到津尚闹霍乱一次。余人到彼不病者，独大大耳，其言亦似有见。今日又得汝三哥快信一封，知于十四号考事已毕。此次应考，似为辛苦。因动身太迟，路经马厂，正兵事发动之时，拥挤阻滞；过江又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行李甫卸，即发寒热。自九号考起，连接六日，所考云计十四门，又多难题，末日勉强完卷，考毕归寓，人昏昏然，觉所居房屋皆作旋转。幸即赴医，未成大证。信云刻已就瘥，但未知此言实否耳？令我殊悬悬也。刻拟电托张菊生就近照应矣。

京中局势渐入平静，前、昨两夜皆大雷雨，枕簟稍为阴凉，转盼伏尽又成秋矣。儿辈好学，不乐闲散过日，自极可爱。但目下时局尚未大安，又系伏天盛暑，不妨与兄嫂静居，俟出伏后再作计议。吾亦甚厌京居，届时或全家移津，未可定耳。刻我要给绮云金镯一付，系云项锁一件，两项约用金五两左右。京中三阳等店均未开门，要儿与大姊到物华楼或他店一看，无论现成定打，需价若干，信来即当照寄。汝姊妹年已渐长，须学办此等事也。

十九日四钟　父泐①

瑸、珑、项、琎同此。

三

谕璆儿知之：

吾到上海，不觉十一日矣，始因海晏船太旧不搭，候新济来。乃

① 此函仅署"十九日"，函内提到其三子应考，"路经马厂，正兵事发动之时"。系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北洋军阀段祺瑞驱逐张勋复辟军之"马厂誓师"。是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

本早客栈中人言，新济到步后改往天津，不再赴闽。如此则吾等又须候搭海晏，岂非白等？中国交通其不便乃如此。担阁日子愈久，朋友知者愈多，往返酬应，与吾体力诸多不便。又以三哥喜事，人多送礼，联幛之属，乃极讨厌，然又无辞却之。萝卿大姊来此两次，未免相对黯然，谈楚同病状甚悉。壮年强死，亦坐服药糊涂，不然不至死也。吾之喘咳不过如是，因怕楼梯上下，遂亦不敢出门。昨夕勉强到华清池一浴，归来睡觉，似较清松，早起亦无甚喘，若都如此，便算稍差矣。此间天气尚未甚寒，房中不亦须生火，京中想见雪了。

戊午十一月朔在长发栈泐

与四女严顼书* 二封

一

多日不见儿信，甚深悬盼。此番信嘱两姊来南，未及吾儿者，乃因五弟无人伴读之故，想不至为此不乐也。吾入院已十余日，病体稍有进步，唯收效甚缓。房子颇佳，而夜间蚊蝱极夥，四野蛙声彻晓阁阁，此境真是北方所无。晨起吟得五绝四首，兹特写寄；吾儿得书，想一笑也。诗曰：

老去怜娇小，真同掌上珍。昨宵羁旅梦，见汝最长身。

已作还乡计，如何更远游？当年杜陵叟，月色重鄜州。

笔底沧洲趣，应夸两女儿。何当学吟咏，冰雪斗聪明。

别后勤相忆，能忘数寄书？无将小年日，辛苦读《虞初》。

此四诗吾颇得意，但不知儿能解说与否？第一首好解。第二言

* 与四女严顼书二函，严群先生抄寄。

吾本拟还乡，所以复出者，如杜甫之爱儿女故耳；杜原诗可检看也。第三言二、三姊能画，汝可学作诗，与之斗胜。第四言当常寄信与我，不必拚命尽看小说也。正作书间，接到二姊六月十六及四哥同日信，俟有精神再复。①

二

本早得儿信，言四哥近状，为父甚为挂心。四哥年来用功太过。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古人有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夫学所以饰躬，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此后四哥宜优游暇豫，即堂课亦不必过于认真，俟数个月后身体转机，再行用功，尽来得及也。吾颇悔此次不任其与二、三姊一同来沪也。②

与诸儿书* 三封

一

字付诸儿知悉：

吾于旧历十月十八夕九点离津，好姐预备路菜等甚为齐备，途中买得睡车，不甚舒服，兼且颇冷，一夜睡不甚着。十九日午刻过泰安，远看泰山，并无甚高。二十晨拂晓六点半即抵浦口。过江时，丘八爷拦住查验，因我签押箱中带有手枪一把，于是大起麻烦，幸有伯勋五哥与之对付，后来终到南京城里学校，找一林向欣者认

① 原抄件加注云："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作于上海。"

② 原抄件注云："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七日作于上海。"

* 与诸儿书共三函。一、二两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三函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

保，始为通过。然而沪宁八点之车已搭不及矣，乃在下关中西旅馆吃过中饭后，附搭二点之车，于九点抵沪。因洋旅馆太贵，仍寓长发栈房，每日每人扯平约须一元也。闻新济即系明早十月廿二早开闽，自不及搭，看来在此尚有七八日担阁也。三哥十一月朔日子，恐万分赶不及矣。此行我在路上十分辛苦，方在家时，万想不到自己体力衰惫如此。在津时，虽经容克治疗，起先颇若有效，后来即亦徒然。最苦者，每次上车下车，无论何站月台上，总有几百步好走，此即要我之命。因行至半途，大喘辄作，此时心慌气塞，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故不独吾悔此行，即伯勋、叔夏，见吾如此，亦以此次同行为可虑也。但已行至此，自不得不勉强还闽，俟到彼时，再作计议可耳。吾最怕是冷风对面作吹，如昨早过江后，在江边顶着冷风行走，三哥去讨洋车，车站人不准拉入，吾须走出栅栏乘坐，此时几不能行。

又昨晚抵沪，刚遇西人庆贺得胜，举国若狂。大马路全不许横穿而过，跑马厅起个木塔，用纸帛糊成威廉帝全家，聚而焚之。数万人群集呼噪，摩托车千余辆，各装奇服鬼脸，饮酒歌呼，由黄浦滩直往静安寺以西。我之马车，直至十一点后，始侥倖穿众而过，然而亦费事矣。昨晚服睡药一剂，得以安睡，今晨又服泻盐，大便通后，喘咳亦稍见差。吾之身体，只能如此对付过去，欲其脱体康健，恐怕难矣。明日拟雇马车一辆，能够出门，即将应办之事，料理妥适后，有船便走，在此本不拟多担阁也。余不多叙。

戊午十月廿一日夜十一点泐

二

谕诸儿知悉：

前寄之缄，想都接到。吾自初七夕到阳崎后，一星期矣，尚在老屋居住。普贤则在后进，与伯勋等同居，颇觉安稳。观音井陈家

亲母，今年七十五岁，素患痰喘，与我同病。近乃加剧，间极绵惙，连嗽都不能了。行将属纩，故四叔、四婶与幼槃皆已上街未回，家中颇觉寂静。

本日螺州陈几士信来，言三哥吉期，拟定本月三十，明年一月一日。请于十八日送日单过去。但林家因屋宇迫隘，欲我们于卅日成礼后，即行回家庙见。并请我们于城内觅居，如无现成房屋，谓贞贤新购黄巷房子可以借用，但托陈陶庵接洽便可等语云云。我答：卅日子可用，但不必借柯房子，请其成礼后即行双双回崎，我们宁将下崎房子赶行缮葺洒扫，以备欢迎。如此，则三哥吉期并所居新宅，已算定着，故特通知汝等。又渠云：新郎衣帽，拟用乙种礼服，衾帐已制便，请我们置备洋床。我说：礼服用乙种可以，惟合卺新床，则必须旧式木制乃可，因婚姻大事，义取发生，故宜用木，洋床不但嫌其夷式，且铜铁所制，龙凉肃杀，实所非宜。若新人必取文明时派，尽可置用，但作副床可耳，三哥亦以我为然也。但吉期去今只有半个多月，应办之事颇多，幸有本家多人会同帮忙，当来得及。下崎房子，吾本日坐轿前往踩勘。屋已数年无人居住，颇呈灰槁荒芜之象，经一番花钱收拾，又添家俱铺陈，当有焕发之观，比诸借宅城中，掷金虚牝，孰为合算，灼然明矣。十八日作送日单，拟以二百番侑柬，其纳采奠雁之敬，则折钱捌百员，同一毡条包送去。如此，则我们款项应出者，都不漏落，似不至受人讥议也。此次办喜，惟仓前山所定洋式房子，出半年兑四百八十元，最为冤枉。然为当时事势所迫，乃不得已。又系楼上不成片段房子，恐无可用。幼纯表兄深为抱歉，意欲自吃此亏，以为办理不善之罚，岂有此理！吾与三哥均固执不肯，恐此君还要更想别法也。闻林家因乱，亦吃大亏，在仓前山觅屋半年，兑一千二百元，住一个月后，即复迁回城内杨桥巷故宅。即此可知兵乱之时，民间所受亏损真不少耳。

吾还乡以后，稍觉南中天气与肺疾相宜，但不大差。若大便秘

结，或哺啜过多，则喘疾益剧，须时刻留神，疏通节减，不然不得了也。目光亦日昏花，持笔作书，只能潦草，不能如前之处处爱好矣。四叔垂颐便腹，过于发胖，脑后隆起，而尚不知节食，吾忧其有中风之虞。五叔面色黧槁，右耳下瘿疣，累累如涵三枚李子，但不痛耳。

戊午十一月十四夕十一点在灯下泐

丁泰知悉：

可拣提笔两支，新的亦可，可写对子及条幅者，要小的，大则无用，由邮局作寄稽核所陈表爷转交前来应用可也。

三

谕璿、珑、顼、玷知悉：

近得璿阳七月廿五日禀，藉悉种切。但金老夫子已归道山，想仲永或有信件与汝等也。吾自阳七月十三日到山，至今瞬届一月。在此固比城中为凉，然日间大热时，也有八十六七度。晚间则蚊虫甚多，饮食起居，均不如在寓之便，要看风景，须于晚凉时坐兜，故亦不甚高兴出去，可知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每至佛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等语，辄叹佛氏象教，宗旨超绝恒识，谤者辟者，徒尔为耳。

璿年尚稚，现在科学学校，学些算数形学之类，以为天下事理，除却耳目可接，理数可通之外，余皆迷信无稽，此真大错，到长大读书多见事多时当自知之耳。吾所不解者：你们何必苦苦与同善社静坐法反对？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总着一边，不知世间无论何种问题，皆有两面，公说婆说，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争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齿到位，又学问阅历成熟，方解作平

衡判断 Balanced Judgment。此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璿之为人，本是笃实，而钝根亦深，以此入世，吾不知以后当碰多少钉子，方知后悔，可怜。即如本日，吾得大哥一信，中言五月廿二日嬷生忌日，其意颇怪四五两弟。今将此信剪下，与汝看之。吾不知大哥所云无谓语言，的系何语，大概又是反对迷信等因。如其所云，汝真该打。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遂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

至于迷信一事，吾今亦说与汝曹知之：须知世间一切宗教，自释、老以下，乃至耶、回、犹大、火教、婆罗门，一一皆有迷信，其中可疑之点，不一而足；即言孔子，纯用世法，似无迷信可言矣。而及言鬼神丧祭，以伦理学 Logic 言，亦有不通之处。但若一概不信，则立地成 Materialism，最下乘法，此其不可一也。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 Unknowable，而自称为 Agnostic。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故汝等此后，于此等事，总以少谈为佳，亦不必自矜高明，动辄斥人迷信也。我今日喘咳甚剧，写尽三纸，亦不能再书，有话下次再说。

阳八月六日　父在鼓山泐①

---

① 此函谈及到鼓山避暑事，当为一九二一年所书（见严璩撰《年谱》）。

与侄严伯鋆书* 三封

一

本晚得十四寄缄，读之伤神无已。吾不为诸同事悲，亦不止为皖人悲；悲者，痛中国学界之不可救药也。此事十三日酉刻已有人电至上海《神州日报》馆，令其宣布，诋鼎观为卑鄙横恣，被逐矣。而戌刻又一电云，学生借饭蔬为口实，掀翻廿棹，殴逐教员，哄堂罢课。据此，则暗中有人妬嫉吾校之整肃森严，欲令出此，与他校一律被讥；或有人欲解散成局，从中得利。故极力煽动，使皖人为此，而生徒佝瞀无识，堕其术中。又以前者求毕业之不遂、平素教督之认真，遂蠢然起而为此。此其愚可闵，其悍可恨；而其为蚍蜉撼树，露此丑态，又可笑也。嗟乎！此曹尚足教诲矣乎？故本日除电学堂，将为首滋事学生牌示开除外，并电中丞另派监督，准我辞馆。但前一事若办得动，同事诸子尚可暂留，以觇后效，再定行止；若办不动，则诸子亦可以去矣。

本日午后又接两电：一是十六四点，不知何人所发，文云："全校解散，公勿来。皖上公叩。"又一电是十七四点，常伯琦发，文云："请电复官绅，以联交宜。"第一电恐亦是反对者所为。总之，自前年姚叔子拉我监督此堂已来，其时有人隐隐反对，累缄来诅，而叔节不为之动；嗣经去年整理，无懈可击，舆论翕然。至于今年，留学生回国多人，以谓皖之学堂须皖人得其利益，深忌吾曹，固无中生有，出而为此，周鼎观特其借题。外来事势、人情如此，虽以苏格拉底、孔子为之，风潮亦难免耳。好是吾曹去就分明，皖人自负我辈，

---

* 与侄严伯鋆书共三函，为伯鋆之子严群先生抄寄。原件各注明年月日及发信地点。

我辈未尝负皖人也。愚刻专看中丞回电如何，再定行止，三日内必有断决。诸公少待，何如？见皖中绅士时，为我深道歉衷。所未一一回电者，因来电至七八通，且不知洪朗翁、方伦老诸公居址，已托提学致意，万乞海涵而已。同事均此不另缄。

光绪卅三年四月十七日作于上海

二

得九月十七檀香山所发缄，读悉一是。吾侄此时想已安抵博司敦。西历已届年终，此时当无入学之事；现寓居何所，作何预备，皆所欲闻，信来祈详告。姪临行时曾言，到美之后发愿欲学铁路工程，此自佳事。但后信又云，学铁路工程者，卒业后须行留美实地练习一两年；吾姪家计事亟，又汝父年纪渐高，体气不至矍铄，颇以为难。所言甚是。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一也；又医学所关于教育、法政甚大，刻吾国人亦渐知之，十余年以往，必大看重此学，二也；三则我家累世为医，积德累功由来日久，今日子孙仰席余荫，未必不由此故，吾意颇欲不坠先人之绪，三也。以斯之故，甚愿吾姪学医。至于照应己身与一切亲爱之人，所不论矣。铁路一事，其业颇劳苦，须有身力乃可任之。吾所见如此，实与伯玉意思不同；姑言之，以备姪自择可耳。学问须择所好，不必勉强也。

吾自到京之后，身力尚可支撑。编订名词，业已开馆；分纂有八九人，伯琦、幼固皆在内，周庶咸仍充庶务，事体颇称顺手。现年内欲令对照表先成，不知做得到否？伯玉信来云：已搬住仓前山美领事隔壁；清理财政稍有端绪，但地方官终怀猜忌，凡事不易著手耳。新太太还住上海旧宅。吾年终颇想回沪一行，明年开印仍行来京。所云学业、品行手凭一事，今即写去，不知可用与否？吾姪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起居、饮食，自行珍重。余不多属。

宣统元年十一月作于北京

三

岁月如流，忽然已秋。想唐寓大小均复平安，至用为系。近日叙井及阳崎两处皆有信否？尤念。自李督失驭之后，闻省城极为皇皇，有力者多迁沪避兵，其次则往马尾新崎一带，以求庇于海军之陆战队；或移住桥南之仓前山，以彼处有少许日本兵保护外人身家之故。西乡遍地皆匪，而南乡稍佳。吾月前有信与汝父，言秋后当同三弟回闽，而至今未得回音，不知何故，侄处家信有提及否？甚念甚念！刻下政府已派鼎铭与黄君菊山回办清乡，闻乡里极为欢迎；但因此或招地方官妬忌，亦未可知。渠尚在京，闻一两日即当动身也。吾之初意本拟八月内南行，嗣闻家乡不靖，又山东有兵变之事，故怀观望，尚未动身。然若消息稍佳，则尽九月半前必行也。多年未还乡井，今年有此机会，不觉归心似箭。

又林家招赘吉期，据伯潜言，已定十月初间，渠家现即在仓前山居住也。四弟肄业唐山，到彼后如何？此子天分中资，性格亦尚纯厚，但口齿甚为拙讷；又年纪过稚，于人情世故自然少所涉猎。所幸吾侄在彼，得所因依，又有伯耀、季炽兄弟昕夕可以相见，自可令我放心耳。北京时局极为胶葛。南北和战几于两无可言，而军人拥兵自卫，反覆无常；中央财力已成弩末，而索饷、索械，纷至沓来，于殃民则有余，于图治则不足。欧西战事，德虽屡挫，然一时尚未即告终，真不知舟流所届耳。侄妇暨诸孙在念。

民国七年旧历八月作于北京

与甥女何纫兰书* 三十封

一

前得大媳家书，知汝遭小产，不知近来体气已否复原，舅心深为悬挂。婿在家所作何事？吾甥一门，自翁姑以降，皆守旧之人，自以为诗礼簪缨之门，法宜如此，拘牵文义，未行起尘。凡此，皆不待甥言，而舅所深悉者；每念汝母，不觉泪垂。然须知人生世间，任所遭何如，皆有所苦，泰然处之可耳。肝气之病近稍差否？要治，总须上等西医，听中医之言，什有九误，切记切记！舅体气尚健，惟京、津皆有公事，须两头奔波，稍以为苦。家中人大致平顺。表嫂葬亲尚未北来，云俟端阳前后方克成行。姨母近多见否？渠近日体气何如？至以为念。

光绪廿七年辛丑

作于天津海大道矿务局

二

近日直隶女学颇多，然常患无教员。表嫂之二姑母，学问尚逊吾儿，已在某女学课历史矣。又其中多用日本女人，所教极粗浅也。吾儿书格甚秀，病若稍愈，宜置笔墨，于课余略学书字，不宜懒简但用铅笔也。又儿于京中欲购用何物，可即见告，以便带去。吾拟于琉璃厂觅字帖一二种与儿为临池之资。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作于北京

---

* 与甥女何纫兰书共三十函，原件藏何纫兰处。此据严群先生抄件。这批书札作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三年。各书所署年月，据何纫兰老人口述，并经严群先生长子严名同志整理而定。

三

星期竦来，极承甥以图立完全女学见勖，舅老矣，岂堪汝曹如此责望？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月望前后，拟赴秣陵，掉此蹇舌，以完全女学一说南洋端午帅。事若果成，皆吾甥之功矣。然尚有一二节目待与儿商榷者，不审十六仍能乞假一竦否？若能，吾当于十八行；必不能，吾当于十五、六行也。近同乡郑太夷及高子益、梦旦兄弟暨魏季渚等，皆深以此事为然，盼阿舅勉成此业也。儿常怪吾草书难识，此数行学文待诏，他日流传，一段佳话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以前作于上海

四

晤史家时，言阿舅甚感其意；秣陵之行，果有眉目，他日事须渠赞助不少也。高子益云：此事必成，所恐者南洋经费告竭，而新政百端待举，若筹款有术，则唾手耳。汝作字好用钢笔，懒耳，此习宜改；即不能用墨盒，用软墨毛笔，亦较愈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以前作于上海

五

吾明日行矣，此行拟先至秣陵谒南帅；少住两三日即当莅皖，然亦不久留，以冬月十三已许为青年会演讲中国时势也。儿如欲寄信，即便寄安庆高等学堂。本日复旦诸生以书恳我为之校长，经诺之矣，不识能兼顾否？吾意所欲必成者，完全女学耳。但顷闻柯医生言，沈某办天足会女学，择其美者置第一，与以金时表，已而取

之为第五房妾。此语支离，吾不敢信。果其有是，早晚当被参劾，非重办不足以挽颓风也。吾近看苏诗，喜其词达文妙，儿若通此，文字一日千里可以操券，还期有日，能为吾儿一讲解耳。寒深，惟加衣强饭，肝风勿令再来为要。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作于上海

六

凡学书，须知五成功夫存于笔墨，钝刀利手之说万不足信。小楷用紫毫，或用狼毫水笔亦可，墨最好用新磨者。吾此书未佳，正缘用壶中宿墨也。至于大字，则必用羊毫，开透用之。市中羊毫多不合用，吾所用乃定制者。

第二须讲执笔之术，大要不出指实掌虚四字，此法须面授为佳。

再进则讲用笔，用笔无他谬巧，只要不与笔毫为难，写字时锋在画中，毫铺纸上，即普贤表弟所谓不露笔屁股也。

最后乃讲结体，结体最繁，然看多写多自然契合，不可急急。邓顽伯谓密处可不通风，宽时可以走马，言布画也。

丙午十月望日
因课蕙纕甥女学书作此[①]

七

望晨信即于午间接到。吾儿病向系罗医治疗，乃今医病，而一时又难即愈，殊令我悬悬也。北京回头之信，望眼欲穿，总未接到，姑再延两日，若十七不到，便无法矣。老史事毋庸挂意。字帖，今

① 据原件抄寄者严名同志所作按语云："时严复先生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家居沪滨，常往返于皖、沪之间。蕙纕即先生之何姓甥女幼兰。时求学于沪之某女学，先生在沪常课之。"

送去赵松雪兰亭十三跋及文待诏千字文两种，但勤习之。久后自有进步也。吾每见儿勅学，辄深感叹。盖使他人为此，其目的为择对耳，届正则所谓两美必合也；独儿自修弥勤，则去对弥远，岂彼苍不仁，果好畸而恶偶如是耶？虽然，无怠。他日诚能自立，为女界吐气，阿舅教汝，岂徒与有荣施？盖所以娱桑榆、慰迟暮者，亦赖汝而已矣。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六日作于上海

八

本早得见端午桥，以宾师之礼相推挹，外貌极客气，又下帖请我明午在渠处同饭。此近来督抚待虚名人通法，不足称异。晨间客座，坐中有藩台继昌及吴剑泉等，藩台极守旧，最怕花钱。吾提及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属吾将详细章程各上禀帖，俾其斟酌。看来女学总有几分可望也。谈间，见其第二子，欲令拜我为师；且云自己年太长了，不然，当行北面之礼，其甘言如此。女学一事，此间开者亦多。顷遇沈次裳，正约我明早十点钟到彼女校演说也。沈办之外，本地绅办者尚有数处，大都借此为交接官场之具，醉翁之意殊不在酒，其程度、成效可想而知。风潮尚少，而谣诼则随地而兴；故舅虽发此宏愿，为女界出一臂之力，然而每念人言，未尝不畏，他日事成，吾但愿充一国文教员，每日两小时足矣。至于校政，须得聪明强干又正派女人相助为理，不识儿朋友中有此人否。叔宜表嫂足当一面，但恐伯玉家政渐繁，不能舍此内助耳。此事正经提议，须在明年，又须与关道瑞澂接洽，方有边际。其俟归日会面，乃与吾儿细谭也。汝同学中不乏文明闺秀，不妨与之深

商办法。大抵吾辈于此等事，不办则已，既办则虽千辛万苦，总须于社会著实有益，可与后来人取法。若不能如是，则无宁不办也。汝亦以吾言为然乎？今将开校宗旨略疏如下：

一、此校目的，要栽成头等女师数百人。

二、校地设在上海附近，以其为南北中点，且教员易觅。

三、此校重汉文、科学、卫生、美术，而西文则兼习。

四、此校管理员用女，教员用男。西学则用西妇，或用本国女子。管理员权最重。

五、此校两年预备，而三年正斋。

六、学生选未嫁者，其身家必须细查清白。其已嫁者，设立小小专班，别定规则。

七、学生程度须有识字根柢，又学费月约十元，不住宿者减半。

大略吾意如此，汝更细思。吾明晚即赴下关候船，廿三天明向皖，因中丞有电来催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廿一日作于金陵

九

来皖卒卒无一隙之暇，高等学堂大考，退者至卅余人，全城震悚，谓吾手辣。然经此一番淘汰，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此堂是后可望必成矣。食人之禄，不能不任怨也。本堂此考，有一学生名王恺銮者，年十七，甚美慧，题是张巡论，渠做得一篇，专论其杀妾飨军一事，以为野蛮行径，忍心害理，而无益于兵；并明男女并重之道，谓当无食，宜各忍饥，何得使人相食，若豺狼然。其辞甚健，汉文教习阅卷，百分之额只给四十，以为悖谬。吾复阅见之，大喜过望，立取其卷加批，并为改窜数语，遂成佳文；呼其人来，自赏十元，优加勉励。教员见之，亟改其分作

九十分焉，真可笑也。可惜吾女尚小，不然，真可妻也。

初十日是吾生日，吾儿何以寿之？能试作五言诗一首否？其日此间有师范生毕业典礼，吾当演说，阖环听者当数百人。前回演说，印稿撒至五百余张，尚有求者。今日海内视吾演说真同仙语，群视吾如天上人，吾德薄何以堪此，恐日后必露马脚耳。此间十一放假，如无公事，吾当搭江新返沪。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腊月初八作于安庆

十

喜苏膏药昨已送去，今日差否？至念。吾于途中感寒，患喘咳，晨起尤剧。复旦校长，南帅照会已到。初五日，沈爱苍亦有电来，恳吾往江西为理学务。老惫岂能胜此！知念，顺布。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腊月十七日作于上海

十一

本日汝父有信与我言复旦事。吾堂事如山，猝难脱手，须初七八乃可粗了。又须赴庐，七八日后赴南京。刻欲令周鼎观代去合肥，吾由此径往南京，则三月二十边可到沪也，此姑俟临时发表耳。明日，抚台到师范学堂开学，大众硬求我演说，吾喉略愈，遇此恐又破矣。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安庆

十二

吾日来堂事极忙，排日部署。如昨日师范学堂开学，十点往陪抚台，直至四点始散。中间又登坛演说，幸喉音略愈，尚得勉强将

事。今日新生三百余人复试，阅卷揭晓，须初三方可入堂。缴纳学费、分班、定课程、分派教员种种事，极早须初八、九方能离此。本意要去庐州，今已作罢议，遣周鼎观代去；然南京必须一行，以复旦公事须与端午桥扎实交代，方可办理。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安庆

十三

安庆之事一言难尽。本日得甥书，有云风平浪静，众魔悉伏。此因见皖抚来电，语极谦和，故有此想，不知事势与电全不相符，故我决然辞差。现拟廿六即行，搭船往南京，以应端督之电。既行之后，不复来矣。高等学校之有风潮，实因官界与我挟妒反对，而绅界则以学堂为利薮，各思分肥。而学生一因去年沙汰之多；二因求请毕业不遂；三因夏考在即，恐复被沙汰；周鼎观汉文欠通，平日办事过于沾沾自喜，开罪多人。总此数因，于是有十三日之风潮。当日之事原可劝阻即定，而提学司故纵之。现在官界唯一抚台，绅界惟姚叔节一人，余非反对，即系随风，故吾断无更留之理。皖人惟恐吾之不去，于是在《南方》、《神州》诸报极力布散谣言，备诸丑诋。来书谓有识之士孰不敬仰，奈有识者甚少何哉？抚台相留虽切，然吾要以必将滋事二十余人办到，吾乃可留。抚台商之提学，提学方且吃醋，谓周鼎观该逐，而陈寄、谢师衡等，则称为豪杰之士，故学生闹事后，公然自首十二人，而学台略退五人以相敷衍，而学生要挟胁从之风愈炽。刻安徽大绅士则谋监督，小绅士则谋管理杂差，真所谓一骨裁投狗乱争者矣。至学堂吾所用之管理、教员，大抵多站不住，因提学司曾赴日本，带有得意速成留学生数人，正无处位置故也。提学脑筋有病，素为名士，人极糊涂；至学务尤为外行，加以妒吾名盛，口里恭惟，背后反对，此堂之事，皆此老之助成也。嗟嗟！学堂本教育之地，而小人视为利薮，学生劣者不可

沙汰，沙汰即起风潮，此后学界尚可问乎？

吾到南京，当有十日担阁。廿六由此即行，初一二日乃考出洋赴美学生，事毕即当回沪，因复旦叶仲裕亦在彼捣鬼故也。吾到南京，必将种种情节告知端方，若意思不对，便亦辞去不办。此意可告汝父知之。吾来此，体气粗安，毋庸远虑。汝到医院未？病势何若？吾极悬悬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四月廿四作于安庆

十四

廿二日一信想已接到。曹小姊是否来宁补考，祈即通知，因渠姊弟若决计不来，吾即无庸在此久候，卷阅清楚，即须回沪，此间无聊，度日若岁也。此番报名应考者，初系二百余人，即雌者亦有三十人左右。乃至临考，则男子仅七十余，而女子不过十零人而已。论其程度，尚不知能否挑到男十、女三。人才真难得也。女子程度尤浅，接到题纸，与之对觑，不能下笔；英文勉强写出半板，而文法亦多支离。王季昭其为拚命，无如本领太低何也。其余务本女生，更不足论，勤读四五年，不识够得上应考否耳？若曹家姊弟肯来，包管可以入选。吾虽有出题阅卷之劳，所不辞也。

汝入医院后，体中何如？廿五塾中散学，能一往否？甚念甚念！吾儿身体康复后，只须略略用功，杀却此辈有余也。南京天气甚热，日间汗出如洗，此自是表虚之故，老境迫人，不任劳顿。卷子幸有数人分看。伯鋆管数学一门，陈诸藻管理化一门，李登辉管历史、舆地，吾所自阅，只两种卷耳。其实早知人少，便不须李前来，但今既来，姑分一种与渠看，非我不能自了也。李同渠新娘来此，住其连襟家，在新街口，乐可知也。端方见过一面，复旦情节尚未与言，准俟考后提及。吾之旋沪，早则初一二，迟则初五六，看有人请补考否。这上午大雨倾盆，吾顷间刚从提学衙门晚餐回寓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南京

十五

昨接汝一缄，系廿三日所写，至廿六日始到。细观信面，因其信系交信局，故尔稽延。此后，信可直投信箱，勿交信局为要。舅于本日卷始看毕，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直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挚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吾本日有电往中西女塾，问曹小姐到底来否，复我一电，因吾所以居此者，专为渠侬。若渠姊弟决意不来，吾初一二便可揭晓，揭晓后即可回申，无须在此空候也。此电昨日即要打去，因电报不通，故延至今午。刻提学司已定初一、二补考续到之人，初三揭晓。吾大抵初五六可以回沪矣。

廿六日，安庆有大变故，闻因考试巡警学生毕业，抚台亲临，被一会办徐姓道台用六响手铳轰击，身被重伤，延至次早即死。同时，学生大乱，死者尚有十余人，城门尽闭。徐姓当时擒住，问供，自称要除满员云云，目下长江上下，革命党布满，大抵起事即在夏秋之间，而地方则择其非通商口岸者，此其大略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南京

十六

接到廿五日缄，知因舅体气劣弱，儿挂怀无已，仁孝可感。刻定初五买舟回沪。原定初四，端帅不肯，更留一天。男生照原议送十人，女生照原议送三人。但程度皆不甚高，而女生尤不及格，只好送往中学堂，不能入大学堂也。曹芳芸小姐事，再四与端督商量，已准另送矣。但渠总须同其令弟云祥一来南京，见过制台、学台，方能成

事，不然，不能送也。至渠令弟，则与复旦教习严侣琴同由两江咨往杭州，请浙江抚台筹款资遣，因二君皆浙江人也。此考女生十余人程度皆极低，吾儿身体若好，报名来考，大可望送，则考生程度可知矣。

廿六日，安徽巡抚，因巡警学生毕业莅堂，正行礼时，被会办浙江留学生已捐道台之徐锡麟连打三枪身故。徐自称排满十年，今方达其目的。正写信间，接到曹小姐电，云今夕搭江永偕其弟同来；如此，则初四正渠到宁之日，恐初五未必得归。虽然，至迟初七必回，吾甚以此间为苦也。曹小姐此来甚好，因凡事趁吾在此办妥，可省无数葛藤。复旦事力辞不脱，已电汝父，令赶紧登报招生矣。

光绪卅三年丁未五月二日①作于南京

十七

到津后，除见客外，日惟看书闷坐。昨为杨帅做得一篇奏请兴办海军摺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我现在真如小叫天，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采，真好笑也。杨帅待我，礼貌自不必言，但因此干求我说人情者亦以日多，又极讨厌。伯玉夫妇等已于昨晚到津，亦住长发栈。伯玉因吕姑太事，夫妻似有反唇。伯玉持论于女界极严，尚是旧派，大骂近时妇女过于出众。我亦不便与之驳口，但云：只因旧时社会拘束女子太过野蛮，所以今日决裂往往太过；且风俗之变共有几年，自然不能恰好，然此却是改良进步之机，苟不如此，将永世如旧等语，渠意似尚未以为然也。我因悟：人要晓得旧日礼俗不文明，必其人己身经过不幸之事、受其磨折者，方能知之；若不经此，必以旧法为到极好地位，无可更变。伯玉只因己为好爸好奶

---

① 按恩铭被刺系丁未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此处署“五月二日”，当系六月二日之误。

所生，其配偶又颇高尚，故于他人苦处全然不知如此。其论吕姑太事，全是责备吕汶，并不责备海驱。且云：女子嫁一丈夫，任是如何，总须安分敷衍，所谓“嫁狗随狗，嫁鸡随鸡”，严气正性，言之侃侃，此少年真丝毫不识他人痒痛者也。吕汶前者已在坊里告李真以革党逼婚，坊官未办此事，只因李在军官学堂，碍着陆军部尚书铁良面上。后来不知此事将如何作了。

又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于眼里之故。英敛之、傅问沅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据他看去，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何以言之？父母主婚虽有错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委。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连命字亦不许言。至于此时，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者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渠虽长得不过二十五岁，所见多矣。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其言如此。我闻其言，不意此女透澈至此。渠看书甚多，然极不佩服孔子，坦然言之；想他当日出而演说之时，总有一二回说到高兴处，遂为守旧人所深嫉也。可怜可怜。碧城与我谈者甚多，大抵皆阅历见地，吾今亦不暇细说也。汝总无信与我，亦不知近者病体如何。吾今年十、十一月间总想南旋。

光绪卅四年戊申八月十二作于天津

十八

碧城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少,二十五岁。故所学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天津今年天气颇暖,汝勿挂心,自家身体要紧,静卧勿着急。余言不尽。

光绪卅四年戊申九月廿三日作于天津

十九

初十日所寄信,顷收到,环诵喜慰。本月十七,计吾甥当已动身回闽。海晏船老,此间这两日风色极大,不知闽海何如。溯吾甥于丙午秋到沪以来,十病九痛,舅又出门时多,不能时常照应。如今年八月,又患疫痢,何三灾八难至如此耶!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昨日已写一信,由中西女塾代交,吾甥回闽,当必转寄。信中无他要语,不过问你何日动身也。甥婿学成归里,如谚所谓"衣锦还乡",年少,前程令人健羡,晤时代舅道意,不暇另

缄也。吾与北方隔绝数年，今来过冬，颇觉寒燥，幸喘咳稍差，惟犹患脾泄，精力就衰，处处自行调摄。所嘱之语，吾未尝忘。

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何时再见，思之黯然。惟善处夫子，珍重起居；得暇寄我数行，以慰悬念千万。

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七日作于北京

二十

前寄一信，想必接到，何至今无回缄耶？舅在京，身体尚健朗，但部中公事极忙，不仅编订名词一宗而已。吾甥近日气体何如？肝风胃痛有发作否？至念至念！京中冬令固不甚寒，这数日才见雪，不然，人口恐不平安也。萨鼎铭与洵贝勒出洋考查海军，有人云萨统极为粤人所挤，萨本无用，故至于此，即郑景溪、陈幼庸，亦皆庸劣，恐此后海军闽人，必被淘汰矣。

甥婿明年是否来京部试分科？大学中设有农科，系罗叔韫名振玉，上虞人监督，若早来，可于其中想法也。舅封印前后，准拟回沪一行。匆匆不暇多述，唯珍卫玉体、善处家人为嘱。

宣统元年己酉十二月二日作于北京

二十一

信到。舅原拟本廿二日由京汉铁路回申，乃因事为学部挽留，嗣又病颈风，痛楚异常，夜不合眼，经请英使馆医生诊治，但至今尚未大愈。此番痛法真向来所未有，医言已后尚须时时小心也。京汉快车逢星期二开，即能行，亦须正月初六矣。部事极琐碎，但既来开局，成效未见，故不愿告退；至于升官，吾视若浮云久矣。严范孙侍郎与舅甚要好，近请修墓假，恐未必再来。京中事阴阳怪气，中国人办事，随汝如何，不过如是，似是而非，外方人那里知道。

宣统元年己酉十二月廿四日作于北京

二十二

雨后春阴，令人闷损。回忆汝在吾旁，论诗说赋，小儿女镫前戏笑，老人时一破颜，此境何可多得。汝病体近如何？何时可以出门探友？城内外有相宜西医否？许金婴似可用也。吾赴津不远，届时当告汝知之，兹不赘。唯万万珍重。

宣统二年庚戌作于北京

二十三

别后于廿一到汉口，满目是兵燹后气象。廿二过江，晤黎元洪，颇与开谈，然无解决。廿三搭洞庭江船，廿七抵沪，寓静安寺路沧洲旅馆，即从前沧洲别墅也。此行公中花钱甚多，然舅甚苦，老年人真不配远行也。此行原派不过廿余人，京官争钻同来，乃至五十余人之多，随从倍之，不知何故，岂事成尚望保举耶？同乡有王司直、李孟鲁。儿有信，可寄此间，当接到也。余不及多谈，夜深甚倦。

宣统三年辛亥作于上海①

二十四

到京四五日，未接一函，极深惦念。牙痛全行治愈，胃气经儿番洗治之后，刻下如何？袁世凯昨午受职宣誓，甚为热闹。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故隔日

---

① 此函所述抵汉口，晤黎元洪及赴沪日期，同《与陈宝琛书》之四（作于辛亥十月二十三日）相符，当作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统三年十月底）。

须一前往，又每日午前须课普贤英文文法、算学、几何，晚间办公回家，又须点解《左传》、《说文》、《经义述闻》等书。渠领悟尚易，而舅则太辛苦了，刻吾甥尚否作计来京，共领冷寂三境？如有意来京，不嫌寂寞，望早缄告定期，舅当设法派普贤往津迎接。但年少恐未必了事，然极少须派丁泰赴津一迎。最要火车内须定包房，以免混杂也。

民国元年壬子作于北京

二十五

日来急欲到津，一视吾儿开刮后体中何苦，不幸因校中借款未定，不能成行。明日英公使约午餐晤谈，成否在此一举。若仍不成，则止能咨呈政府，请其另筹矣。舅决计星期六，即后日早车赴津，作一两日勾留也。昨戈升归，言儿精神尚是疲惫、未能起坐，吾心极悬悬，不知这两日可觉健朗。吾儿此番可谓冒险求医，所愿一刮之后，化病体为康强，使吾稍释悬系。惟是体气之事，不宜仅恃医药，恃医药者，医药将有时而穷。惟此后谨于起居饮食之间，期之以渐，勿谓害小而为之，害不积不足以伤生；勿谓益小而不为，益不集无由以致健；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吾儿颇乏纳谏之度，故舅不以口而以书，想吾儿能察其诚而稍回慧听也。嗟乎！女子天资容表若儿者盖稀，理应略存省察，去其瑕疵，勿忽焉而致从为一身之苦痛，縻〔糜〕财伤躯，当亦聪明人所急须猛省者耳。

民国元年壬子旧历七月三日

二十六

本午得吾儿初八缄，稍慰。井上劝儿运动，若四肢无力，一时不必外出，但风日暄暖，即在后面晒台先行走动，彼处有椅，要坐即

坐，似较便也。如此先作一两日，俟体力渐回后，乃行雇车外出，似为较妥。忆云饮水词尚有何等佳句？可举似者，甚喜闻之。日来校事大忙，因教员等颇形泛散，须实力督率。

民国元年壬子旧历八月九日作于北京

二十七

本日早起接到吾儿二十二号所作常信，正欵〔拟〕作复，下午续得二十三号所书快信，今且将后寄之快信先行答复，次及前之常信。

大学校事虽麻烦，然舅近者日必到校，实是渐已就绪，可望实力进行。不幸教育部多东学党人，与我本相反对；部薪折半，而大学堂全支，已是气愤不过。近又见舅得总统府之顾问官，以为月入必丰，于是更加媢嫉，百般设法动摇，欲令部中将大学校长更易。其所以未即实行发表者，为故有二：一是恐中枢不表同情，一是畏校中人员学生群起反对，于是思量无法，先向诸不要脸、无价值之报纸，实地造谣，煽惑人心，以为发难张本。惟是所造谣言太无事实，如云舅业已被押被罚等语。不知京城虽大、校长虽微，若使果有此事，岂不哗然？何尚寂寂如是！则略有知识之人必然一笑，知其中有不逞志妒忌之人与我为难，所言谁复信之？吾亦只合置之不理而已。

周庶咸乃舅身边最为得力之人，相从十年，未尝弄过一弊，认真公事，虑患极周。前在安庆、复旦，往往众人废驰，群不到校，庶咸独任其难，任劳任怨。旁人不知，以其多来舅处，遂谓舅之一切举动皆系庶咸主唆，其实那有此事？每逢舅欲办人，庶咸知之，常以和平相劝；公事废驰，彼诚著急，然所责备者则于舅独深。常云：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舅当下虽觉难堪，过后思量，辄为庶咸勉加鞭策。然此皆背后之事，旁人哪得知情？至渠所职，乃至校中公款，校中诸友多半寅支卯粮，因其靳于通融，

于是相起为怨，辄谓庶咸好揽权利，侵占他人面子，如肖鹤、君潜、杰士诸君皆不喜之，而君潜尤甚。大抵认真之人，在旁观者未尝不以为刻，刻者人之所恶。然而我辈用人，当取何等，此吾儿慧眼当自分明矣。校中借款尚未入手，因华比大班卧病一星期之故。刻已痊愈，大约此星期内当可定夺也。①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九日以后作于北京

二十八

欲赴津视吾儿，而校事待理，兼部中有取易校长之说。华比借款，号中人仿照清华学校前案办理，须将校产保险，始立合同。为此，又须延阁。保险者系天津良济，须明日始有回信也。此事一星期内不知能了结否，真是令人不耐也。伯玉表兄全家于初六动身赴沪，想初八后已在上海矣。伯玉尚无信来，不知寄寓何处。舅近日头晕心跳日甚，往往写信半纸时，几室欲旋，须阁笔伏几，少时乃苏。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十五作于北京

二十九

接到四号快信，并井上收条，文美帐单，备悉种切。井上昨日同其妻姊名本多鹤子者来为舅诊，舅并无甚病恙，唯甚困倦，饭后尤疲，血瘤已渐次收口，但不敢遽就浴耳。

大学堂学生前两日与马代理大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今晨十点，吾往见教部范总长，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

① 此件下缺。

涉。渠极口抱歉，问我如何对付。我说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范大感激，想不日当有命令也。

前日梁启超临赴津时，特来相访，去后又有书至，称不愿入政界，仍欲开馆出报，谆谆约我入社，担任撰述及第一期文章。渠在津颇有十许日延阁也。①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十五日以后作于北京

三十

本夕正想写信，忽得儿初一日快信，慰情之至。舅咳嗽痰饮皆差，但极闷损，幸能看书。本晚正读《李太白集》，极有神会，可惜儿不在此，不能共赏奇文耳。别后，诗确做有四五题，皆五古。报〔文〕为袁且做一篇。余亦无他作也。吾本年必到北戴河避暑，然俟儿归京始行也。

民国二年癸丑
旧历六月初三日作于北京

① 此函下缺。